武俠世界

第35年

46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穿心劍」刊登在本期。在遠離塵世的一山谷中，隱居着宮澤世家，宮澤瓊樓雖已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風霜，依然壯觀宏偉，尤其是門前的一對石獅，竟有六個人那般高，忞高的石獅是否代表了甚麼？一日，門前的石獅竟然冒起了烟，接着谷中出現了不少黑衣人，從此寧靜的山谷不平靜了……曲折迂迴的描述，牽出了一個遙遠的故事，那是遠至二代之前的宮澤與草野之間的恩怨，欲知內容詳情，請細閱本故事，江湖人性的貪詐，焉不令人掩卷長歎！

* * *

本期續刊麥菁先生撰著的「鐵漢俏羅刹」下半部，結局的精采，絕非你能意料得到，麥菁先生匠心獨運的構思，請君千祈莫錯過。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另一篇故事「青龍白虎」，喜愛蕭玉寒先生的故事的讀友屆時請留意。另者尚有一期完短篇「血洗惡虎溝」、「神腿震江湖」，亦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3.2.24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6期
（總號180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武俠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穿心劍



石獅冒煙

兩匹馬，自林間奔出。

前面的一匹馬，全身純白，在陽光之下，竟然看不到一根雜毛，端的是一匹罕見的寶馬。

白馬之上，坐着的是一個少年。

這少年一身白色勁裝，薄紗斗篷，急竄之中衣袂飄起，煞是好看，少年劍眉星目，齒白唇紅，叫人一看便歡喜，白玉寶馬配美少年，難得一見。

後面跟來的一匹馬，卻是全身純黑，但純黑之中，卻有光澤，雖然氣勢外形不及前面那匹白玉寶馬，可是，牠那肌肉均勻，步幅剛勁，也有另一番氣度，也是一匹難見的好馬。

坐在黑馬之上，是一位廿來歲的青年。

這黑馬主人，看來是爲了配合

世家遭劫

這黑馬，穿了一身黑色勁裝，這人英俊挺拔，氣宇不凡，給人一種十分穩重的感覺，他雙腿緊緊的夾着馬肚，追着前面那匹白玉寶馬。

穿過林間小徑，前面是一個山谷。

谷下居然有一個平靜的小湖。

白馬少年一抽馬轠，白馬突然停下。

這時，黑馬已追了上來，並且停在白馬身畔。

「師哥，你看！」白馬少年指着山谷內澄清湖水之旁，一匹正在喝水小鹿。

「好漂亮的小鹿！」那位青年的師哥道。

「師哥，這種小鹿能否在家中飼養？」

「只要你能活捉牠，看來飼養並不困難！困難是在……」

少年接口道：「困難是在如何活捉牠！」

「對！」

「那看我的！」白馬少年下了馬。

「蒼生，小心！」

這個叫蒼生的少年，沿着斜坡飛身而下，陽光之下，白衣飄起，直往谷中。

蒼生身手實在不差，他一連串的動作，居然沒有驚動那隻仍然低頭飲水的小鹿，由此可見，蒼生的輕身功夫，實在不弱。

不過，小鹿還是有牠天賦的本能。

當蒼生迫近，小鹿昂然抬頭，一見白衣身影，已然轉身狂奔。

蒼生本想徒手捉鹿，想不到臨近小鹿，卻是功虧一簣，但他並不氣餒，仍狂追小鹿。

小鹿左竄右躍，忽而狂奔，忽而高躍，一時之間，蒼生只能在其後吃塵土。

再追一刻，小鹿已奔近樹林，若然讓牠奔入林間，蒼生自知再沒有捉到牠的機會。

少年人心性好勝，在急忙之中，他不再憐惜這可愛的小鹿，也忘記了要捉牠回去飼養之意，一手從腰間抽出一條幼長的鞭子。

他一揚手，鞭子發出破空之聲。

可憐那頭小鹿，自頸至尾，背上的皮毛已被鞭子扯了起來。

小鹿痛極，更是狂奔。

蒼生另一鞭又再揚起。

這一鞭不再是扯起小鹿的皮肉，而是把小鹿頭都纏着，再一扯，整隻小鹿已被拋上了半空。

小鹿在半空之中，血如雨般灑下，看來十分可憐，小鹿墜下，隆然一聲，竟撞在大石之上，小鹿頭破血流，慘不忍睹。

這時，蒼生的師哥也追了下來。

蒼生有點靦覥道：「這小鹿好生狡猾，我蒼生當然不讓牠有逃脫的機會！」這話顯然是掩飾他的所作所爲。

師哥並沒有說話。

蒼生又道：「小鹿雖是頭破血流，但不影響鹿肉的美味，如帶回去，可以好好吃一餐鹿肉！」

師哥上前，默然把那鹿屍拾了起來。

師哥嘆了口氣。

蒼生奇怪道：「師哥，你有何感觸？」

「蒼生，你記得師傅如何教導我們？」

「爹爹說過什麼？」

原來這位白馬少年蒼生，是宮澤世家的獨子，宮澤陽一對這獨子非常鍾愛，爲了使他成材，要他與徒弟一起練武。

宮澤陽一教誨弟子，完全是一視同仁，可是，畢竟宮澤蒼生是師傅的獨子，所有弟子自然是讓他三分，自此，宮澤蒼生自覺與衆不同。

獨是這位師哥紀曉魂，看着這位師弟出世，也與他一同練武長大，對他有一番獨特的感情。

紀曉魂知道師傅望子成龍，將來可以繼承父業，因此他也非常照顧這位師弟。

紀曉魂道：「師傅說過，天下萬物，自有其生存之本領，林中猛獅猛虎可以生存，沙石間的螞蟻亦可以生存。」

「師哥想說什麼？」

「我想說……不要趕盡殺絕！」

宮澤蒼生聽了，甚感不快，臉有不悅之色，道：「師哥怪我殺那小鹿？」

紀曉魂並沒有答話。

「我是說過徒手捉牠，可是，

牠實在狡猾！」

「為了生存，當然要各適其式！」

「當牠逃到林前，我再沒有辦法！」

「你有很多辦法！」

蒼生心中不服，但口中依然問道：「還有什麼辦法？」

「你可以放走牠！」

蒼生不答。

「既然牠有本領逃至林間，那你何不順天意，讓牠生存於世！」

「我……」

「你還有其他辦法，若你要捕這小鹿，也可以直接了當的一鞭打死牠！」

「我用了兩鞭！」

「這又何必？第一鞭扯得牠血肉模糊，第二鞭才讓牠從高處墜下而死，實非惠及蒼生之法！」

宮澤蒼生無言以對。

原來宮澤陽一，喜歡教誨弟子，做人做事，要恩澤蒼生萬物，他連自己的兒子的名字，也取名蒼生，加上他的複姓中的澤字，有澤及蒼生之意。

蒼生被師哥紀曉魂教訓，口中並沒有出言反駁，但心中却是大不以為然，他暗忖道：「一鞭兩鞭對這小鹿又有何分別，反正都是要死的了，用不着小題大作！」

他口中不言，雙腿發力一夾，那白玉寶馬便如一支箭似的向前竄，轉眼之間，已拋離了紀曉魂。

他漫無目的向前奔跑，跑了一會，心頭之氣漸漸消失些，他回過頭來，還不見師哥追來。

他勒停了馬。

只見兩旁大樹參天，樹上竟有一個鳥巢，巢內有幾隻嗷嗷待哺的小鳥，牠們昂起頭來，吱吱喳喳的叫着。

蒼生見了，不知為了什麼，他突然把馬鞭揚起，「劈啪」一聲，整個鳥巢立時碎了，那幾隻本是一派生機勃勃的雛鳥，變得血肉模糊，幼嫩的羽毛，在空中飛揚。

宮澤蒼生見了這情形，心中竟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快意，剛才心頭之氣，完全消失。

忽然，他聽到了一聲嘆息。

他回過頭來，只見遠處樹木之下，有一個身穿褐色僧袍的和尚，那嘆息的聲音正是來自這和尚。

蒼生見這和尚臉色蒼白，瘦骨嶙峋，便叫道：「和尚，你嘆息什麼？」

和尚並不言語，只合什低眉。

蒼生道：「我殺鳥兒，又關你什麼事？」

和尚道：「上天有好生之德！」

蒼生道：「幾隻羽翼未豐的小鳥，又算得什麼！」

「一粒沙裏也有一個世界！」

蒼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和尚又道：「螻蟻尚且貪生！」

這時，背後傳來蹄聲，蒼生知道師哥追來，勒馬轉身，奔了回去，他害怕師哥見到鳥屍，又多言語，他又害怕那個過路的和尚多言，於是，他轉過頭來，可是，那和尚却不見了踪影。

他並不覺得奇怪，因為附近古木參天，植物茂密，他可以閃進其中一棵樹的背後。

不一會，師哥紀曉魂已騎着黑馬趕來。

「沒有什麼事？」紀曉魂問。

「沒有，究竟有什麼事？」

「你有沒有看見一個和尚？」

「和尚？穿褐色僧袍，瘦骨嶙峋的和尚？」

「是的。」

「見到，他似是在那邊樹木之下。」

他轉過身來，隨手一指，却仍不見那和尚。

蒼生道：「那和尚有些什麼古怪？」

「我看他並不是普通的和尚，我們騎馬飛奔而來，他似是一直跟着我們……他跑得不及你的白玉寶馬快，却勝過我的黑馬。」

「他跟着我奔來？」

「我霎眼看去，似是追踪着你，他有沒有停下來？」

「有，他在那邊……」

「有說過什麼？」

「沒有……只是個過路的和尚，不用理他！」

紀曉魂也沒有追問下去。

蒼生道：「我們回去，好好吃一頓鹿肉！」

紀曉魂點頭，兩人策馬揚鞭，向宮澤世家的宮澤瓊樓而去。

＊　＊　＊

在當今江湖之上，宮澤世家並沒有什麼名聲。

這世家主人宮澤陽一可以說是退隱江湖，對世事不聞不問，不過，他却知道他爹爹那一代，甚至是祖父的那一代，他們這宮澤世家，在江湖之上，是威名顯赫的。

宮澤陽一的父親，臨死之前吩咐過陽一，叫他千萬勿在江湖惹事，只叫他在這宮澤瓊樓好好生活，他爹爹遺下足夠的銀兩，因此，就算陽一不事生產，一輩子也不用擔心衣食。

宮澤陽一也是個生性淡泊的人。

他一生人之中，只好兩樣東西。

第一是美食，第二是武功。

他好美食，這容易滿足，因為他世家內的廚子，都是大大的名廚，從祖父一代，一直相傳留下，個個廚子都是燒菜手藝驚人，加上

宮澤世家有足夠的銀兩，要買什麼來吃也不成問題。

至於好武這方面，倒有點不大如意。

因為他父親去世前吩咐過，不要出江湖走動，以免惹來不必要的麻煩，陽一生性孝順，為人也十分敦厚，一直遵老父遺言，因此，他父死後，依然隱居在這宮澤瓊樓，幾乎是與世隔絕。

不過，他仍是好武。

為了滿足他對武功的渴求，他在宮澤世家之內建了一個十分寬敞的武館，武館之內，十八般武器均備，還有大量武功書籍。

練武是需要對手的，他沒有對手，便只好用樹木做了幾個木頭人，用來練功，但木頭人只是死物，並沒有反應，也不能攻他，幸好他兒子漸漸長大，宮澤蒼生也是個好武的孩子，於是兩人亦父亦子，亦師亦徒的練武。

那時，中原地方時有戰亂，很多難民在附近逃難而過，有些父母不堪戰亂，死於途中，便遺下了一些孩子，宮澤陽一常念及上天有好生之德，也收養了五個孤兒，一方面是陪他兒子玩耍，另一方面也可以授之武藝，使他們長大，與自己作為練功對手。

紀曉魂就是五個孤兒中最年長的一個，他與蒼生相當投契，因紀曉魂年紀較大，宮澤陽一也放心讓他陪伴兒子，出外策馬玩耍、打獵等。

宮澤瓊樓建築在一個山谷之內，佔地廣大。

這瓊樓是他祖父所建，歷盡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風霜，這座瓊樓，依然屹立不倒。

他們隱居在此，日中無事，家人會把瓊樓修葺，因此，在外形看來，絕不陳舊。

宮澤瓊樓最顯眼的地方，是瓊樓之前有兩隻石獅，本來，大宅門前有石獅，是絕不出奇之事。

普通石獅，只與人高，最多也是有兩個成人那麼高，可是，宮澤瓊樓之前那對石獅，足有五個成人那麼高，獅子外形威猛，加上體積龐大，更加是氣勢迫人。

這對石獅是用那種極硬的花崗岩所雕。

為什麼在宮澤瓊樓之前，要擺設這兩隻足有差不多三層樓高的石獅？當中也有故事。

據說，當宮澤的祖父初來此地，看見附近山谷風境非常優美，而且風水極佳，左有青龍，右有白虎，環抱衆山，是家居絕佳之地。

不過，附近常有地震。

經過一些堪輿術士的建議，若要在這山谷之內建巨宅，必要先雕兩隻巨大石獅，以鎮壓地基，那便不會再有地震，而住在這巨宅之內的人，也必然平安大吉，大富大貴云云。

說也奇怪，有了這對巨大石獅，一百五十年來，並沒有再發生過地震，而且家宅平安，宮澤世家本已是大富，這點不用祈求，也是事實，至於大貴，宮澤自父親至他，早已不望功名，也不與江湖中人交往，所謂貴氣，他們自成一派，不假外求。

可是，堪輿師却也預言過，假若將來有一天，這雙石獅出了事，這瓊樓也會出事。

風水可以愚騙你十年八年，況且過了一百五十年，宮澤瓊樓屹立如昔，那雙石獅子，雖也受風霜洗禮，却是風采依然。

宮澤蒼生與紀曉魂策馬回來。來到門口，經過這兩座大石獅子，已有家人出來。

蒼生把小鹿拋了下來，道：「弄一頓鹿餐，好好給爹爹品嚐！」

家人接過小鹿，道：「這小鹿幼嫩非常，相信老爺一定大為欣賞，少主人勇擒小鹿，相信武功又再精進！」

這位家人，知道少主人好勝，奉承了幾句，使宮澤蒼生感到非常高興。

他下了白玉寶馬，道：「先餵牠吃一些草，一會有空，我會親自為牠洗擦！」

家人牽過了馬。

紀曉魂也下了馬，他並沒有陪宮澤蒼生入內，自己親自牽馬入廄，並且到馬廄中打點一下。

紀曉魂不單是宮澤世家中的大師兄，他為人老成持重，武功又高，辦事能力也出色，因此，他幾乎成為了宮澤世家中的持家人。

紀曉魂從來不擺架子，對上下人等，一律是和言悅色相待，因此，宮澤世家中人，對這位大師哥，十分恭敬，他每到一處，人人都叫他一聲「師哥」。

當他入到馬廄，廄內一匹小灰馬却躺在禾桿之上，馬匹向來是站着，甚至睡覺也是站着的，當牠會躺下來，一定身體有了大毛病。

紀曉魂見了，立刻上前。

小灰馬旁，蹲了一位姑娘。

這姑娘見了紀曉魂，忙道：「師哥，師哥，你來得正好，你看看我這匹小灰！」

「小灰怎麼了？」紀曉魂問道。

姑娘道：「我今早來，便見小灰站立不穩，身體似有發熱跡象，你快來為牠把脈！」

醫馬當然不是把脈，不過，紀曉魂對養馬也有一手，他先輕輕捋起小灰的鬃毛，然後摸摸牠四蹄和關節的地方，然後道：「不用擔心，牠只是受了風寒，我叫馬伕買

一些草藥給牠喝，一會便好了！」

「那好極了！」姑娘低下頭，看着小灰，道：「小灰，小灰，你好好休息一下，下午我再來看你！」

小馬貶着眼睛，似是懂她意思似的。

「師哥，你與哥哥去了那裏？」

「去打獵！」

「打到什麼？」

「一隻小鹿！」

「小鹿？是活捉？」

「不，是打死了……廚房正弄一頓鹿宴，你也可以好好品嚐！」

姑娘似不感興趣，只問道：「小鹿有多大？」

「看來不及一歲！」

「這麼小，爲什麼不把牠活捉回來養飼，讓我們的花園，多添一隻動物！」

「還要養鹿！你的花園已有很多動物了！」

「不多，不多，如果有一隻……不，是一雙小鹿，那麼，我的草地將會更美了！」

原來這姑娘，正是宮澤陽一的女兒宮澤美嫻，這小妮子生性溫文，十分喜歡小動物，所以，她在花園之內養了很多小動物，大都是在附近林中受了傷，她把受傷動物拾了回來，細加呵護醫治，成爲她動物園內成員。

她對馬也是異常鍾愛。

她喜歡哥哥蒼生那匹白玉寶馬，可是，她身材窈窕，並不喜歡策馬狂奔，她只欣賞白玉寶馬在奔跑中的雄姿，她也喜歡紀曉魂師哥的黑馬，不過，她却不想要什麼寶馬，她只想要一匹與衆不同的馬。

結果，她最近有了這一匹小灰。

據說灰馬生性柔順，喜歡游泳，宮澤美嫻也是個喜歡水的人，這一點她相信將來人馬必然合拍，可惜，這小灰馬却因風寒生病。

不過，她對師哥紀曉魂極有信心，師哥說下午小灰吃過藥後，便會好過來，她便不再擔心。

宮澤陽一對這女兒當然是十分鍾愛，他也授她武功，但宮澤美嫻心地良善，並不喜歡殺戮，因此，她練的武功，也並不是有十分殺傷力的，她喜歡練的是輕功功夫，因此，她在以柔取勝的武功上有相當成就，最值得她驕傲的，她的輕功，在衆人之中，無論是大小師哥，她是輕功最好的一個。

＊　＊　＊

晚上，這頓鹿宴，果然是美味非凡。

雖然只是一隻小鹿，倒足夠他們一家九個人吃，這九個人包括宮澤陽一和他的夫人烏麗珠、他的兒子宮澤蒼生、女兒宮澤美嫻。

其餘的便是五個弟子。

這包括大師哥紀曉魂、二師哥封衣竹、三師哥歸鶴齡、四師哥師聞博，還有五師弟浪風平。

宮澤陽一興緻十分好，頻頻與弟子舉杯，道：「來，來，再乾一杯！」

衆徒都與師傅乾杯。

蒼生年紀最小，但也可喝一小杯。

宮澤夫人烏麗珠道：「老爺，不要喝太多，一方面是影響你自己的身體，另一方面也教壞了徒弟！」

宮澤陽一道：「喝幾杯酒算得上什麼？對了，蒼生，你的武藝是否又有進境？」

蒼生道：「爹爹的教導，加上紀師哥也常指點我，自然有些進境！」

宮澤陽一道：「對，這樣說話才有分寸！」

原來以前蒼生說話十分囂張，經過父親一番嚴肅訓誨之後，也經過師哥的開導，才變得謙虛些。

宮澤陽一夾起了一塊鹿肉，道：「這鹿肉十分嫩滑，看來還是一隻乳鹿！」

蒼生道：「不，那該是一隻剛成年的小鹿！」

「那你怎能一手便把他抱起？」

美嫻插口道：「哥哥，爲什麼不把牠抱回來給我飼養，比吃了更好！」

蒼生道：「這小鹿狡猾，我幾乎捉不到牠！」

宮澤陽一道：「那你用什麼辦法捉牠？」

「用鞭！」

「一鞭便手到擒來？」

「不，用了兩鞭！」

「爲什麼要用兩鞭，我教你的『百步追魂鞭法』，只要一鞭『鹿捲長空』便足以把牠捲着！」

「本來是，但這鹿狡猾，竟要閃身，並拚命衝入林中，因此我要好好教訓牠！」

烏麗珠道：「兩鞭？一鞭使牠皮開肉綻！」

美嫻接口道：「皮開肉綻？哥哥，你好殘忍啊！」

「第二鞭才讓牠往極樂世界！」

蒼生點了點頭，有些得意的表情。

宮澤陽一聽了，却有點不悅道：「爲什麼你不一鞭便送牠往黃泉極樂？上天有好生之德……」

烏麗珠道：「生兒，你應該好好練武功，而且也要常懷惻隱之心，天下間……」

紀曉魂接口道：「師娘，蒼生已非常用功練武，今日須用兩鞭才抓到小鹿，也許只是一時疏忽！」

蒼生望着師哥，感激他爲自己解窘。

宮澤陽一也不想在這頓美食之中教訓兒子，壞了飲食氣氛。

二師哥封衣竹道：「蒼生，這山頭附近，很少有鹿出現，你今天獵到一隻，實在幸運！」

三師哥歸鶴齡也接口道：「我們這山谷附近，最多的是野豬，最近又破壞了我們不少農作物，我們師兄弟，倒不如來一次獵豬行動，又再來一次全豬宴！」

四師哥師聞博道：「如果找到野豬，千萬不要立刻殺死牠，讓牠拚命跑，跑到疲倦，才上前捉牠！」

五師弟浪風平奇怪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對付野豬？」

美嫻也接口道：「你們都十分殘忍！」

師聞博道：「不是殘忍，而是讓野豬跑至無力，那時牠四蹄充血，立時把牠四蹄剁下，接下生血，給師父師母飲用，對身體大有裨益！」

宮澤陽一道：「我也聽過以血補血！不夠我不喝。」

烏麗珠道：「我也不想茹毛飲血！」

師聞博道：「師父不喝，師母也不喝，那最好是給小師妹喝好了！」

美嫻聽了，連忙道：「我也不喝！」

衆人看她害怕的表情，都笑了起來。

師聞博其實也知美嫻生性愛護小動物，更加不忍吃那些活生生的獵物，叫她飲血，當然是作弄她。

宮澤世家上和下睦，氣氛融洽。

宮澤陽一夫婦，對子女與徒兒，都是一視同仁，衆徒兒也尊師重道，日子過得十分愜意。

忽然，在他們吃到最高興的時候，有一個家人奔進來，氣急敗壞地道：「老爺，老爺不得了……」

宮澤陽一正在吃一片鮮鹿肉，道：「怎麼不得了，老爺更不會不得了！」

家人道：「石獅……石獅……」

紀曉魂道：「石獅？發生了什麼事？」

家人道：「冒煙……冒煙……」

烏麗珠道：「冒煙？什麼冒煙？」

家人徐徐吸了一口氣，才道：「石獅冒煙！」

宮澤陽一笑道：「是石獅正在冒煙？」那家人臉孔嚴肅，看來絕不是說笑。

紀曉魂道：「你說是我們屋前的石獅？」

家人拚命點頭。

「怎麼冒煙的？」

家人道：「我也不知道，但石獅現在仍然在冒煙，而且越冒越厲害！」

「讓我出去看看！」紀曉魂道。

事情實在奇怪，而且超乎衆人想像之外，一隻高大威猛，氣勢磅礡的石獅子，怎會無端冒煙？

因此，當紀曉魂踏步出廳，衆人也隨着，連宮澤陽一與夫人，也一起來到大門。

那時，已是申酉時分，外面已是漆黑一片。

來到門前，他們都呆住了，因爲他們看到了一個奇景——宮澤瓊樓前面左邊那隻巨大的石獅子，竟然在冒煙，煙從石獅子的頭部噴出來，也從身上不同部位噴出來。

不是普通白煙，在家人的火把映照下，似有五六種不同顏色的煙。

衆人都覺得十分奇怪。

只有宮澤美嫻一人，却覺得非常好看，道：「這石獅會噴煙已是出奇，能噴出五彩繽紛的煙，更是出奇，我却愛看這煙！」

衆人却是緘口不言。

宮澤陽一更是臉有異色。

這雙巨大的石獅子，對宮澤世家的重要性，每一個人都知道。

因爲事關重大，並沒有人提議採取什麼行動。

宮澤陽一沉吟了一會，道：「灑水！」

立時，已有家人把一桶一桶的水抬了出來。

紀曉魂道：「師傅，這石獅只是冒煙，並沒有噴火，不知其間發生了什麼事，倒不如讓我先爬上去一看，才作打算！」

宮澤陽一道：「這也好！慢着！」

家人已把水桶搬到石獅之前，便要向石獅灑水。

紀曉魂急步上前，似是嗅到一些硝藥的味道，他叫道：「你們散開！」

衆人散開。

獅身噴煙的地方，高過人身，因此紀曉魂無法站在石獅之下檢查，於是，他一躍上了獅身。

紀曉魂看得清楚，煙是從獅身一個小洞噴出來，硝藥之味更爲濃烈。

他又借力向上一躍。

這一躍已上了石獅子的肩膊之處，肩膊較爲寬敞，可以站立，他站在石獅肩膊處，小心看石獅的耳朵。

石獅耳朵噴出的煙更爲厲害，可能是耳朵本已是一個大洞，塞入硝藥更多，冒煙自然是更加多。

他伸手試阻止冒煙，他感到手有些灼熱的感覺。

忽然，他聽到一些低微的嘶聲。

這些嘶聲似乎在什麼地方聽過，一時之間，却又無從記起。

不過，他却突然有一種非常不妙的預感，他感到心神十分不安。

再看下去，似也再沒有什麼發現。

宮澤陽一也害怕徒兒在石獅之上有危險，叫道：「曉魂，先下來再說！」

紀曉魂迅速的躍了下來。

在他到達地面這一刹，那石獅子竟然爆炸起來。

「轟隆」的一聲，震耳欲聾。

紀曉魂反應極快，一個滾身，已經遠離石獅。

其餘的人，也各自掠向有利的掩護地點。

獨是蒼生與美嫻兩兄妹，不知是否從未見過這種場面，一時之間，不知所措，也不懂走避。

烏麗珠眼快，回過身來一手把美嫻拖了過去。

紀曉魂在一返身之時，見蒼生仍呆呆站立，於是再撲向前，把他擁向牆垣之處。

那爆炸聲實在厲害，差不多有一段時間，他們都聽不到任何聲音。

他們只見石獅已化作一片片石塊，先飄上半空，然後一片片的滾下來。

石塊有如傾盆而下的雨。

本來是高逾六丈的石獅，轉眼之間，已成了一堆亂石，衆人看得口呆目瞪。

良久，宮澤陽一叫道：「衆家人好好把守各要道，我們進去！」

衆家人散了開去。

宮澤陽一領了衆人入內。

大廳內的鹿肉已變得冰涼，不過，在這時刻，不要說是鹿肉，就是龍肉，也再沒有胃口。

已有家人把杯盤收拾。

宮澤陽一道：「曉魂，在爆炸之前，你上過石獅，發現什麼？」

「我嗅覺硝藥之味！」

「那是有人埋了火藥！」

「對，我還聽到一種聲音……嘶嘶……對，我那時仍想不起，那是火藥引燃的聲音！」他想起自己當時仍站在之上，而火藥引正燃燒，隨時發生爆炸，那時，他不知驚懼，而今想了起來，眞是滿身是汗。

烏麗珠道：「你怎肯定那是火藥引燃着的聲音？」

「我玩過爆竹，點着爆竹引的時候，正是那種聲音，原來那些煙，是火藥引燃着的煙！」

「火藥一定要藏入獅身之內，那才能發揮爆炸之力，把石獅炸得粉碎！」

「是的，石獅獅身有洞！」

「石洞！這石獅子用十分堅硬的花崗石所雕成，據說工匠雕這大石獅之時，不知劈壞了多少斧鑿！」

「石獅獅頭處有耳孔，鼻孔，那些地方有現成的洞，所以獅頭炸得更碎！」

「什麼人有如此本領，在獅身上鑿洞放藥？」

這實在叫人心寒，因爲要鑿石洞，一定會發出聲響，可是在最近的幾天以來，他們沒有一個人聽過在石獅附近有何聲響。

宮澤陽一道：「你們近日可有發現陌生人？」

衆人搖首。

烏麗珠道：「家人也沒有什麼可疑報告！」

「高手！」宮澤陽一發出喟嘆。

烏麗珠道：「有高手來襲？」

宮澤陽一點了點頭。

宮澤蒼生道：「我們附近沒有陌生人，江湖上知道我們宮澤世家的人也不多，怎會有人來襲。」

宮澤陽一聽了，似欲解釋，却又不想多言，笑道：「看來更加怪異的事也會發生，你們要小心！」

宮澤陽一似有滿懷心事。

他的夫人烏麗珠道：「老爺，你還是先休息！」她扶着宮澤陽一，離開了大廳。

大廳之中，只剩下衆師兄弟。

他們都是年輕人，對石獅突然爆炸之事，並不覺得可怕！反而是覺得興奮。

宮澤蒼生更是磨拳擦掌。

宮澤美嫻却是十分好奇地道：「究竟什麼人要炸這石獅子？這樣做又表示了什麼？」

沒有人懂得回答這問題。

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望着大師哥紀曉魂。

紀曉魂並沒有作聲。

宮澤美嫻道：「大師哥，你一定知道的！」

「我不知道！」紀曉魂道。

「我知道！」衆人都回頭望去，只見宮澤夫人烏麗珠不知什麼時候已返回大廳。

「師母！」

「娘親！」蒼生與美嫻同道。

烏麗珠道：「宮澤世家在這地方隱居了一百五十年，本來再與江湖無涉，但你們先祖避世在此，目的是避開一個大仇家！」

「大仇家？一百五十年了，什麼仇恨也應該灰飛煙滅！」美嫻道。

這話代表了衆人的心聲。

烏麗珠道：「世事難說，我跟你們師傅商研過，除了先祖曾說過的大仇家之外，我們實在想不到再會有什麼人前來搗亂！」

蒼生問道：「我們的先祖，究竟開罪了什麼人？」

「這個問題大家不用理會，而今最重要的，是小心門戶，報仇的人，一開始便炸了我們石獅子，這是一種警告，也是一種示威，因此，從這刻開始，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小心，都要盡心盡力保護宮澤瓊樓！」

衆人聽了，都齊心道：「我們自當盡力！」

「你們師傅爲了這事，正憂心忡忡，所以，暫時你們不要騷擾他，讓他安靜休息，我們的大仇家，既然開始了第一步行動，以後還會陸續有來！」

一時之間，敵愾同仇。

烏麗珠道：「曉魂，你是大師兄，衆師弟妹的工作，一切由你調度。」

紀曉魂道：「弟子自當盡力！」

「我要回房看顧你們師傅！」

烏麗珠離開了大廳。

衆人望着紀曉魂，希望得到吩咐，爲宮澤瓊樓盡一分力量。

紀曉魂道：「平日我們各自巡視瓊樓一帶的工作，暫時我們仍照着來做！」

美嫻道：「我平日沒有被派！」

紀曉魂道：「你是小師妹，暫時不用！」

美嫻道：「不，我也是宮澤瓊樓一份子，我不能坐視不理，師哥你不能偏心！」

紀曉魂想了一想，道：「美嫻，你是我們之間唯一的女孩子，女孩子向來做事心細，我不派定你在什麼時候巡視，我只希望你時時提高警覺，尤其是在細微的地方，提醒我，也提醒各位師哥！」

美嫻聽了，十分高興。

紀曉魂又道：「師母說得對，爆破石獅子，只是大仇家的第一步行動，其他行動很快陸續而來，因此以不變應萬變……對了，還有一件事，單看石獅被爆破之事，你們可有什麼感想？」

封衣竹道：「這大仇家神出鬼沒，輕身功夫顯然了得，他們可以在石獅身上掘洞藏火藥，而我們一直不知，可知他們的武功實在了得！」

師鶴齡道：「他……他們不單輕身功夫了得，硬功也見眞章！這石獅用最硬的花崗岩雕成，他們竟可以不動聲色而鑽了洞，假若不是用工具，而是用武功的話，那種內功實在是深不可測！」

師聞博接口道：「我却覺得這大仇家，武功了得還不算可怕……」

他似故意賣關子。

美嫻最忍耐不住，問道：「還有什麼更厲害？」

「那是心術上的攻勢！」

衆人都點頭同意。

師聞博人如其名，爲人博聞強記，他從閱讀的古籍之中得到了非一般人懂得的知識。

他續道：「所謂心術上的攻勢——你們也聽師傅師母說過，這雙巨大的石獅子，起初建成，目的是鎮壓這山谷，一旦石獅毀了，我們這山谷也會有事，山谷有事，宮澤瓊樓那就……」

美嫻道：「四師哥是否危言聳聽？」

浪風平接口道：「並不！這大仇家，既然可以在一百五十年之後，找到我們避世之所，看來他們竟然有過人的耐力，也有非常週詳的計劃，我們以後面對的艱巨困難，實在難以想像！」

紀曉魂聽了各位師弟的話，覺得他們都各有見地，便道：「那麼看來，我們是立於必敗之地？」

紀曉魂這話，並非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要激發衆兄弟的豪情。

果然，四位師弟，異口同聲道：「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一時之間，衆人心情激盪。

「好了，各位早點休息，有好的精神，才能對付仇家挑戰！」

衆人都離開了大廳。

蒼生却仍留下。

紀曉魂道：「蒼生，你還不回去？」

蒼生沒有說什麼。

「對了，剛才你沒有說過你對這事的看法！」

「我不敢在衆位師哥面前自暴其短！」

「你倒謙虛！而今只有你我，你有什麼看法，不妨說來聽聽！」

「我只覺得而今是風雨欲來之勢！」

「是的。」

忽然，紀曉魂發覺這位師弟，也是宮澤世家的未來主人，在這開始劇變的時刻，似乎變得成熟了一些。

「你記得我們今天出獵？」

紀曉魂點了點頭。

「我們這山谷，方圓十里之內，很少有人經過，你可記得那個僧人！」

「對，這陌生的僧人！」

「這僧人會不會是我們的大仇家？」

紀曉魂想起了那僧人，道：「依常理推測，他是絕對避不了嫌疑。」

蒼生聽了大師哥也同意他的看法，十分高興，道：「明天我們去找他！」

「找他？他會還在？」

「如果他是與這件事有關係，他一定是匿藏在附近！」

「有什麼辦法找他？」

「我看這和尚倒是慈悲爲懷，他看不過我用鞭子……」他本想說出用鞭子扯下一個鳥巢，但此舉是洩憤，連師哥也不知道，他改口道：「他也看到我用鞭子扯得那小鹿皮開肉綻，他會合什嘆息！」

「你的意思是利用他的慈悲心？」

蒼生點了點頭。

紀曉魂道：「試試也無妨！」

蒼生離開了大廳，心中自忖道：「一個滿是善心的和尚，又怎會是宮澤世家的大仇家？」

* * *

轉眼過了兩天，一切都風平浪靜。

第三天清早，天還沒有完全天亮，後院傳出了一陣尖銳而驚慌的叫聲。

整個宮澤世家的人都被這尖叫聲吵醒。

眾人都奔向後院。

後院是美嫻的院子，她在這院子之內，養了不少動物。

此時，美嫻便是站在院子當中，而發出尖叫聲的正是她。

美嫻無疑仍有孩子氣，可是，這驚慌的尖叫，却是發自她內心眞正的恐懼表現。

因爲院子之內，她所養的小動物，都一隻一隻的排列一片草地之上。所有小動物都是僵硬的躺着，完全沒有氣息。

這實在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場面。

烏麗珠立即上前摟住了女兒，道：「不用怕，不用怕！」

她自己安慰女兒說不用怕，其實她自己也是全身抖震，因爲敵人實在太冷血。

宮澤陽一上前，看過了那些直挺挺的小動物，心中也不禁哆嗦起來。

紀曉魂道：「昨夜是誰巡宅？」

封衣竹道：「是我與師弟浪風平！」

「你們有沒有聽過任何聲音？」

浪風平道：「沒有，我來過這院子兩次，那時，所有小動物仍很好！」

「那是什麼時刻？」

「是三更過後！」

「那即是說，這些動物死了一個時辰左右！」紀曉魂內心盤算着。

宮澤陽一翻開了一隻小白兔，那小白兔的外皮完全沒有傷痕，他似是自言自語道：「高手，高手！」

紀曉魂道：「師父有何發現？」

宮澤陽一並沒有回答，只道：「誰有匕首？」

紀曉魂從懷中抽出一柄，遞與師父。

宮澤陽一把匕首向小白兔腹中一剖，一股鮮血隨着匕首濺出。

美嫻看到，有點發怒道：「爹，小白兔死了，你還要傷害牠？」

「不，你們看！」

美嫻却是不忍看。

眾人上前一看，只見小白兔內腔的所有內臟已被震碎，像一堆肉醬。

「好厲害的掌力！」宮澤陽一道。

「師父，當今之世，有多少人有這樣的功力？」

「我不知道，」他有點頹然，半晌才道：「有這樣武功的人，要殺死一個人，就如我們捏死一隻螞蟻一樣！」

師聞博道：「我看過一本武功古籍，說過是『隔山打牛』之手法！」

「隔山打牛？」

「是的，懂這武功的人，固然可以以掌力打十丈以外之物，不用接觸該物體也可以置之於死地，同時，也可以用內力震碎人之內臟！」

「有什麼人會懂？」

「不知道，古籍內說，這種武功，甚至已是失傳！」

「看來你看的古籍有問題！」紀曉魂道。

「是的，這活生生的『隔山打牛』法，豈不是在我們眼前！」

蒼生突然問道：「一個人可以以內力使石獅身上有洞，又可以震碎小兔內臟，外皮毫無傷痕，這種武功，眞是匪夷所思！」

紀曉魂道：「我們分頭去搜查！」

眾人都應道：「好！」

宮澤陽一道：「不要分頭，要去便一起去！」

眾人都明白師父的苦心，因爲這大仇家武功厲害，眾人合力在一起，仍然有機會與仇家周旋一下，假若是分開的話，要接一兩招也難。

他們分別上了馬。

宮澤陽一本想也去，但一上馬，便覺頭昏心悸，只好回去休息。

烏麗珠爲了照顧受驚怕的美嫻，也沒有去。

紀曉魂領着眾人，浩浩蕩蕩的，在山谷之內繞了一個大圈，並無所獲。

* * *

轉眼又過了三天。

這三天也是風平浪靜。

這幾天，宮澤家已派了很多工人，在門前把爆破石獅遺下的石塊搬走，那一大堆碎石，差不多要三天才搬妥。

這三天之內，一直有工人在這石獅處工作。

紀曉魂爲了安全，也一日巡視這大門口七八次之多，不過，這大門口絕無任何動靜。

第四天早上，工人前來，準備完成最後的工作。

有一個工人，無意的走近右邊那一隻石獅，不經意的用手按了那石獅一下。

那知道，一件奇事便發生了！

那工人的一按，根本並沒有用什麼力，可是，那石獅却突然的碎了，而且整座石獅便完全碎了下來！

是完全碎了下來！

所有石塊成了一顆顆的石子，散在地面上。

那工人自是嚇得不懂說話，連在附近工作的人，看着這巨型石獅子，本是好好的一座，突然變成了一顆顆碎石的坍塌下來，也嚇得口呆目瞪。

他們都沒有叫喊。

可是，石子滾下的聲音，驚動了整個宮澤瓊樓。

紀曉魂第一個出來。

他呆着，因爲他連自己的眼睛也信不過，他一連看了三次。

事實却是在眼前。

那另一隻巨型石獅，已成了一堆碎石，連石獅子以前半分形象也不存在了！

紀曉魂的四個師弟也奔了出來，他們早已聽到了坍塌的聲音，却從來沒有想像到另一隻石獅子也已變成一堆石子，因此他們也懷疑自己的眼睛。

沒有人出聲，因爲每個人都不敢肯定。

宮澤陽一與妻子烏麗珠、兒子宮澤蒼生及女兒宮澤美嫻也出來。

宮澤陽一的反應最大，他全身發抖。

烏麗珠本來沒有那麼大的反應，但宮澤陽一的驚懼似乎傳染了她，她開始感到，更可怕的事情將會發生。

宮澤蒼生自幼便與這一雙巨型石獅一起長大，年幼的時候，他不知攀上這雙石獅子身上多少次，也不知從石獅子身上跌下來多少次，可是，而今一雙石獅已化爲烏有，一切都像是虛無的。

只有純眞的宮澤美嫻發出了驚叫：「怎麼？怎麼？另一隻石獅子也沒有了？」

她的聲音刺破每一個人的心。

本來他們都希望，眼前所見的是一個夢，但在美嫻的驚叫聲中，他們知道那實在不是夢境。

宮澤陽一聽了這話，反而鎮定下來，他道：「我們進大廳去！」

眾人隨着他入了大廳。

宮澤陽一道：「各位，當第一隻石獅冒煙爆炸之後，我還不敢面對現實，以爲只是一些江湖怪客，也許爲了名聲，也許爲了金錢，來向我們宮澤世家挑釁一下，但是，現在第二隻石獅也塌了下來，我相信那一定不是普通的挑釁，而是一場報復！」

「報復？」眾人異口同聲道。

「是的，是報復，是一場非常有計劃的報復，已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第一隻石獅冒煙爆炸，美嫻的小動物園動物無端暴斃，接着是另一隻石獅被震碎之後坍塌，這三件事，都是精心策劃的報復。」

眾人都抽了一口涼氣。

紀曉魂道：「師父，宮澤世家在這山谷隱居一百五十年，根本沒有與人來往，何來結仇，沒有結仇，又何來這麼可怕的報復？」

宮澤陽一道：「這一百五十年來沒有，可是，你可否想到在一百五十年前有過？」

一百五十年前，那實在是非常遙遠的年代。

宮澤陽一道：「本來這一切都是宮澤世家的秘密，只有宮澤世家的傳人才可以知道，不過，依目前的情形看來，這件秘密非要每一個人知道不可，否則，整個宮澤世家消失了，你們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蒼生聽了，立刻道：「宮澤世家的秘密？我們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是宮澤世家的未來繼承人，我不要保守什麼秘密，就讓大家都知道！」

宮澤陽一嘆了口氣，道：「蒼生，你要特別聽着，我害怕以後也許沒有時間再告訴你了！」

烏麗珠接口道：「老爺，你又何必這麼悲觀？我們這裏，人材濟濟，有你是不在話下，還有我們一對兒女，更有五位徒兒，你擔心什麼！」

宮澤陽一道：「你知道事情的始末之後，我怕你比我會更擔心！」

眾人心中異常納罕，都盼望宮澤陽一快快說出他所知的秘密。

「我們複姓宮澤，你們覺得奇怪嗎？」宮澤陽一沒有說故事，却問了這一個問題。

紀曉魂道：「複姓宮澤，較爲少見，但也不算稀奇！」

「複姓並不稀奇，但宮澤却並不普通，因爲宮澤根本不是中原的複姓！」

「不是中原的姓，是……」

「是扶桑國之姓！」

蒼生忍不住的叫道：「我們是扶桑國的後人？不過，經過一百五十年的改變，我們已成了中原人！」

這一點無疑是每一個人都感覺得到的。

「我們的祖先是個扶桑武士，名叫宮澤弘一，他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武士，不但武功非凡，而且仗義好俠，是當時扶桑數一數二的武士。

「他年輕的時候，並沒有投靠任何一個家族！」

蒼生問：「武士要投靠家族嗎？」

「是的，當時的扶桑，還是一個家族割據的局面，武士投靠家族，目的是幫助那個家族，使他們不單可以在江湖冒起，還可以有一天成爲軍閥，甚至出任天皇！」

美嫻問道：「爲什麼他不投靠？」

「因爲他看過太多殺戮，不想以自己的武功，殺死更多無辜的人！」

「做武士要殺人？」

「不單要殺人，而且是要按主子命令而殺人，一聲令下，主子要你殺什麼人就要去殺！」

「可否不殺？」

「不可以，武士是要忠心耿耿，一生不二主。」

「所以宮澤弘一便做了一個所謂浪人武士！」

「浪人武士？」

「意思是在江湖上行走的武士！」

「浪人武士一定是好人？」

「也未必，不過，宮澤弘一肯定是一個好人，因爲他沒有投靠任何家族，在那個倡亂的時代，他曾經救了無數的人，尤其是那些平民百姓！」

紀曉魂道：「既是正直的浪人武士，爲何要西渡中原，來到了這裏？」

「事情並沒有我所說的那麼簡單，有一次，他在荒野間遇到了另一位武士，一位落難的武士，我父親去世之時，並沒有告訴我那武士的名字，我只知道他姓草野。」

「草野？古怪的姓！」美嫻道。

宮澤陽一看了美嫻一眼，意思是怪責她在這個時候，還說一些無意義的話，然後，他續道：「弘一救了草野，他們住在一個山洞之中，草野康復之後，非常感激弘一，而兩人也異常投契，因而結成了拜把兄弟！

「他們在山洞居住期間，互相切磋武藝，草野爲了感激弘一救了他的性命，把身上其中一本家傳的武功秘笈送了給弘一，當時，草野身上有兩本武功秘笈的。」

「那兩本？」

「一本是劍術，一本是大力神功。」

「草野讓他選擇？」

「是的，當時他們情同兄弟，草野讓他選擇，其實弘一不選擇也可以，因爲草野提議過，兩人同時學習兩本秘笈上的武功。」

「結果他仍是選擇？」

「他選擇了那本劍術。」

「爲什麼？」

「因爲宮澤弘一本身已有劍術根底，加上他性近劍，因此他選了劍，而草野却練他的大力神功！」

「我們的祖先爺爺因而成了劍術大家？」蒼生問。

「是的，那本草野家的劍術秘笈，不單使弘一武功更上了另一層樓，還啟發了他另創一種劍法。」

「什麼劍法？」

「穿心劍法！」

穿心劍法在扶桑後來成爲了非常出名的劍法，不過，他們向來隱居此地，並沒有行走江湖，因此他們並不知道，也不知道這劍法的厲害。

「而那草野練的大力神功怎樣？」

「也有極大成就。」

「大力神功？究竟有沒有什麼名堂？」

「我聽過你爺爺提過，那叫『蹉跎神功』！」

「怎樣厲害？」

「據說蹉跎神功分爲幾個部份，有『蹉跎象功』、『蹉跎龍功』，最厲害的是『蹉跎神功』！」

「有什麼厲害的法寶？」

「據說可以隔空打死一條水牛！」

「有什麼出奇？我們也有隔山打牛的武功！」

「隔山怎麼打牛？」

「以劈空掌之法，把牛頭骨震裂而死！」

「蹉跎神功呢？」

「蹉跎神功更爲厲害——據說他們也是以劈空掌打出，一條非常强壯的水牛，立時無聲無息躺下，可是，其他人前往看水牛屍體，水牛却是全身毫無半點傷痕！」

「水牛怎麼死的？」

「開始，驗牛屍的人也不明白，直至剖開牛屍，才發現牛的頭骨、內臟已全碎了！」

「內臟全碎，而外皮無事，那實在了得！」蒼生道。

紀曉魂忽發出一聲奇怪的聲音：「咦？」

宮澤陽一道：「曉魂，你想到什麼？」

「我們那一雙大石獅！」紀曉魂道。

「是的，我開始也不相信。」

衆人開始似是不大明白他們所言，但隨即明白。

宮澤陽一道：「第一隻石獅，被人鑿洞，塞入火藥而爆炸，鑿洞

這武功不易，但中原的『大力金剛手』、『一陽指』這些武功，足以鑿開石洞！」

紀曉魂續道：「可是，要以內力，先把大石獅子震碎震裂，而仍可保存其外貌，那又非大力金剛手、一陽指這些武功可以做到的境界！」

宮澤陽一道：「對！」

美嫻插口道：「只有蹉跎神功可以！」

「是的。」

衆人都抽了一口凉氣。

宮澤陽一道：「因此，我到現在才可以肯定，來這裡報復的一定是草野家族的後人！」

「報復？他們是拜把兄弟！」

「是的，我還沒有把故事說完，當草野與弘一二人，在山洞中渡過了兩年的日子，他們不單情同手足，而且武功已各有大成。

「草野帶了弘一下山，回到他的老家，弘一怎麼也沒有想到草野竟然是一個大家族……」

「那有什麼不對？」

「弘一一向的原則，是做個浪蕩江湖、行俠仗義的浪人武士，他不想參與家族間殺戮之事！」

「可是，他來到了草野家族之後，他再無選擇！」

「是的，草野家族視之爲上賓，他也成爲了草野家族的忠心武士。」

「事情後來有重大的改變？」

「是的，草野那次受傷於荒野，其實是他們家族在那次與其他家族大戰之後，僥倖逃出，當他返回草野家族，便決定東山再起，皇天也不辜負草野一番心意，經過十年的討伐，草野家族成爲了當時扶桑一個非常强大的家族，本是落難的草野，繼承了老父，成爲草野家族的宗主。」

「宗主？」

「宗主也就是一族之首，那時的地位，差不多是一個小皇帝了！」

「小皇帝！草野對弘一怎樣？」

「開始的時候，仍是情同手足，因爲草野有這樣的成就，弘一居功不少，他的穿心劍法更是名震江湖，比起草野的蹉跎神功，更爲膾炙人口！」

「草野妒忌？」

「也不完全是，他成了宗主，旁邊有一班謀臣，這些謀臣歌功頌德之際，也有很多謠言，其中很多謠言，竟與弘一有關！」

「弘一沒有解釋？」

「沒有，他是個正直武士，正直武士有正直武士的良心，他認爲草野會明白的。」

「他明白嗎？」

「一句謊話說了一百遍之後，也成爲了眞的！」

「因此弘一受到冷落。」

「他沒有解釋？」

「沒有，他只是離開以表心跡！」

「草野却認爲他是一走了之！」

「是的，據說，他發現弘一並不只是離開，而是偷走了無數黃金以及那本『穿心劍法』！」

「是眞的嗎？」

「沒有，他只是隻身離開了扶桑，乘船出海飄流！」

「結果是來到了中原？」

「是的。」

「他來到之後，便來此隱居？」

「不是，他進入了一間鏢局當一個趟子手，以他的武功，當然很快便得到賞識，後來，他索性自己開了一間鏢局，賺了不少錢，才來這裏隱居！」

「草野家有沒有派人來？」

「沒有，因爲當時並不是那麼容易來，弘一本身有機會來到，也是他的僥倖！」

「因此，草野與宮澤成了世仇？」

「是的，宮澤弘一不想再與草野發生任何衝突，因此避世於此，但一直遺囑下代，不許宮澤子弟，在中原江湖走動！」

「草野家族怎會在一百五十年之後，才來報仇？」

「這事我不知道，草野早已逝世，可能是在他家族遺言之中叮囑一定要追殺我們宮澤家族才甘心！」

想不到宮澤世家隱居於此，竟有這一段故事。

宮澤蒼生道：「爹，你可以肯定這是草野後人所爲？」

「你看兩隻石獅被毀的過程，就可以看出其中端倪！」

「爲甚麼？」

「我們這雙石獅子，用非常堅硬的花崗石所雕，據說當時完成這一雙獅子，不知斷了多少斧鑿，而第一隻獅子被毀，一定要先挖石洞，再埋炸藥，要挖這些石洞，只有用『蹉跎象功』才可以辦得到！」

「對。」

「第二隻石獅子被毀，開始時不見什麼痕跡，可是，被震碎之後，保持原狀，直到有人漫不經意的推了一下，才完全坍塌下來，這一點，則非『蹉跎神功』，天下間其他武功，相信很難做得到！」

「練這種『蹉跎神功』容易嗎？」

「當然不易，據說，當時那位草野武士，也只是練成了十分之五六！」

「十分之五六，功力到了那一層次？」

「不知道，大概隔空打死一條牛，那是完全沒有問題……不

過……」

「不過什麼？」蒼生顯然不滿父親的吞吞吐吐。

「不過，可以達到震碎石獅而又保持原狀，那功力應算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爐火純青的境地？換句話說，這人的功力，比一百五十年前那位草野，還要高出許多！」

「是的，」宮澤陽一道：「這是我最擔憂的地方！」

「擔憂？擔憂有什麼用？」蒼生道。

「那你認爲應該怎樣？」

「要立即找出這人，與他來一次決鬥！」蒼生非常豪氣干雲地道。

宮澤陽一看着自己的兒子，頓時也覺得驕傲，不過，他仍是嘆了口氣。

蒼生不明所以地問道：「你害怕？」

「不，」他頓了一頓才道：「如果他要出現，早已出現，可是，直到現在爲止，他根本完全沒有出現過！」

紀曉魂道：「師傅，近日我們見過一個陌生的僧人出現過……」

「僧人？」

宮澤蒼生把當天見到僧人的事說了一遍。

宮澤陽一聽了，道：「大有可能是這人！」

「對付這一個僧人，我們應游刃有餘！」蒼生道。

宮澤陽一道：「蒼生，兵法有云：驕兵必敗！對付一個僧人，也許我們有辦法，可是，你敢肯定，他是一人而來？」

紀曉魂聽了，也道：「千里西渡而來，要報一百五十年前的家族仇恨，豈會單身一人而來？」

衆人聽了，都覺得他所言有理。

假若那僧人是草野的後人，那大概是其中一個，但事實上總共有多少人，那只有天才知道。

「有沒有辦法一探對方虛實？」蒼生問。

這問題問得好，却沒有人可以得到答案。

烏麗珠道：「我倒想到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請說！」

「草野家族要復仇，單要我們這幾個人的命！」

「不。」

烏麗珠道：「老爺，你認爲他們還要什麼？」

「以他們的想法，有兩樣東西要，第一是黃金！」

「黃金？」

「他們以爲我們的祖先，宮澤弘一是偷了他們的黃金才畏罪西渡！」

「那麼，我們家中有黃金嗎？」蒼生問。

宮澤陽一道：「就算有，過了兩代，什麼黃金也應該用得七七八八！」

他並沒有正面答這問題，不過，他們都明白，宮澤世家之中，並沒有黃金，或者其他寶物。

烏麗珠道：「除了黃金，他們會爲什麼而來？」

「穿心劍譜！」

「究竟有沒有這一份穿心劍譜？」

宮澤陽一搖搖了頭，道：「穿心劍法只有八式，怎會有劍譜？」

「宮澤弘一沒有帶來？」

「據說是帶的，不過，他害怕日後有人來搶，而且，當時他有私心！」

「什麼私心？」

「他並不是害怕草野家族來搶回，而是害怕這種劍法流入中原！」

「這穿心劍法是扶桑的上乘武學，他當然不想中原人學到！」

「因此他毀了劍譜？」

宮澤陽一點了點頭。

烏麗珠道：「這點沒有人知道？」

「最低限度草野家族的人並不知道！」

「那麼，他們要取回劍譜是他們此來的一個重要目的……」

「那怎麼解？」蒼生焦急地問。

「我們可以用焦土計策，一試對方實力！」

「焦土計策？」

「是的，我們在宮澤世家之內，到處放火，他們害怕穿心劍譜也會被燒去，因此他們一定會所有人都出現，以挽救這危機！」

烏麗珠的主意實在不錯。

宮澤陽一聽了，也點頭道：「這辦法不錯，不過，我們要好好控制火頭，並且在各火頭之處，佈置好人手，他們出現一個，我們殺一個！」

「好極！」

衆人有了這好辦法，都興奮地商議細節。

策劃這一場火，也非常傷腦筋，因爲稍一不愼，眞的燒着了，那麼，引不出草野家族的人，反而燒毀了自己的財物，那豈不是偷鷄不成，反而蝕了把米！

圍困放毒　碎屍警告

三天之後，一切佈置妥當。

宮澤陽一用了一種名叫「火粉」的東西，這種「火粉」可以把一堆小火焰擴展成一大火焰，不過，只是突然的一陣燃起，並不是眞正的大

火，但如果在遠處看來，火粉撒下，便會看來像一陣一陣大火，而火粉經過燃燒，冒出的煙也極濃。

他們在宮澤世家之內，計劃放置了七個火頭。

在這七個地方，每處都有人手暗伏。

宮澤陽一與兒子蒼生爲一組，第二組是烏麗珠與女兒宮澤美嫻，另外他們每一位弟子，負責一組，一共是七組，加上宮澤世家之內，有七八十個男子，因此，每一組地方都有足夠人手。

放火的時間，他們選擇前半夜。

那夜無星無月，一片漆黑。

突然，火頭在七個地方同時燃起。

這宮澤瓊樓本處於山谷，那些監視着宮澤瓊樓的人，當火一起，便立刻發現。

火燒了不及半炷香的時間，他們已可以看到的，往山谷內各主要通道，已是人影幢幢！

不一會，那些人已接近宮澤瓊樓。

他們都是一色黑衣，在黑暗之中，本來是不易看到，但是火光之下，他們就無可遁形。

足有三十多人。

他們分別向七個火頭而去，每一組有四人或五人，他們都是行動快捷，而且輕身功夫非常厲害。

宮澤的計劃是誘這些人前來，然後是猝然出手，攻其不備，使敵人措手不及。

可是，那些黑衣人到來，並不是立即上前救火，而是俯伏在一旁。

他們繼續撒出火粉，令每一個火頭，看來更大。

那知道，那羣黑衣人，不知是知道宮澤世家的人在故弄玄虛，還是他們早已窺破了他們的策略。

宮澤世家的人撒「火粉」，而那羣黑衣人也同樣撒出了一些粉末。

那些粉末威力甚大，一到火焰之上，火便熄滅，他們撒粉的地方，是在屋簷，或在圍牆之上，因此，宮澤世家的人手雖比他們多，却又無從下手。

紀曉魂曾經喝令攻上去，可是，他們來不及進攻，已暈倒在地上。

其他六組的人，也遭遇同樣的情形。

原來，那些黑衣人所撒下的粉末，不但可以熄滅火焰，而且受熱之後，發出一些非常難聞的氣味，這些氣味，使每一個嗅到的人昏倒在地上。

在宮澤世家之內，以宮澤陽一與紀曉魂兩人武功最高，他們一嗅到異常氣味，便立刻閉氣。

可是，那種氣味入侵人體極快，即使是兩人立即閉了氣，依然是倒下，所不同的是，其餘所有的人都完全沒有了知覺，只有宮澤陽一與紀曉魂，仍可在半昏迷之中，知道那些人在滅了火之後，在宮澤世家之內大事搜掠一番。

當他們醒來，只見宮澤世家之內凌亂不堪。

他們點算了一下，並沒有什麼損失。

人也沒有一個受傷。

可是，這個「焦土計策」却是徹底的失敗了！不單沒有殲滅敵人，反而給敵人一個大好機會，來到宮澤世家之內搜索一番。

烏麗珠感到有些羞愧，因爲這個計劃是由她所提出的，而結果是挫不了敵人，反而自己大大摔了一跤。

宮澤陽一只好安慰她一番。

紀曉魂也道：「師母，這一切並不關你的事，當時火焰一起，果然引了他們前來！」

宮澤陽一道：「這個計劃雖不成功，但我們至少也知道了，對手人數足有三十多人！」

紀曉魂道：「大有可能還不止！」

封衣竹道：「可惜我們看不到他們……一嗅到那些氣味，我便昏倒！」

烏麗珠道：「我們也是如此！」其餘的人也訴說同樣的遭遇。

紀曉魂道：「我知師父你沒有昏過去！」

「我閉住了氣，但手腳無力！」

紀曉魂道：「我也是一樣！」

美嫻道：「那麼你們見到了什麼？」

「只見那些黑衣人四處走動！」宮澤陽一道。

「師哥，你呢？」

「我也是一樣，他們全身黑衣，連頭也裹了，根本看不到他們的臉！」

蒼生問道：「有沒有那個僧人？」

紀曉魂道：「不知道，所有人幾乎一模一樣，如果那個僧人在當中，也辨不出！」

烏麗珠道：「我們到處檢查了一會，爲什麼他們沒把貴重東西拿走？」

宮澤陽一道：「他們志不在此！」

那日，宮澤世家上下人等，都非常辛苦的收拾一番，本來是井井有條的宮澤瓊樓，被那些人搜掠之後，費了大半天收拾。

在接近黃昏的時候，衆人都非常疲憊。

忽然，有些傭僕大叫肚痛。

接着，烏麗珠也似有些不妥，

她按着腹部呼痛，臉色變得蒼白起來。

宮澤陽一十分關心夫人，烏麗珠却安慰他道：「沒有什麼，可能是吃了一些不潔的東西！」

「你整天收拾，那有吃過什麼？」

宮澤陽一給她吃一些藥。

不一會，宮澤美嫻、蒼生也大叫肚痛。

而紀曉魂這邊，最小的師弟浿風平也是大喊肚痛，這種腹痛的感覺，似有傳染的能力，接着是師聞博、歸鶴齡、封衣竹也覺得腹痛如絞。

最後，連紀曉魂也覺肚痛，他急忙去找師傅，只見師傅也是臉色蒼白。

「你們……」

他們不約而同的問。

「所有師兄弟，連我在內，都突然覺得肚痛！」

宮澤陽一道：「是的，你師母最先感到痛楚，然後是美嫻，接着是蒼生……我自己也有些痛楚！」

「我一路走過來，看見也聽到很多傭僕呻吟呼叫，我看並不是普通腹痛那麼簡單！」

「我給他們吃了一些普通腸胃藥散，暫時沒有問題，你拿一些過去！」

「這些藥散有效嗎？」

「有……」

不過，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烏麗珠又再呻吟起來。

宮澤陽一道：「你怎麼了？」

「剛才吃了你那些藥後，腹痛止住了一些，可是而今又再痛！」

宮澤陽一道：「再吃一些好嗎？」

美嫻也有同樣的情形。

宮澤陽一道：「這些腸胃藥有效於一時，不過藥氣一過，又會痛……你還是把這些藥拿出去……對了，外面的傭僕也痛，紀曉魂，你把這些藥派給他們！」

紀曉魂接過了藥，他本來已沒痛了，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他又跟其他人一樣，又再痛了起來。

紀曉魂拿了藥回去，分給眾師弟。

然後，他又巡視宮澤瓊樓，發覺大部份人都患有腹痛，吃過腸胃藥之後，痛楚稍為消失，但不一會又再復發。

有人叫道：「我們中了毒！」

「中毒？」紀曉魂思量了一番，又再去找師父。

宮澤陽一的臉色也不好看。

紀曉魂問道：「師父，你也再肚痛？」

宮澤陽一道：「是的，我聽到有些傭僕，說自己中了毒，我看……」

「你以為我們中了什麼毒？」

一時之間，却無從考究。

紀曉魂道：「這一整天，我們上下人等，都是忙於收拾，沒吃過什麼？」

「我們沒有吃過什麼，可是，喝水……」

「對，大家收拾辛苦，都喝了大量的水！」

兩人急忙跑到後院，那裏有一口大井，是宮澤世家飲用的水源。

有個傭僕正在井旁打水。

看他臉容，這人也是十分疲倦似的。

紀曉魂拿了一桶水上來細看，却看不出端倪來。

宮澤陽一也看過水，並沒有什麼發現。

紀曉魂向那傭僕道：「這水有沒有不妥？」

那人道：「沒有什麼不妥！」

宮澤陽一道：「今天宮澤世家上下，都喝過這些水？」

「是的，我們宮澤世家，一直都喝這井水！」

紀曉魂道：「如果有人下了毒……」

「毒？」那僕人從頭上拿了一支插在髮上的銀耳挖下來，把耳挖探入水內。

一會，他拿了耳挖出來，叫道：「這水果然有毒！」

「你怎知道？」其他人漸聚井旁，有人已急不及待的追問。

那人道：「主公，你看，這銀耳挖有些發黑！」

宮澤陽一細看銀耳挖，果然發現耳挖上一層黝黑，但並不十分顯著。

宮澤陽一道：「是的，井水給人下了毒！」

其他聚集在井旁的人，都哄動起來。

宮澤陽一道：「不過，這毒非常淡，可能是經過了一天時間，井水已把毒溶化了，變稀了……我們立刻停止用這些井水！」

那人道：「不用這些井水，我們上下人等，喝甚麼！」

其他人也應和道：「這是我們宮澤世家的唯一水源，今天不喝，明天也要喝。」

宮澤陽一道：「你們不用擔心。」他轉身向紀曉魂道：「你召集幾個人跟我來，其他的人先回住所，把所有的水倒了。」

紀曉魂當眾人散了，才向宮澤陽一道：「師傅，我們還有其他水源？」

「有……你還是叫所有師弟來，這個水源，我一直沒有公開，我不想太多人知道。」

「好極！」

紀曉魂回到師弟那邊，召了他

們，攜了水桶，一同跟着師傅往家祠那邊去。

原來，宮澤瓊樓設備週全，而且建有一座家祠。

家祠並不大，祇是安放了一些宮澤世家的先人靈位，一年之內，有兩次公祭，其他日子，並沒有甚麼人前來。

宮澤陽一帶着五個弟子，進了家祠。

眾人叩拜一番，並燃點了香燭。

宮澤陽一道：「我們祖先籌建這宮澤瓊樓之初，為了安全計，多設了一個水井。」

家祠之內，祇有靈位，那有甚麼水井？

眾人正奇怪，宮澤陽一吩咐道：「曉魂，你與師弟移開這靈位！」

紀曉魂與封衣竹先行拜了靈位，然後小心移動靈位，祇見靈位之下，竟有一個暗格。

開了暗格，有一條十來級的階梯。

兩人下了階梯，果然看到一個井口。

井口用鐵板封了，但並沒有上鎖，打開鐵板，一陣寒氣攻上，井內是湧起的泉水。

兩人合力把井水打了上來，然後倒進木桶之中，各師兄弟合力，把一桶一桶的水運了出去。

這些井水，非常寒冷清冽，味道甘甜，比起那口日用的井水，猶好很多。

忙了一整晚，總算有了足夠的食水。

紀曉魂問師傅道：「這麼好的泉水，為甚麼我們不飲用？」

宮澤陽一道：「這井並不大，是用來應急之用，如果平日也飲用了，有危難時，便再無後備水源，你們知道，宮澤瓊樓建於山谷之底，祇要上面被人圍了，我們便有危險的了。」

紀曉魂道：「這井實在神奇。」

「有甚麼神奇呢？」宮澤蒼生也來了，忍不住發問。

「這水井並不深，卻有湧現不絕的泉水，我們打了十多桶上來，也不覺泉水少了。」

「水井便是如此。」

「我奇怪的是，平日這水井沒有人打水，其實，幾十年來，也沒有人在這裏打水，這些水去了那裏，又不會漲了上來？」

宮澤蒼生也覺得奇怪。

紀曉魂望着師傅，但宮澤陽一並沒有回答，他心中暗忖：「這大弟子果然精明。」

自從宮澤上下，飲用了新的井水，腹痛的情形似乎有了改變。

可是，到了翌日下午未時左右，又開始有人叫腹痛，接着，整個宮澤世家又人人叫腹痛。

這次腹痛，並不再是腹痛如絞，而是隱隱作痛，好像是內臟不停地給人用針刺似的，這種痛楚，也令人非常不安，甚至有人呻吟大叫。

宮澤陽一、烏麗珠，以及宮澤蒼生和美嫻，也不例外。

紀曉魂開始時，悶不作聲，但他的師弟卻忍不住叫了出來。

浿風平非常焦躁道：「大師兄，你倒是幸運，沒有這難受的滋味！」

紀曉魂苦笑道：「我怎會沒有，祇不過我沒有像你一般叫了出來。」

其餘的師兄弟，也都訴說自己的痛楚。

五師兄弟立即走去師傅處，沿路所見，宮澤世家上下傭僕，根本沒有一個倖免。

紀曉魂找到了師傅，祇見他臉如土色。

宮澤陽一道：「那些人眞可惡。」

「下毒的人？」

「是的，我看這些毒，是慢性毒藥，進入人體之內，並不立刻使人死亡，而是折磨人。」

「折磨人？」

「依我估計，我們過了一個時辰左右，腹痛情形便會慢慢消失，可是，到了明天未時，又會再來，以後，天天都是如此。」

眾人聽了，都大罵下毒的人太過陰險。

紀曉魂道：「那些腸胃藥有效嗎？」

宮澤陽一道：「暫時止痛是有效的，你們先吃了一些，不過，存藥已不多。」

紀曉魂道：「不，師傅，我們應先讓宮澤世家內那些婦孺服用，否則，他們忍受不住，人心惶惶，那時敵人未攻我們，已然不攻自破。」

「是的，我們懂些武功，還可忍耐。」宮澤陽一道，並且把存藥拿了出來，叫眾弟子分了出去。

存藥實在不足夠，祇派給了一些中毒較深，腹痛較為厲害的人。

一直忙了一個時辰之後，眾人的腹痛，又似消失。

宮澤陽一召了眾人商議。

紀曉魂道：「明天再沒有藥，那時我們如何應付？」

「我召集你們，也正為此。」

「這種毒可否解去？」

宮澤陽一道：「依我看來，當然有解藥，不過，要研究一番才有結果。」

「我們可以忍耐，但其他人不能忍耐。」

「是的，為了解決這燃眉之

急，我們一定要去買一些藥回來。」

「買藥？誰去？」

「我正徵求你們的意見。」

紀曉魂道：「我去。」

宮澤陽一道：「不，曉魂，你要留在這裏，你既有武功又有頭腦，如果不在，敵人攻來，我看我們損失一定更爲慘重！」

「我看他們暫時不會攻來。」

「爲甚麼？」

「我們細心想一下，那些敵人，如果要攻下來，早已攻了，他們埋火藥炸石獅，又再以『蹉跎神功』震碎另一隻石獅子，都顯示他們在恐嚇，而意不在直接攻打我們，尤其是在發生火災後，他們已有幾十人來過，要殺死我們易如反掌，可是他們仍然沒有，祇是在井水中下毒，他們目的在折磨我們。」

「折磨到甚麼時候？」

「直至我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宮澤陽一道，他的語調實在悲觀。

紀曉魂道：「我們實在不能再在這裏尋死……我們要反擊！」

紀曉魂道：「他們並未直接提出要求，我們還是忍耐一下，而今最重要的是，先找人衝出去，找些藥回來止痛。」

宮澤蒼生道：「我去！」

浪風平道：「你是宮澤世家少主，不能去，我是小師弟，應由我去。」

紀曉魂道：「你一人去太危險了。」

歸鶴齡與師聞博同道：「我去。」

宮澤陽一道：「你們三師弟去也好，我們目的是找藥回來，千萬不要與他們正面衝突！」

浪風平道：「我們會的了。」

宮澤陽一早已寫下了一條配方，遞與歸鶴齡道：「鶴齡，你是他們兩人之首，這次行動，由你發號施令。」

歸鶴齡接過藥方道：「師傅，不用擔心！」

「你們在入夜之後，繞過後山出去。」

他們對山谷形勢，十分熟悉，入夜之後，三人穿起了夜行衣一齊出發。

紀曉魂在他們出發之後，問道：「師傅，我有些問題，想問一下。」

「你是我的大弟子，有甚麼問題，不用吞吞吐吐！」

「我覺得師傅在這事上，一直强忍。」

「是的，我不想我們有人受損。」

「不過，我卻認爲你忍讓太過了。」

宮澤陽一聽了，臉有難色。

紀曉魂道：「師傅，我知道自己說得太過份。」

宮澤陽一道：「不，你沒有過份，不過……」他似是欲言又止。

過了一會，宮澤陽一才道：「事情並非你想像那麼簡單，也許在必要的時候，我再向你解釋。」

紀曉魂知道師傅是個十分謹慎的人，他當然有難言之隱，最重要的是宮澤世家上下人等的生命，谷中一百八十多條生命，若在師傅手中，稍有差池，情形實在難以想像，他的謹慎是必需的。

* * *

當天晚上，歸鶴齡、師聞博和浪風平便出發往購藥物，大師兄紀曉魂與二師兄封衣竹送他們上路。

紀曉魂道：「這次出去，未必順利，一切小心爲上。」

封衣竹也道：「性命要緊，不可作無謂的意氣之爭！」

三人應了，從一條他們日常走的捷徑上山坡，從山谷底上到山上，不用一炷香時間。

一路上很順利，直到他們接近山頂。

三人早已提高戒備。

突然，草叢之處，出現十多個黑衣人影。

浪風平一見，便想起了那天，那班趁火來大肆搜掠的人，他們的衣飾與當天一模一樣。

浪風平叫道：「你們想怎樣？」

師聞博道：「你們是甚麼人？」

那些黑衣人並沒有回答。

歸鶴齡道：「在下是宮澤世家的人，目的是往外採購藥……」

那些黑衣人仍然沒有回答，祇是，他們一步一步移近，十三個人已把他們三人圍在當中。

三人都拔出武器，嚴陣以待。

那十三個黑衣人，似是接到命令，一齊攻了上來。

三人舉劍相迎，他們的劍齊齊刺出。

可是那十三個人，並沒有亮出任何兵器，其中的六個人，揮動了他們的長袖。

長袖猛然捲向他們的劍，並且發出了「蓬蓬」的破空之聲，這聲音令他們心口翳悶。

那些長袖竟不懼他們三人劍鋒，一捲之下再扯，三人竟然眼睜睜的讓他們的劍脫手捲去。

他們根本上不算出過任何劍招，但武器已給人奪去，三人心中不禁駭然。

那三個黑衣人捲了他們的劍之後，再利用衣袖，把劍拋上半空，然後接過了劍，一手拿着劍柄，另一人卻握着劍尖之處，用力一拗，三人的劍便應聲而斷。

他們把兩截斷劍再疊在一起，又再一拗，兩截斷劍，變成了四截！

三人見了，本來是覺得害怕，害怕這些黑衣人武功的厲害，可是，見了他們在跟前用手折劍，這種害怕的感覺，立時變成憤怒的感覺。

學武之人，那個不珍惜自己的武器？

在他們跟前，這麼肆無忌憚的毀了他們的武器，實在是對他們莫大的侮辱。

這三個年輕人，本已是初生之犢不怕虎，被人侮辱之後，那種心情可以想像。

浪風平怒吼一聲，衝了上去。

那六個人拋了斷劍，稍一移身，變成了三組，分別圍攻三人。

浪風平被困兩人之中，他憤怒的心情使他出拳更爲厲害，那兩個黑衣人直攖其鋒，竟然被他震退了幾步，浪風平見他們如此，更大施拳脚。

兩個黑衣人不及半盞茶工夫，已摸熟了浪風平的功夫，也清楚他的內力，仍是一言不發，利用他們雙袖，向着浪風平圍攻。

歸鶴齡與聞師博的情形，與浪風平遭遇差不多。

他們各被兩人圍攻，開始之時，稍作退避，但當黑衣人明瞭他們武功之後，便大肆攻擊。

浪風平並不害怕兩人圍攻，祇不過他武功不如人，對付一人尚可，但要對付兩人，便顯得有點左支右絀。

「蓬」的一聲，浪風平胸口中了一拳，這一拳勁力十足，立時使他氣爲之一窒。

另外一人長袖猛揮，抽在他的腰圍之上，他也同時感到腰間極其痛楚，有如火燒，可是，衣袖捲在自己身上，卻是抽身不得。

另外一個人，便出重拳，一拳一拳的打在浪風平的身上，這些拳祇有勁力，卻沒有內力，因此，浪風平受的祇是皮外之傷，內臟完全沒有受損，不過，他全身被毆一番之後，像是要散開似的。

師聞博也是被兩人用拳脚圍攻，這兩人武功顯然在他之上，本是一人已可以把師聞博打得天翻地覆，而今兩人同上，更可以玩弄師聞博於掌上。

他們也是出重拳攻向師聞博，開始之時，師聞博尤可以閃開，但到了後來，他根本任由兩人魚肉，兩人的重拳，也是沒加內力，因此，師聞博全身被打，筋骨痛極，但並沒有內傷。

歸鶴齡武功是在三人之上，不過，他擔心兩位師弟，一時分心也抵不住了那兩個黑衣人的攻擊，他發覺兩人用重拳向自己攻擊，知道自己以一敵二，已沒有爭勝餘地，因此，便盡量利用自己的輕身功夫左閃右避，居然可以與兩人週旋了一段時間。

歸鶴齡首先看到小師弟倒了下來，他心中一驚，手脚慢了，便中了黑衣人一拳，那一拳打在他胸口，結結實實的一拳，使他血氣爲之一窒。

他猛提一口氣，但覺內臟並沒有甚麼，勇氣又增，虛晃了兩招，兩人中計，大露空門。

歸鶴齡趁機，以宮澤世家正宗的「穿心拳法」，向兩人各進一招。

這一招果然厲害，兩人感到痛楚，猛然抽身。

這時，歸鶴齡又見四師弟師聞博倒了下來，他本飛身上前，但兩個黑衣人不讓他退出圍攻，又再攻上，歸鶴齡屢想突破兩人圍攻，但兩人已實力盡出，把歸鶴齡圍在當中，有如銅牆鐵壁，不能越雷池半步。

師聞博當眞倒了下去。

歸鶴齡見了，心中大亂，拳脚更是無章無法，那兩個黑衣人繼續强力攻擊，一時之間歸鶴齡全身都中拳，拳到之處，筋骨異常的痛楚，可是，他暗自提氣調息，卻發覺對方並沒有傷害自己內臟。

這可奇怪，看兩個黑衣人武功，並非那些練拳不練內功的人，祇要他們稍一提氣，以內力攻向自己，祇要一掌或一拳，足以使自己內臟受損，吐血暈倒。

但他們一直沒有。

漸漸歸鶴齡已然明白，這兩個黑衣人，奉命攻打自己，但祇是使他有皮肉之苦，並不想他眞正受傷。

內裏究竟弄些甚麼玄虛？

他瞥眼看去，兩位師弟已昏了過去，自己再死命抗鬥下去，也是無益。

他們既不想傷害自己，何不將計就計？

他決定硬接兩個黑衣人一招，然後借勢倒了下去，他詐作暈倒。

兩個黑衣人停了下來，其中一個人上前。

那人看過歸鶴齡，道：「昏了！」

另一個也上前，一脚踢在歸鶴齡身上，這一脚相當用力，痛得他幾乎眞的昏過去。

那人啐了一口道：「這小子倒也硬朗，剛才中了他一招，幾乎傷了！」

原來他這一脚，是報剛才一招之仇。

歸鶴齡痛極，幾乎想躍起來也報這一招之仇，不過，他仍然忍耐着。

六個黑衣人退後。

當中一個黑衣人上前，他先揭開了頭罩。

歸鶴齡清楚的看到，這人竟是一個禿頭。

禿頭人頭上是寸草不生，可是，他的下巴處卻是虬髯如戟！

這個形象，使人想到那些邪惡的僧人。

那僧人道：「他們衹受皮外之傷？」

六人同道：「是的。」

僧人上前，掀開了歸鶴齡手臂衣衫，雖在微光之下，他仍清晰的見到，歸鶴齡的手臂滿是瘀痕。

「好了，抬他們回宮澤瓊樓大門口。」

六人應命。

那僧人笑道：「看你宮澤，還害怕不！」

那六個黑衣人，又分作三組，早已有人準備了用竹紮成的擔架，把他們抬了上去。

為了安全之計，他們用繩索捆了他們在擔架之上，就算他們半路甦醒，也是動彈不得。

歸鶴齡一直清醒，他看着六人抬了他們，向山谷處進發，來到宮澤瓊樓之前，他們顯得格外小心。

他們先看清楚形勢。

當時已是接近黎明，瓊樓內的人都已睡熟。

六人抬了擔架，用極快的速度，放了他們在門口之處，然後立刻消失。

歸鶴齡本想大叫，嘈醒瓊樓內的師傅，不過，他回心一想，不知這些黑衣人有沒有甚麼詭計，於是，忍着風寒與被紮之苦，噤聲不言。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狗吠的聲音。

這些狗聲並不似瓊樓之內傳出，而是另一邊山坡傳來，這山谷附近有草叢，也有大小樹林，林中有山豬野犬並不出奇。

不一會，歸鶴齡看見兩點瑩光般的小燈移近，漸漸他知道並不是瑩光燈，而是飢餓的野犬。

這些野犬異常機靈，一步一步—移近三人。

浪風平與師聞博是真正的昏倒，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但歸鶴齡卻是十分清醒，那些野犬外形已是十分可怕，加上牠們因飢餓而滴出的口涎更是可怕。

其中一隻身型巨大的野犬，竟然走向歸鶴齡，那些野犬走近他，伸出舌頭，舐向他的臉。

歸鶴齡實在無法忍耐，大叫起來。

他的聲音充滿驚懼，聲震屋瓦。

登時，宮澤瓊樓內的人都被驚醒，僕人携了火把引着路，師傅及大師哥紀曉魂、二師兄封衣竹都走了出來。

紀曉魂一個箭步上前。

那時，野犬因人聲鼎沸，早已離開，但歸鶴齡仍然狂叫。

紀曉魂道：「是你，歸師弟！」

「是我，是我，快抬我們進內！」

眾人立時上前，把三人抬了進內，鬆了繩索，而師聞博與浪風平亦已醒來。

宮澤陽一先為他們療傷。

掀起他們的衣服，衹見三人身上都滿是瘀痕，宮澤陽一大為緊張道：「他們傷得很重，快替他們推血過宮，否則……」

兩師兄立刻上前。

歸鶴齡道：「師傅、師兄，我身上瘀痕雖多，卻衹是筋骨痛楚，皮肉受損，並沒有內臟創傷。」

師聞博與浪風平同聲道：「我也是。」

宮澤陽一為他們把脈細看，果然是脈息調和，內臟並沒損傷，他道：「為甚麼會這樣？」

紀曉魂道：「究竟你們遇到了甚麼人？」

「黑衣人！」

歸鶴齡道：「先是遇到十三個黑衣人，他們派出兩人對付我們每一個，他們出拳雖重，但並沒有傷我們內臟。」

「他們武功如何？」

「厲害之極，我們一出手，已被他們奪去佩劍，而且用手扚斷，非常厲害！」

「接着是他們用拳攻擊我們，直至我們倒下。」

歸鶴齡道：「我耐力比兩位師弟稍好，捱了片刻，後來發現他們目的在擊昏我們，我便將計就計，詐作暈倒。」

兩位師弟同聲問道：「你看見甚麼？」

「一個僧人。」

紀曉魂接口道：「僧人？」

這時，宮澤蒼生亦在，也道：「僧人？」

宮澤陽一道：「讓他先說下去！他有甚麼話說？」

歸鶴齡道：「他沒有說過甚麼……對，那僧人說『看你宮澤，還害怕不』！」

宮澤陽一一聽，沉吟了一會道：「一定是他們了！」

宮澤蒼生問道：「是你所說的草野？」

宮澤陽一點了點頭。

紀曉魂道：「師傅，為甚麼這次你這麼肯定？」

「因為那僧人，也因為他那句話。」

眾人不大明白。



宮澤陽一道：「草野家族絕非單為穿心劍譜……」

宮澤陽一解釋道：「草野家有一個非常古怪的家規，他們的繼承人，一定是個落髮的僧人！」

「怎會如此？」

「其中詳情我也不大了了，也許他們家族中的傳統是如此，也說不定，另外，憑他一句『看你宮澤，還害怕不』更證明了他們先是恐嚇！」

紀曉魂道：「他們先來恐嚇，然後迫我們拿出他們所要的東西？」

歸鶴齡也接口道：「我看這個估計完全正確，否則以他們的武功，我們的受傷程度，應不止此。」

宮澤陽一道：「你們兩個以前也見過那僧人？」

紀曉魂道：「是的，那次我與蒼生師弟見過。」

「不過那僧人卻是臉白無鬚，而這次這一個，歸師兄說是滿臉于思。」宮澤蒼生道。

宮澤陽一道：「過了這一段日子，他留下了鬍鬚也不稀奇！」他頓了一頓，問道：「那僧人在附近做甚麼？」

紀曉魂道：「那段日子，我祇以為他是路經此地，而今看來，他是勘察附近形勢。」

宮澤陽一道：「好了，總結我們近日一一發生的事情，我們以前的猜想，漸變成事實——草野家不惜千里而來，向我們追還『穿心劍譜』。」

宮澤蒼生問道：「那很簡單，把劍譜交與他們！」

宮澤陽一並沒有回答，祇是嘆息。

紀曉魂道：「師傅，可有甚麼難言之隱？」

宮澤陽一對這位大弟子寵愛有加，當然是有他的理由，紀曉魂善解人意，實在令師傅歡喜。

宮澤陽一道：「也沒有甚麼難言之隱，不過，『穿心劍譜』已不在了。」

眾人聽了，都覺得出乎意料之外。

宮澤蒼生道：「爹爹，你可以直接對那草野僧人說啊。」

「你以為他會相信嗎？」

紀曉魂道：「但『穿心劍譜』，師傅是瞭然於胸，我們祇要把招式默寫出來，再交還他們。」

「事情並不是一本劍譜那麼簡單，二代之前的仇怨，豈是交還一本劍譜那麼簡單。」

紀曉魂本想再追問下去，不過，他聽師傅這麼說，但依然沒有提到更深一層的原因，那自然是有難言之隱，也許這時人太多，不適合解釋。

倒是宮澤美嫻善解人意道：「

爹，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

宮澤陽一道：「看來，草野家族的人要包圍我們，先是恐嚇，然後是斷糧絕水。」

斷糧絕水？我們身處山谷底，祇要他們長久的包圍，我們……」

宮澤蒼生道。

很明顯，宮澤世家處於一個極為不利的境地。

當年宮澤世家在山谷底處建這一幢宮澤瓊樓，目的是避開外來人的騷擾，可以自成一國，這些優點到了而今，卻成了而今宮澤世家致命之傷！

人生變幻無常，彼時之熊掌，此時之砒霜！

宮澤陽一道：「宮澤世家上下，立時備戰！」

衆人聽了，都感到血脈沸騰。

宮澤陽一道：「曉魂，你熟悉一切，儲糧儲水，吩咐上下人等工作，一切都靠你。」

紀曉魂道：「是的，師傅，我會打點一切，不過，谷中水源是不成問題，但糧呢？」

封衣竹道：「我看還可以維持一個月！如果再加上後院所種的蕃薯以及其他雜糧，支持一個半月，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

封衣竹一向負責打點糧食，這一點他最清楚。

宮澤陽一道：「人手如何？」

紀曉魂道：「我們上下一百八十人，男丁有八十多人，暫時可以守住瓊樓！不過，若他們攻下來，我看……」

宮澤陽一道：「他們仍有顧忌，暫時不會攻下來，否則上一次火災，他們祇搜掠而不攻佔瓊樓，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們投鼠忌器。」

宮澤蒼生道：「我們衝出去！」

宮澤陽一道：「蒼生，這事對我們宮澤世家是生死存亡之事，我們千萬不能輕舉妄動！」他頓了一頓，又對曉魂道：「待你們三個師弟身體恢復之後，再作打算！」

這個小小的商議，暫時告了一個段落。

衆人為了備戰，開始打點一切。

紀曉魂是大師兄，谷中的事，大大小小都與他有關，因此接下來的幾天，他都非常忙碌。

可是，草野進一步圍攻宮澤世家之事，似無甚麼跡象。

封衣竹負責安排糧食之事，他忙了一頓，發現糧食的儲備，並不如他估計那麼理想，因為而今是初秋，後院所種的雜糧，在成長之中，如果要有收成，那要在一兩個月之後，因此並不能食用。

他發現了這個問題之後，立即找師哥紀曉魂。

紀曉魂道：「二師弟，你可有甚麼建議？」

封衣竹道：「這樣下去並不是辦法，我想……我想……」

「你不用吞吞吐吐。」

「我想突圍而出！」

「突圍？」

「我的意思是，由我試試突圍，看看他們的實力。」

「這倒是個好主意，你比三位師弟武功好，而且機靈，相信一定有所收穫。」

「總比坐以待斃好得多。」

「萬一……」

封衣竹明白紀曉魂的意思道：「萬一被他們打得……甚至沒命……為了宮澤世家，我死而無怨。」

紀曉魂對這位師弟的忠心，覺得非常受感動，他想了一想才道：「還是跟師傅商量一下。」

封衣竹道：「這事不宜遲，到了斷糧缺水的一天才動身，恐怕……」

「我明白。」

紀曉魂就這件事與宮澤陽一商量，他也覺得這也是一個好提議。

於是，他召了封衣竹前來。

宮澤陽一道：「你此行可能沒有三位師弟那麼幸運，草野的人，曾以你三位師弟的死去活來模樣來警告我們，若這次你遇到他們，他們會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警告我們，那麼……」

封衣竹道：「弟子明白。」

紀曉魂道：「論武功與頭腦，封師弟足以應付，不過，師弟，此事切勿逞強，不能突圍出去，你可以回到谷中，大家再度商議！」

宮澤陽一道：「衣竹，當年我祖父在中原當保鏢之時，無意救了一個官宦人家的家眷，後來才知道那是當時著名的侯將軍，我祖父並沒接受他任何酬勞，但侯將軍為了感激我祖父，硬要給他一個虎印。」

宮澤陽一在他房內，拿了一個小小的檀香木盒出來，他把木盒打開，裏面有一個用雞血石雕成的印章。

宮澤陽一道：「據我祖父遺言，假若將來宮澤世家有甚麼需求，祇要向侯將軍後人出示這印章，他們一定可以幫忙。」

封衣竹接過了印章道：「假若我突圍而出，我一定去找侯將軍的後人。」

宮澤陽一道：「不過，你對這印章也勿存太大希望，有道是十年人事幾番新，而這印章已經歷三代，百多年的事，也許連侯將軍的後人，也不知有這印章。」

封衣竹道：「我會盡力而為，師傅不用擔心。」

宮澤陽一道：「衣竹，你要小心一點，無論你能否突圍，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能讓這印章落在他人手中。」

「這點弟子曉得。」

宮澤陽一又再叮囑了一番。

封衣竹拜別了師母及宮澤美嫻，他三個師弟身體亦已復原，他們都為封衣竹打氣。

那夜，封衣竹輕裝上路。

宮澤世家對他此行，都寄以厚望。

轉眼過了三天，谷中並無任何事故發生，如果封衣竹可以突圍而出，應該可以找到侯將軍的後人了。

可是，並無封衣竹的任何訊息。

那晚，山坡之上，也沒有甚麼打鬥，雖然，在谷底往上望，並不能確實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宮澤世家內的人，有很多不同的猜測。

有人認為封衣竹避重就輕，逃過了草野族人，早已離開。

也有人猜測，封衣竹被草野族人俘擄。

也有人猜測，封衣竹與草野家族死拚，可能已是棄屍山谷之上。

紀曉魂較為樂觀，不過，他的樂觀卻給一件事完全打破了。

是封衣竹離開宮澤世家的第四天。

那日黃昏，非常燠熱，天上開始有烏雲從四方八面聚來，看來是風雨欲來之勢。

宮澤世家上下人等，都感到悶熱非常，不約而同的來到後院。

甚至宮澤陽一與夫人、宮澤蒼生與宮澤美嫻也出來了。

他們見面第一句話便是：「好熱呀！」

紀曉魂與三位師弟也出來。

他們沒有說話，但內心卻記掛着二師哥封衣竹。

忽然，有人叫道：「那是甚麼？」

那人指着天空。

衆人抬頭望去，祇見一件黑色的東西自天空飄來，開始有人以為是烏雲，後來才知道那並非是烏雲。

有人叫道：「是隻風箏。」

「風箏之上，還負有一件黑色的東西。」

風箏忽然受風勢所影響，轉向橫飛，然後盤旋而下，轉了一個圈又一個圈，那風箏終於平穩滑翔下來。

有個小孩子撲了出去，想拾風箏。

紀曉魂叫道：「拉着那孩子！」他聲到人到，已搶先到了風箏的前面。

那孩子「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紀曉魂小心走近，轉身向孩子道：「你先回去，這隻可不是玩的風箏。」

那孩子已被其他大人抱了回去。

風箏是負着一件長而黑色的東西。

那東西包紮得很好，好像一隻大的裹蒸糭。

「那是甚麼東西？」

宮澤陽一亦已走近道：「曉魂，小心！」

紀曉魂小心地把那東西解下了風箏，然後開始解開那長長的東西。

那東西還沒有完全解開，便有一陣中人欲嘔的氣味傳了出來。

「好臭！」

他心下已大有疑惑，再把裹着的厚紙再多拆開一些，他已看到——

他大叫了一聲！

宮澤陽一問：「是甚麼？」

紀曉魂捂着鼻子，似不欲觀之道：「是一隻……一隻人足！」

這話使所有人都哄動起來，聚攏而看。

宮澤陽一上前，把厚紙再揭開多一些，果然，那是一隻齊膝而斷的人足！

有人怪叫，有人發出嘔吐的聲音。

宮澤陽一道：「你們快回屋內！」

所有人都回到屋內，大院之內，祇剩下宮澤陽一的一家，還有紀曉魂師兄弟。

浪風平上前，也揭開那厚紙，看了看，也瘋狂的叫道：「是封師兄的腿！」

他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

宮澤陽一道：「你怎知道？」

浪風平道：「他腿上的痂！」

果然，那斷足之上有一個痂。

浪風平哭着續道：「那是他和我去打獵時弄傷的，我記得非常清楚。」

紀曉魂也傷心的道：「封師弟是遇害了！」

衆人都十分傷心。

宮澤陽一咬牙切齒道：「這班人手段眞卑鄙！」

宮澤美嫻知道封師兄遇害，非常激動，擁着母親哭個不停。

宮澤陽一對妻子烏麗珠道：「你與她先進去。」

他們正想進內，天空又出現另一隻風箏，也似是負有一些東西！

衆人望着風箏盤旋而下。

紀曉魂又再打開那東西，竟是另一隻人腿！

宮澤陽一怒道：「這實在欺人太甚！」

浪風平接口道：「我們立即打上去！」他說罷便要奔出大院。

紀曉魂立時上前，阻住了他，安慰道：「風平，你冷靜一下！」

浪風平向來與封衣竹感情最好，難怪他這麼衝動。

宮澤美嫻扶着母親，抽泣地叫道：「又有風箏來了！」

衆人抬頭，祇見幾隻風箏同時飄下。

每一隻風箏都負着一些東西。

在入黑之前，一共飄下了八隻風箏，每一隻風箏都負着封衣竹的一截屍體。

換句話說，封衣竹已被那些草野族的人，肢解分開成了八份。

衆人從未見過如此殘酷的場面，都被嚇得臉白唇青，甚至宮澤陽一也控制不了，他雙手不停抖動。

紀曉魂也失去了控制，幸好那祇是一段很短的時間，他知道，若果在這個時候，宮澤世家之內，亂成一團，那麼他們將無翻身的一日。

而今宮澤世家雖成了俎上肉，但刀仍未下。

他們祇要鎮定，仍有機會。

紀曉魂見師傅老淚縱橫，便道：「師傅，我們應該怎樣應付？」

宮澤陽一雙眼茫然。

忽然，師聞博道：「這包裹之內，有一張字條。」

原來大家開了一包又一包的斷肢，實在不忍卒睹，因此，其中一包內有字條，大家都沒有發覺。

師聞博偶然一看，發現內有一封似信非信的字條。

「小子頑抗　自我死亡
上下人等　迅速離谷
宮澤陽一　一命已足
若留谷內　命喪陪葬」

下面並沒有署名。

宮澤陽一道：「原來他要我一命！你們快快離谷！」

紀曉魂與三個師弟同道：「我們誓不離開！」

烏麗珠與宮澤美嫻也上前道：「我們也不離去！」

宮澤陽一道：「他們要的是我，你們留在谷中，祇是陪葬而已。」

紀曉魂道：「師傅，這祇是他們恐嚇之詞，我們暫時不用理會，而今夜已深，我們要有足夠的精神好好應付他們的來勢，我們今夜集中在師傅的小樓內休息。」

宮澤陽一道：「曉魂，我知你對師傅忠心一片，不過，我實在不忍連累無辜。」

紀曉魂道：「我看現在已很晚，也無謂驚動谷中傭僕家人，明天天亮，向他們宣佈，任由他們自己決定。」

「好極！」

衆人伴了師傅、師母、宮澤美嫻等往小樓。

忽然，紀曉魂發覺有點不對勁，叫了一聲，返身便狂奔向外。

突然，他又折回，叫道：「歸師弟，你小心保護師傅衆人，我一去即回！」

歸鶴齡應道：「這裏有我，不用擔心。」

紀曉魂又再奔出。

衆人心裏不知紀曉魂究竟要作甚麼事。

宮澤美嫻較爲機警，突然叫道：「不見了蒼生！」

人們一直爲封衣竹的斷肢，又再爲了那張字條，而完全忽略了宮澤蒼生的存在。

紀曉魂也是如此，但當他送師傅進入小樓之際，忽然發覺在這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宮澤蒼生竟未發一言。

這不像他一向的性格。

他看了一遍，立時發現宮澤蒼生根本不在其中，他知道這小子一時衝動，單人匹馬要往上闖。

紀曉魂也不及解釋，便奔了出去，他知道宮澤蒼生不會走得太遠。

果然，在上山一條斜坡之上，發現了一個人影。

紀曉魂奔了上去，叫道：「蒼生，蒼生！」

那人回過頭來，果是宮澤蒼生。

「師哥，你來得正好，與我一齊上去，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

紀曉魂走近道：「蒼生，你何必這樣衝動！」

「衝動？他已殺了封師兄，還飄下斷屍，又寫下警告字條，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忍，依然要忍！」紀曉魂道。

「還要忍，忍甚麼？」

「你一人去了，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你小覷了我！」

「不，你爹本身也沒有提過親自闖出去，從這點可知，上面草野那班人，武功一定非常厲害。」

紀曉魂這話，實在有理，這事發生以來，宮澤陽一一直沒有說過闖關，其中當然有他難言之隱，但有一點很明顯，他的武功不及草野。

「武功厲害又如何，我還是要一拚！」

「拚了又如何？你看不見封師兄的結果？」

「我不怕死！」

「我並不是說你怕死，你一人闖上去，結果又是一截一截的肢體飄下來，那又有甚麼用？反而累及你父母傷心、師兄們傷心。」

宮澤蒼生茫然道：「那我應怎樣？」

「應立即隨我回去，好好商議對敵！」

宮澤蒼生也明白，師兄所說大有道理，憑一己之勇，那對大局又有甚麼好處？

他們回到了宮澤瓊樓。

封衣竹那八截的斷屍，依然在院子當中，並沒有人去收拾。

他們一起來到師傅所住的小樓。

烏麗珠一見了兒子，忍不住與他抱頭痛哭，宮澤美嫻自小也是嬌生慣養，根本也從來沒有想像過，他們這個家庭竟有如此的變故，她唯一可以做的，也是在旁倚着兄長的肩頭，痛哭失聲。

紀曉魂對師傅道：「封師弟的屍首……」

「我已叫人收拾。」宮澤陽一道。

「叫了多久？」

「自你離開去追蒼生之時！」

「不過，當我們回來，那些斷屍仍在院子之內。」紀曉魂奇怪地道。

宮澤陽一道：「鶴齡，你去召人，收拾封師兄肢體，並設置祭壇！」

歸鶴齡聽命而去，可是，不及一炷香的時間，他卻慌忙的奔回來。

他的臉色十分蒼白，氣喘的道：「他們……他們……他們都走了！」

「走了？誰？」

「世家中的傭僕！」歸鶴齡道。

宮澤陽一聽到，臉色也是發白。

紀曉魂立時道：「讓我去看看，爲甚麼在這個時候，他們竟會離開宮澤世家？」

宮澤陽一道：「也許他們已知飄屍下來之事！」

歸鶴齡道：「是的，他們早已知道，並且聽說那字條上所寫的，他們爲了保住性命，已拉隊而去！」

紀曉魂怒道：「這些人……我們向來待他們不薄，爲甚麼一聽到我們有災禍來臨，他們一句話沒有多說，便悄然的離開，離我們而去……」

宮澤陽一道：「曉魂，不要怪責他們，有道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何況他們祇是我們的下人。」

「他們豈能如此？」

宮澤陽一道：「各位，草野家族的人，已經很清楚的寫了出來，他要的是我宮澤陽一一人，你們是無辜的，你們可以負劍離去。」

烏麗珠道：「我不會離去！」

宮澤蒼生與宮澤美嫻道：「我們也誓不離開！」

歸鶴齡與師聞博、浪風平也道：「我們也不離去！」

紀曉魂道：「師傅養育之恩，比生我父母還大，我也誓不離去！」

宮澤陽一道：「你們不用那麼衝動……性命是你們自己的，你們仍可以考慮一下，甚麼時候都可以離開。」

衆人同道：「不會的，我們絕對不會！」

宮澤陽一道：「你們先去收拾封衣竹的屍首，明天我們爲他祭奠一番。」

紀曉魂領了三位師弟，往院中收拾封衣竹的屍首，並且在大廳中設置了靈堂。

當他們收拾之際，仍然有幾位年紀較大的傭僕出來，他們並沒有離開。

可是，他們都是老弱殘兵，根本上他們都是走不動，就算是出去，以後的日子也是難捱下去。

他們沒有離去，不知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宮澤世家。

翌日，他們祭奠封衣竹，並且爲他收殮下葬。

整個早晨，山谷內都瀰漫着慘淡的哀愁，沒有人多說一句話。

烏麗珠見過世面，她雖然傷心，但她仍能保持鎮定，她知道丈夫正當巨大危難，祇有她的支持，他才可以有冷靜的頭腦應付一切。

宮澤蒼生與宮澤美嫻最爲可憐，他們都是年少無知，面臨這種人生巨大的改變，他們實在是不知如何應付。

宮澤蒼生還比較好些，他止住了哭泣，宮澤美嫻則比較茫然不知所措，整日不停的哭泣。

祭奠之事完畢，宮澤陽一召了宮澤蒼生以及四位弟子同聚在議事廳之內。

宮澤陽一道：「你們經過一夜的思考，有沒有甚麼不同的想法？」

紀曉魂道：「我誓死追隨師傅！」

他的三個師弟也異口同聲道：「我們也是！」

宮澤陽一道：「現在谷中祇有我們幾人，宮澤世家的存亡全靠你們了。」

「師傅大可放心，我們誓與宮澤世家共存亡。」

「好了，你們決定留下，那麼，我們不能這樣坐以待斃，否則，單是讓草野在上面包圍，我們也有斷糧斷水的危險。」

紀曉魂道：「是的。」

宮澤蒼生道：「我們衝上去！」

宮澤陽一道：「蒼生，你第一

件事要學習的，便是保持鎮定，我們在這時刻，每一步都非常重要，任何一步走錯了，宮澤世家便從此消失！」

宮澤蒼生道：「我們不攻上去，他們會攻下來。」

宮澤陽一道：「我看是暫時不會！」

紀曉魂道：「爲甚麼？」

宮澤陽一道：「那是關乎扶桑武士的傳統……你們既然留下，我也應該讓你們清楚知道，以便日後再有重大轉變之時，也知道如何應付。」

他頓了一頓道：「我們已來中原三代，我們已完全改變，不再是扶桑人，而成爲了中原人，我並不是忘祖，我們在此地出生，在此地長大，根本與扶桑完全脫節，我們做了地道的中原人，也沒有甚麼關係。」

眾人似並不明白宮澤陽一所說的話。

宮澤陽一續道：「不過，一百多年前，我的祖父來此，並不像我們一樣，他是帶隨了扶桑武士的傳統而來，說到扶桑武士與中原的武士，是有些不同的，中原武士習武便是習武，並沒有其他。」

紀曉魂道：「扶桑武士不單習武？」

「是的，扶桑武士要兼顧的事情極多，你們可聽過扶桑的忍者？」

「忍者？日本的殺手？」

「可以這麼說，忍者本領高强，這點你們可曾聽過或見過？」

紀曉魂道：「見過可沒有，聽過倒有，據說他們懂得飛天遁地，甚至法術。」

「是的，他們不單學武，而且兼顧其他，他們有飛天遁地的本領，便是他們所學極爲廣博。」

師聞博道：「他們眞的懂得飛天遁地？」

「不，飛天遁地，祇不過是神化之說，飛天其實是學了驚人的輕身功夫，中原武士之中，也有人一躍二十丈以上！」

「遁地呢？」浪風平問道。

「也是另一種掩眼之法，有人可以突然消失，他並不是眞的遁地，而是利用了當時的環境，配合了自己本身武功的條件，加上了幻術、化粧、衣飾……才會使對方突然看不見而已。」

歸鶴齡道：「難道師傅懂這些？我們可以飛天遁地離開？」

「不，我的目的是告訴你們，扶桑武士不單祇習武，而是學習了很多保護自己的方法，譬如我們這宮澤瓊樓，雖然我的祖父建築這地方，用來穩居，但也是居安思危，佈置了很多機關。」

「機關？」

「師傅一直沒有告訴過我們。」

宮澤陽一道：「經過了百多年，我相信這些機關，大多不可再用，而我一直沒有提起，那是因爲我們在這裏已有百多年的安逸，這些所謂機關也形同虛設。」

「有機關，他們因此不敢下來？」

「這是一個原因，另外還有幾個重大的原因，他們要得到我之外，還要得到兩件東西。」

「他們要得到甚麼？」

「第一，他們早已知道，那是『穿心劍譜』。」

「還有呢？」

「谷中寶藏。」

「谷中寶藏？」眾人都叫了起來。

宮澤陽一道：「我們隱居在谷中，祇種一些日常雜糧，其餘的都不善生產，你們以爲我眞有飛天的本領？」

他們一直沒有想過這問題。

宮澤陽一道：「要維持宮澤世家，是需要非常大量的金錢，但金錢從哪裏來？」

眾人茫然，實在想不出來。

宮澤陽一道：「我的祖父來此，的確是帶來了不少黃金，而且是藏在谷中，直到今日，我們仍豐衣足食，依然是靠這些藏金！」

眾人心中想：「過了一百五十年，黃金依然可供給谷中一切，那些、那些藏金……」

宮澤陽一一看到眾人的臉色，道：「這些黃金，仍然可以供給我們這一輩子，甚至蒼生的下一輩子，也不用我們擔心。」

原來谷中藏金是如此豐富，若非宮澤陽一親口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

紀曉魂道：「草野家族的人知道？」

「他們千里而來，相信是知道的，否則，這段隔了一百五十年的仇恨，也不會吸引他們來。」

原來吸引他們來的，是劍譜加上黃金。

一個足以供給兩輩子豪華生活的黃金，藏量之豐，實在是匪夷所思。

浪風平道：「師傅，我仍然不明白，既然有這麼重大的吸引力，他們人強馬壯，爲甚麼不直接攻下來，把黃金强搶過去？」

「其中當然有關鍵的問題。」

眾人都欲知其中關鍵。

突然，宮澤陽一傷感的道：「也許，封衣竹便是因爲不知這個秘密，任由草野家族的人迫供，但也說不出所以然，以至被他們肢解了。」

「師傅，這並不是你的錯。」

「不，那是我的錯，因爲我早些告訴你們這些秘密，那麼，封衣竹和盤托出，他也不致被肢解。」

紀曉魂道：「不，我想封師弟不是這樣的人，就算他知道，也不會說出來。」

浪風平道：「我也絕不會，師傅待我們如同再生父母，我們豈會出賣師傅。」

紀曉魂也道：「我也不會。」

師聞博道：「出賣師傅，也便我出賣自己，我們在師傅教導之下，豈會如此？封師兄之死，實在是草野家族的兇殘暴戾！」

宮澤陽一道：「你們這樣說，才使我減少了自責，不過，你們實在也應該知道這秘密，萬一我不在……」

「師傅，不要說這些喪氣的話。」

宮澤陽一也自覺不應在眾人之前說這些話，道：「是的，我們絕對不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預曉結局　假託愛徒

浪風平有些緊張地道：「他們爲甚麼不殺下來？」

宮澤陽一道：「關鍵的地方是，我們這個金庫，是埋藏在火藥堆內。」

「埋藏在火藥堆？」

宮澤蒼生也不明白。

宮澤陽一道：「我剛才說過，扶桑武士所學甚雜，他們甚至懂得火藥、懂得建築。」

「這兩件事……」

「這兩件事看來是風馬牛不相及，但事實上是非常有關連。」

紀曉魂道：「那是……那是，我們的金庫是以火藥保安的。」

「對了，任何人闖進金庫，不得其法的話，火藥便會爆炸！」

「爆炸又如何？眞金不怕洪爐火！」師聞博道。

「是的，爆炸毀不了黃金。」

他們仍然不明白。

「可是，這火藥庫爆炸力量很大。」

「有多大？」

宮澤陽一自己也噓了一口氣，才道：「爆炸足以毀了這個山谷，當爆炸完畢之後，這裏再沒有山谷。」

「沒有山谷？」

那實在難以想像。

宮澤陽一道：「金庫一炸，所有斜坡下陷，塡平了山谷，因此，沒有人會得到黃金。」

「祖師爺的建築術實在了得！」

紀曉魂嘆道。

「所謂居安思危，祖師爺的設想實在好極了。」

浪風平道：「我現在才明白草野家族不敢硬攻下來的原因。」

紀曉魂道：「換句話說，他們眞的要抓到師傅你才可以……」

「是的，不單要抓到我，而且要活生生的抓到我，否則，沒有人知道怎樣開啓這金庫，而今，甚至連蒼生也不知道。」

「怪不得他們會利用封師兄的屍體，是用來恐嚇我們！」浪風平道。

「他們不單要恐嚇我們，而且還要使我眾叛親離，那時他才可以活生生的抓住我。」

眾人聽到此處，才明白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紀曉魂道：「那麼，草野族人，暫時是不會攻下來，他們一定會繼續包圍我們，直至我們斷糧爲止。」

宮澤陽一道：「那時日已不遠。」

浪風平道：「我們還是要闖出去。」

宮澤陽一道：「是的，我們終於要與草野家族面對面一次，而這一次……」

他沒有說下去，但每一個人都知道他要說甚麼。

整個議事廳都靜了下來，一種難以言喻的悲愁，慢慢佔據了每一個人的心頭。

宮澤陽一突然振奮起來道：「但我們不用害怕，我們雖被圍攻，但草野家族是無奈我們何的。」

「對！我們一定要打敗草野家族！」衆人敵愾同仇，在無奈之中，仍充滿希望！

宮澤陽一道：「爲了突圍，我有一個新的想法。」

衆人同道：「師傅，快說來聽聽。」

宮澤陽一道：「我們祇派封衣竹一人獨闖關，那實在是太大意，也低估了草野家族的武功，因此，我們再次闖關，一定要派兩個人同闖。」

衆人並沒有異議。

宮澤陽一續道：「誰想去？」

衆人同道：「我想去！」

紀曉魂道：「我是大師兄，這次一定要讓我去！」

師聞博道：「不，師兄，你要在這裏與師傅把守大本營才對！」

宮澤蒼生道：「我去！」

歸鶴齡道：「不，師弟，你武藝未到他們的水準！」

浪風平道：「我去，我與師兄一起去！」

宮澤陽一在考慮。

浪風平續道：「我們武功也許與草野家族有些距離，不過，我們會靈活的與他們週旋，而我們這次闖關，目的並不是一定要戰勝他們，祇要闖出，找到救兵，這才是解決我們被困的危難。」

宮澤陽一道：「對，你們闖出去之後，就是要去找那位侯將軍……」

他說到這裏，心中突然發慌起來，臉色發白。

紀曉魂道：「師傅，你怎麼了？」

「封衣竹携了那個虎印……那個印章，失去了那個印章，我們憑甚麼去叫侯將軍的後人協助我們？」

浪風平道：「是這個印章？」

他從懷裏拿出了一個印章。

宮澤陽一見了，大喜過望道：「爲甚麼印章會在你處？」

浪風平道：「我是在封師兄的屍首中找到的，當時心情太亂，收進懷中，一時便忘了。」

「好極，你們拿了這印章，找到侯將軍後人，一切事情才可望解決。」

浪風平道：「師兄，你的意思怎樣？」

師聞博道：「好極！」

於是，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

宮澤陽一又再向兩人吩咐了一些細節的地方，兩人又在入夜之後出發。

師聞博與浪風平在這山谷之中長大，對附近形勢十分熟悉，他們決定抄一條小徑上山。

這小徑道路非常崎嶇，但可以避過圍山的草野家族，當然，這是他們想當然而已。

要抄這捷徑，一定要下一個斷崖，然後是一處石灘，過了石灘，便可以出山谷。

走這段路是師聞博提議的，浪風平並不十分贊成，因爲那段石灘之路，全無遮掩，一經被人發現，根本上並無退路可言，更無轉圜的餘地。

師聞博道：「不過，這石灘可以縮短整個路程，而且那地方對草野的人來說，他們不會找到，就算找到也不會派人把守。」

浪風平道：「爲甚麼？」

「因爲那裏沒有遮掩，他們也害怕我們的突襲！」

這話未嘗無理。

於是，他們決定走這捷徑。

他們是在初更時分起行，到了二更，已經來到那個斷崖，他們攀着崖上的野山藤，一直往下去，便到了那個滿是碎石的石灘。

碎石有大有小，小的有如石卵，大的卻是一個人扛也扛不起的，這些石頭，經過日晒雨淋，因此表面非常光滑，而且發白。

那時天已入秋，秋高氣爽，萬里無雲，銀盤似的月亮，映照着這石灘。

爲了審慎起見，他們先伏在斷崖之下，觀察了一會，發覺並無人跡，也沒有其他動靜，才起行。

他們施展輕功，從石頭之上飛身而過。

浪風平輕功比師聞博强一點，因此，他領先而行，忽然，師聞博一脚踏空，人幾乎陷進了石堆之內，幸好浪風平機警，一個回拉，伸手一抽，救了師聞博。

師聞博正想說話，突然「轟隆」一聲，浪風平所站的大石塊，突然炸了起來。

浪風平一感到振動，人已飛身而起。

師聞博也同時躍起。

兩人猶在半空，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祇覺四面勁風來襲。

他們各自施掌保護了自己，來襲的勁風，竟是一大塊一大塊的石頭。

石頭當然不會自己飛來，而是由十多個身穿黑衣，連頭也裹上黑布的人所擲過來。

石塊有如流星般襲來。

兩人在半空，也再無借力之處，祇有硬碰石塊，一時之間，祇覺腰間、背間，非常痛楚。

他們落在石灘之上。

祇見四方八面，都是黑衣人，他們漸漸的圍攏過來，浪風平見了，驚慌的道：「師兄，如何是好。」

「鎮定一些，看他們如何！」

浪風平畢竟是年紀太小，而且未見過大場面，平日的豪氣干雲，如今已不知去了那裏。

那些黑衣人，手上並沒有武器。

師聞博與浪風平都是持着長劍，互相倚傍着。

突然，左面的一個黑衣人，一脚挑起了一塊大石，大石並非向他們擲來，而是上了半空。

他們正覺奇怪。

祇見那黑衣人，一掌打出。

這一掌正剛好打在那塊正落下來的大石，大石受了掌力，「轟隆」一聲，竟然在半空中爆炸。

那並非爆炸，而是掌力極爲强勁，把石塊硬生生的震碎，而碎石射向兩師兄弟的身上。

他們立時以劍護體。

「好厲害的『蹉跎神功』！」浪風平叫道。

那發掌碎石來攻擊他們的那個黑衣人聽了，道：「好小子，你也知道這是『蹉跎神功』？」

浪風平並沒有回答。

那人又道：「如果是『蹉跎神功』，你們早已魂歸極樂！」

兩人聽了，十分奇怪。

這當然不是向他們發問的時刻，師聞博見這人正洋洋得意，於是一手輕碰浪風平，人已持劍撲出。

他人劍合一，正向那黑衣人刺去。

而浪風平也同時飛身而出。

「這就是宮澤世家的所謂『穿心劍法』？」他的聲音傲慢無禮，可是手脚並沒有慢下來。

那黑衣人一矮身，雙手各抓起一塊大石，猛向兩人擲來，兩人無法直刺，改而橫竄。

他們各自向左右竄開。

而兩邊其他的黑衣人看得極爲明確，他們同時挑起了大石，大石一上半空，立時又再被他們掌力震開，變成了無數塊大小不一的石子向他們射來。

他們持劍護體。

可是，石塊來自四方八面，形成了一個石網，他們根本上避無可避。

他們身上中了六七處。

那些石塊散開襲來，並不是像普通人擲石，而是每一塊碎石，都是含有勁力。

這些勁力石塊打在他們的身上，不但使他們痛楚，而且使他們受傷。

那黑衣人道：「小子，你可知這祇是『蹉跎神功』之中的『蹉跎象功』，假若是『蹉跎神功』，你們還會站着？」

兩人落了下來，滿身痛楚。

師聞博望了浪風平一眼，祇見他臉上被尖石所創，血流披臉，但他自己卻並不知道。

師聞博道：「你受傷了。」他指着浪風平的臉。

浪風平用手一揩，祇見整隻手染了血，他一看，整個人爲之震動。

黑衣人看得清楚，他知道這年紀小的，閱歷不深，正是攻擊的大好對象。

看來，這羣黑衣人，並非要殺死他們。

那黑衣人又道：「小子，還想看看咱們的『蹉跎神功』嗎？」

浪風平那裏來得及回答。

祇見那人，一脚挑起那塊是有二百斤的大石，然後是一個轉身，另一隻脚向後撐出。

這一撐，立時把那二百多斤的大石，猛然射向浪風平，這一次大石並沒有碎。

師聞博見狀，爲了保護師弟，他沒有理會自身的安危，直撲向飛來的大石。

那知道，大石便在他的跟前碎開，而碎開的大小石塊向他襲來。

他避無可避，一塊足有拳頭般大的碎石，三尖八角形的碎石，直射他的胸口。

那三尖八角石，本已極具殺傷之力，加上內含衝勁，向師聞博的胸口打下去。

師聞博登時吐了一口血。

浪風平見了，上前叫道：「師兄，師兄！」

師聞博叫道：「小心！」

原來那人又再挑起另一塊石。

這一次並非大石，而是一塊普通石頭，但正射向浪風平，這石塊勁力有如疾矢離弦，假若射中浪風平的身上，他一定立時身亡。

師聞博忍着身上痛楚，再一提氣，也施了一掌，這一掌並沒有把石打開，因爲石塊的力量極大，立時把他的掌碎了。

師聞博痛極，倒了下來。

浪風平上前叫道：「師兄，師兄！」

師聞博一連受了兩下重創，已然昏迷了。

那黑衣人叫道：「好小子，你命大，你師兄一連救了你兩次。」

浪風平怒道：「我與你拚了！」

他一衝而上。

突然，不知那裏飛來一塊石，浪風平舉劍一格，石頭碎開，而他的劍也斷了！

浪風平拿着斷劍，有點手足無措。

那爲首的黑衣人叫道：「擒這小子回去！」

衆黑衣人聽了命令，都圍攻而

來。

浪風平奮力抵抗，但不及三五個回合，已被黑衣人手到擒來。

黑衣人道：「帶走！」

幾個黑衣人上前，把他用繩索綁了，雖然他多番掙扎，這一切都是無濟於事。

那些黑衣人便要把他抬起上路。

浪風平手脚身體雖然動彈不得，但口仍可以說話，叫道：「你們要把我師兄也抬回去！」

爲首的黑衣人道：「你那師兄，被我們重創兩次，抬了回去，也是浪費米飯！」

「不，不，你們一定要抬他回去！」

「他雖然救過你，不過，他已半身殘廢，不單浪費米飯，要醫他的話，連藥物也浪費！」

浪風平道：「無論你怎麼說也好，如果你們不抬我師兄一起走，我也決不走！」

「你有能力不走嗎？」他狂笑了幾聲道：「走！」

浪風平叫道：「你們若抬我走，不理我師兄，我立刻咬舌而死！」

黑衣人又再狂笑，但他心裏卻也佩服這年輕的小子，倒也算是忠肝義膽，一個響噹噹的男子漢！

黑衣人道：「好，你既然堅持，我也不想你背負不仁不義之名……不過，想當個忠義的小師弟，並不容易……」他看着浪風平，觀他臉色，他並不是在胡言亂語，他眞有決心嚼舌而死。

那黑衣人吩咐了其餘幾人，用兩條木棍湊合着，做了個簡單的擔架，把師聞博抬了上去。

師聞博整個人不醒人事，眞不知道他究竟是死了，還是昏迷了過去？

浪風平看着他們抬起了師兄，一起上路，心下一時寬了，也昏迷了過去。

當浪風平醒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處在一個好像監牢的地方。

這地方並沒有燈光，但可以看到室內的情形，因爲天花板上有一個窗，透進了光線。

他發覺他睡在一些十分柔軟的東西上面，但那並不是床，他一看，才知道那是一大堆禾稈草。

他手脚已完全鬆了綁，但全身疼痛異常，他連起來的力量也沒有。

忽然，他聽到一陣非常沉重的呼吸聲音。

他循着聲音望了過去，祇見另一堆禾稈草內，有些起伏，卻不見禾稈草內有些甚麼。

那一定是師兄師聞博。

浪風平叫道：「師兄，師兄！」

並沒有反應。

浪風平奮力起來，祇覺全身疼痛不已，好像整個身體的骨骼快要散開去似的。

不過，他最後仍忍着疼痛，支撐起身體，然後勉力翻滾了幾下，來到那堆有呼吸聲傳出的禾稈草處。

他撥開了那些禾稈草。

草內果然是躺着了師聞博。

浪風平一看到了他，呆了一下，竟忍不住的號啕大哭起來！

原來師聞博臉孔雖然仍是師聞博，但他的身體早已不成人形！

他蜷曲着，胸口處已完全下陷，其他的身體部份，已不能分清楚，哪裏是血、哪裏是肉、哪裏是衣服？

浪風平哭着再叫：「師兄，師兄！」

他的眼淚滴在師兄的臉上。

師聞博似乎有了一些反應，他發出了幾聲更沉重呼吸聲音，喉嚨處更有一陣「咯咯」的聲音。

浪風平想扶起他，可是，一觸及他身體任何部份，他卻抖戰起來。

「師兄，師兄，你怎麼了？」

師聞博又再發出一陣「咯咯」的聲音。

他在石灘之上，受了兩次重創，他可以暫時不死，其實也算是個奇蹟。

浪風平看見他口唇顫動着，他好像有話要說，卻是力不從心，浪風平連忙把耳朶湊近他的口唇。

他祇聽到師聞博非常模糊的道：「殺……殺死……我……殺死我……」

浪風平道：「不，不！」

「我太痛……太……痛苦……」

浪風平道：「不用怕，我爲你點穴，暫時可解這痛苦……」他想點了他的痲穴，使他暫時沒有了知覺。

可是，他提起手，正想向痲穴點去，可是，師聞博的身體已不成身體，每一處都是血肉模糊，他根本無法點下去。

「蹉跎象功」與「蹉跎神功」所發出的力量，實在可怖，不單可以把大石迫得粉碎，還可以使一個人全身受傷，血肉模糊，最陰毒之處，卻還留下那個受重創人的生命，讓他苟延殘喘，飽受折磨。

師聞博這樣用力說了幾句話，一時之間，又昏迷了。

浪風平叫道：「來人呀，來人呀！」

他聲嘶力竭地叫着，過了一會，一扇門開了少許，有人問道：「小子，甚麼事大叫大吵！」

「你們快來救我師兄！」

「你師兄？呀！那小子，他還

沒有死掉？」

那門開大些，一個白衣人走了進來。

浪風平道：「快救我的師兄！」

「爲甚麼要救他？」那人反問。

「你們要我怎樣也可以，祇要你快救他！」

「浪風平，你自己說的，祇要我救他，你要服從我們的主公！」

這時，浪風平已再無選擇，他也再沒有其他甚麼考慮，祇要能救回師兄，他便心滿意足。

「是的，我答應服從。」

那白衣人道：「不過，你不要後悔。」

「快救他，快救他！」

那白衣人從懷中拿出了一些東西，塞進了師聞博的口中，過了一會，師聞博果然甦醒過來。

那白衣人臨出那門之前道：「你好好與他談談，若需要我的時候，不妨大叫！」

白衣人退了出去。

浪風平望着師兄，師聞博的喉嚨又發出了「咯咯」的聲音，他的臉又再變成扭曲的樣子。

「師兄，師兄……」

師聞博張大口，這次可以發出了微弱的聲音：「快殺……殺死我……」

「你不是好些嗎？」

「我……」他似是被口中的東西梗塞。

「他們給了你藥！」

「快……快替我挖了出來……」

「挖出來？」浪風平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他看着師聞博，祇見他臉部的表情，越來越痛苦，那雙無神的眼睛，發出了似是哀求的神色。

浪風平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目光，他感到一陣心寒，那種寒意一直透進他的心底。

他再也忍受不住，他伸出手，用手指把師聞博口裏的東西挖了出來。

一陣非常濃烈的人參氣味。

原來那白衣人塞進師聞博口中的東西，不是甚麼靈藥，而是一片野生人參。

人參並不是用來醫治，而是用來續命。

浪風平才隱隱的感到，那白衣人所說，並不是在恐嚇他，師兄似是再無醫治之法。

師聞博道：「師弟……我一向待你不薄……」

「當然，你捨命救我，天下間還有甚麼人會對我更好，你是我的大恩人……」

「既是如此……你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我甚麼也答應。」

「立刻殺死我！」

浪風平還以爲自己聽錯。

師聞博奮力，一字一字的道：「殺……死……我。」

他瞌上了眼睛。

「爲甚麼？師兄，你一定可以醫好的。」

「醫好？醫好又有……甚麼用……」

浪風平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

「告訴……師傅……『蹉跎神功』是天下……最……最陰毒的武功……他可以折磨人……折磨至死……」

「我……我怎能……」浪風平實在忍受不了師聞博那悽慘的聲音。

「你能，而且一定要……要做，並且立即做，那麼……我到了西方……西方極樂世界也好……或是下了……下了地獄……也好，我……我感激不盡……」

師聞博的聲音也越來越弱。

「我怎能……」

師聞博又再奮力，睜開了眼睛道：「一掌……祇是一掌打向我的……我的天靈蓋……」

浪風平看着師聞博。

師聞博道：「快……快……」

浪風平心中實在痛苦，一個爲自己而受了重創的人，竟要自己殺死他？那痛苦本應是自己受的，而今卻要由師兄去承受。

他慢慢的舉起了右手。

「快……」師聞博聲音更弱，已接近幾乎聽不見，「快……你便是我的恩……」

浪風平身體上並沒有師兄的痛苦，但在心靈上，他的痛苦與師兄不遑多讓。

他一掌劈下。

他沒有再看師兄的臉孔，他祇聽到一陣頭骨碎裂的聲音，他的心同時碎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刻，他才能回轉頭來，他忍不住看看師聞博，祇見他頭骨已破，可是，本來扭曲的臉卻有了一些歡容。

死，本是天下最痛苦可怕之事，可是，在那一刻，在師聞博的身上竟成了一件樂事。

從此可知，「蹉跎神功」實在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下一個豈不是輪到他？

師聞博那痛苦的容顏，那雙眼透露出驚懼的目光，又再在他腦海中出現。

他發狂的叫着，他不能自制，祇有瘋狂的叫。

那扇門又開了。

白衣人走了進來，看到浪風平的樣子，他並不感到詫異，再走近師聞博的屍體，看見他那天靈蓋下陷，便道：「你終於做了！」

「做了甚麼？」浪風平一剎間又回復了常性。

那白衣人冷靜地道：「你殺了你的師兄！」

「不，我救了他！」

「不，你殺了他，殺了一個曾經以命相救你的恩人，你一掌劈下，把他天靈蓋碎了。」他頓了一頓，仍然是非常冰冷的聲音道：「你殺死了他！」

「沒有……」

「我早已說過，你要我爲他續命，你不要後悔！」

原來一切都已在白衣人預料之中，他早已警告過浪風平不要後悔。

那白衣人又道：「你並且答應過，你會服從我們的主公！」

浪風平並沒有回應。

白衣人突然發出了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道：「其實，也不容你不服從！」

白衣人轉身出了那房間，並關上了門。

房間陷入了一片死寂，可是，浪風平的心裏卻不是風平浪靜，忽然，他感覺自己跌進了一個深淵似的，那種永無止境的跌下，使他忐忑不安。

忽然，他又像聽到了一些聲音，那是頭骨碎裂的聲音，那聲音像尖錐一般，刺進他的耳朵，然後再刺進他的心胸，那種聲音歷久不散，不但折磨他的耳朵，還折磨他的整個身體，使他全身疼痛……

他實在忍受不住，他不由自主的左翻右滾，突然，他碰到了師聞博的屍體，整個人觸電似的跳了起來，他失去理性的撲向那扇門。

他用頭、用雙手、用雙腿撞向那門，並且狂叫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他的聲音悽厲，他的恐懼感覺已到了極限。

門忽然敞開。

一個白衣人，把浪風平押了出去，一直把他押到一個十分精緻的房間，便把他推了入內。

房內坐着一個禿頭的人，也是全身白衣。

「你是誰？」禿頭人問。

浪風平道：「我是浪風平，是宮澤世家宮澤陽一的最小弟子，我奉命與師兄師聞博突圍而出，往找侯將軍的後人，以便派人協助，剿清草野……」

他把自己的任務，一一道出，這時，他心裏才感到舒服，並且回復了一些常性。

忽然，他抬起了頭，望着那白衣禿頭的人問道：「你……你是誰？」

那禿頭人微笑道：「草野。」

* * *

當浪風平與師聞博離開了宮澤世家那個晚上，衆人都懷着相當的希望，那夜，他們都沒有睡，祇是注視着山上斜坡，希望可以發現一些動靜。

直到旭日初昇，一切都平靜非常。

看來浪風平與師聞博應該可以闖過這一關，他們又怎會知道，浪風平與師聞博爲了安全，使用斷崖那邊的石灘捷徑，他們更不知道，師聞博已成爲了「蹉跎神功」下的另一個犧牲者，而可憐的浪風平，因忍受不了自己殺死師兄以及師兄臨死前痛苦的感染，竟然已完全向草野投降了。

到了日上三竿時分，依然沒有看到山頂之處，有一絲一毫的動靜，宮澤陽一也放心的道：「相信他們已闖過了……我們守了一夜，大家都疲倦了，好好的休息一下，也許明天或者後天，侯將軍的後人一到，我們便要攻上去，大家好好養精蓄銳……」

衆人都倦極而睡。

大白天，整個宮澤世家都陷進了酣睡。

宮澤美嫻醒來，她看見哥哥宮澤蒼生與大師兄紀曉魂依然在那邊熟睡，她到隔鄰的房間，父母也在熟睡。

她走向大門。

歸鶴齡睡在大門處，傳出輕微的鼻鼾聲。

忽然，她想起傭僕大部份已經離開了宮澤世家，馬厩中幾匹馬幾天以來，再沒有人去餵草，於是，她決定往馬厩看看。

本來是相當熱鬧興盛的宮澤世家，而今已沉寂下來，一路上她沒有遇到人，祇見四處的盆栽花朵，都因缺水而凋謝了。

馬厩也是一片死寂。

進入馬厩，宮澤美嫻已開始覺得有些不對勁，這馬厩有十來匹馬，可是，而今卻一匹也不見，再走進一些，才發現大部份馬並沒有失去，而是躺了下來。

她的心開始急速的躍動。

白玉寶馬那個馬厩之內，空空如也，那是哥哥蒼生最愛的馬，怎會不見？

而另外那一匹黑馬，是大師兄最鍾愛的那一匹，也同時沒有了踪影。

當她離開小樓之時，她還記得哥哥與大師兄仍在另一邊熟睡，他們一雙愛馬又怎會不在？

她迅速的奔離馬厩，想走回小樓弄醒他們，叫他們一起去找。

可是，當她跑到接近宮澤瓊樓的大門處，她忽然看到一些血跡。

她的心極爲混亂，也覺地上血跡是紛亂一片，但當她勉強鎮定下

來，她才看到，血跡十分亂，但紛亂之中，仍可看到一些蹄印，那是馬蹄印。

爲甚麼從馬厩到這大門，都沒有血蹄印，而到了這大門，卻有紛亂的一灘血？

她實在無法明白。

馬是從外面而來？她走近大門，門並沒有上門，是虛掩着的。

她慢慢的拉開了門，她看見……

她發出了尖銳的叫聲，這聲音響徹了整個宮澤瓊樓，使所有熟睡的人都驚醒了。

宮澤陽一與妻子烏麗珠、紀曉魂、宮澤蒼生與歸鶴齡卻同時奔了下來。

他們看見倚着大門的宮澤美嫻在尖叫。

本來他們仍帶惺忪睡意，而今已全醒了過來。

宮澤陽一道：「美嫻，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你……你們看……」她指着門外。

紀曉魂道：「門外有甚麼？」

「有……」她實在無法說出來。

衆人奔前拉開了門，連他們也幾乎不能說話。

兩匹馬齊齊整整的躺在那裏。

牠們的蹄下，仍有血滴出。

蒼生見了，第一個竄了出去叫道：「白玉寶馬，我的白玉寶馬！」

紀曉魂也接着的奔了出去，他雖然也是十分鍾愛馬匹，他也是視那匹黑馬如珍寶，不過，他仍然十分冷靜與謹慎道：「蒼生，不要接近馬匹！」

蒼生忍不住撲了下去。

宮澤陽一已出來，一手把他拉着道：「蒼生，你要冷靜一點，否則將來你見到更可怕的事情，怎能應付？」

蒼生勉强站住了。

那一黑一白的寶馬，看來並沒有受到甚麼傷害，因爲馬身十分完整，並沒有傷痕。

但八隻馬蹄卻仍有血滴出。

宮澤陽一道：「『蹉跎神功』，『蹉跎神功』！」

紀曉魂記得師傅說過，那是草野的「蹉跎神功」。

宮澤陽一道：「是草野，祇有草野，才有這樣的功力，他……他實在……」

一時之間，宮澤陽一也鎮定不了。

烏麗珠上前，攙扶着他道：「『蹉跎神功』，竟有這麼厲害？」

「是的，」宮澤陽一在烏麗珠攙扶下，穩住了脚道：「馬匹受掌力所震，並沒有立刻死亡，而是在這附近，門裏門外，瘋狂踏步跳躍，因此，這附近有很多馬蹄印，你看這馬蹄印極爲混亂，可知馬匹因體內痛楚，而失了自控，原地瘋狂的踏步！」

紀曉魂道：「爲甚麼馬匹身體沒傷，而馬脚卻滲出大量血液？」

「那是『蹉跎神功』奇妙之處，這神功可以把人或動物內臟震碎，外表毫無損傷之下而死，也可以迫爆血管，讓血流乾而死，而在流血之時，那痛苦……那痛苦實在不是人所能忍受的！」

「可以控制這『蹉跎神功』的功力，一定是……」

宮澤陽一道：「一定是臻至高境界。」

宮澤蒼生看着這仍有輕微淌血的白玉寶馬，一言不發，便往外面走去。

他又再一次的按捺不住，他年輕的心，沒有想到其他，祇想到豁了出去。

紀曉魂深知他的個性，他也隨着宮澤蒼生竄出。

出了大門，還沒有到那雙巨大石獅子之前，有一塊巨木矗立，那是宮澤世家的圖騰。

宮澤蒼生並沒有一直奔出去，他竟呆在那巨木圖騰之前。

紀曉魂追近，也呆着。

因爲圖騰之上，掛了一包東西，而那包東西竟也會淌血，血沿着圖騰流下，而今血已凝，蒼勁古樸的木，留下了一條一條斑紅的血跡。

宮澤蒼生叫道：「那是甚麼？」

紀曉魂道：「會流血的……師傅，師傅……」

宮澤陽一與其餘人等，也奔了出來。

宮澤美嫻看到圖騰上的包裹叫道：「那是甚麼？會流血的，會流血的……」

她的聲音充滿了恐懼。

宮澤陽一想躍上去。

歸鶴齡道：「師傅，讓我來！」

他一躍而上，把那包裹取了下來，並且小心地把繩索解開。

烏麗珠把宮澤美嫻拉過一邊道：「我們不要看！」

事實上宮澤美嫻也不敢看，她祇是抽泣着。

衆人看着歸鶴齡把繩索解開，他們的心似也在淌血，繩索一一解開，那油紙慢慢的張開……

油紙包內竟是一隻狗，是宮澤世家中那頭大黑狗！衆人吁了一口氣。

祇是隻狗，總算是放下心頭大石。

黑狗的屍體也極完整，但頭部卻是七孔流血，顯然大黑狗也是受「蹉跎神功」震死，血從頭部七孔溢出。

宮澤陽一道：「完了，完

了……」

紀曉魂道：「師傅，你認為……」

「這是一個最後的警告了。」

烏麗珠問道：「你從何得知？」

「因為這黑狗血，洒在我宮澤圖騰之上，那是明顯的表示，要血洗我們宮澤家！」

宮澤蒼生道：「他們要血洗我們，我們也要以血還血！」他突然向前跑去，狂叫：「草野，你快出來，讓我與你先決一死戰！」

他鼓盡中氣，聲音在山谷間迴響。

宮澤陽一道：「蒼生，不要花費氣力，他們不會這樣現身出來，你狂叫祇叫他們喜在心裏！」

忽然，紀曉魂蹲了下去，那死狗七孔流血的形狀十分可怖，沒有人願意多看一眼，可是，他卻似有發現。

他在狗耳之處，竟發現有一塊東西。

那東西跟狗毛顏色差不多，因此一時之間，不易發覺，但紀曉魂心細，終於見到。

他從狗耳掏出了那東西道：「師傅，是印章，你交給他們的印章！」

宮澤陽一上前，接過那仍滿是血跡的印章道：「是，是我交給師聞博的，為甚麼，為甚麼竟會在死狗的耳內？為甚麼……」

這當然又是另一個警告，而且非常清晰的告訴了他們，師聞博已落在他們的手上。

歸鶴齡道：「那麼，涙風平師弟呢？」

「他武功比師兄弟還弱，他……」紀曉魂不敢再說下去。

宮澤陽一把印章收回懷內道：「完了，他們兩人也闖不過了這關……」

宮澤蒼生道：「讓我去，讓我去！」

烏麗珠道：「不，生兒，你冷靜一點，如果你貿然的去，換回來的可能又是一個滿是血的包裹！」

紀曉魂也道：「蒼生，不要衝動，到了這一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機，少一個人，我們就少一個生機！」

這話的確有道理，宮澤蒼生回過頭來道：「爹、娘、師兄，我們該怎樣辦？」

宮澤陽一道：「我們先進去……鶴齡，這裏的東西，這死馬……這油紙包的狗屍，你好好收拾一下！」

歸鶴齡應道：「師傅，我……」

宮澤陽一道：「而今世家內再沒有甚麼人了……你……」

歸鶴齡有點無奈地道：「好！」

眾人回到宮澤瓊樓之內。

經過這一番擾攘，宮澤陽一表面仍有幾分鎮定，但內裏其實是心亂如痲。

這一點紀曉魂是看得出的，他跟了這位師傅這麼多年，對他的一言一行，倒是十分瞭解，甚至比他的兒子宮澤蒼生更為瞭解。

宮澤美嫺受這馬屍、狗屍所影響，情緒大為激動，回到瓊樓之內，尤心悸不安。

她的母親烏麗珠擁着她，安慰她，但眼前的景象實在使她一時之間，心情難以平伏。

宮澤蒼生也一邊好言的安慰她。

他們三人都進入內間的客廳之內，祇剩下宮澤陽一與紀曉魂。

紀曉魂雖然知道師傅在這次劇變之中，有點六神無主，不過，他也不知如何去好言安慰，師傅一向愛面子，假如直指他害怕，剩餘一點的士氣也沒了，甚至使他老羞成怒，胡亂而來。

宮澤陽一突然輕聲道：「紀曉魂，你跟我來。」

紀曉魂跟着師傅，下了樓階，來到一個小小的雜物房處，這小房間平日沒有人留意，祇是用來放置一些日常用品，宮澤陽一推開了門，搬開了一些布疋，然後又搬開一些塵封的書籍，竟然看到另一道門。

宮澤陽一把門推開，然後對紀曉魂道：「你先把布疋與書籍搬回原位，才進來。」

紀曉魂迅速把布疋與書籍搬回原位，關上了雜物房門，才轉身進入房中的那一道神秘之門。

他們兩人，不知是否因為太集中精神在這神秘之門，竟然沒有發現有人在旁窺伺着。

這人鬼鬼祟祟的走近這雜物房，把耳朵貼實門板，屏息靜氣地偷聽。

紀曉魂進了那門，再下了十來步石階，祇覺眼前一亮，這光亮並非來自燈火，而是來自一個盆子！

這個盆子是放在一條石柱之上。

宮澤陽一正站在盆子的另一邊道：「曉魂，你過來！」

這個盆子並不是普通的盆子，而是一個透明的盆子，盆子內裝着一顆一顆白色的東西，紀曉魂走近，才發現這一顆一顆的是明珠。

每一顆都足有龍眼菓那麼大，並且發散着一種非常柔和的光芒。

「聽過夜明珠嗎？」宮澤陽一問道。

紀曉魂道：「聽過，這一盆都是夜明珠？」

「不，這些都是珍珠。」他伸手插進這些珍珠之內，然後把珍珠撥開道：「你看！」

紀曉魂伸頭去看，祇見那些珍珠下面，透出了非常柔和的光彩。

宮澤陽一道：「下面這三顆才是真正的夜明珠……」

紀曉魂細看，果然在那些白色珍珠之下，有三顆足有一隻鷄蛋那麼大的夜明珠，所有的光都是由這三顆夜明珠發出，其他的白色珍珠並沒有發光。

最奇怪的是，這個盆子竟也可以透出光來。

宮澤陽一似乎知道紀曉魂心中所想的，便道：「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盆子，而是一個白玉盆，這些通透的琉璃白玉，經過工匠的細意打磨，才變成透明的。」

單就這一個白玉盆，已是價值連城。

紀曉魂吁了一口氣。

宮澤陽一卻有點黯然道：「以前這裏更光，因為一共有五顆夜明珠。」

「為甚麼而今祇剩下三顆？」

「那兩顆已換取了我祖父半輩生活費用，和我父親一輩的生活用度！我比較慳儉，還未動用第三顆夜明珠。」

紀曉魂道：「原來宮澤世家之內，不單有黃金，而且還有各種奇珍異寶。」

「是的，這三顆剩下的夜明珠，祇是其中一種。」

「還有呢？」

「有機會我可以帶你去看。」

「為甚麼帶我？」紀曉魂心中嘀咕。

宮澤陽一似乎看透了紀曉魂的內心道：「曉魂，我知你在疑惑，為甚麼把這些東西讓你看。」

紀曉魂點了點頭。

「本來，我應該把這些東西交給蒼生的。」

「是的，蒼生是你的兒子，也是宮澤世家的繼承人！」

「是的，他是宮澤世家的繼承人，但我們目前面臨草野家族的仇殺，不知他有沒有機會繼承。」

「師傅不用擔心……」

「草野家族手段的厲害，我不單擔心，而且已可以感覺到，我將會無可避免的敗在他的手裏，而且會被他打敗得一塌塗地，連根拔起！」

紀曉魂從來沒有聽過師傅那麼喪氣的話。

「師傅，我們悉力……」

「事實是事實，不容我們逃避，我知道你是我唯一可信的人。」

「蒼生他……」

「蒼生年紀尚小，而且天生是個十分衝動的人，他還沒有能力保住宮澤世家，祇有你能！」

「我？我也……」

「你不用推辭，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曉魂，如果我死了，你要做三件事。」

「師傅，你怎會死？」

「我與草野的一戰，看來是無法避免，也許這是宿命，因為扶桑武林早已有人預言，『穿心劍譜』與『蹉跎神功』是天生的死敵，這兩種武功並存，那沒有甚麼事發生，但一旦分開，一定會作一次生死之戰。」

「『穿心劍法』對『蹉跎神功』？」

「是的。」

「你對『穿心劍法』沒有信心？」

「不是，我對『穿心劍法』有極大的信心。」

「那還怕甚麼？」

「不過，『蹉跎神功』也有不可思議的功力，單是看他可以打死兩匹非常壯健的駿馬，便可知道。」

「馬不懂得反抗。」

「曉魂，我喜歡你就是因為你有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不過，你可知道，天下間最剛的東西，也是最易破碎的東西。」

紀曉魂似仍不明白。

宮澤陽一從玉盆中拿起兩顆珍珠，右手拿一顆，左手也拿了一顆。

然後他把兩顆珍珠互相拍擊，兩顆珍珠立時粉碎了，他把珍珠的粉末散發在室中。

宮澤陽一道：「兩顆珍珠的硬度一樣，我左右手發出的力量也一樣，結果是……」

「兩顆珍珠都碎了！」

「是的，可能這是天意，草野家族與宮澤家族不能並存的，而今僥倖的並存了三代，那已經是上天的憐憫了。」

紀曉魂實在不知再用甚麼話安慰師傅。

宮澤陽一道：「曉魂，我不想再多費時間向你解釋，我知你是明白的，你要答應我三件事。」

紀曉魂道：「師傅，你儘管吩咐。」

「第一，你要娶美嫺為妻。」

第一件事已使紀曉魂不知所措，因為對這位小師妹，他一直是眞眞正正待她如自己的妹妹。

「第二，當你娶了美嫺之後，蒼生自然成為你的妻舅，你們郎舅兩人，一定要使宮澤世家延長下去。」

這個責任更為重大，實在使紀曉魂有點透不過氣來。

「第三，也是我帶你進來這裏的原因，這地方便是控制火藥庫的地方。」

「甚麼？」

「你記得我對你說過，草野家族不敢攻下來，也是忌憚我這個火藥庫，他們不知我火藥庫控制的地

方，害怕就算殺死了我們所有人之後，也要葬身這火藥之下。」

宮澤陽一說完，把那個載着夜明珠的玉盆向左右轉了幾下，祇見牆上有幾個石門開了。

石門之內，有一些機括齒輪。

宮澤陽一道：「這些裝置便是控制整個山谷的火藥，當機括齒輪轉動，火藥便爆炸，這一爆炸……我已說過，可以塡平整個山谷。」

紀曉魂道：「這些火藥庫的控制機括，可以拆除的嗎？」

「可以，爲了保衛我們宮澤世家，我們當然不會拆除，但一旦被敵人發現這地方，把這控制機括拆除，那麼，我們便再沒有防衛的力量，那是最後的力量。」

紀曉魂明白道：「師傅，你眞的有這最壞的打算？」

宮澤陽一斬釘截鐵的道：「是的，我最後一個要求，也是你要答應我辦的第三件事，宮澤世家一旦有甚麼差池，我也要你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原來宮澤陽一最終的目的是要紀曉魂誓死保衛宮澤世家，而且與之共存亡。

「一切全靠你了！」

紀曉魂望着師傅道：「師傅……我……」

「還叫我師傅？」

紀曉魂開始還不明白，回心一想，才道：「不知美嫻心意如何？」

「你不用擔心，我知她自小就心儀你這位大師哥。」

「外父大人！」紀曉魂跪了下來。

這一聲稱呼，是保證了他對宮澤世家的效忠。

宮澤陽一十分高興，扶起了紀曉魂，道：「我們出去之後，還暫時保密這件事，你照樣叫我師父！」

紀曉魂點了點頭。

「好了，我們快出去，對，還有一件事，我差點忘記告訴你，你從狗耳朵取回的虎令，也是我派封衣竹，以及師聞博、浪風平出去找侯將軍後人的信物。」他從懷裏拿出了那虎令。

宮澤陽一道：「這虎令內藏有穿心劍譜。」

「這虎令？」

宮澤陽一道：「你暫時好好保存，將來我會告訴你，如何在虎令之中找出穿心劍譜！」

紀曉魂接過那虎令，他心中實在是一則以驚，一則以懼，師父太過信任自己了。

當他們出了雜物房，紀曉魂心神仍未定，不過，宮澤陽一却在那些新移動過的塵埃之中，有所發現。

* * *

歸鶴齡被師父吩咐收拾狗屍的時候，心裏面突然有一種心酸的感覺。

而今宮澤世家的傭僕，已經走得七七八八，留下來的，看來並不是忠心耿耿，而是年紀太大，無處可容身。

收拾狗屍這種工作，本來不應是他歸鶴齡的工作，可是，而今還留在宮澤世家內的人，有誰的地位比他更爲低微？

蒼生與美嫻，是宮澤陽一的子女，地位自然是不可言喻，師父妻子烏麗珠，當然更是太上皇，五個徒弟當中，封衣竹早已身先士卒而作了第一個犧牲品，接着是師聞博與浪風平，雖然目前還沒有什麼消息，但狗屍掛在宮澤圖騰之上，這一點已顯示，他們是凶多吉少。

「爲什麼要派最小的師弟浪風平去，也不派自己？」歸鶴齡一直在這麼想。

這顯然是師父對自己的一點偏見，他根本看不起自己，認爲自己在武功上，在處事上也不及小師弟浪風平，這一點他覺得不公平。

至於大師哥紀曉魂，自己根本沒有辦法與他相比，無論在長相、人品、武功，他都遠遠超越自己，這一點萬萬也不能埋怨師父，如果要埋怨的話，也只好埋怨老天，老天也同樣的不公平。

在這件事發生的開始，一直到目前的境地，一切都似乎與自己無關，在宮澤世家之中，自己似乎不及一個普通傭僕。

一個普通的傭僕，還可以趁草野家留下的消息中，趁機會逃離，置身宮澤世家之外，可是，自己能夠嗎？不能，如果在這個時候逃離，只會背起欺師滅祖，忘恩負義的惡名。

而事實上，自己對宮澤世家毫無用處，師父連眼尾也沒有瞧自己一眼，爲什麼還要在宮澤世家之內等死？宮澤陽一的「穿心劍法」看來永不會傳授給自己，宮澤世家內的黃金更不會分給自己。

那麼，再留在宮澤世家之內等死，有什麼意義？

其實，在封衣竹師兄被殺，草野家族用風箏飄屍下來之時，他已應該離去。

他沒有離去，那是因爲他對宮澤世家還有一點好感，不，並不是宮澤世家，而是宮澤美嫻！

宮澤美嫻越長越漂亮，單是在旁看她一顰一笑，也足以使他開心一整天。

這件事從來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也絕對不能讓人知道，否則一定會被人嘲笑，自己是什麼身份，竟可以看上宮澤師父的掌上明珠？人說那是癩蝦蟆想吃天鵝

肉，可是，自己竟比不上一隻癩蝦蟆，他不想再想下去。

可是，那種被人漠視，被人冷漠的感覺却揮之不去，鶴齡越想越心酸，他的眼淚也忍不住的滴了出來，難道自己眞是一個這麼窩囊的人？

突然，他抬頭望見師父所住的小樓，只見師父正携着紀曉魂的手，有點鬼鬼祟祟的樣子，往小樓下面而去。

歸鶴齡心中一動，自言自語道：「師父又派什麼新任務給師哥？」

他躡身走近宮澤陽一所住的小樓。

只見師父果然是携着師哥，走下一個雜物房去，並且搬開了房內一些布疋，然後是一些書籍，接着兩人便在雜物房內。

雜物房內有什麼秘密？

歸鶴齡好奇，也充滿了妒忌，他決定走近細看。

他不敢開門，只把耳朵貼近門處，雖然，他看不到房內的情形，不過，他却可以聽到他們在說話。

他非常小心的聆聽着。

原來是師父臨危授命，這點他並不覺得稀奇，在這時刻，如果不倚靠大師哥，師父還會倚靠誰？難道是自己？

對於那些珍珠玉盆、夜明珠、甚至黃金，歸鶴齡也不感到有什麼奇怪，宮澤世家當然是有寶藏，否則，草野家族也不會千里迢迢，隔了百多年還來尋仇。

可是，當他聽到師父把美嫻交托給大師哥的時候，他全身沸騰，好像落入了一個大油鑊似的。

爲什麼要把小師妹嫁給他？

大師哥比美嫻大五六年以上，他們年齡登對嗎？

最使歸鶴齡感到憤怒的是，宮澤師父竟然代表美嫻，說什麼美嫻自小便心儀這位大師哥。

爲什麼他不認爲美嫻小師妹心儀自己？

他沒有問過美嫻，他怎能代表她說話！

歸鶴齡自問，年紀與美嫻最爲匹配，小師妹對自己與其他的師哥，看來是一模一樣，她並不一定喜歡大師哥，也並不一定不喜歡自己。

當紀曉魂向宮澤師父下跪，並尊稱了一句「外父大人」的時候，歸鶴齡的心已冷了一大截。

事情似乎再沒有轉圜的餘地。

而外父大人這四個字，也使歸鶴齡下了最大的決心，他不能再在宮澤世家之內等死，也不能再在這裏讓人漠視。

他決定……

他在迷惘之中，聽到師父與師哥要上來，他閃身躲在一個暗角落之中。

他倆把布疋與書籍搬回雜物房內。

然後，紀曉魂隨着師父出來，歸鶴齡還看見，大師哥手中還有那件虎令。

虎令之內，有穿心劍譜，可是，怎樣才能把這虎令搶到自己的手中？

大師哥向來十分機警，而且武功遠遠在自己之上，硬搶一定不能成功，只有智取，可是，自己的智慧？唉，他幾乎發出了嘆息的聲音。

那晚，他們都一早便去睡。

日來的勞累與擔憂，使每一個人都疲倦非常，他們很快便進入了夢鄉。

只有歸鶴齡一人，無法入睡。

可是，他一直忍耐到初更時分，大師哥睡的地方，離他不遠，他慢慢的爬起來。

師哥突然翻身，嚇了他一跳。

那知道這一翻，却露出了那條絲索。

歸鶴齡記得，師哥把虎令放入了一個精緻的袋內，袋口並有一條絲索，而今露出來的，豈不是天助我也？

他上前，一牽絲索，天，那個小袋竟順勢滑了出來，歸鶴齡一手接着。

師哥並沒有發現。

他慢慢的躡身下床，再沿樓梯下去，來到雜物房，開了門入內。

下午的時候，他已把其中一些布疋與書籍弄開，因此他不用再搬，已可以下那石階。

開始是伸手不見五指，但下了一半石階，便已有暗光浮動。

「夜明珠！」他不覺的輕聲叫了出來。

玉盆之內，透出那種叫人心動的冷冷光輝。

一個虎令，還要一顆夜明珠，那是給草野家族最好的禮物，又保證了自己投身的誠意。

他撥出那些珍珠，伸手入內，想取出約有一個小孩拳頭那麼大的夜明珠。

可是，夜明珠並非活動的，一時之間，他無法把夜明珠拿出來。

他非常心急，夜明珠拿不到，若取一把這種與龍眼大小的珍珠，也足以使草野家族的人相信。

還有，他慢慢的轉動那玉盆。

歸鶴齡並不知道轉動玉盆便可以開了牆上的石門，他只不過是隨便一試。

牆上的石門，果然一一滑開。

一個個的機括，旁邊還有一些文字，石凹、小溪、怪松、石灘……

這些名字，對別人可能不明所

以，但對歸鶴齡來說，那是熟悉不過，因爲那全是山谷的各處地方的名字，很明顯這些機括是控制那些地方的。

控制什麼？火藥？

只要一動那個機括，埋在那處的火藥便會爆炸？

怪不得草野家族一直不敢來攻，只能用那些鬼鬼祟祟的方法來恐嚇宮澤，他們早有先見之明，害怕葬身在這些早已埋炸藥的地方。

歸鶴齡是帶不走這些機括的，也不敢動這些機括。

忽然，他發現那個「石灘」旁的機括似是壞了，他輕輕一推，機括滑轉，並無異聲，看來這機括的確是壞了，也許是日久失修壞了？

不，這是整個宮澤世家命脈之所在，怎會失修？

忽然，他靈光一閃，自言自語道：「好極，好極，實在是天助我也！」

一隻虎令、一把珍珠，再加上這機括控制的地點，草野家族的人，一定待我以上賓之禮。

歸鶴齡從雜物房出來，樓上仍傳來一些輕微的鼻鼾聲，看來他們仍是熟睡如豬。

他實在想不到，一切都那麼順利，他出了大門，一直向山谷的大路跑去。

這夜，無月無星，但難不到自幼便在這山谷長大的歸鶴齡，這些路徑，就算是縛上了眼睛，他也可以奔走自如，他越走越快。

忽然，他慢下了腳步，因爲，他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人走着，旁邊起碼也有七八個人走着。

他們都穿黑衣，在黑夜之中根本無從看到。

看不見，歸鶴齡畢竟是個練武出身的人，他可以感覺到他已被包圍。

他開始不信這個感覺，他快，身旁那些人也快，他知道自己在包圍之中。

他索性停了下來，拱手道：「在下歸鶴齡，是宮澤世家的第三弟子。」

他已可以看到黑影幢幢。

「我不是來使！」

一個黑色的人影在不遠之處現身，道：「你想突圍？」

「不，我是來投誠的！」

「投誠？」

有更多的黑影出現，並且把他包圍了，前後左右，一共是十二個人。

「是的，我來投誠，投誠草野家族。」

「你憑什麼？」

「憑一個虎令、一把珍珠！」歸鶴齡從懷內抽出虎令與珍珠。

那些人極爲小心，當他伸手入懷，他們都紛紛退開，並抽出他們的佩刀。

佩刀在黑暗中仍閃出光芒，他可以更爲肯定，一共是十二個人包圍着他。

「把虎令與珍珠交與我。」

「不，你是誰？」

「你不用理會，把東西交給我。」

歸鶴齡道：「不，我只會把這些東西交與草野家族的繼承人。」

「我正是！」

「你不是！」

「你怎知道？」

「草野家族的繼承人，怎會在這月黑風高的夜裏巡邏？」

「你小覷了我！」那人似是動怒。

歸鶴齡道：「我並不是小覷大哥，而是根據事實而論，假若我自稱是紀曉魂，你可相信？」

「當然不信。」

「是的，因爲一個這麼重要的人，怎會投誠？」

那人被他說得啞口無言，但他仍晃動着長刀，那長刀發出懾人的煞氣。

「如果你殺了我，我想你連在風高月黑夜裏巡邏的機會也沒有了。」

那人氣得手中的長刀也戰動起來。

「好極，我帶你去見我們的主公。」

歸鶴齡從容地道：「請！」

那些人收了佩刀，簇擁着他前去。

「不，我不會把這些東西交給你，除非你是草野本人。」

「草野？這名字你配叫嗎？」

歸鶴齡並沒有再與他作語言上的爭辯，那人揮着長刀，那刀氣使他不寒而慄。

不過，歸鶴齡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主意，他死抱那把珍珠，和那個虎令，那人見他如此固執，也極爲生氣，他繼續揮舞他的長刀，直迫歸鶴齡。

歸鶴齡只覺那人長刀在他的頭頂之上揮舞而過，突然，他感到頭頂有一陣涼快的感覺，臉頰也有一些感覺，然後他看見一些頭髮在他跟前洒下。

這人的刀法實在厲害，他可以削去歸鶴齡的頭髮而完全沒有傷及他一分一毫。

「交來！」

歸鶴齡依然是死抱着珍珠與虎令，死命不放。

那人無奈，道：「跟我走！」

歸鶴齡隨着那人，來到山頂上一間竹棚，這竹棚是新建的，看來草野家族早已有決心，要在這裏與宮澤世家纏上一段時間。

竹棚外面，看似粗糙，可是，進入裏面，却是意外的佈置得非常漂亮。

裏面根本沒有竹棚的感覺。

地上滿舖地毡，牆上也是滿掛掛毡。

那十二個黑衣人，一入竹棚之內，便把黑布抖開，那爲首的一個，面目相當猙獰，加上他狂放而高超的刀法，幸好歸鶴齡當時沒有見到他的容貌，否則，他大有可能因而獻出所有。

轉入內堂，是一個紅色的世界，後面一幅大中堂，紅絨之上綉了一個金色的大字，那個字歸鶴齡並不認識，而坐在這個大字之下，却是一個禿頭的人。

這人身旁一件大紅袍，頸上掛着一串大顆的佛珠。

「主公！」那爲首的人對禿頭人十分恭敬。

那禿頭人道：「閣下是誰？」

「宮澤世家第三弟子歸鶴齡。」

那人微笑道：「宮澤世家的弟子竟也敢來？」

歸鶴齡道：「當然敢！」

「憑什麼？」

「憑一個虎令、一把珍珠！」

「虎令？」

歸鶴齡把懷中的那個虎令拿了出來，道：「這虎令中藏有穿心劍譜！」

「什麼？這虎令我早見過，而且，我送狗屍往宮澤圖騰之上，也用這個虎令表示我意在恫嚇！」

歸鶴齡把那些珍珠放也在地毡之上。

純白而帶光澤的珍珠在紅色的地毡上，份外顯出那稀有的光華。

那人道：「這些珍珠可以串成一串佛珠。」

「掛在主公的紅袍之上，更顯出主公雍容華貴。」

歸鶴齡居然稱呼這人爲主公。

但這位主公却在哈哈大笑。

歸鶴齡並不明白他的笑聲何意。

那人道：「據說這些珍珠，在宮澤世家之內極多，這些東西遲早也是我的，我怎希罕？」

歸鶴齡道：「宮澤世家並非一處可以隨便攻入的地方，假如可以，主公也不必那樣挖盡心思去恫嚇宮澤這老傢伙，如果你不怕那些火藥，大可一舉而攻之！」

這番話的確令那禿頭人另眼相看。

「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的並不太多，但足以使主公可以大舉攻入宮澤家，而不傷一分一毫。」

那人聽了，露出高興的微笑，但笑意很快便收斂，道：「你是宮澤手下一隻反間的棋子？」

「如果是，我不會投誠！」

禿頭人似並不明白。

「我在宮澤世家之內完全不受重用，宮澤陽一視我如無物，因此我才會冒險投誠。」

「你目的何在？」

「目的與主公一樣。」

「什麼？」

「當然不是要與主公共分那黃金珍珠，而是想有足夠的黃金，供我下半輩子生活。」

「那並不是個大問題，宮澤家藏的黃金，據說足可以讓他揮霍超過五代。」

「是的，我需要的只是九牛一毛，不過，我還有一個要求，我希望主公勿傷宮澤美嫻，允許爲屬下之妻子。」

「啊！君子好逑！」

這個禿頭人，居然懂得詩經。

「快說出你的計劃！」

歸鶴齡並沒有立刻說出什麼，他要求更衣沐浴，並道：「主公，你能否保證我的安全？」

「安全？」

「我不想像我二師兄封衣竹被截爲八段！」

禿頭人笑着。

歸鶴齡又道：「也不想像我兩個師弟，師聞博與涙風平，無端的失踪。」

禿頭人道：「你倒懂得維護自己，好，你先去沐浴更衣，我們才談大計。」

禿頭人用另一種語言，吩咐他身邊的護衞。

一個護衞領着他，帶他出了竹棚，歸鶴齡以爲那人會帶他去更衣沐浴，那知道出了竹棚，却是進入了一個山洞。

當他回身，已失了那個護衞的踪影。

歸鶴齡覺得十分奇怪。

這山洞經過一些修葺，似可住人，突然，他聽到洞內傳出一些聲音，似是野獸的低鳴，也像有人在抽泣。

歸鶴齡循聲而去。

山洞的盡頭，是一個非常簡陋的住處，木床之上，似蜷曲着一個人形。

歸鶴齡看得不十分清楚，叫道：「誰？」

那人更蜷曲着。

歸鶴齡慢慢走近，那人身體十分瘦小，正發出一陣一陣的抽泣。

他大着膽子上前。

「是你？涙師弟？」

蜷縮在床上的竟然是涙風平。

涙風平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他並沒有認出這位三師兄歸鶴齡，歸鶴齡走近，涙風平並不懂得自衞，也不懂得躲避，只是拚命的蜷曲着。

他已是一個失心瘋的人。

歸鶴齡明白，那禿頭人吩咐護衛帶他來此，是給他一個明確的指示：他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浪風平的下場是一個實例。

草野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有膽量從扶桑而來找宮澤陽一，當然有他的一套。

歸鶴齡實在有些後悔，他的投靠非但拿不到任何好處，下場反而會比浪風平更慘。

他退出了山洞。

山洞並沒有門，附近也沒有守衛，他突然生了逃走的念頭，可是，這個念頭立刻消散，因爲他明白，自己已成了宮澤世家的叛徒，再不可能回去。

他也不可能逃出這竹棚，以他的武功，不及走出竹棚的範圍，已被斬成八截。

他唯一可以做的，是向禿頭人盡忠，希望一舉而攻入宮澤世家，也許還有一點生機。

歸鶴齡是一個非常機靈的人，他不再希望得到黃金、美人，他只希望自己的命運像名字並沒有改錯，松鶴延年。

神功劍法　終極一戰

紀曉魂清早醒來的時候，不見了懷中的虎令，他立即去找師父。

宮澤陽一早已起來，他站在露台之上。

紀曉魂還沒有說什麼，宮澤陽一便道：「你失去了虎令？」

紀曉魂驚訝的望着師父，道：「你怎知道？」

「我怎會不知？你失去了虎令，我失去了一把珍珠，還有雜物房內的秘密，還有歸鶴齡！」

「歸師弟？」

「這個叛徒！」宮澤陽一非常憤怒，頓了一頓，又道：「你還不信？」

宮澤陽一帶着紀曉魂，再往雜物室，一切看來都無異樣，宮澤陽一指着地下。

「你看，這些塵埃！」

紀曉魂這時才注意到地上斑駁的塵埃，道：「我從來也沒有注意到。」

「當我叫歸鶴齡去處理那隻狗屍的時候，我已看到他目光的變化，他還偷聽了你我在雜物房內的說話。」

「什麼？師父你早知道？」

「是的，我知他是個叛徒。」

「爲什麼你不制止他？」

「何必制止他？」

這話開始的時候，紀曉魂並不明白，但隨即他便領悟過來。

「他會逃出去？」

「不會。」

「爲什麼？」

「因爲草野已嚴密封鎖，連封衣竹這樣好武功，也不能逃過，何況是歸鶴齡？」

「那麼，他一定是投靠了草野，他憑什麼？」

「憑那虎令，我昨天強調虎令之內藏有穿心劍法的劍譜，草野也渴望重新收回劍譜，因此我相信草野可以接納他的投誠。」

宮澤陽一再與紀曉魂入那地窖。

果然，裏面有搜掠及匆忙移動過的痕跡，而且牆上的石門開了。

宮澤陽一道：「他不單知道我與你之間的協議，而且還以爲自己知道了宮澤世家的秘密。」

「師父，你是指石門後的機括？」

「是的，你看！」

他指着其中一格，旁邊有「石灘」兩字，道：「歸鶴齡一定會幫草野家族從石灘那邊攻入。」

「爲什麼？」

「這是我故意弄歪了石灘這一格的機括，歸鶴齡是個聰明的人，他會以這個秘密使草野家族信任他。」

「他們會攻來？」

「會的，並且事情已迫在眉睫。」

「那麼，我們該怎樣做？」

宮澤陽一並沒有回答，他用手一推，那片有石門的牆竟然被他推開了，滑進了另一片牆內，眼前的奇景，實在令紀曉魂口呆目瞪。

原來這片牆是片假裝的牆，根本上是另一道大門，推開之後，眼前出現的是另一個房間，這房間的三面牆壁，都裝了很多齒輪，和一些槓杆。

宮澤陽一道：「曉魂，這才是我們宮澤世家精髓所在，那伸出的槓杆，直接控制那一處要爆炸的地方。」他走近其中一支，上面寫着「石灘」二字，他續道：「我們只要一推這槓杆，石灘那裏，便會爆炸起來，草野家族的人，便會葬身於此。」

「師父，你果是神機妙算。」

「不，不是我的神機妙算，而是我祖父初來建此宮澤瓊樓之時，早已有些錦囊留下。」

紀曉魂實在佩服。

宮澤陽一道：「曉魂，你會助蒼生成爲宮澤世家的第四代傳人？」

「當然會。」

「雖然而今一切我們都佔上風，但很多時候，人算是不如天算，我害怕草野會眞的攻來。」

「不會的。」

「世事無絕對，以前我也以爲，宮澤家與草野家這段深仇，經

過一百五十年後，應該早已灰飛煙滅，不會再有人來算這舊賬，可是……」

「那只是他們蠻不講理。」

「我們祖先爲了不與他們爲敵，寧願西渡中原，他們仍是如此冥頑不靈。」

「曉魂，爲了宮澤世家，我授你穿心劍法。」

「穿心劍法？」

「是的，我害怕終有一天，我們要面對草野家族的人，他們的『蹉跎神功』早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只有用穿心劍法，才可以破他們。」

「爲什麼不傳授蒼生？」

「蒼生仍未定性，而且他急躁火爆的性格，不但不會學好穿心劍法，反而會爲他帶來殺身之禍，我只盼你，待他年紀稍大，才代我授他。」

紀曉魂想再說話，但師父已不願再多言，開始解釋穿心劍法內的前四式。

原來穿心劍法共有八式，開始的四式，只是集中在防守之道，在這時間無多的一刻，他只粗略向紀曉魂解釋一下，然後他細心的解釋後面的四式。

這四式全是致命的攻擊：「石破驚天」、「亂石穿雲」、「脫穎而出」，最後一招，也是整套「穿心劍法」的精神所在：「天劍人合」。

紀曉魂向來武功極好，而且悟性極高，他以前所學，雖非穿心劍法，但一切的基本武功，根本上是配合了這一套穿心劍法，因此，他在這匆忙的時刻學這套劍法的招式，並沒有多大困難。

宮澤陽一對紀曉魂所學也覺滿意，他道：「招式的大概，你已明白，問題是如何去發揮這四式的威力！」

紀曉魂道：「弟子努力練習！」

「希望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

當他們從這個地窖走出的時候，已是午時，蒼生一見了他們，急道：「你們去了那裏？」

「我跟大師哥練功！」

「歸師哥不見了，你們也不見了，我以爲發生了什麼事。」蒼生臉上仍露驚異的神色。

宮澤陽一道：「蒼生，你是宮澤世家的未來主人，沒有了我們，你仍可以主持大局。」

蒼生笑道：「有爹爹在，我一切都靠爹爹。」

宮澤陽一有點發怒，道：「蒼生，爹爹並不是永遠在你身旁！」

蒼生搶着道：「爹爹，我們發現山谷之上，似有一些異動。」

「異動？」

他們一起奔了出去，往上望去，果然見有人影移動，看來草野家族的人，得了歸鶴齡的情報，已開始部署攻下來的行動。

宮澤陽一道：「快召你娘親及妹妹，我們也要準備迎戰。」

蒼生急忙叫了娘親及妹妹同來，宮澤陽一把歸鶴齡投奔了草野家族之事大略說了一遍，最感愕然的是蒼生與美嫻，因爲他們對這位師哥雖沒有特別的印象，但怎麼也想不到他會背叛宮澤世家。

宮澤陽一道：「世事之所以爲世事，便是你千萬也預料不到，以後的日子，還有很多的事物，你們要好好學習，並且要聽曉魂師哥的話。」

蒼生道：「我一向聽師哥的話啊。」

美嫻也道：「師哥對我們這麼好，我當然是聽他的話！」

紀曉魂聽了美嫻這話，頓覺臉紅，因爲師傅早已把她許配給自己，而她可能還不知，有心人聽無心人的話，自然是有遐想的。

宮澤陽一道：「草野家族的人，大約會在不久攻來，我們人丁單薄，如果是硬碰，我們肯定是敗於他們手下，而今歸鶴齡雖背叛我們，幸好我及早發覺，並反利用他，引草野入彀，相信我們可以逃過這一大劫！」

他又約略解釋了一下，草野家族將會從石灘那處攻入，而宮澤會趁他們集中在石灘之時，引爆炸藥，那麼，草野便會全軍覆滅。

蒼生似仍不明白，道：「爹，其實草野家族，早已有能力攻入，你看他們二次炸石獅，井水下毒，甚至殺馬……他們根本可以一舉而殲了我們。」

宮澤陽一道：「對，你所說的一切都是正確，但你不知道，他們殺死了我們，也沒用處，因爲我們一死，炸藥爆炸，他們也會跟我們一樣，被埋在谷中。」

美嫻恍然大悟道：「他們不敢妄動，是因爲不知道谷中炸藥埋藏之處，而歸師兄……不，是叛徒會帶他們入地窖，控制火藥庫，他們才可以安全的佔了山谷，也搶了我們家族的一切。」

「對，曉魂，我要你化裝一下，扮成我的樣子。」

「扮師父？」

「是的，假若他們眞的有機會攻來，他目的在我，但他一見了你，便以爲見我，那可混淆他們耳目，對我們極爲有利。」

「沒有問題！」紀曉魂立即離開他們，往找師父的衣物，簡單的化裝成爲師父的模樣。

當紀曉魂離開之後，宮澤陽一道：「我們今晚離開山谷。」

「離開？那裏還有離開的路？」

蒼生問。

細軟，一些金銀，因爲我們要離開這裏一月或半月。」

美嫻道：「我也去叫師哥收拾一下。」

宮澤陽一道：「不，這事絕不能跟師哥說。」

「爲什麼？」

「因爲……小孩子不懂事，只要聽爹的話。」他頓了一頓，非常嚴肅的向兩個孩子道：「這事非常重要，關係我們宮澤世家之存亡，你們千萬不能告知大師哥。」

美嫻仍想追問。

烏麗珠道：「爹爹自有主張，你不用多心。」

「但師哥……」

「師哥會遲一些才走。」宮澤陽一道。

美嫻聽了，才放心，蒼生對這事，却有不同的感覺，他知道爹爹已把大師兄當成了犧牲品。

蒼生沒有兄弟，一向視紀曉魂爲兄長，他敬佩師哥，實在不忍心師哥成爲他們一家人的代罪羔羊，可是，父母及妹子的性命又如何？

紀曉魂穿了師父的衣服，遠看之下，果然有七分像師父，宮澤陽一見了，也覺得紀曉魂扮得不錯。

他們師徒兩人，一直監視着上面的行動。

一直到黃昏日落，依然沒有半點異動。

宮澤陽一道：「今晚他們一定會來。」

「爲什麼？」

「因爲他們不能再錯過這大好機會，他們也害怕我們發現歸鶴齡的背叛，會把谷中火藥再作佈置。」

* * *

秋高氣爽，夕陽似不忍向羣山說再見，這黃昏時分顯得特別長久。

忽然，山頂之上，人影幢幢。

宮澤陽一喜道：「來了！」

衆人看見人影移動，都緊張起來。

他們早已有一套計劃，於是，各人按照自己所分派的位置，好好的預備迎戰。

宮澤陽一與紀曉魂負責最前線，他坐在露台之上，而紀曉魂則在地窖，準備開動炸藥機括。

那羣人影一直奔向石灘。

宮澤陽一實在忍不住的竊笑起來，他早知歸鶴齡有變異之心，因此，他作了一個順水推舟的計劃，利用他引誘草野家族的人入彀。

一切都看來在他掌握之中。

不一會，那羣人已到了石灘，看來，他們會從石灘的邊沿攻上，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非常靈活躍動，他們不會害怕那石灘上的懸崖峭壁。

宮澤陽一看準了時機，當所有人都在石灘之上，他便大叫：「按機括！」

在地窖的紀曉魂聽了，立時依照師父所言，撥動那石灘格內的機括。

「轟轟隆隆」，爆炸聲響震天。

在石灘處的人，看來是無一倖免，但聽見爆炸聲後，便再無人聲異動。

宮澤陽一高興地叫道：「曉魂，曉魂，大功告成，大功告成了。」

紀曉魂也從地窖跑了上來。

只見石灘被炸之後，碎石紛飛，他實在驚歎那些設計以及建築這宮澤瓊樓的人，竟然可以有先知先見，更有如此巧妙的佈置。

宮澤陽一道：「想不到草野家族的人，竟然相信我們的叛徒。」

紀曉魂道：「是的，他們爲甚麼頭腦這樣簡單。」

宮澤陽一問道：「你的意思是……」

「他們根本有多次機會偷襲我們，可是他們却不願輕舉妄動，而今却完全相信一個叛徒，那實在……」

「實在沒有理由！」聲音並非宮澤陽一所發，而是一把十分溫柔的聲音。

聲音來自他們的背後。

兩人轉過身來。

只見一個身披長黑袍，却有一個光禿禿頭顱的人，已站在他們背後。

這人一臉從容，道：「你們猜得沒有錯，我草野非狂沒有理由完全相信一個叛徒。」

宮澤陽一聽了，面色陡變，但仍極力保持鎮定，道：「你是草野非狂？」

「在下正是！」

這和尚外表粗獷異常，竟有一把如此溫柔的聲音。

「你是……」

「我是草野家族的第三代傳人，看來我們兩個家族的賬，也應該好好算一番。」

「算賬，算什麼賬？」

「你祖父把我們的黃金、珍寶以及劍譜偷了，我當然有責任爲他們討回，討回財富，也討回公道。」

「胡說！」

「什麼胡說？」

「我祖父怎會偷取你們財富？」

「如果不是，他當了半輩子的趟子手，會賺到讓你隱居三世也不用發愁的金錢？」

這話實在有理。

任何一個人，有如何賺錢的本領，也不能在一時之間，賺取如此

巨額的財富。

只有一個理由可以，那便是向人巧取豪奪。

宮澤陽一道：「你胡說。」

草野非狂道：「看來我說什麼，你也不服！」

「當然不服！」

「好極，我們來一次正式的決鬥。」

「決鬥？」

「是的，那是我們扶桑武士的傳統，當一件事無法加以解決的時候，決鬥是唯一的辦法。」

宮澤陽一道：「你死了那麼多人，還要鬥？」

「我死了很多人？」

「石灘之上，相信你手下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

「啊，石灘！」草野非狂似是有點高興，道：「石灘爆炸，早在我意料中事，不過，那處死的，並非我的手下，而是……」

他故意賣弄玄虛。

「是什麼？」

「是你的好徒兒！」

「他是一個叛徒，被我用炸藥炸死，也是他應得的報應。」

「是的，不過，他帶領那一羣人，根本上不是一羣人。」草野非狂竟狂笑起來。

「不是人，是什麼？」

「那只是一羣猴子而已。」

「什麼？」宮澤陽一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草野非狂似是勉強止住了笑意，道：「那是一羣穿了人衣服的猴子，也許是天助我也，不久之前，有一隊猴戲隊經過，我向他們買了十多隻猴子，想不到在石灘之處，大有用途。」

「我不明白！」

草野非狂道：「當你死在我劍下之前，我會一一向你解釋清楚，使你死得明白。」

草野非狂抽出了佩劍，那種抽劍的手法，正見穿心劍法的獨有姿式。

宮澤陽一道：「你叫叛徒帶領羣猴往石灘，那是什麼意思？」

「非常簡單，那是引開你們的注意力而已，而且，正如你所說，叛徒是應該接受報應的。」

「那又如何？」

「你們看見了人羣湧來石灘，自然是相信你們的詭計得逞，那麼，你們只會集中精神對付石灘那邊，自然而然，其他下來的道路，一定是非常安全。」

宮澤陽一聽了，心往下沉，以爲自己把叛徒歸鶴齡好好利用了，那知道他自己却反被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草野非狂道：「我從扶桑西來之前，早已得到消息，據說你們兩代，都是火藥專家，所佈置的炸藥陷阱，是無法防範的，幸好我也相信，只看石灘爆炸，你的愛徒粉身碎骨，那羣猴子血肉橫飛，那便知道宮澤家族的爆破能力，的確是一流。」

他說完之後，又再把長劍擺動，那是另一招「穿心劍法」的起手式。

但宮澤陽一似仍未有所動。

草野非狂道：「到了而今，你還有一個選擇。」

「什麼選擇？」

「如果你肯俯首投降，把谷內一切佈置告訴我，也把谷內所收藏的黃金珍寶一一獻出，那麼，我還可以讓你……讓你……」

「你休妄想！」

「我不是讓你生存下去，而是讓你有一條全屍！」

這話可刺激起宮澤陽一。

「我不是妄想，只要我一個命令下去，你的妻子、女兒、兒子都會死在我手下。」

宮澤陽一聽了這話，臉色陡變。

「什麼，你把我妻兒……」

「沒有什麼，我吩咐過我的手下，讓我與你決鬥之後，會好好放走他們。」

「你胡說！」

「我並不是胡說，草野家族是個守信諾的家族，正如我的祖父告訴過我，一定要來中原，找回我們草野家族的東西，那麼，雖是過了三代，但我依然守諾到來。」

他又再度擺出一個劍式。

宮澤陽一心想：「這人已控制了谷中一切，爲什麼他仍要向我挑戰？看來他並不是單要我谷中財寶，而是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練的穿心劍法，到了那一地步，他而今唯一忌我，只有穿心劍法，如果讓他知道之後，我再無與他抗爭的本錢。」

他知道，自己的「穿心劍法」是這一次與草野非狂對抗的唯一本錢，他不能把這唯一的本錢錯誤的押下，否則，他不單沒命，而整個宮澤世家也會滅亡。

「你想看眞正的穿心劍法？」

「是的，穿心劍法源自我草野家族，不過，既然已落了你們家族三代，那我要看清楚你有沒有辱沒我們這種世上無雙的劍法。」

宮澤陽一聽了，反而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你不懂穿心劍法，而想一睹這劍法的厲害，不過，你錯了。」

「我錯了？我錯什麼？」

「你錯在要與我決鬥。」

「爲什麼？」

「因爲你會死在我的劍法之下，假如你能自量，用鼠竊狗偷的辦法來襲我，你反而有致勝之道。」

「而今呢？」

「你沒有機會。」宮澤陽一也抽出了長劍，他的劍非常獨特，比草野非狂的劍，猶長了半尺，而劍身非常細小，至劍尖的地方，幾乎成了一個錐子似的。

這才是眞正的穿心劍！

草野非狂收斂了笑容，嚴陣以待。

忽然，宮澤陽一把佩劍收了回劍鞘，道：「你不配與我比劍。」

「我不配？」

「是的，只看你的起手式，我知道你必敗於我手下，對於一個必敗的人，我不能下手。」

那實在是一種侮辱。

草野非狂似有點動氣。

宮澤陽一道：「而今我給你一個選擇。」

草野非狂有點慍怒，道：「什麼選擇？」

宮澤陽一忽而轉向一直沒有出聲的紀曉魂，道：「曉魂，你不是學過我的穿心劍法嗎？」

紀曉魂道：「學過！」

「多少日子？」他打了一個眼色。

紀曉魂明白，道：「自入門以來便學。」

「好極，但你可知穿心劍法有多少式？」

「八式！」

「是的，八式，你投身我門，二十多年，你學懂了多少？」

「四式！」

「那四式？」

紀曉魂其實正式學那穿心劍法的四式，也是前幾天的事，不過，他有宮澤家族的武功根底，加上他這幾天以來勤練，自然有進步。

「那四式是，石破天驚，亂石穿雲，脫穎而出，以及天劍人合！」

「那麼，你便依這四式，教訓一下草野眞狂！」

他故意連草野非狂的名字也說錯了。

「你要我與你徒兒比劍？」草野非狂道。

「是的，這是我給你的選擇！」

「假若你敗在我徒兒手下，那你更無話可說，如果你勝了，那你才有資格與我較量。」

草野非狂知道，自己所學的穿心劍法，只是皮毛，爲了一睹眞的「穿心劍法」，他不能不暫時忍氣吞聲。

宮澤陽一把佩劍納入劍鞘，回頭對紀曉魂道：「曉魂，你去！」

紀曉魂吶吶不言，他自忖：「我學穿心劍法，只是幾天的事，何來甚麼本領。」既是師父臨陣前的吩咐，他也無從推却。

他只得抽出了佩劍。

他抽出佩劍的時候，那種氣度、姿態倒是從容不迫，有點大將的風度，不過，他的劍只是普通的長劍，並不是特殊的穿心劍。

草野非狂看着他的一舉一動。

紀曉魂擺了個起手式，這起手式在草野非狂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

說時遲那時快，紀曉魂的長劍已出，第一招已直指草野非狂的心口。

草野非狂稍退，以劍在胸前洒了一個劍花，非常瀟洒的護着了自己。

那知道，紀曉魂的直穿劍法，並非實招，而只是一個幌子，當他劍至半途，他突然把劍提起，喝了一聲，劍變得迷離，使草野非狂也覺得迷離。

劍出。

陪着紀曉魂那喝聲，實在有石破天驚的感覺。

這便是紀曉魂所學的穿心劍法第一招：石破天驚！

果然是名副其實的劍招。

草野非狂急忙再以劍護體，不過，他已被這一招的來勢嚇得手忙腳亂。

穿心劍法不只有名氣，而且實用。

草野非狂終於以劍擋開紀曉魂的一劍，不過，他已感到紀曉魂那劍的寒氣。

他想：「讓他施展！」

紀曉魂果然又再使出另一招。

這一招非常繁複，而且手法是非常快速，快速得使人有點玄亂的感覺。

草野非狂盡了能力，用劍護體，他只感自己的虎口震裂，因爲紀曉魂的每一劍，都打在他的劍上，幸好他內力十分足夠，只聽到「叮叮噹噹」。

這正是穿心劍的第二招。

亂石穿雲。

紀曉魂雖然只學了幾天，但他的快速動作，實在趕得上他的師父，可是，內力畢竟無法速成。

草野非狂擋了這招，但狼狽的情形比剛才那一招更爲厲害，幸好劍式內力不足，而且劍鋒並非寶劍那麼鋒利，他的衣衫只被劃破了幾處。

紀曉魂本以爲第二招足以近得草野非狂，看他手忙腳亂，甚至會轉身逃離，不過，草野非狂的武功自有其一套，在忙亂之間仍可保持一定的水準。

忽然，宮澤陽一似有異動。

他並非攻擊草野非狂，而似是想逃離。

一時之間，草野無法追趕，只叫道：「你的一子一女，和你的妻子，早已被我手下控制着，你逃不了！」

宮澤陽一聽了，臉上變色，道：「卑鄙！」

「卑鄙的並不是我！」

宮澤陽一已不再理會紀曉魂，飛身往後院去，紀曉魂也跟着。

草野非狂道：「紀曉魂，你還有穿心劍法的招式，快使出來！」

紀曉魂不理會他，追向師父那邊。

宮澤陽一並非返回內院，而是一直往宮澤瓊樓的後院而去，紀曉魂心內奇怪，爲什麼師傅會往後院走去？依照計劃，他們應該是在宮澤瓊樓之內。

不過，師父既然趕往後院，自然有他的道理。

他追着，草野非狂也追着。

轉眼之間，他們已來到後院，那是宮澤瓊樓裡邊一個秘密水源的地方，那次他們水源被草野非狂下毒，他們得以救命，便是這秘密水源。

這水源是在一間祠堂之內。

當他們剛到祠堂之前，已聽見刀劍之聲。

只見烏麗珠正與一班黑衣人在戰。

宮澤蒼生與美嫻在一旁，似在乾着急。

宮澤陽一躍進，便使出佩劍。他的劍法實在厲害，那一班黑衣人，一鬨而散。

「爲什麼還不走？」宮澤陽一問。

烏麗珠還沒有回答，蒼生已搶先道：「我們絕不能捨師哥而獨自逃走。」

宮澤陽一想阻止他的說話，但已來不及，而且美嫻也接口道：「師哥不逃，我們也不逃。」

紀曉魂聽了，心下已明白，師父在事前對他很多的諾言，不過是一番謊話，一番甜言蜜語，目的是讓他做他們一家人的擋箭牌。

紀曉魂突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難過。

他一向當師父是個恩人，甚至當他是自己的父親，而當師父把女兒許配給他，他更是一心一意的向着師父，那知道，蒼生與美嫻一人一句話，已把師父的眞面目揭穿了。

宮澤陽一看着紀曉魂的臉色條然改變，已知道紀曉魂已明白自己受利用，不過，他仍未十分肯定，便道：「曉魂，我是會與你一同逃走的，他們兩個小孩誤會了。」

「誤會，什麼誤會？紀曉魂！你不明白你的師父處事爲人，那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那是草野非狂的話。

「什麼？你說什麼？」宮澤陽一道。

「我說什麼？我說的是宮澤家族的劣根性。」

「什麼劣根性？」宮澤陽一怒道。

「宮澤家族一向是巧取豪奪，不理他人性命，當今如是，三代之前亦如是。」草野非狂道。

「你的祖父，偷取了我們草野的穿心劍譜，然後攫去我們的黃金珍寶，他知道再不能在扶桑立足，便盜了船把所有東西運來中原，在這裏建了宮澤瓊樓，說什麼是宮澤世家，在中原江湖中別樹一幟，其實那是盜賊世家，無耻的世家。」

蒼生聽了，實在忍耐不住，本想一撲上前，但她妹妹一把把他拉着。

蒼生怒吼了一聲。

草野非狂道：「蒼生啊蒼生，你是宮澤家的第四代傳人，但你的劣根性仍在。」

「我有什麼劣根性？」

「我親眼見到你，因爲憤怒，而無故搗毀鳥巢，使一個大好家庭破了。」

宮澤蒼生想起，那次打獵，因一時氣憤，爲了洩憤，暗地回身把那個鳥巢搗破，而那一次正是第一次在山中遇到那個僧人，想不到這僧人便是眼前的草野非狂。

草野非狂道：「蒼生，你無言以對是嗎？你的師哥却是大大不同，你實在應該好好向他學習。」

紀曉魂怒道：「我不用你讚！」

「奇怪？你還是那樣固執？面對一個要你作爲他們全家人替死鬼的師父，你還不省悟？」

紀曉魂道：「我不理我師父做過什麼，我也不理他對我怎樣，一日爲師，終生爲父，我絕不容許你破壞宮澤家族。」

草野非狂拍手道：「好極好極，宮澤陽一，這是你的造化，你這麼一個人，竟收了這麼好的徒兒，可惜的是，你還是逃不出這厄運！」

宮澤陽一聽了紀曉魂的話，也着實感動。

草野非狂轉身向他手下問了幾句話，然後向宮澤陽一道：「我已經完全掌握了宮澤瓊樓的一切佈置，你的火藥爆炸控制地庫我已佔據，你的黃金寶庫也找到了，最重要是這個秘密的逃走通道。」

「什麼秘密通道？」

草野非狂道：「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裝模作樣，這個水源之下，便是出谷的最後通道，我一直不敢攻下來，並非力量不及你，也並非害

怕你，而是要好好掌握了一切，我不但要你的命，還要把你祖父搶的東西完完全全的收回，運回扶桑，我知你性格狡猾，一定有逃生之路，我想把你祖父最後逃生之路也找到，才一舉把你們殲滅。」

「殲滅？你有本領。」

「當然有，而且我還要遵從我祖父的遺言，要用『蹉跎神功』把你打死。」

「蹉跎神功？」

「是的，蹉跎神功對穿心劍。」

當年草野的祖父與宮澤的祖父各人揀選了一本武功秘笈練習，宮澤選擇了穿心劍，而草野選擇了蹉跎神功，兩人本無敵意，但想不到草野家族遺言中，竟誓要用蹉跎神功來殲滅穿心劍。

而草野非狂一直沒有正面的攻擊宮澤陽一，目的也是希望找到宮澤陽一，面對面與他決一死戰。

宮澤陽一深知蹉跎神功厲害，早已讓紀曉魂來試探一下草野非狂的功力，紀曉魂使出二招，已迫使草野有點手忙脚亂的感覺。

因此，宮澤陽一對草野非狂的挑戰反而安心。

不過，他是個十分謹愼的人，而且他是個永不言敗的人，他仍在抓住任何有翻身的機會。

宮澤陽一道：「蹉跎神功敗不了穿心劍。」

「那要拚過才知道。」

「如你的蹉跎神功敗了，那你會怎樣？」

「我會立時離開，谷中一分一毫也不帶走。」

「我的妻兒呢？」

「當然不損一根汗毛。」

「好極！」他已抽出了佩劍，那錐子的佩劍，才是眞正的穿心劍。

宮澤陽一心內極有把握，因爲他一直看不到草野非狂的蹉跎神功的奇妙處。

草野非狂稍退，却沒有拿出任何武器，他雙拳緊扣，蓄勢待發。

宮澤陽一不再多言，一劍攻出。

這一劍開始是平平無奇，但一接近草野非狂的時候，却發出了「嗡嗡」的聲音。

草野非狂看着劍勢，人稍一退，雙拳突然使出，他並不理會穿心劍的攻擊，他只顧以自己的雙拳攻擊。

雙拳的雄渾力量，竟然阻止了穿心劍的攻來，宮澤陽一一招未老的劍式，竟凝在半空。

紀曉魂站在不遠之處，也感到有一種力量，這力量洶湧而來，使他不由自主的退後。

這是眞正的蹉跎神功。

剛才草野非狂與自己過了二招，只是虛與委蛇，要看自己的武功到了那一種境界，他根本沒有眞正的使出蹉跎神功。

宮澤陽一的穿心劍被草野非狂的力量凝住，他心中一震，突然把劍一縮，那力量又再進迫，不過，這時已有足夠的空間讓他變招。

另一招穿心劍已出。

這一招紀曉魂也學過，那是「亂石穿雲」，劍招似流星飛閃，一時之間，草野非狂不能再凝聚力量來把宮澤陽一的劍凝住。

不過，草野非狂的雙拳也變得快，右拳一直跟着宮澤陽一的劍尖。

宮澤陽一想要把劍刺向他的拳頭，可是，拳頭上有一股力量，使他不能再進一分。

他無法刺進，劍招也在這一刻慢了下來，而草野非狂吆喝一聲，他的右拳力量突然猛增，宮澤陽一也立時感覺得到，他想抽劍。

可是他却完全沒有力量。

正確的說，並非他沒有力量，而是草野非狂的力量比他大，又再凝住了他的劍。

宮澤陽一心中大駭，這是第二次被宮澤陽一的功力凝住自己的穿心劍。

看來草野非狂的蹉跎神功已到達了一種非外人可以明白的境地，而且蹉跎神功並不是一種單純以猛力攻擊取勝的功夫。

宮澤陽一再發力抽劍，他的劍又發出了「嗡嗡」的聲音，那並非他自己內力使穿心劍振動，而是草野非狂的蹉跎神功使劍振動而發響。

宮澤陽一知道自己敗局已呈。

兩招，只是兩招，穿心劍已敗在蹉跎神功之下。

他實在心有不甘。

他把劍向橫一扯。

就在這時，草野非狂的右拳突然使出，這一拳竟有破空之聲，而宮澤陽一被這一拳打個正着，只覺胸口一陣翳悶，人已不由自主的飛上了半空。

而右手的劍已落在地上。

紀曉魂看着師父被抛上半空，連忙退後，把他接着。

草野非狂大笑道：「宮澤陽一，你的穿心劍根本不能與我蹉跎神功比較，記得你的石獅子嗎？第一隻身上有洞，那些洞便是我用蹉跎象功所撞擊而成。」

「蹉跎象功？」紀曉魂問道。

「對，那只是我發出最低的功力蹉跎象功，然後，你們的另一隻石獅子，記得是如何下場？」

「被人一推，牠成一堆粉末！」

「你見過了還不怕，那是我的『蹉跎龍功』，那是蹉跎神功第二層，而宮澤陽一你被我一拳打上半空，只是蹉跎象功！」

宮澤陽一稍稍推開半抱着他的

紀曉魂，然後自己勉强的站住了脚。

他心念迅速轉動，他要暫時拖延着，讓自己調理內息，這樣才有一線生機。

宮澤陽一輕聲向紀曉魂道：「誘他說話！」

紀曉魂一時之間，却不知說些什麼才好，不過，他知道草野非狂在炫耀他的神功，倒不如便以神功作話題，道：「蹉跎神功眞厲害！」

「當然，這個當然。」

「你只得這兩招？」

「當然不止，記得你們的馬兒嗎？」

「白玉寶馬？」

「那一黑一白的馬兒也是被我蹉跎龍功所毁，牠們外面全無傷痕，內裏却是完全震碎。」

宮澤陽一已能運氣，只覺內臟似隱隱作痛，他知道心脈還沒有破損。

他又推了紀曉魂一下。

紀曉魂明白，立刻問道：「你只是得這兩招？」

「蹉跎神功！」他頓了一頓，又道：「蹉跎神功中的象功與龍功，只是第一層與第二層的功夫，蹉跎神功中的第三層，才是眞正的蹉跎神功。」

原來眞正的蹉跎神功的精粹是蹉跎神功。

「你沒練成！」

「小子倒也聰明！」

宮澤陽一聽了這話，心中暗喜。

草野非狂又道：「可惜你說得太遲，三個月前，我還沒有練成！」

「換句話說，你已練成？」

草野非狂點了點頭，道：「而且要你師父作一個祭品，看看我眞正的蹉跎神功。」

「而今我師父……你勝之不武！」

「我勝之不武？你可知道他祖父幾乎把我草野家族趕盡殺絕，然後偷了財寶武功西渡，那才是……」說到這裏，他悲憤塡胸。

他不再說話，突然雙拳舞動。

這一舞動，實在厲害，周圍沙石飛起，附近的樹木也沙沙作响。

宮澤陽一輕聲道：「逃！」

宮澤陽一已感覺到，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與草野非狂抗衡，到了這個地步，已不能再顧顏面。

草野非狂見他們轉身，早已明白他們心意，叫道：「逃不了！」

他們果然是逃不了，因爲草野非狂已發出一種力量，這力量使他們脚步凝住。

兩人只好返身。

這一返身，更被股狂力所吸。

紀曉魂扶着師父，猛然運起內力相抗，而宮澤陽一也同時運功，一起抗拒吸力。

草野非狂早已使出「蹉跎神功」的力量，這力量是有加而無減。

漸漸兩人脚步已不由自主的移近草野非狂。

兩人奮力相抗。

忽然，宮澤陽一看見地下的劍，那是他被震下的穿心劍，此時，他心念一動。

他伸手一推紀曉魂，紀曉魂回頭一看，因此心神一分，力量變弱，幾乎被草野非狂的力量吸去。

宮澤陽一一手拉住了他，道：「劍！」

他已不能再詳細解釋，紀曉魂跟了師父二十年，早已明白他的心意。

宮澤陽一突然發出一聲吼聲，這聲音尖銳非常，竟有使人感動的力量。

草野非狂也被這一尖音所窒。

這一窒，吸力的力量稍遜。

紀曉魂便趁這個唯一的機會，俯身拾劍。

「穿心劍」已在他手中。

草野非狂看在眼內，却並不以爲意，因爲他已看不起這穿心劍，他又發出力量。

紀曉魂把穿心劍拾起，猶不知師父心意如何。

宮澤陽一提起左手，與紀曉魂同握劍柄。

登時，二人同握一劍，他右手把紀曉魂腰間一攬，兩人合攏起來。

「天劍人合！」

那是「穿心劍」的最終一式。

兩人同時將雙腿一躍，這一躍的力量本已很大，加上草野非狂的蹉跎神功的吸力，兩人握着一劍，便如一支疾矢離弦，猛向草野非狂刺去。

這一招實在出於突然。

草野非狂反應也快，及時把自己所發出的吸力撤去，改爲內力護體。

可是，兩人同時握劍，所發出的力量，已超過了草野非狂一人的力量。

而且「穿心劍」的劍尖，並非普通的劍尖，而是一個錐子，這錐子是力量的集中尖端，足以刺破了草野非狂的護體神功力量。

而且一劍刺入。

「穿心劍」的去勢有如利刃破竹。

一直向草野非狂的心房而去。

草野非狂已感到那尖銳的力量，在百忙之中，他向右一移身，可惜這一移身已是太慢。

「穿心劍」名副其實的穿入了草野非狂的心房。

沒有血標出，整柄劍已刺入了

他的心房。

宮澤陽一與紀曉魂迫在草野非狂面前，三人呼吸可聞，宮澤陽一有點虛弱的聲音道：「草野，你眞眞正正的嘗到了穿心劍的滋味。」

草野非狂臉色變白，突然，他雙拳在腹前，那根本毫無空隙的地方，發出了勁。

這勁並不太大，但足以震開兩人。

兩人彈開，隨即翻身站起。

宮澤陽一與紀曉魂同時在喘氣。

中了穿心劍的草野非狂也站着，雙手握着劍柄，說也奇怪，血並沒流出來。

這像錐子的劍尖實在厲害，這古怪的劍其實是配合了這穿心劍法，到了此刻，宮澤陽一也才明白這劍的用處。

錐劍穿心，眞正的穿心。

紀曉魂望着師父。

宮澤陽一忽然喜道：「我已練成了穿心劍法！」

「是的。」

「我一直在想，什麼是天劍人合，想不到，在這危急關頭之中，我們師徒合力，才使出『天劍人合』的力量，天劍人合，我費了二十年，怎樣想也想不通，草野啊草野，沒有你，我窮這一生的力量，也不會明白穿心劍法的最後一招。」

草野非狂臉色再變，想不到在他面臨死亡之際，却讓他們悟出了穿心劍法最高的一層。

一切都是人算不如天算。

草野非狂仍按着劍柄，他向後退。

宮澤陽一也隨即領悟道：「快把那劍拔出來。」

紀曉魂道：「爲什麼？」

「他血不外溢，暫時不會有生命危險，只要拔出穿心劍，心血外溢，那便是他死亡之時。」

草野非狂知他所言非虛，於是，拚命按着劍柄，轉身便逃。

宮澤陽一當然尾隨不捨。

「你去救師母、蒼生及美嫻。」

紀曉魂轉向後院。

草野非狂一直走，宮澤陽一狂追，但兩人已虛耗了相當體力，移動並不快。

畢竟草野非狂身上負有重傷，他的脚步漸漸慢了下來，宮澤陽一一步一步的迫近。

草野非狂自知命不久矣，但他實在心有不甘，他瘋狂地叫了起來，他的手下立時也奔了過來，那些黑衣人急忙護主。

宮澤陽一當然不想功虧一簣，並不理會那些黑衣人，他一掌一個，擋着他前路的，都被他用掌力震了開去，雖然那些黑衣人在宮澤陽一眼中，並不堪一擊，但也阻礙了他的前進，而草野非狂也趁這些空隙，一直向前移動，竟然出了後院。

宮澤陽一拚命的追出。

本來，烏麗珠、蒼生與美嫻都在後院被草野手下所控制，幸好紀曉魂來了，而草野家族的人也聽到草野的狂叫，走了一部份去護主。

宮澤陽一不見了他們，反而心裏吁了一口氣，因爲紀曉魂已救了他們離去，他大可以盡全力去消滅這千里迢迢而來的仇家。

忽然，有人叫道：「陽一！」

宮澤陽一轉過頭來，只見他的夫人烏麗珠仍在，他詫異的問道：「你……你爲什麼還在？他們呢？」

「他們都走了。」

「你……你爲什麼還在？」

「我……我不能捨你而去！」烏麗珠道。

宮澤陽一頓足道：「你快走，我殺了此人便會接你們回來。」

烏麗珠道：「不！」

她的話沒有說完，草野非狂竟然發難，他的發難方式非常奇特，他以背撞向烏麗珠。

草野非狂已被劍穿了心，另一截劍已露出了背後，他以後背撞向烏麗珠，其實目的，在以空出的劍尖插向烏麗珠，他的心意是，自己既然生存機會不大，便見一個殺一個，正是一個夠本，兩個有賺。

況且這位夫人對宮澤陽一如此多情，殺了她與殺宮澤陽一效果倒也差不多。

宮澤陽一反應也快。

他一手推開了烏麗珠，可是，草野非狂這處心積累的一擊，力量相當大。

眼看烏麗珠的背部會被劍尖所插，宮澤陽一已顧不了這麼多，用力推開夫人，自己的身體却已迎上。

他猛地狂叫了一聲。

草野非狂背後那突出的劍尖已插在宮澤陽一的前胸，兩人就像串在一起。

宮澤陽一感到一陣暈眩，但隨即清醒，他叫道：「麗珠快走！」他想掙扎。

草野非狂道：「宮澤，你千萬勿再動，否則，血一外溢，你當即命喪。」

宮澤陽一這才猛省，自己這時也是中了穿心劍，因爲穿心劍非常鋒利，進入了人的身體，若不移動，暫時血不外溢，倒還有一刻性命。

宮澤陽一鎭定了下來，叫烏麗珠道：「妳快離開，否則蒼生、美嫻……」他心肌絞痛，不能再說下去。

烏麗珠見他如此，一時之間，也沒有什麼辦法，她一步一步的退後，入了那個秘密的石門，通往那秘密的水源，原來那是宮澤家族的一個秘密通道。

草野非狂雙手伸往後面，像背負着宮澤陽一，一步一步追向烏麗珠，當然，他沒有追上。

他來到那石門。

宮澤陽一一步一步的與草野非狂同時移動，他的血開始從心胸溢出，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這次，輪到他心有不安，自己死守在這谷底，希望可以保存武功以及財富，但到頭來仍被這草野非狂攻了下來。

人算總不如天算。

不過，他還有一線希望，只要蒼生能逃出了生天，他將來仍可以成爲這宮澤世家的繼承人，仍然可以享受這裏龐大豐厚的財富。

想到這裏，宮澤陽一反而鎭定下來。

可是，草野非狂倒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千里迢迢而來爲上兩代的先人報仇，自己肯定賠上性命，雖然，宮澤陽一也要陪自己下葬，但畢竟是一無所獲。

他突然想起歸鶴齡說過，谷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控制炸藥的地方，只要按動了那個掣，全谷盡毀，那麼，自己在這次報仇行動中，拿不到什麼回去，卻仍可使宮澤陽一一無所有。

他看着烏麗珠走進那石門，那石門是谷中最後的通道，當然也是谷中最重要的地方，他背負着宮澤陽一，慢慢的移近那石門。

宮澤陽一道：「你想去那裏？」

「我想與你一起離去。」

「去……那裏？」

草野非狂沒有回答，忽然，他想起了谷中黃金，便用輕蔑的語氣道：「你那個叛徒歸……歸什麼，告訴我你谷中有黃金寶庫，我叫人搜遍這出谷，那有什麼黃金珍珠，全是一派虛言。」

忽然，宮澤陽一也有一個奇想，讓這草野非狂看看他夢寐以求的東西，却永遠得不到手，使他死也死得不甘心，於是，他道：「走，我帶你看黃金庫。」

「那裏？」

「先入石門！」

兩人慢慢的入了石門，裏面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只有一個水源。

兩人經過這一番移動，血又再度從他們的心胸溢出，這兩個快要死的人，仍在勾心鬥角。

宮澤陽一道：「先坐下來！」

兩人慢慢坐下，宮澤陽一突然在地上推開了一塊石頭，一道金光從下面射了上來。

草野非狂把頭移近，往那地洞一看，只見下面是一片黃澄澄，其餘什麼也看不見。

「黃金？」

「是的，這便是你想見的黃金。」

「這根本是我們草野家之物。」

宮澤陽一道：「本來是，但而今已不是。」

「那你已承認是你祖先盜來的。」

「盜來又如何，我祖先盜了你們的穿心劍譜，也盜了你們的黃金珍珠，那又如何？那叫能者得之。」

草野非狂道：「宮澤陽一，只要你承認，你們宮澤祖先是强盜，那麼，我這次西來報仇，算沒有白來，我對黃金珠寶其實並沒有興趣，我只希望恢復我祖先的聲名，人們一直以爲我們草野家族迫害宮澤家族，宮澤家族才會西來中原，而今你親口承認了，並不是我們不對，而是你宮澤祖先是强盜。」

「强盜又如何？你也不能再回扶桑，也不能再恢復什麼名譽。」

「你錯了，我不能把黃金拿回扶桑，但我也不能讓你宮澤家族永享下去。」他突然用力一甩，把背後的宮澤甩了開去，宮澤身體離開了穿心劍，血開始像噴泉一般噴了出來。

草野非狂道：「我早知道這黃金庫的地板是全山谷最重要的地方，只要他受重壓，整個山谷便會爆炸，那時，黃金永遠埋了你我兩人。」

「你，你千萬不要。」

草野非狂道：「也許上天已註定我們兩人要一起同葬。」

他再把地上那洞推開，他身上仍負着那穿心劍，立時向地洞躍了下去。

宮澤陽一已沒有能力阻止他。

「轟轟隆隆」的聲音，已掩蓋了一切。

那時，紀曉魂正帶着蒼生、美嫻逃上了谷頂，他們看着山上兩旁的山石因下面的爆炸而滚下，轉眼之間，竟塡滿了大半個山谷。

蒼生道：「山石塡滿了這山谷，爹爹告訴過我，谷內有很多黃金。」

美嫻道：「黃金寶物不重要，而是爹娘他們都葬身在谷中了。」

紀曉魂道：「幸好你們及時逃出。」

紀曉魂帶着這兩姊弟，離開了宮澤山谷。

他感到有點前路茫茫，而對師父的的吩咐，他應該怎樣做才對？他不知道。

（全文完）

上文提要：單青乃落拓江湖人，因不名一文，只得到湖口賭館碰碰運氣，詎料詐賭被「震天幫」幫主裴仲機的二弟子唐易拆穿，敗興而歸，窮困潦倒之際，有一自稱司馬姍姍麗人上前搭訕……不打不相識，惺惺相惜之下單青與唐易作了朋友，並在唐易幫助下與司馬姍姍成親，且在唐易推薦下拜在裴仲機門下學藝，却不料一場怪病……

鐵漢俏羅刹

俠情哀艷脫俗故事／麥可

文・圖　菁・飛

鐵漢贏得羅刹心　父子除惡皆英雄

司馬姍姍祇是神色一呆，接着心花怒放，暗忖：「總算我沒有看錯，這塊臭石頭叫人打從心底裡喜愛。」

於是，她伸出纖纖玉手貼上他的背心，纖掌吐出一股熱力，幫助他的內功運轉。

兩個時辰之後，他們由天人合一的空靈境界回到了現實。

他們沒有交談甚麼，祇是四目交投，默默地凝視着。

良久，司馬姍姍忽然叫了一聲「臭石頭」，雙手在榻上輕輕一按，嬌軀已然投進了他的懷抱。

單青似乎經不起她一撞之力，伸手摟着她的柳腰，翻身滾到床榻之上。

他們親着、吻着，單青的雙手也遊遍了巫山十二峯，獲得意想不到的快慰。

但當他們想作進一步發展之際，卻被司馬姍姍擋了回去。

「別這樣，臭石頭。」

「可是，姍姍，我忍不住啊！」

「那你去找馨兒去吧！她就在門外。」

「不，我要你！」

「不行，臭石頭，咱們來日方長，待我娘答允之後，你要怎樣都行。」

「你娘會答允嗎？」

「這就看你入門戶之後的表現了，我想是不會有問題的。」

單青並非登徒子，司馬姍姍不答允，他自然不會强求的。

不過，這位姑娘竟能在兩情歡愉之際，守着最後一關，其理性之强，倒使單青提高了警惕之心。

於是他轉變話題道：「姍姍，你傳了我內功心法，我還不知道是甚麼門派，那豈不是很可笑？」

司馬姍姍道：「這個嘛，要等我娘正式收你做弟子之後才能告訴你。」

單青道：「如此說來，你就不該傳授給我內功心法的。」

司馬姍姍一笑道：「我要歇息了，你去找馨兒吧！」

她避不作答，而且下逐客令，單青無可奈何，祇得起身去找馨兒。

在一度溫存之後，馨兒嘆了一口氣道：「你當眞是一塊又硬又臭的石頭，剛才幾乎把我嚇死了。」

單青道：「她又不是要殺妳，有甚麼好怕的呢？」

馨兒哼了一聲道：「好一個沒良心的，別人替你提心吊膽，你還一點也不感激，哼！你不知道她是誰，否則，你必然不敢對她如此的頂撞！」

單青道：「哦，她是誰？」

馨兒道：「纖纖血手俏羅刹，這個名號你必然有過耳聞。」

單青道：「啊！她就是那個名震江湖的小魔女？果然不是常人。」

馨兒道：「現在害怕了吧？」

單青道：「害怕不見得，倒是有點奇怪罷了！」

馨兒問道：「奇怪甚麼？」

單青答道：「纖纖血手俏羅刹名噪江湖，人人喜愛，也人人害怕，這自然是她姿容絕世，武功奇高的原因，祇是莽莽江湖，就沒有一個知道她的來龍去脈，何門何派，這不是很奇怪的嗎？」

馨兒道：「你說的原來是這個，可惜，我也不能告訴你。」

單青道：「這我就不懂了，一個門派爲甚麼要如此神秘？」

馨兒道：「這是本門的門規，違反這項門規的，就會受到極端嚴厲的處分。」

單青道：「好，好，我不問就是。」

翌日，他們由馬鞍山出發，經過兩天的路程，就已趕到了金陵。

＊　＊　＊

在紫金山山脚下，距離玄武湖不遠之處，聳立着一幢氣派不凡的建築物。

黑漆大門之上是一塊紅底金字橫匾，上書「河東世家」四個狂草大字。

此地景物秀麗，氣勢雄偉，依地靈人傑的構思，這幢房屋的主人，必然不是常人。

司馬姍姍就住在這兒。

纖纖血手俏羅刹本不是常人。

她用鞭梢向那幢巨厦一指道：「臭石頭，這就是咱們的家。」

單青道：「好地方，紫金山下有了這幢巨厦，確也增色不少。」

司馬姍姍撇撇嘴道：「能夠獲得臭石頭的恭維，才是咱們的光榮呢，馨兒，快快前去叫門吧。」

馨兒應了一聲，雙腿輕輕一磕馬腹，直向黑漆大門馳去。

坐騎距離石階還有兩丈，她已躍身而起，像一片落葉一般，輕輕地落在大門之前。

「富大叔，開門呀！小姐回來了！」

「咿呀」一聲輕響，大門打了開來，一名身穿黑衫，白髮蒼蒼的老者迎門而立，他向馨兒看了一眼，再向遠處一瞥道：「馨兒，那個人是誰？」

馨兒道：「是小姐的朋友。」

白髮蒼蒼的老者眉頭一皺道：「大小姐是怎麼啦，咱們這兒……」

馨兒哼了一聲道：「富大叔，這些你就不必管了，大小姐帶了人來，難道還會要你負責嗎？」

白髮老者忽然雙目一睜，兩縷迫人的神光暴射而出。

敢情這位白髮蒼蒼的門房，竟也不是普通的常人。

他的確不是常人，乃「飛斧」富長山，在二十年前也是一個名震江湖的人物。

現在他收斂了，在河東世家當了一名門房，但馨兒還不敢激怒他，趕緊微微一笑道：「別生氣，富大叔，小姐他們來了……」

司馬姍姍與單青果然來到了門前，馨兒急忙奔下去接過韁繩，將馬匹拴在樹蔭之下，待她收拾好了坐騎，司馬姍姍已經帶着單青走了進去。

馨兒向富長山扮了一個鬼臉，正欲跨進大門，卻被他伸手一攔道：「小丫頭，你說，這小子是誰？」

馨兒道：「這就怪了，你爲甚麼不問問大小姐？」

富長山道：「小丫頭，少跟老夫拿蹺，你說不說？」

馨兒道：「他叫單青，無門無派，是小姐新交的朋友，可以了吧？」

語音未落，一溜烟的奔了進去。

此時，單青已經被司馬姍姍領着穿越重門，來到了東廂一間書房之內，她命一個名叫小柔的丫頭招呼着單青，然後微微一笑道：「你在這裡歇歇，需要甚麼叫小柔替你辦，我去見娘，一會就回來。」

單青應道：「好的。」

司馬姍姍退出東廂，經過一條靜靜的走廊，再穿過一道門就到達了內廳。

此時廳內之上坐着一名雲髻高挽，年約五旬的紫衣婦人，她身後站着四名三旬至四旬之間的女子，兩旁站着四名彪形大漢。

廳內共有九名男女，但靜悄悄的幾乎落針可聞。

司馬姍姍搶前幾步，向紫衣婦人抱拳一禮道：「娘，女兒回來了。」

紫衣老婦人和藹的一笑道：「辛苦了，孩子，坐下來慢慢的跟娘說。」

司馬姍姍坐到婦人的身旁，櫻唇一掀道：「娘！女兒無能，將事情給辦砸了。」

紫衣婦人道：「這原本就是一件難辦的事，辦砸了也不要緊，你說說是怎麼樣辦砸的。」

司馬姍姍道：「女兒原想獨闖震天帮，但兩次都失敗了。」

紫衣婦人道：「這樣做你就錯了，震天帮高手如雲，戒備之嚴，連飛鳥也不易進入，你縱然闖得進去，也無法找到銅駝秘笈，反而打草驚蛇，更提高了他們的戒備之心。」

司馬姍姍道：「娘說得是，好在女兒並沒驚動他們，就靜悄悄地

退走了。」

紫衣婦人道:「那就好,咱們還可以再想別的法子。」

司馬姍姍道:「娘,女兒想過別的法子,而且已經獲得成功。」

紫衣婦人道:「哦,你快說。」

司馬姍姍道:「裴仲機有一個弟子名叫唐易……」

紫衣婦人道:「我知道,唐易是裴仲機的二弟子。」

司馬姍姍道:「唐易是湖口人氏,有時會涉足賭場,但他並不十分好賭,祇是逢場作戲,玩玩而已。」

紫衣婦人道:「你在賭場與他接近,然後從他身上想法子?」

司馬姍姍道:「不!女兒沒有……」

紫衣婦人吁了一口大氣道:「這就對了,唐易久走江湖,對你這位纖纖血手俏羅刹,豈能不識?」

司馬姍姍道:「女兒發現了一個人,叫馨兒跟他接近……」

接着她將利用單青盜得了銅駝秘笈,以及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以雷火彈毀掉了秘笈的經過詳細地說出。

紫衣婦人道:「孩子,當眞難爲你了,咱們雖然沒有獲得銅駝秘笈,能夠毀掉了它總算强差人意,今後在彼消此長的形勢之下,江湖就是咱們的了。」

司馬姍姍道:「娘說得是。」

紫衣婦人道:「那個姓單的呢?已經除去了吧?」

司馬姍姍道:「這個……」

紫衣婦人不禁問道:「怎麼,你放他走了嗎?」

司馬姍姍道:「沒有。」

紫衣婦人道:「孩子,你究竟要告訴娘甚麼?」

司馬姍姍吶吶道:「娘,叫一個人甘心被咱們所用,不是那麼容易的,至少咱們要給他一點好處,才能叫他信任咱們。」

紫衣婦人道:「說得是,你給了他甚麼好處?」

司馬姍姍道:「女兒將馨兒嫁給了他!」

紫衣婦人淡淡的道:「這不就得了,除去他後,將來給馨兒另外選一個男人就是。」

司馬姍姍道:「不,娘,咱們縱然走遍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單青了。」

紫衣婦人道:「這話是怎麼說?」

司馬姍姍道:「單青根基智慧兩皆不凡,在茫茫人海之中,女兒還沒有發現第二個。」

紫衣婦人的嘴唇微微牽動了幾下,但冷冷地道:「哦!他人呢?」

司馬姍姍道:「女兒冒昧將他帶來,現在東廂,娘如果將他收歸門下,必可爲本門放一異彩。」

紫衣婦人臉色冷肅的道:「很好,春姑娘,你去將他押進地牢。」

司馬姍姍大吃一驚道:「娘!爲甚麼,難道你不相信女兒?」

紫衣婦人揮手叫春姑娘前去,然後哼了一聲道:「孩子,你的經驗太差了,中了別人的苦肉計了。」

司馬姍姍道:「不,娘,女兒曾經調查過他的身世。」

紫衣婦人道:「哦……」

司馬姍姍道:「他是江西省湖口縣六旺莊的人氏,父母以打漁爲生,在五歲時父母雙亡,被一清道長雲遊湖口時帶走,才習得一身的武功。」

紫衣婦人道:「一清道長是玄門奇人,他的武功必然很高了?」

司馬姍姍道:「一清道長祇教了他三年武功,就飄然而去,所以他的武功祇能勉强稱得上一個好手。」

紫衣婦人向侍立的大漢之一道:「江雲,你去一趟湖口。」

一名銀衫大漢躬身道:「屬下遵命。」

語音一落,轉身退了下去。

紫衣婦人再回頭對司馬姍姍道:「孩子,娘不會冤枉好人,但也不能輕易相信別人,你累了,你也去歇着吧。」

她不再理會司馬姍姍,由衆人簇擁着緩步向廳後走去。

司馬姍姍呆了一呆,身形倏忽一轉,像風一般向東廂捲去。

「小姐,相公他……」

馨兒迎面奔來,主婢兩人幾乎撞在一起。

司馬姍姍脚下一窒道:「他被春姑娘帶走了?」

馨兒道:「是的,春姑娘還點上了相公的大穴道。」

司馬姍姍道:「娘說將他關進地牢,咱們去看看。」

她們走向地牢,卻被守牢的擋了駕,主婢兩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但一點也沒有辦法。

馨兒流着淚水道:「小姐,咱們害了他。」

司馬姍姍一嘆道:「娘不是不相信我,祇是她一向多疑,好在她叫江雲去調查了,眞金不怕火,祇待江雲回來,單青就會沒事的。」

馨兒道:「話是不錯,但牢頭最會折磨人,小姐還得求夫人下一道令諭。」

司馬姍姍道:「娘現在安歇了,咱們不能夠吵醒她,我去找春姑娘,要她先向地牢頭關照一下。」

馨兒道:「看來也祇好如此了。」

這雙主婢擔心單青會受罪,決非無的放矢。

鐵豹卜如風是龍虎彪豹四煞之一。

此人身材修長,臉貌英俊,祇是神情太過陰沉,眉目之間時常會流露出一股殺機。

冷酷無情是他的天性,整人殺人是他的快樂興趣。

他整人的方法很多,祇要落到他手裡,縱然不死也會脫了一層皮。

單青時運不佳,他竟然落在鐵豹卜如風的手裡。

* * *

地牢也是刑室,整人的工具很多,單青像一個大字,被縛在一個可以轉動的圓盤上。

圓盤會轉,縛在盤上的單青自然跟着它轉,一經轉動,不必多久,單青就被轉得七葷八素了。

最後轉盤停了下來,他卻是頭下脚上的倒掛在那裡。

他原是被轉得臉色蒼白的,現在血液衝向腦際,他的臉色忽然紅了起來。

喜歡整人的鐵豹卜如風就站在轉盤之前,他卻沒有望着單青一眼。

雙眼朝天,冷酷無情的臉頰上帶着一股令人難以理喩的恨意。

忽然他的嘴角牽動了一下,冷冷道:「癩蝦蟆也想吃天鵝肉,嘿嘿,你將大爺往哪裡擺,喂!姓單的,說,是誰派你來的?」

單青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

要命,你可以拿去,想用刑求他說點甚麼,就算太陽打從西邊昇起也不行。

可是,鐵豹卜如風的問話卻引起了他的興趣。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是誰派你來的?」

這兩句話,應該是很少關連的,如果硬要將兩句話連貫起來,它的意思也就很狹窄了。

因而單青先是一呆,然後啞然一笑道:「閣下誤會了,在下對大小姐怎敢存那非份之想呢?」

鐵豹卜如風朝着屋頂的目光收了回來,跟着向單青投下一瞥,冷冷的道:「我問的不是這個,而且你也不配。」

單青問道:「那麼,閣下問的是甚麼?」

鐵豹卜如風道:「我問你是誰派你來的?」

單青答道:「這話就難以回答了,在下無親無故,孑然一身,如果硬說有人派我來,那就祇有大小姐主婢兩人了。」

「啪」的一聲,單青的臉上挨了一掌,輪盤被掌力推得轉了半個圓圈,他又成了頭上脚下了。

嘿嘿一陣陰森森的冷笑聲之後,鐵豹卜如風那刺耳的聲音又響了起來。

「姓單的,說實話,是誰派你來臥底的?」

「在下剛才說的就是實話,閣下不信那也無可奈何。」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給我上刑。」

兩名勁裝大漢將單青由輪盤上解下,再縛上一根長柱之上,然後揮動皮鞭,向他身上狠狠的抽了過去。

片刻之後,單青已經體無完膚,幾乎成了一個血人。

不過,他沒有說出一個字,也沒有哼出一聲來。

因爲他是一塊臭石頭。

「四爺,他暈了過去。」

暈了過去不便再抽,行刑的大漢停了下來。

鐵豹卜如風道:「大爺不相信你是鐵打的金剛,明天再來侍候你。」

明天,後天,接連十幾天下來,鐵豹卜如風沒有一天放過單青,用盡了各種刑罰,他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祇有一點沒有改變,他沒有說出一個字,也沒有哼出一聲來。

第十六天的傍晚,紫衣婦人來到了地牢,她還帶着春姑娘以及派往調查單青身世的江雲。

銀虎江雲,處事穩沉細心,深獲紫衣婦人的信任,派他前往調查,自然不會有甚麼差錯的了。

現在他回來了,必然已經獲得答案。

對單青來說,這也是最後的關頭,祇要被銀虎江雲發現任何一點可疑,明年今日就是他的忌辰了。

縱然如此,他的神色還是無比的平靜,也許他已勘破生死,自然不在乎橫逆。

紫衣婦人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來之後,才臉色一沉道:「單青,你好大的膽子。」

單青冷冷的道:「這沒有甚麼,晚輩平生不做虧心事,何須膽怯。」

紫衣婦人忽然哈哈一笑道:「好一條漢子,我就成全你吧!」

此時此地,地牢之外傳來一陣喧嘩之聲,似乎是有人想硬闖進來。

紫衣婦人回顧身旁的春姑娘道:「是姍兒,放她進來。」

春姑娘應聲走出地牢,將司馬姍姍及馨兒帶了進來。

十多天不見,這雙主婢清瘦了,馨兒雙目紅腫,粉臉上還掛着一片淚痕。

她們先參見了紫衣婦人,然後

舉目向單青望去，這一眼望去，竟然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馨兒是下人，她祇能低聲悲泣，司馬姍姍卻壓不住心頭的怒火，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尖聲大叫了起來。

「爲甚麼？娘，爲甚麼將他打成這個樣子，我不依……我不依……」

「別孩子氣，姍兒，江湖之上詭詐無比，咱們不得不謹慎一些。」

「娘要謹慎，女兒不敢反對，但既已派人調查，爲甚麼還要這般狠毒的折磨他呢？」

「這……咳……娘祇是……好啦，他不會死，也不會殘廢，咱們好好給他調治就是。」

「哼！調治？江雲如果再不回來，他那裡還有命在，是誰下的毒手，女兒要查個清楚。」

「算了吧，姍兒，他們祇是執行娘的命令，你不能怪罪他們，再說，他的身世雖然已經查明，咱們也祇能相信一半。」

「這話怎麼說，娘？」

「他的師傅是一清老道，咱們卻無法找到一清，一個師門無法證明的人，咱們怎能完全相信？」

「娘，這是强人所難了，一清道長原本就是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玄門奇人，咱們到那裡去找？」

「好，此事以後再說，江雲帶他去調治吧。」

「不，娘，馨兒是他的妻子，理應由她服侍，娘就將他交給馨兒吧。」

「好，娘依你就是。」

紫衣婦人走了，地牢中祇剩下司馬姍姍主婢兩人，馨兒再也忍不住，立即放聲悲哭了起來。

司馬姍姍道：「別哭，別哭，馨兒，我會找出誰下的毒手替他報仇的，先抱他回去調治傷勢要緊。」

馨兒道：「是，小姐。」

她解開單青身上的繩索，把他抱回她的臥室，然後以靈丹妙藥細心爲他調治。

馨兒的臥室是司馬姍姍的耳房，原本是與小柔同住的，單青一來，小柔祇好搬開了。

她們主婢三個忙了將近個把時辰，才將單青的傷患包紮妥當，由於過度乏疲，他已沉沉的睡去。

馨兒輕輕的吁了一聲道：「小姐，你猜是誰將他毒打得這麼狠毒？」

司馬姍姍道：「我問過，是卜如風。」

馨兒道：「果然是他。」

司馬姍姍道：「明天我會去找他，非向他討回公道不可。」

馨兒說道：「不，小姐，如果你向卜如風討回公道，相公就很難在本門待下去了。」

小柔道：「馨姐說得不錯，四煞情同兄弟，小姐如果打了鐵豹，等於替單青公子樹立了四個仇人，而且，鐵豹是奉命行事，鐵豹挨打，夫人也會不高興。」

司馬姍姍道：「難道就這麼算了不成？」

馨兒道：「四煞、四姑是夫人的左右手，除非相公有勝過四煞的能力，否則咱們祇有忍下這口氣了。」

司馬姍姍道：「這個容易，明天我要求娘將他收歸門下，不出三年他必可勝過四煞。」

這是司馬姍姍的如意算盤，如意算盤往往是不如意的。

「娘，女兒有件事要求你老人家。」

「唔，你說。」

「娘是見過單青的，根骨之佳，當眞是江湖罕見。」

「是又怎麼樣？」

「女兒想請娘將他收歸門下……」

「不行！」

「爲甚麼？娘。」

「不爲甚麼，他的傷大概十天可以痊癒了，十天以後叫馨兒帶着他離開本門！」

「娘……」

「馨兒跟你多年，娘才放她一條生路，不過你應該提醒她一點，洩漏本門任何秘密，她縱然逃到天涯海角，也將難逃一死。」

司馬姍姍不止是要求落空，連馨兒也被她娘趕了出去，她的難過，就不必再提了。

這位姑娘的性格是有幾分偏激的，她在一氣之下，竟然毫無顧慮地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 * *

「單青，我對不起你，我娘不肯收你，我實在拗不過她。」

「這是我沒有福氣，姑娘不必放在心中。」

「不管怎麼樣說，我害你受了不少苦，須得有點補償，這是本門武功秘笈，以你的智慧，十天之內必然可以將它全部記熟……」

「不，姍姍，我不能接受，你這樣做是犯了門規的。」

「你聽我說，臭石頭，我是娘唯一的女兒，就算是犯了門規，她也不會將我怎麼樣，你就不同了，震天帮不會放過你，至少你應該有自保的能力。」

「這個……」

司馬姍姍不惜以本門的武功秘笈讓他强記，他卻一再推辭，說甚麼也不肯接受。

馨兒實在看不過去，這才出聲相勸道：「相公，你不能辜負小姐的好意，最起碼你應該有能力保護你的妻子。」

這話不錯，他與馨兒此後的遭遇，可能是風雲險惡，危機四伏，他應該負起做丈夫的責任，總不能要做妻子的馨兒保護自己吧！

因此，雖是萬分的不願，他還是接受了司馬姍姍的贈予，而且竭盡心智，强記秘笈中的全部武學。

在第七天的傍晚，他不祇是傷勢已經復原，那本武功秘笈他也已唸得滾瓜爛熟。

此時明月在天，萬籟俱寂，祇有一縷簫音由玄武湖隨風傳來，顯出一絲淒凉的韻味。

良夜悄悄，司馬姍姍香閨中的幾名少女少男，卻被一股離情別緒苦惱着。

良久，司馬姍姍幽幽一嘆道：「時間過得眞快……」

單青道：「是的，祇有三天了。」

司馬姍姍道：「你會不會想念我？」

單青道：「刻骨銘心，畢生難忘。」

司馬姍姍道：「臭石頭……」

單青道：「姍姍……」

他們原是並肩而坐的，此時司馬姍姍嬌軀一斜，向他的懷中倒了過去。

在一旁侍候的馨兒忽然對小柔作了一個手勢，兩人悄悄的退了出去。

這一對忠心耿耿的丫頭，沒有再進司馬姍姍的香閨，她們風露終宵，在替主人作嚴密的戒備。

直到天色破曉，馨兒才對小柔道：「該替他們準備早餐了，去看看他們醒了沒有？」

小柔臉色一紅道：「我不敢去，還是你去吧。」

馨兒道：「好吧，不過你還是守在這兒，以免被人闖了進來。」

小柔道：「好的。」

馨兒回到屋裏，輕輕的推開司馬姍姍的房門，目光向裏一瞥，不由臉上一熱，連耳根也紅了起來。

她急忙退出房外，裏面已響起了司馬姍姍的聲音。

「是馨兒嗎？」

「是，小姐。」

「咱們要起來了，你快去打洗臉水來吧。」

「好的。」

洗過臉，吃過早餐，司馬姍姍含情脈脈的向單青一瞥道：「秘笈上的武功統通記熟了嗎？」

單青道：「記熟了，祇是還有幾點不太明白。」

司馬姍姍道：「你說。」

於是，單青提出疑難之點，司馬姍姍給以詳盡的解答，一天的時光又悄悄的溜了過去。

以後兩天司馬姍姍除了去問候一下她娘，與單青雙宿雙棲，寸步不離。

在第十天他們更珍惜了，流光似水，別離在即，他們既是彼此深深相愛，如何能夠不珍惜每一寸的時光。

要說的話太多，反而無話可說了，那種相對無言的情景，實在令人不忍卒覩。

當更鼓三響之後，司馬姍姍終於長長一嘆道：「臭石頭，該走了，祇要咱們有心，那怕關山萬里……」

單青仍然緊緊的摟着她的胴體，依依不捨的道：「姍姍，我不願離開你，要不咱們一道走，好嗎？」

司馬姍姍道：「我何嘗願意離開你們，不過如果我跟你一走，我娘必然不放過你，天下雖大，咱們就沒有容身之所了，聽我的話，臭石頭，祇要可能，我會到江湖上找你的。」

她說的是實情，單青自然不便相强，而且根據她近日的觀察，她娘的態度忽然變得十分曖昧，如若不趕緊離開，說不定會遭受料想不到的意外。

在江湖上，司馬姍姍是一個人人畏懼的小魔女，纖纖血手俏羅刹的威名，可以說婦孺皆知。

但此刻卻溫柔婉轉、嬌媚痴纏，跟她在江湖上的行徑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她先穿上衣衫，然後爲單青穿著，同時輕柔的交代道：「馨兒已經收拾好了，正待在院中等你，下關已經準備好了船隻，可以直放定海，你們暫時住在那裡，一有機會我會來找你的。」

單青道：「好的，不過世途崎嶇，有些事是無法預料的，我不敢擔保你到定海的時候，我還在那裡。」

司馬姍姍略作沉吟道：「如果你不在定海，但已闖出了名頭，要找你必然不會太過困難，反之你若是避世隱居，你一定要在定海留下一點記號。」

單青道：「記號如何留法？」

司馬姍姍道：「你會畫兩個相連的圓圈，中間串插一把寶劍嗎？」

單青道：「當然會。」

司馬姍姍道：「那麼你花一點銀子，拜託定海大街上任何一位居民，留一封信叫他交給我，這該辦得到吧？」

單青道：「辦得到，還要在他的門上留下記號，使你便於尋找。」

司馬姍姍道：「你果然不笨，好啦，時間不早了，我送你。」

她跟小柔將單青送出十里，才互道珍重的洒淚一別。

馨兒背着兩個包袱，其中一個是爲單青收拾的，她將包裹及一柄長劍遞給單青，兩人在凄迷的月色之下向下關聯袂急馳。

他們的脚程十分快捷，祇不過片刻之間，便已到達了江邊。

單青向那些帆檣瞥了一眼道：「馨兒，船隻如此之多，那一艘是咱們的？」

馨兒道：「你看那一艘，艙前掛着風燈，燈下有一長紅布條的就是。」

果然不錯，他們剛剛躍上艙面，一名短衣老者已經迎了出來。

雙拳一抱，短衣老者道：「兩位請進艙裏歇息，咱們立即啓程。」

單青道：「多謝。」

艙中點着一盞油燈，因爲窗子有布幔掩蔽，因而燈光不致外洩。

馨兒接過單青的包裹道：「累了吧，相公，現在沒有事了，快歇着吧。」

艙裏收拾得頗爲清潔，還有被褥寢具，是供客人歇息的。

單青說道：「不累，倒是辛苦你了。」

馨兒撇嘴一笑說道：「還說不累，剛才折騰了大半夜，連眼皮都沒有闔上一下。」

單青一把將她摟了過來道：「你如果不信，咱們不妨試試。」

馨兒指指後梢，悄聲道：「別作怪，叫人發覺多不好意思。」

單青在她的櫻唇上輕輕一吻道：「馨兒，有些事我弄不明白，你可得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馨兒道：「甚麼事？」

單青道：「姍姍的娘是誰？她們到底是甚麼門派？」

馨兒道：「這個……」

單青道：「馨兒，咱們已是夫妻，如果你不相信你的丈夫……」

馨兒急忙堵住她丈夫的嘴，然後幽幽的一嘆道：「相公言重了，馨兒雖是讀書不多，卻也知道甚麼叫三從四德，祇是長日處於積威之下，在意識上有些顧慮罷了。」

單青道：「不要怕，馨兒，咱們已經脫離了她們，如果現在還要害怕，今後豈不要寢食難安了。」

馨兒答道：「是的，相公，祇要咱們長相斷守，我不會害怕的。」

單青道：「那你就告訴我吧！也許對今後趨吉避凶有點幫助。」

馨兒道：「夫人姓宗名琳，相公可曾聽過她的名號？」

單青愕然道：「她就是射月門主？」

馨兒道：「正是。」

單青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估不到領袖天下黑道，而又令人難以捉摸的神秘門派，會在金陵城的紫金山下。」

馨兒道：「樹大招風，名大招忌，射月門如此神秘，是有它不得已的苦衷。」

單青道：「不，我不是這般的想法。」

馨兒道：「哦，你怎麼想法？」

單青道：「黑道爲禍江湖，由來已久，近年更是變本加厲，殺人越貨之事時有所聞，射月門既是領袖黑道，坐地分贜的嫌疑就無法逃脫了。」

馨兒道：「你認爲射月門操縱黑道，坐地分贜？」

單青道：「不止是我，應該是武林同道共同的想法。」

馨兒搖搖頭道：「我在射月門渡過十年以上的歲月了，但我從來沒有發現過他們有任何一點違反規矩的事。」

單青道：「哦，那你說說射月門如何養活他們自己的？」

馨兒道：「射月門有五處農莊，在金陵城裏有一間最大的百貨商店，及一間頗具規模的典當，有了這些財源，他們自然可以養活自己了。」

單青道：「那些農莊商店你都見過嗎？」

馨兒道：「沒有見過，聽說金陵城裏聚豐百貨商店就是射月門開的，規模十分龐大。」

單青道：「射月門擁有如此雄厚的資產，總要有些策劃管理的人員，這般人你可認識嗎？」

馨兒道：「這我就不知道了，除了住紫金山下那幢房屋之中的，我不知道還有誰是射月門的部屬。」

單青道：「紫金山下住的都是些甚麼人物呢？」

馨兒道：「就我所知，射月門的重要人物除了門主母女，就算是四姑、四煞了，是春姑、夏姑、秋姑、冬姑；四煞是金龍于震東、銀虎江雲、銅彪吳廣、鐵豹卜如風，這般人功力之高，決不下於當代任何一門之主。」

單青道：「我看那看門的白髮老者，也不是常人。」

馨兒道：「也許是的，我祇知道他名叫飛斧富長山，此人倚老賣老，脾氣大得很呢。」

單青啊了一聲道：「飛斧富長山是一名積案如山的獨行大盜，想不到他竟當了射月門的的門房。」

馨兒道：「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如果還有不明白的，祇好將來問問小姐了。」

單青道：「還有一點你應該知道，姍姍的姓名是眞的嗎？」

馨兒道：「姓氏是眞的，名字祇有一個姍字，她的乳名叫做三三，所以姍姍也不算錯。」

單青道：「她爹是誰？」

馨兒道：「不知道，從沒聽人提過，哦！聽說她有一位兄長，我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單青略作沉吟道：「馨兒，我擔心咱們落在一個陷阱之中……」

馨兒問道：「甚麼陷阱？」

單青道：「這條船……」

馨兒道：「相公，你連小姐也不相信嗎？」

單青答道：「別誤會，馨兒，射月門太可怕了，我擔心姍姍也受到他們的算計。」

馨兒道：「這怎麼會呢？」

單青道：「如果射月門當眞是坐地分贜，他們就不可能讓一個陌生人及一個逃婢活着離去，你說對嗎？」

馨兒嬌軀一震道：「可是這條船是小姐和小柔悄悄安排的。」

單青道：「你能擔保小柔絕對可靠？就算小柔可靠，咱們還是該當心一點。」

馨兒問道：「那麼，你說該怎麼辦？」

單青道：「剛才跟咱們打招呼的船伕正在船頭，咱們出去要他將船靠岸，他如果不肯，那就表示他們別有居心。」

馨兒道：「要是他們肯呢？」

單青道：「咱們就棄舟登岸，再悄悄的返回金陵。」

馨兒問道：「回金陵做甚麼？」

單青道：「我擔心姍姍，想暗中將她救了出來。」

馨兒說道：「相公，你可要明白，射月門的四姑、四煞任何一人，咱們都不是對手。」

單青道：「別擔心，咱們先闖過這一關，再行打算吧！」

馨兒道：「好吧！」

他們背上包裹，拉開艙門一起走向船頭，剛才那名短衣老者正蹲在船頭上吸旱烟，此時回頭向單青夫婦一瞥道：「天還沒亮，兩位還是在船艙裏歇息吧！」

單青道：「咱們不想坐船了，請老丈將船靠到左邊江岸。」

短衣老者一怔道：「你怎麼啦？客官，難道走路會比坐船舒服。」

單青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咱們喜歡走路。」

短衣老者道：「不行，老朽已經收了船資，如若不將兩位送到定海，怎能向僱舟人交代呢？」

馨兒道：「這就怪了，咱們又不要你退回船資，有甚麼交不交代的呢？」

短衣老者道：「對不起，這是信用問題，你兩位的要求，老朽不能同意。」

馨兒道：「好一個霸道的船伕，你們果然居心叵測！」說話之時脚下一跨，直向船伕逼了過來。

短衣老者長身而起，不待馨兒迫近，旱烟桿橫敲直擊，竟然一連遞出了三招。

馨兒哼了一聲，左手倏的一伸，以快逾閃電的手法，一把扣住短衣老者的脈門，右手運指如飛，點上了他的穴道。

她再不理會短衣老者，回頭對把舵的中年婦人道：「我不難爲你，快把船靠岸！」

中年婦人雖是將船駛往岸邊，她卻冷肅的哼了一聲道：「你們逃不掉的，跟卜四爺作對的人，沒有一個人能逃得活命。」

單青劍眉一挑道：「又是他，你告訴鐵豹子，咱們在揚州等他。」

中年婦人道：「我會告訴卜四爺的，但願你們能夠長命百歲。」

馨兒怒叱道：「不管咱能不能長命百歲，我卻能夠宰了你，你信不信？」

中年婦人臉色一變，眼中露出一股怯懼之色，顯然她是信了，因爲她不敢用生命來作賭注。

單青道：「走，馨兒，別跟這些小人一般見識。」

他們躍上江岸，向東北放步急馳，待穿進一片樹林之中，單青忽然停了下來。

馨兒問道：「怎麼啦，相公，咱們不走了嗎？」

單青道：「先待一會，咱們再找船過江就是。」

馨兒一怔道：「你不是要去揚州的嗎？」

單青道：「不，咱們回金陵去。」

馨兒一呆道：「甚麼，相公，你還去自投虎口？」

單青微微一笑道：「別害怕，馨兒，祇有金陵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馨兒睜大一雙美目道：「這話怎麼說？」

單青道：「射月門已經知道咱們逃出了金陵，還知道咱們要去定海，咱們雖是逃過了這一次陷阱，他們必然偵騎四出，全力追緝咱們，但他們絕對想不到咱們又回到了金陵。」

馨兒啊了一聲道：「好主意，你果然比我高明得多。」

單青道：「還有，我放心不下姍姍，也是咱們要回金陵的另一個理由。」

馨兒道：「我明白了，祇是天色還沒有大亮，到那兒去找渡江的船？」

單青道：「不必找船，咱們可以效法達摩祖師……」

馨兒道：「一葦渡江，你是在說笑話吧？我可沒那份能耐。」

單青道：「不必那份能耐，咱們可以想一個變通的辦法。」

馨兒問道：「想甚麼辦法？」

單青拉着馨兒的手往上游狂奔，一口氣奔出了十來里，他才停了下來。

馨兒道：「相公，你是怎麼啦？」

單青道：「渡江呀！」

馨兒道：「這麼寬，怎麼渡法？」

單青道：「咱們由岸邊躍上那個沙洲，大概不成問題吧。」

馨兒道：「由江岸到沙洲約莫五六丈遠，咱們居高臨下往下躍，八成不會有問題，但沙洲到對岸還有十多丈，我可沒有一躍而過的這份能力。」

單青折下幾支樹枝交給了她道：「借樹枝的彈力墊脚騰身，這就是效法達摩祖師的渡江辦法。」

馨兒道：「辦法可能行得通，祇是我怕看得不準會一脚踩到水裏去。」

單青道：「不要怕，我先過去，你學我的樣子不會有問題的。」

馨兒道：「好的。」

他們首先躍上沙洲，單青再騰身一躍，勢如飛鳥翔空般衝霄而起，待去勢將竭之際，立即擲出一截樹枝，同時沉身往浮在水面的樹枝一點，身形已再度躍起。

身法輕靈美妙，有如蜻蜓點水，起落之間就渡過那滾滾的濁流，停身於對面的江岸之上了。

馨兒原以爲她自己的功力高出單青很多，此時不由得瞠目結舌望着單青發起呆來了。

單青呼叫道：「不要怕，馨兒，快些按我辦法躍過來。」

馨兒也過去了，她低頭看一下自己的纖纖玉足，粉頰不由印上了一抹紅暈。

因爲她所穿着的一雙紅花繡鞋全濕了。單青雙脚卻找不到一絲水漬。

這祇能怨她輕功不夠高，內力不夠純，與單青扯不上一點兒關係。

誰知她柳眉一揚，臉色一沉道：「你騙我，我不依……」

說話之間，同時舉起兩隻小粉拳，向單青的胸前擂了起來。

單青哈哈一笑道：「馨兒，你可不能不講理，我甚麼事騙了你？」

馨兒道：「你隱藏武功，哦，連你的妻子你都使詐，必然不是甚麼好人！」

單青握着她的兩隻粉拳，神色一肅道：「你聽我說，馨兒，其中有兩種解釋。」

馨兒忽然嘆了一口氣，「不必解釋，相公，你祇要回答我一句話。」

單青道：「好，甚麼話？」

馨兒道：「今後你會不會拋棄我？」

單青臉色一肅道：「你看我會嗎？」

馨兒道：「我看不會，祇不過……」

單青道：「相信我，馨兒，你的丈夫頂天立地，豈會辜負自己的妻子！」

馨兒喜極而泣道：「相公，我相信……我……」

單青道：「好，抹乾你的淚水，咱們還要改扮一下。」

他取出一面小鏡和一些藥粉，在臉上一陣的勾劃，原是一個二十上下的濁世公子，立刻變作一個年約四十左右，臉上刻劃着少許風霜痕跡的中年文士了。

馨兒大爲驚奇道：「相公，你越來越神秘了，我實在有些害怕。」

單青道：「你又不相信你的丈夫了，這有甚麼好害怕的？」

馨兒道：「我祇是覺得……覺得看不透你。」

單青道：「咱們來日方長，以後你會明白的，來，我給你改扮改扮。」

他替馨兒改扮了之後，將小鏡子交給她道：「你自己看看。」

馨兒接過鏡子一看，忍不住的啊了一聲道：「這是誰？」

單青道：「自然是小生的夫人了，怎麼，美不美？」

馨兒道：「美極了，祇是也不像我了。」

單青道：「誰說不像你？這原本是你，我祇不過畫龍點睛，使你的美麗能夠發揮出來而已。」

的確，馨兒原是美麗的，經過單青的修飾掩去所短，發揮所長，使她變作個艷光四射、豐滿成熟的小婦人。

他們沿官道西行，當晚趕到了金陵以東的龍潭鎮歇息，次日未申之交，在太平門外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馨兒不明白單青爲甚麼要住在此地，因而詢問道：「相公，此地距離射月門太近了，我有點擔心。」

單青道：「不必擔心，就算姍姍見到咱們也不會認出的。」

馨兒道：「金陵如此之大，咱們爲甚麼要住在此地？」

單青道：「自然是等待姍姍，這兒是她必須經過的道路。」

馨兒道：「等待小姐？咳！相公，你這不是守株待兔嗎？」

單青道：「不錯，咱們是守株待兔，但我算定這幾天之內，她必然會來。」

馨兒說道：「哦，是猜測還是有所根據的呢？」

單青答道：「是猜測，但是這項猜測決不會離譜的。」

馨兒問道：「能夠告訴我嗎？」

單青道：「當然可以，你想想，如若射月門派出去的高手找不到咱們，他們會作甚麼打算呢？」

馨兒思忖了半晌，終於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他們認爲小姐會知道咱們的去處，所以讓她出來，然後暗地裡跟踪。」

單青道：「正是這樣。」

馨兒道：「往常小姐出外都帶着我，現在跟隨她的必是小柔，這丫頭跟小姐不是一條心，有她整天的跟着，咱們要接近小姐可就難辦了。」

單青道：「這個，我已經計劃好了，祇要她來了，包管萬無一失。」

* * *

等人並不好受，沒有耐性的絕對不能等人。

何況他們與司馬姍姍既無成約，也不知道她何時何日經過這兒，這種等法自然是更不好受了。

不過單青不是常人，任何困難他都能設法克服的，他租了一間窗子對着紫金山的房間，再將床鋪移近窗前，摟着馨兒往床上一倒，等人的不好受滋味，自然不會存在了。

就這樣他們一連等了五天，單青的神色也逐漸的緊張起來。

馨兒忍不住詢問起來道：「相公，看你這麼不安，是不是有甚麼不妥？」

單青道：「沒有甚麼不妥，我祇是想姍姍應該出來了，爲甚麼還不出來？」

馨兒問道：「應該出來了？我不懂。」

單青道：「你不是看見射月門的高手全都回來了嗎？他們空手而返，是應該利用姍姍的時候了。」

馨兒道：「也許他們……啊……相公你看……」

單青一躍而起道：「是他們，馨兒，快！快！」

* * *

一對寶駒，兩名嬌娃，由射月門緩緩的馳了出來。

前行的果然是司馬姍姍，跟在後面的是丫頭小柔。

她們必須經過玄武湖畔，這是她們必經之路。

玄武湖是個名湖，此時正是滿湖荷香，遊人如鯽的季節，她們到達湖畔祇得耐着性兒慢慢的走。

由於遊人太多，她們主婢之間的距離自然拉長了，小柔正待催馬前進，忽然感到脅下一陣劇痛，竟然一頭栽倒下去。

這一下可糟了，游人有的驚呼，有的救人，立時亂作一團。

當小柔發出一聲驚呼之際，一條人影向司馬姍姍闖了過來，耳中同時聽到一股細如蚊蚋的語聲道：「小姐，我是馨兒，相公叫你依計行事。」

司馬姍姍方自一喜，那人影已閃身而逝，她的手中多了一個紙團。

她利用人羣混亂之際，匆匆打開一看，祇見上面這樣的寫着：「姍姍，咱們幾乎落進陷阱，總算又給咱們逃了回來，請回去替我作一件事，將貴門一種黑色無味而能定時發作的解藥弄到手，或解藥的配方也行，然後你就在家中等着，待貴門大舉出動之時，我會來找你的。單青匆草。」

看明白了內容，她將紙團用內力震成粉碎，然後躍下坐騎，分開人羣，將被制的小柔救醒過來。

小柔張目四望道：「小姐，小婢被人暗算……」

司馬姍姍道：「胡說，誰會暗算你？剛才有一名小孩子丟石塊，也許正好被你碰着了。」

小柔竟似不信，但她又無法指出是誰暗算了她，祇好嘟着嘴道：「算我倒霉，小姐，咱們走吧！」

司馬姍姍搖搖頭道：「這等出門不吉之事，我還是第一次碰到，要走也得換個日子，咱們回去。」

小姐要回去，丫頭自然拗不過，祇是射月門主卻不滿意她去而復返。

「姍兒，你怎麼啦？才走出大門就回來了！」

「女兒原是心情不好，才想出去解解悶的，誰知小柔這丫頭竟被小孩子丟石塊而撞下馬來，一出門就不吉，所以女兒想過幾天再出去！」

「好吧，不過我希望你早點出去散散心，別老是將不快彆在心中。」

「是，娘，女兒告退。」

司馬姍姍退出內廳之後，射月門主回顧身後的春姑道：「春姑，你看此事是不是有點古怪？」

春姑道：「小柔一身武功，按說不應該被一個小孩子砸中脅門，不過，她既不能指出暗算她的理由，所以這件事，祇能看着以後的發展。」

射月門主道：「說得也是，不過你要多注意一點姍姍，我怕這孩子會被那姓單的所迷。」

春姑道：「屬下遵命。」

射月門主流盼四望道：「卜如風呢？他還沒有回來？」

金龍于震東道：「稟門主，卜如風以射月令傳諭南北兩位瓢把子，限期搜捕姓單的，時間可能要躭擱多一點，屬下想最多再有兩天就會回來了。」

射月門主道：「好，他如果回來就叫他立即來見我。」

于震東應道：「是。」

射月門主緩緩立起，正待轉進內寢，鐵豹卜如風已像狂風一般奔了進來。

「屬下參見門主。」

「你這麼慌慌張張的莫非發生了甚麼大事不成？」

「稟門主，的確是發生了大事。」

「唔，你快說！」

「朝廷在漢口籌集了二十萬兩餉銀，準備運往太原，包頭歸綏採運雲母的兩位財閥也隨隊前往，他們的資產決不在二十萬兩之下……」

「啊！當眞嗎？」

「千眞萬確，所以屬下才星夜趕回來向門主稟報。」

「是哪一個鏢局承保？」

「是威武鏢局。」

「是楚三白？這老兒的膽量當眞不小啊！」

「稟門主，楚三白所以敢大膽接鏢，他是有仗恃的。」

「哦！他仗恃甚麼？」

「他仗恃的是震天帮，裴仲機親率兩子三徒、十八瘋虎，及三十六個黑衣武士幫他護送，因而黑道上的朋友人人膽怯，誰也不敢打那鏢車的主意。」

「好得很，裴仲機離開牯嶺，不啻虎落平陽，看來咱們射月門吐氣揚眉，席捲江湖的時機已到了，咱們到密室計劃一下，秋姑在外面守着，任何人都不准進入密室之中。」

這計劃幾乎商談了一個時辰，然後分批離去，這幢雄偉建築之中，除了留守的秋姑及富長山，就祇剩下司馬姍姍及小柔主婢兩人了。

* * *

浮雲掩月，大地一片迷濛。

看夜色，已是二更時分了。

二更天的夜色不算太深，但荒涼的紫金山麓，多半不會再有行人。

也許今晚有點特殊吧！在那淡月疏星之下，正有兩條人影，在輕快的奔走着。

他們直撲紫金山下的河東世家，好像是有爲而來的。

在距離門前一丈之處，他們一起停了下來，前行的擰轉身形，向身後的那人道：「相公，咱們走後院，飛斧富長山不好招惹。」

後面的那人道：「好吧。」

敢情這一對夜行客，正是單青以及馨兒。

馨兒輕車駕熟，她選擇的是最隱秘最安全的通路，雖然明知射月門已經傾巢而出，他們的行動，還是不敢絲毫大意。

一路小心翼翼的走完後院，再前進就是走廊了，此時，忽然晶芒一閃，一股勁風迎面湧了過來。

單青猛吃一驚，急忙伸手一帶馨兒，向一側橫躍五尺。

晶芒一閃即收，一聲冷哼已由暗影中飄出。

「小丫頭，你敢吃裏扒外，門主雖然不在，老夫同樣不會饒你。」

馨兒撇撇嘴道：「富大叔，是你嗎？你祇是射月門的一個門房，何必這麼多管閑事。」

她沒有猜錯，由暗影中走出來的，正是飛斧富長山。

這位積案如山的巨盜，似乎是惡性不改，他原本是一個門房，但馨兒那門房二字，卻引起了他的殺機。

晶芒再閃，一柄映月生輝的飛斧橫掃了過來。

這回他不再收回飛斧，卻不停的揮動繫在斧柄上的長索。

於是這柄名震江湖的飛斧，竟然上下飛舞，左右廻旋，像有靈性的一般，在馨兒的身後緊追不捨。

馨兒的功力不弱，可是竟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敵人祇揮動手臂，她卻要拚命逃亡。

富長山笑了，他很久沒有殺人，今天能夠過過殺人的癮頭，他焉能不笑！

祇是那柄上下翻飛的斧頭，忽然失去了控制，他雖然緊緊挽着斧柄的繩索，並不停的運勁抖動，它卻再也不肯攻向馨兒了。

馨兒抹了一把冷汗，詫異的望着那柄飛斧，她不明白富長山在玩甚麼把戲？

及至回頭向單青一瞥，她總算明白了，她那顆芳心，幾乎驚訝得從口腔中跳了出來。

單青靜靜的站在那兒，他的手指揑着劍訣，憑空在那兒比劃，神情之上顯得嚴肅無比。

似乎他已隔空傳力控制那柄飛斧，在與富長山作內力上的搏鬥。

馨兒也知道一個武功已達上乘的絕頂高手，是眞有隔空傳力的能耐，但那是偶一爲之，絕對無法持久。

再說富長山持着斧柄上的長索，他不必隔空傳力，就能控制那柄飛斧，雙方相形之下，單青就吃虧了。

身在險地，馨兒不能讓單青吃虧，因而一聲嬌叱，向富長山挺刀急撲。

她祇是走出一步，富長山忽然發出一聲慘嚎，她神色一呆，停了下來。

飛斧反砍，富長山幾乎被他自己成名的兵刃劈成了兩半，馨兒已不須動手了。

祇見她雙目大張，呆呆的向單青看望着。

「不要發呆了，馨兒，咱們快去找姍姍。」

他牽着馨兒的手踏上了走廊，馨兒卻是櫻唇一嘟道：「相公，我實在摸不透你了，你到底是誰？」

單青微微一笑道：「你怎麼啦？馨兒，連你的丈夫都不認識了嗎？」

馨兒撇撇嘴角道：「我當然知道你是我的丈夫，祇不過……」

「祇不過是他的出身來歷令你懷疑，是嗎？」

這股語聲來得十分突然，單青與馨兒同時心頭一凜。

因爲那是女人的聲音，威嚴而又冷肅。

莫非射月門主並沒離去，這祇是一個陷阱？

不管怎麼樣，事到如今，縱然來人當眞是射月門主，也祇能放手一搏。

單青正待出聲喝問，來人已經緩步而出，及擧目向對方一瞥，馨兒首先吁出一口大氣。

因爲對方不是射月門主，祇是秋姑及小柔，她們兩人並肩而立，目光中湧出一片殺機。

秋姑是射月門中四姑之一，是四姑之中的最爲冷酷的一個，平日沉默少言，處事六親不認。

她向單青瞥了一眼，回望馨兒道：「他是一清道長的傳人沒有錯，除了玄門罡炁與御劍之術配合使用，當今之世，還沒有人能使富長山用飛斧劈了他自己。」

單青道：「微末之技難入方家法眼，希望前輩不要見笑。」

秋姑冷冷的道：「令師是玄門奇人，接物處世十分嚴謹，少俠夜闖民宅，不怕毀了令師的淸譽？」

馨兒道：「對不起，秋姑，咱們是找姍姍小姐來的。」

小柔哼了一聲道：「你已經不是本門的人，小姐不能見你。」

馨兒道：「小柔妹子，咱們一向是很好的姊妹，何以說出這麼絕情的言語？請你代爲通報一下，見不見咱們由小姐自己作主。」

小柔撇撇嘴道：「你錯了，見不見你，作主的並不是小姐。」

馨兒一怔道：「甚麼？小姐不能作主？難道由你們作主不成？」

小柔說道：「你說對了。」

馨兒悽然道：「我不信。」

她的確不該相信，因爲小柔祇是一個小丫頭。

但秋姑卻冷哼一聲道：「她沒有騙你，這是門主的吩咐。」

語聲一頓，扭頭對小柔道：「我倒是有點奇怪，此時後院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小姐爲甚麼不出來看看？」

小柔道：「她存心想跟姓單的私奔，所以我趁她不防制住了她的穴道了。」

秋姑道：「原來如此。」

語音未落，她忽然一掌飛出，小柔慘呼一聲，立即應掌飛了起來，待身落丈外的時候，三魂渺渺，已經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馨兒呆了一呆道：「多謝秋姑。」

秋姑冷冷道：「這沒有甚麼，我祇是將功折罪，希望單公子手下留情，不要將我列入盜匪名單而已，這是一張秘室機關圖，對單公子也許有點用處。」

她取出一張紙片兒遞給馨兒，同時彈身一躍，向暗中一閃而逝。

馨兒想不到事情變化如此出人意外，她將紙片兒交給單青，卻嘟着嘴哼了一聲道：「好哇，原來你是官府中人，卻一直將咱們瞞在鼓裡，打湖口開始，你就將咱們當作寃大頭，哼！看我還理不理你。」

單青也不作解釋，祇是笑笑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以後你會明白的，咱們快找姍姍，快快去救姍姍吧！」

司馬姍姍的確祇是穴道受制，剛一解開她，就猛的跳了起來道：「馨兒，快去找小柔，我非要她的狗命不可！」

馨兒道：「不勞小姐費心，她已經沒有命了。」

接着將剛才發生的一切經過，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

司馬姍姍錯愕了半晌道：「臭石頭，你說我娘當眞是在做不法之事？」

單青道：「大概是錯不了。」

司馬姍姍道：「臭石頭，不管我娘怎麼不好，她總是你的丈母娘，看在我的份上，我求你放她一綫生機，好嗎？」

單青道：「我會的，姍姍，不過她要是傷害了震天帮的裴老爺子，那我就無能爲力了。」

司馬姍姍道：「糟了，臭石頭，我娘這次大擧出動，莫非是去對付裴老爺子？」

單青道：「不錯，裴老爺子應官府之請，押送二十萬兩餉銀去太原，你娘想一箭雙雕，除了搶劫餉銀之外，還要除了裴老爺子。」

司馬姍姍大吃一驚道：「臭石頭，咱們快走。」

單青道：「快走，祇是快，有甚麼用，射月門每次作案，都是使用定時發作的無形之毒，所以他們從沒失手，甚至不會留下半點可資破案的蛛絲馬跡，此次咱們就算事先知道你娘親自出手，但沒有無形之毒的解藥，還是救不了裴老爺子。」

司馬姍姍搓着雙手道：「那怎麼辦？臭石頭，無形之毒我娘誰也不教，解藥鎖在密室之中，我曾求過娘，但她不給！」

單青取出秋姑的紙片道：「你看看這個。」

司馬姍姍接過一看，大喜道：「有了這個就行了，咱們快走。」

密室機關重重，而且深藏地底，除了第一進是一座建在地面上的客室，重要的部份全都藏在地下。

他們按圖索驥，終於找到了無形之毒的解藥，但另外幾項發現卻使司馬姍姍心膽俱裂，禁不住傷心的痛哭了起來。

密室之中琳瑯滿目，堆積了不少金銀珠寶，有些奇珍價值連城，使他們看得目定口呆。

這些財寶全是掠奪而來的贓物，因為他們找到一本藏寶清冊，註明了它們之來處，這是鐵證，有了這個，射月門主就難逃法網了。

單青將解藥及清冊貼身藏好，雙目一抬，看着司馬姍姍道：「姍姍，我有點奇怪，就算你娘作案之時瞞着你，但這些贓物，可不是微小的東西，他們帶回來之時，你竟然沒有半點懷疑？」

司馬姍姍道：「咱們有五處農莊，兩大商號，他們說是收來的賬款，我怎能不信？」

單青一嘆道：「這倒也是，好啦，姍姍，不要傷心了，祇要你娘沒有傷到裴老爺子，我會設法保全她的，時間非常緊迫，咱們不要再躭擱了。」

司馬姍姍道：「好吧，馨兒，你去找人將富長山及小柔埋掉，再準備幾匹馬，咱們立即上路。」

馨兒道：「是，小姐。」

* * *

天井關位於晉豫二省的交界地方之處，左依太行，右臨中條，是一個十分險要的關隘。

這天辰牌時分，一隊鏢車正在山道上迤邐前進，他們已離關北上二十餘里，八成是一大早離開天井關的。

這是一個龐大的鏢隊，鏢車雖然祇有五輛，護鏢的卻有四十人之多。

帶隊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瘦小老者，他是威武鏢局的總鏢頭楚三白。

威武鏢局名滿江湖，楚三白一身小巧功夫在黑白兩道中不易多見。

祇是他的鏢隊之中，卻有三十名震天帮的黑衣武士，難道他求助於震天帮，竟不怕弱了威武鏢局的名頭？

肥水不流別人田，他要是接得下來，自然不會向外人求助，現在鏢隊出現了黑衣武士，可見這一趟鏢決非尋常可比。

祇不過二十萬兩餉銀，為甚麼祇有五輛鏢車，莫非除了餉銀還有珠寶及銀票？

還有，江湖傳說震天帮是由帮主裴仲機親率二子三徒及十八瘋虎押送，現在祇有三十名黑衣武士，是傳言不實，還是別有原因？

這兩項問題，對一般人並不重要，但射月門卻一定要弄得個清清楚楚。

可惜，他們還沒有弄清楚，鏢隊已經到了晉豫邊境了，再不動手鏢隊就會到達太原了。

讓鏢隊平安抵達太原，射月門主豈會甘心？不管裴仲機耍的是甚麼花樣，她必須將鏢車截留在這兒。

於是她在天井關至晉豫之間，替威武鏢局的鏢隊選了一個葬身之地。

* * *

這是一個險地，山嶺綿綿，地廣人稀，祇要在兩頭的丫口一堵，除非脅生雙翼，否則，就祇有留在這兒了。

楚三白久走江湖，他自然看得出眼前的危機，因而拉開嗓門大叫道：「兄弟們，上點勁，過了前面的丫口，咱們再好好的歇息。」

為了讓全體鏢隊都聽得明白，他是貫足了內力大聲呼叫的。

楚三白算不得絕頂高人，但也有數十年的精純修為，誰知他在叫出「兄弟們」三字之後，竟然再也叫不出來了。

他不知道發生了甚麼怪事，也不相信叫喊不出，因為他還在盡力呼喊，不過，後面的那些話祇有他自己聽到罷了。

但鏢隊的前進卻停了下來，因為他們發覺總鏢頭祇叫了三個字，那三個字戰抖淒厲，令人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

鏢隊停止前進，使得楚三白更為焦急，他揮動馬鞭奮力前進，希望能夠將鏢車隊帶出丫口。

祇是他的心意並沒達到，坐騎不過衝出了兩丈，就一頭栽了下來。

「總鏢頭遭了暗算，咱們快些衝出去呀！」

說話的是鏢師陸四海，在威武鏢局算得上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物。

可惜他沒有見識過無形之毒，以致他自己也遭到了暗算。

其實遭到了暗算的何止他們兩個，鏢隊四十餘人，沒有一個能逃得這一劫難。

鏢隊癱瘓了，每一個人都在痛苦之中掙扎着。

楚三白使用了內力，他是毒發最早的一個，不過他還是扶着鏢車站了起來，衝着前面的山口淡淡一笑道：「你上當了，門主，咱們的鏢車祇是石頭！」

射月門主宗琳是一個極端神秘的人物，當今武林認識她的為數不多。

楚三白也不認識射月門主，不過他卻能斷定在山口出現的一羣男女之中，必然有射月門主宗琳在內。

他沒有猜錯，其中果然有射月門主宗琳。

一乘軟轎，轎簾深垂，楚三白看不到射月門主是甚麼長相，祇聽得一道清脆的聲音。

「楚三白，你的膽量不小！」

「好說，比起門主來，在下還是差了一點。」

「哦……」

「門主攔劫餉銀，形同叛逆，無論你有多大能耐，不過是一個江湖草寇罷了，你可曾想到公然與朝廷作對的後果？」

「住口！」

「怎麼，害怕了？」

「你說錯了，楚三白，國法雖嚴，也要有憑有據，如果你們全部死了，誰敢說餉銀是本門劫的？」

「好辦法！好心機！祇可惜你千算萬算，還是處處落在裴老爺子的算計之中，放下屠刀吧！門主，裴老爺子會留給你一綫生機。」

好傢伙，千算萬算還是落在裴老爺子的算計之中，這句話太尖刻了，尖得像一把刀，無情的插進射月門主宗琳的心胸。

個性偏激的射月門主宗琳當眞震動了，尖刀插進了心中，她如何能夠不震動？

射月門主宗琳，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當然，能夠當得上一門之主，她自然不會是平凡的。

不平凡的人，大都有些驕，也有點狂，祇是她費盡心機，都無法將裴仲機怎麼樣。

此次劫鏢，她原想毀滅裴仲機的，結果，她卻落在對方的算計中，豈不是十分的可笑嗎？

不，這不是可笑，是可怕，是震駭，她一生驕狂任性、目無餘子，但到頭來還是鬥不過裴仲機。

不過，她並不後悔，她明知裴氏師徒父子不在鏢隊之中，明知五輛鏢車絕對裝不了二十萬兩餉銀。

明知是一個陷阱。

明知裴仲機必有陰謀。

然而她還是來了。

在驕狂任性之下，她祇是鬥氣，不顧生死，她自信裴仲機必會出現，自信絕對不會鬥不過他的。

她沒有猜錯，果然有人來了。

他們在對面的山口出現，祇不過刹那間，就已來到了現場。

不過，他決不是裴仲機。

「晚輩裴單青參見門主。」

「甚麼，你不是姓單的？」

「晚輩姓裴，草字單青，往日以字作姓，出於情非得已，尚請前輩鑒諒。」

「你是裴仲機的兒子？」

「是的，晚輩排行第二。」

「你從湖口開始，就千方百計的計算我的女兒，射月門雖是栽在你們父子的手中，不過你們千算萬算，還是算少了一點！」

「哦……」

「你們少算的一點，就是我能夠殺死你！」

天下武林見過射月門主的為數不多，有些見過她多半已經是作了死人。

裴單青見過，所以射月門主不能讓他再活下去。

何況，他們父子佈下一個陷阱，以巧妙的安排，與無畏的勇氣，讓司馬姍姍主婢落入圈套，而且越陷越深，以致無法自拔。

射月門毀震天帮的銅駝秘笈，祇不過是一本假的，結果他們卻賠上了一女一婢，當眞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口氣射月門主如何嚥得下去呢！

春姑挑起轎簾，射月門主宗琳由轎中走了出來。

一身素淡雅服，在冷肅中還有一股高不可攀的神韻，這就是行踪詭秘，名震江湖的射月門主。

她跨出了軟轎，流目一盼，那原本冷如嚴冰的臉頰忽然昇起了一股怒意。

「你們過來，姍兒，你們在那兒作甚麼？」

敢情來到現場的除了裴單青，還有司馬姍姍及馨兒，裴單青直奔射月門主宗琳，她們主婢就去看望鏢隊武士的傷勢。

震天帮的黑衣武士是裴仲機父子師徒及十八瘋虎所改扮的，眞正的黑衣武士祇有七名。

馨兒一眼就認出唐易，她請司馬姍姍將解藥交給他去分發，她們主婢兩人就在一旁照料着。

當射月門主怒叱司馬姍姍之際，鏢隊的人毒傷已經全部痊癒了。

這是射月門主宗琳沒有想到的。

無形之毒解藥在機關重重的密

室，除了門主宗琳，沒有人能夠進去。

她卻沒有想到秋姑是個有心的人。

決沒有想到由她一手帶大的秋姑早已生了背叛之心。

直到裴仲機父子脫掉了外面的黑衣武士裝，隨着司馬姍姍主婢向她逼近之時，她才知道大勢已去了。

「好女兒，你竟然不要娘了……」

「不，娘，女兒祇要娘立刻放下屠刀……」

「住口，你敢教訓爲娘？我問你，你從哪兒得來的解藥？」

「是秋姑，娘，多行不義必自斃，秋姑的背叛是給娘的一個警惕，祇要娘回頭向善，現在還來得及。」

「是秋姑，嘿嘿，我的女兒都背叛我，這倒怨她不得，不過你既不要娘，娘祇好不要你這個女兒了！」

話說得十分平靜，就像娘兒兩個在談家事一般，但她雙目中煞光流轉，內心的憤怒已然到了極點。

當語音還在空中飄盪之際，她竟然對女兒司馬姍姍來了一個兜胸一掌。

宗琳能夠在武林中名動四海，必不是僥倖得來，她除了善於用毒，善用心機，武功之高，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她此時傷心已至極頂，這兜胸一掌，是存心要將司馬姍姍立斃掌下。

裴單青就在司馬姍姍不遠之處，虎毒不食兒，他決沒想到射月門主會驟然突下毒手，連親生女兒也不放過。

待他察覺不好時，再出掌已然嫌遲，他在震驚與狂怒之下竟然不顧一切縱身撲了上去，他是以身試掌，爲司馬姍姍承受那一記掌力，祇不過他的身形剛剛躍起，就被一條人影攔了下來。

「姓裴的，在金陵沒有將你打死，已算你命大，今天大爺決不饒你！」

攔路的是鐵豹卜如風，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裴單青二話不說，震天十八式已連續的施展出來。

它是當今武林最威猛的掌力，不祇是每一招都像驚濤拍岸一般，它的勁道也一掌强過一掌。

而且綿延不絕，生生不息，是鐵人也承當不起，何況卜如風祇是血肉之軀。

不過在射月門龍虎豹彪四人之中，以鐵豹卜如風功力最高，加上他長相英俊，因而頗獲宗琳的喜愛，於是他就順着竿兒往上爬，打起了司馬姍姍的主意來了。

這便是毒打裴單青，以及說出「將大爺往那兒擺」的原因，現在他眼見希望已經破滅，自然是妒火中燒，以死相拚了。

祇不過他連續接了五掌，已是氣浮心躁，欲振無力，如果裴單青全力一擊，那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後果？

他果然沒有接下第六掌。

一聲悽厲慘號，鐵豹卜如風飛了起來，身軀摔上山壁，洒出滿天鮮血。

裴單青不再理會這一頭死豹子，一轉身便向射月門主宗琳撲去。

當他一眼望了之後，一絲安慰的笑意在他的嘴角挑了起來。

因爲司馬姍姍安然無恙，他爹裴仲機正與射月門主宗琳打得難分難解。

此時，全場展開混戰，沒有捲入搏殺漩渦的祇有司馬姍姍主婢兩人。

裴單青不想參加搏殺，因他心地仁厚，不是一個好殺之人。

他走向司馬姍姍，目光一抬，由頭至脚的看了一陣，這才吁了一口大氣道：「還好，差點兒將我嚇死了！」

司馬姍姍輕輕的依在他的身側，幽幽的道：「是你爹救了我……」

裴單青道：「我爹就是你爹，這可沒有你我之分啊。」

司馬姍姍道：「我娘也是你娘，不要忘記你答允過我。」

裴單青道：「你放心，我爹自有分寸，他是不會傷害你娘的。」

司馬姍姍相信裴單青，也相信裴仲機是不會傷害她娘的，不過她卻忽略了一點，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她娘會不會傷害裴單青的爹裴仲機呢？

她沒有想到的事，卻得到了切實的證明，她娘不祇是要傷害裴仲機，對震天帮的其餘人手，以及威武鏢局全部鏢師人員都不會放過。

因爲她已取出了「雷火彈」，用兩手分開握着。

雷火彈是當今武林中最具威力的暗器，殺傷力之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夠抗拒的。

以射月門主宗琳一身超人武功，如果讓她擲出雷火彈，祇怕無人能夠逃避，此種結果將使人不寒而慄。

此時，全場的搏殺大部份已結束了，獲得絕對勝利的是震天帮及威武鏢局。

射月門四煞死亡殆盡，春夏冬三姑也祇剩下一個身負重傷的春姑了。

射月門主宗琳所帶來的黑道兇

手原有三十餘人之多，但震天帮的十八瘋虎以摧枯拉朽之勢，殺得他們遍地遺屍，無一倖免。

射月門主宗琳敗了，她是初嚐敗績，卻不道敗得如此之慘。

以她驕狂任性的偏激性格，她還能夠容忍下去嗎？

她無法容忍，也不想再活，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她已不願再活下去了。

「裴仲機，你想不到吧？本門主還有這最後一招！」

裴仲機神色安詳的微微一笑道：「老朽知道門主還有這最後一招，祇不過這一招並不高明。」

宗琳道：「莫非你認爲雷火彈殺不死你？」

裴仲機道：「不！老朽祇是說門主縱然殺死了咱們，你也未必能夠活命。」

宗琳哈哈的一陣狂笑道：「這回你終於猜錯了，我還以爲你當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超人。」

裴仲機道：「看來門主想跟咱們同歸於盡了，其實你祇要回頭是岸，並不是沒有生機的……」

宗琳臉色一沉道：「住口，本門主一生沒有服過輸，也沒有人敢教訓本門主，不過……」

裴仲機道：「不過怎樣，門主請說。」

宗琳道：「祇有一點我想不明白。」

裴仲機道：「哪一點？」

宗琳道：「你們在江面上佈下木排，迫使姍兒棄舟登陸，這是你們摸清了她們的行動，倒沒有甚麼稀奇，至於要她們將秘笈藏在包袱之中，說是秘笈怕熱，不能貼身收藏，然後好讓胡岐山用柳葉飛刀將包袱削落，使姍兒以雷火彈將包裹裏的秘笈毀掉，以掩飾她們所取得到的原是一本假秘笈，計算雖有幾分巧妙，也沒有甚麼出奇，祇有一點我不懂，你如何知道姍兒是我的女兒？」

裴仲機道：「江湖之上的確沒有人知道纖纖血手俏羅刹會是射月門主的千金，祇有一個人瞞他不過。」

宗琳道：「誰？」

「我……」答話的是一個車伕，他正由鏢車旁穿了過來。

宗琳問道：「你是誰？」

車伕沒有回答，祇是伸手摘下他的人皮面具。

宗琳臉色一變道：「是你……」

車伕道：「是我，司馬敬業，也是浪跡江湖的一清道人。」

宗琳咬牙切齒的怒叱道：「好得很，司馬敬業，敢情我還是毀在你的手中！」

司馬敬業道：「不要固執了，琳姑，咱們夫妻之間還有甚麼氣好鬥的？跟我走吧，咱們的兒子已當了父母官，女兒也有好的歸宿，咱們都老了，何必再賭那些閑氣！」

宗琳沒有表示甚麼，她卻將雷火彈收了起來，這不能說她回心轉意，她祇是明白司馬敬業既已出現，她縱然投出雷火彈，也難以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

她收起雷火彈的同時，取出了一柄短劍，刷的一聲竟向她自己心窩扎了進去。

「啊……」

這是一件令人無法想像中的變故，全場的人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驚呼！

一個驕狂任性而又祇走極端的女人，當她徹底失敗之後，自裁應該是她最好的下場了。

不過，他們畢竟是夫妻，因而司馬敬業奔了過去將她抱起來道：「琳姑，你這是何苦呢？」

宗琳淡然道：「我說過……我要做出……讓你意外……讓你震……驚的事……我贏了……吧……」

司馬敬業道：「我承認你贏了，不過有一件事你應該明白……」

宗琳道：「甚麼事？」

司馬敬業道：「我愛你……」

轟一聲，他也倒了下來，嘴角旁已經流出了黑色血絲，原來這位名震江湖的高人早已服下了烈性毒藥，此時毒力發作，他自然要倒下去了。

宗琳的臉頰上突然現出了一抹紅暈，她伸手抱着司馬敬業，幽幽地道：「你這個傻瓜……」

她也追隨他去了，臉上卻留下了一片欣然之笑容，就這樣的離開了這個滿佈險惡的江湖上了。

（完）

上文提要：于阿坤在大和尚訓練下，已能在半個時辰內跑完二十多里山路，後來，大和尚又訓練他借着竹竿彈飛到樹梢上，雖然摔得皮開肉綻，但他仍然堅持訓練。有一天，大和尚詢問他爺爺何名，于阿坤遵父親囑咐不敢說出，因爺爺曾任縣官，于阿坤便將爺爺名字于青天說成于大天，大和尚便放心地教其武功……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飛刀小祖宗



小阿坤鬧市比武　大皇莊節日賣解

飯桶和尚對于阿坤道：「于阿坤，去，繞着抱虎寺跑一圈，半個時辰內跑回來，然後上竹竿彈到大樹上，再下來推石滾，完了我們兩個對打！」

飯桶和尚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聽得于阿坤全身不自在，他囁嚅的道：「大師父，這些不是都練過了嗎？爲什麼還要再來？」

飯桶和尚沉聲道：「你懂什麼？叫你練你就練，快去！」

于阿坤心想：「你這個老小子，這不明明在整人寃枉？叫我又推石滾又跑路，回來那還有力量同你對打？」

不料飯桶和尚見于阿坤猶豫，立刻沉聲道：「你若不練，從此我便不再來了！」

大和尚起身要走，于阿坤忙道：「好嘛，好嘛，我聽你的便是了！」

飯桶和尚戟指大路，吼道：「那就跑啊！」

于阿坤聞吼，拔腿便跑！

他一路跑一路罵：禿頭驢，窮和尚，出點子，整寃枉，可惡啊！等我練好武功，非找機會整整你不可，娘的，走着瞧吧！

于阿坤邊罵邊跑，半個時辰不到便跑完二十多里路又回到打麥場。

榆樹下面，大和尚坐着沒有動，于阿坤便使出全力推石滾，那石滾發出轟通轟通聲，旋即他推了三圈。

于阿坤絕不多推半尺，這種虧絕不吃，剛好又把石滾推在原地方，便匆匆的往竹竿上爬去！

立刻便見竹竿閃呀閃的發出吱呀聲響。

于阿坤一聲尖吼，道：「啊……」

人已騰空三四丈高，空中剛翻第一個觔斗，便聞得樹下的大和尚高聲叫道：「于阿坤，小心了！」

便在他的吼聲裡，忽見大和尚穿樹而上，寬大的衣袖連揮，迎着于阿坤躍下來的身子揮去！

于阿坤想不到這大和尚會在他身在高空時向他出手。

他心中不由忿怒又驚恐——忿怒是他不該這時候趁人之危，驚恐是自己怎能在這時候出手抵擋！

兩隻大衣袖宛如兩個大蒲扇，連轟着已到了于阿坤身前。

本能的，于阿坤空中擰腰挺胸，雙臂分張，下落的身子一窒間，他虛空的右足已半圓形的踢出。

兩片大袖並沒及身，于阿坤橫裡已往樹葉中落去，「噗」的一聲，剛巧被他抓住一根橫枝。

再看衝天而來的大和尚，他已坐在樹下面呵呵笑！

于阿坤拭着汗水落下地，聳着雙肩直喘氣。

飯桶和尚點點頭道：「教你的一招你已全使展出來了，很好，很好！」

于阿坤道：「還很好？我嚇一跳！」

飯桶和尚道：「學武之人不單要學得紮實，且重隨機應變，今日就此打住，明天夜裡再來！」

于阿坤道：「大師父的三招兩式才教了我一招，什麼時候學第二招？」

飯桶和尚道：「這第一招你還差遠呢！就想學第二招？要知道學武功就如同吃飯，要細嚼慢嚥品嚐個中滋味，享受其中樂趣，你急什麼？」

于阿坤道：「大師父，你不是說我這第一招二式全會使出來了嗎？」

冷冷一笑，飯桶和尚道：「剛才是我誘你發招，我並沒攻打你，如果我左袖橫掃，右袖揮擊，你早就滾下樹來直哎唷了！」

于阿坤道：「照大師父這麼說，我什麼時候才算學成你的第一招？」

飯桶和尚道：「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於是，飯桶和尚甩動兩隻大袖子飄然離去。

于阿坤看天色未亮，便又拉開架式盡在琢磨那一招兩式的妙處。

他口中述說着：「左足撐，右足提，雙臂弓尾頭兩邊，身子前傾……前傾……扭腰、張臂、旋身……」

他比劃得漸漸加快速度，也一遍一遍的重覆着做。

於是，他有着輕飄飄的感覺。舉手投足之間似也有了呼轟之聲！

樂了，于阿坤樂得大笑起來了！

天已亮，石管家領着個長工走出來，見于阿坤在傻笑，石管家便笑道：「少爺，你又練了一身大汗！」

于阿坤道：「你們要去那兒？」

石管家道：「上洛城辦東西，少爺，快到後廳吃飯了！」

于阿坤很久未往城裡跑，自己很想跟去玩，但因每日一早要練功，便悻悻的道：「很想跟你們進城玩，可是大和尚逼得緊，眞氣人！」

石管家笑道：「學功夫也不比讀書，讀書可以三天不去唸，功夫可不能一日中斷，少爺，你練吧！別忘了，要做人上人，就得吃苦喲！」

忽然，小六子站在莊門口叫道：「少爺，老夫人叫你回來吃飯了！」

于阿坤悻悻的走進莊門。

石管家笑對身邊的年輕長工說道：「于家三代文人，想不到少爺要練武，偏偏老爺也就讓他練了，你說奇怪不奇怪？」

長工咧嘴笑道：「老管家，難道你還不知道？前後不到兩三年，八個老夫子被他氣走四對，前年還把少爺送進城裡私塾學堂，沒三天便叫人給送回來了！」

兩個人邊往大道上走，邊笑着，年輕的長工又道：「提起前年少爺在城裡被人送回來，我就想笑！」

石管家把肩上搭褳換個肩，笑道：「倒是忘了，少爺是爲什麼被人送回來的？」

年輕長工笑道：「聽送他回來的人是這麼說的，我家少爺在城裡住在大姨媽家，可是那學堂的同學都欺侮他，老管家你想想，我們少爺豈是被人欺侮的？」

石管家道：「那時候他還不滿十歲吧！」

長工點點頭，道：「我們少爺可眞絕，他暗中弄些地瓜麪摻糖，搓成狗屎模樣，等到學堂放了學，他就暗中把蕃薯搓的狗屎放在老夫子的座椅上。

「等到第二天上學，老夫子看到椅子裡放着一堆狗屎，氣得七竅生煙，逼問是誰惡作劇，所有私塾裡幾十個學生都說是于阿坤弄的。」

石管家道：「少爺要挨打了！」

長工一笑，道：「沒有挨打。」

石管家道：「就這樣把少爺送回來了？」

長工搖搖頭，道：「老夫子收了銀子才兩天，怎好把少爺送回去，他……哼！一拍桌上木板子，要少爺把那堆狗屎全吃完！」

石管家笑道：「蕃薯摻糖好吃得很！」

長工笑道：「少爺眞的當狗屎吃，邊吃還邊哭……」

「可憐啊！」

「當然可憐，幾十個小孩子沒有一個不高興，事過之後大夥還叫着『于阿坤狗屎！于阿坤狗屎！』」

石管家嘆口氣道：「這書不讀也罷！」

長工笑道：「我家少爺不認輸，他會敗在那羣小子之手？門都沒有！」

石管家道：「他用什麼方法報仇？」

長工道：「當然是狗屎了！」

石管家一怔，道：「什麼？又是狗屎！」

長工點點頭，道：「你以爲我們少爺白吃一頓狗屎就算了？」

石管家道：「那是蕃薯加糖呀！」

長工大步往前走，邊笑道：「在大夥眼裡是狗屎。」

石管家道：「少爺又用蕃薯做了一堆狗屎？」

長工哈哈笑道：「錯了，少爺這回不知在那兒找了一大包有濕有乾大塊眞狗屎，全放在老夫子的椅子與東西上了！」

石管家咧着大嘴道：「多髒啊！」

「第二天一大早私塾的老夫子已氣唬唬的一把揪住我們小少爺，吹鬍子瞪眼的吼道：『于阿坤，上回狗屎你還沒吃夠，今天又想吃是嗎？去，吃光！』，說着便拖了我們少爺走到老夫子坐的椅子邊！」

石管家沉聲道：「不能吃！」

長工道：「打死也不能吃，我們少爺『通』的一聲跪在地，苦兮兮的對那老夫子道：『先生，你打死我吧！上回我受了冤枉，吃了一肚子狗屎，回去三天沒吃飯，半夜裡嘔了一大灘，我那會做出這種事？這一定是他們之中有人在害我，你要詳查呀，先生！』

「老夫子摘下眼鏡來，看了一室坐着的學生們，他忽然拉起我們少爺，然後走向大夥還在吃驚的學生們，猛的一拍桌子，又吼道：『是誰？快站出來！』」

石管家道：「誰也不會站出來吃狗屎！」

長工笑道：「當然，那玩意如何下嚥？」

石管家道：「後來呢？」

長工笑呵呵的道：「老夫子見沒人走出來，一聲怒吼，大叫：『都過來，每人吃一口，看你們還敢不敢再搗蛋！』說完，便把個木板子拿在手上，誰吃得少誰就狠狠的挨上幾大板子，哈……」

石管家笑道：「天才兒童，哈……」

長工笑道：「少爺總算報了一箭之仇，叫那些城裡娃兒不敢再欺侮鄉下去的！」

二人哈哈笑了一陣，石管家忽然又問道：「那就奇怪了，少爺爲什麼不久便被人送回來？」

長工嘆口氣，道：「這就怨少爺自己了！」

石管家道：「爲什麼？」

長工道：「少爺有一回被幾個娃兒欺侮，他突然對他們說，再要欺侮，便再叫大夥吃狗屎。老管家你想想，他這不是不打自招嗎？」

石管家一驚，道：「這是觸犯衆怒的事，怎可隨便說出來呀！」

長工點點頭，道：「就是嘛，眼看大夥要把少爺打個半死，老夫子怕出人命，只好把少爺送回他姨媽家，當天我就把少爺接回來了！」

石管家道：「少爺挨打沒有？」

長工道：「挨了幾石頭，不過還好沒受傷！」

深深嘆了一口氣，石管家道：「所以少爺不喜歡讀書！」

「所以少爺要苦練武。」長工接上這句話。

黃土大道上，兩個人說着話便不覺累，也不時的傳來一陣哈哈笑。

* * *

于阿坤苦練功，果眞是卯上了！

就在第二天四更剛到，他便又走出莊門，榆樹下，已見飯桶和尚坐在那兒。

于阿坤昨夜吃得飽，覺也睡得足，如今一身是勁的是走向飯桶和尚前面，道：「大師父，你又要我先跑一圈再推石滾，是嗎？」

飯桶和尚道：「且容我想一下。」

于阿坤心想：「老和尚又出點子整我了，不如自己先發招，試一試自己的本事。」

忽然，于阿坤右足擰，身前傾，雙臂一分，便往飯桶和尚撲去，邊叫道：「大師父接招！」

空氣中發出呼嚕聲。

于阿坤卯足了勁的左掌揮右掌拍，猛古丁罩上飯桶和尚！

飯桶和尚先是一楞，見于阿坤化作一團灰影罩來，他坐在樹下不動，兩隻大袖已迎擊過去！

立刻，樹下面發出一陣唏哩嘩啦聲！

于阿坤既求表現，又要試着學得的一招兩式，一陣撲擊中，他反覆運用了七次！

「彭！」

飯桶和尚彈身而起，一手按在肩頭上，楞然立在兩丈外，說道：「于阿坤，眞有你的！」

于阿坤收勢站定身子，道：「大師父，我打到你了！」

飯桶和尚道：「而且還眞痛！」

于阿坤道：「大師父只守不攻，時間一久，自然要挨那麼一下子了！」

哈哈笑了笑，飯桶和尚道：「于阿坤，今夜教你第二招……唔……如果你在這方面有天才，半月之後這三招兩式全要被你學完了！」

于阿坤大喜，道：「你不叫我再跑山路推石滾了？」

飯桶和尚道：「等你學會我的三招兩式之後，你仍然要下苦功練，一分汗水一分收穫，我不再逼你了。」

于阿坤點點頭，道：「大師父放心，就算你不逼我，我還是會苦練，因爲……因爲我高興做的事，自會做得好，要是我不喜歡，你就是逼死我，我也不會好好幹，就

像……就像……嗯，讀書……我就討厭！」

飯桶和尚大步走到麥場中央，道：「看清楚了，這是第二式！」

于阿坤看得十分仔細。

只見大和尚雙腿蹲襠，雙臂兩邊分開，忽上忽下，拳掌雙腿交互盤擊，剎時間飛砂走石，四週呼呼風聲不斷。

大和尚的身子部位幾乎已分不清楚的化做一團影子了！

于阿坤直待大和尚收住勢子，便立刻問道：「大師父，這是什麼招式，越打越快……」

笑笑，飯桶和尚道：「其實我的三招兩式都有名堂，第一招叫『老鷹捉小鷄』，于阿坤，你說像不像？」

于阿坤點點頭，道：「像，眞像老鷹抓小鷄！」

飯桶和尚又道：「這第二招就叫『母鷄護小鷄』，于阿坤，你再仔細看！」

飯桶和尚立刻又蹲襠出拳舞了起來。

于阿坤笑着仔細看，他已把這第二招看了個仔細。

等到飯桶和尚收住勢子，于阿坤笑道：「大師父，你的三招兩式名字好聽，好聽的名字最好記，那第三招又叫什麼名？」

飯桶和尚臉色一寒，道：「第二招你還沒學，知道那麼多做什麼？來，練！」

于阿坤不敢多問，便下場苦練起來。

於是，就在飯桶和尚天天夜裡指點之下，于阿坤果然十幾天又把這「母鷄護小鷄」第二招學得運用自如。

這天夜裡，飯桶和尚對于阿坤說道：「我就要教你最後一招了，于阿坤，這招教完我就要走了！」

于阿坤有些黯然的道：「爲什麼一定要走？住在我家不是也很好？要不就去住抱虎寺，我每天給你送吃的！」

飯桶和尚笑笑，道：「我是個遊方和尚，不能在一個地方久留，這次是受了你家恩施，方才停了這麼多天，爲的是傳授你一些武功。」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們學武之人最重義氣，受人點滴，報以泉湧，于阿坤，你要記下了。」

于阿坤想起大和尚曾問到爺爺的名字，至今還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想問，又怕問出問題來。

他楞了半天才又道：「大師父，你曾問起我爺爺的名字來，我爺爺叫……叫于大天，不過……你問這事做什麼？」

飯桶和尚臉色一寒，道：「不許多問，練功！」

大和尚走至場中央，重重的道：「看清了，這招名叫『龍捲風』，也最是難學，今日你仔細學，以後就要看你的修爲了！」

于阿坤不敢多問，立刻聚精會神的看着大和尚出脚伸拳，忽然擊出的右拳反面打，踢出的左足倒轉成反力道。

只轉眼間，全身扭曲，離地三尺，旋轉之勢便立刻帶起一陣風砂，光景就如同刮起一陣龍捲風！

感覺到這招很有威力，于阿坤小心的看仔細，直到大和尚住了手，他才走至場中央拉開架式打起來。

飯桶和尚見于阿坤已能記下這招龍捲風的模式，也不由得暗自驚異這娃兒果然是個練武的材料！

半個月後。

飯桶和尚有一夜問于阿坤，道：「于阿坤，你跟我學武藝有多久了？」

于阿坤道：「也快一年了吧！」

飯桶和尚道：「你學得是不是有點門道了？」

于阿坤道：「有點門道也是大師父的教導有方，如果師父只是這麼三招兩式，大概師父會的本領我全會了。」

笑笑，飯桶和尚道：「好，你今夜就從頭開始演一遍，先上竹竿頂，在樹梢開始第一招，落地之後出第二招，然後再往我這兒發第三招，去！」

于阿坤緊一緊衣衫，磨拳擦掌的攀上竹竿頂，他果眞像猴子那樣的靈活，飛鳥般的輕靈，從翻躍到樹頂，落在地上，再旋轉着身子撲向大和尚。

他學手投足頗不凡響，而似一團旋動的幽靈！

就在飯桶和尚前面收住勢子，已聞得大和尚笑笑，道：「不錯，你今已學得我的三招兩式，來，我們可以比一下高低了！」

于阿坤早有此心，他苦了這麼多天，眞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又不能找人去比高低打一架，大和尚這一出口，敢情說中心窩了！

于阿坤不再躊躇，雙臂上圈，擺了個架式。

飯桶和尚哈哈一聲笑道：「小心了！」

於是兩個人遞招閃掠，騰躍撲擊的便搏鬥起來。

于阿坤只一出手，便不斷的「老鷹抓小鷄」、「母雞護小雞」，然後就是第三招的「龍捲風」！

飯桶和尚邊打邊笑，總是中途便化解了于阿坤的攻勢，反手便逼得于阿坤閃掠不迭！

于阿坤反覆的出此三招，三招一共只六式，一時間他不斷的想尋找和尚的漏洞。

不料一陣搏鬥之後，飯桶和尚突然飛起一腿，「叭」的一聲，把于阿坤踢跌了兩丈多遠！

于阿坤坐在地上不起來，鼓着嘴巴直哎唷！

飯桶和尚一笑，道：「于阿坤，別裝了，我出手有分寸，你沒有傷，起來！」

于阿坤坐在地上聞言更是一聲尖叫：「哎唷！」邊叫邊往地上爬。

飯桶和尚一怔，心想：「難道他眞受傷了？」

邊向于阿坤走過來，伸手去拉他。

就在這時候，于阿坤突然暴伸右手拍向飯桶和尚面門，左手已快不可言的抓住飯桶和尚襠裡那玩意兒。

他吃吃的笑道：「老鷹抓小鷄！」

飯桶和尚受制，先是一楞不敢動，旋即沉聲道：「于阿坤，快放手！」

于阿坤道：「苦了一年你還是打得過我，可見你還有絕招沒教我，我要你答應敎我！」

飯桶和尚哈哈笑道：「我的小祖宗，你先鬆手聽我說，你一把抓住我……」

于阿坤再搗蛋這時候他也得放手，臉色靦覥的道：「大師父，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飯桶和尚抖一抖褲襠，笑道：「于阿坤，你這種隨機應變，反敗爲勝的手段，足可比喩江湖油條！」

于阿坤道：「什麼叫江湖油條？」

飯桶和尚道：「江湖上不少老奸巨猾、陰狠毒辣之徒，一個人如果要生存在這些惡魔之間，就要懂得應付之道，久而久之便成了老油條！」

于阿坤道：「我實在想多學你的武功，大師父！」

飯桶和尚道：「我眞的已把學到的武功全敎了你，你我所差的只是你尚未在這三招之上深下功夫，何況又是我敎你的，如果對付別人，便自不相同了！」

于阿坤道：「要怎樣才能同大師父一般樣？」

飯桶和尚道：「學武不能取巧，就是要下苦功，多練習，久而久之，便自然能更上一層樓！」

* * *

飯桶和尚走了。

于阿坤每天仍然苦練着飯桶和尚敎他的三招武功，每招兩式，每式變化莫測，半個月後他已漸漸體會出其中奧妙來了。

武功學會了，于阿坤倒反不再去找小胖那批「仇人」了，他自認爲自己是學武之人，豈能再同小胖那批人一般見識？

這天一大早，于阿坤剛從七重坡跑回來，迎面忽見石管家走出來。

「石管家，你去那兒？」

石管家哈哈笑道：「少爺，明天就是端陽節了，我進城裡去辦東西去！」

于阿坤道：「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石管家道：「好哇！少爺是應該去城裡走走，你已經有一年沒出門玩了。」

不錯，自從于阿坤開始學武功以來，每天起四更爬半夜，別說是到洛城走動，就是大皇莊附近的幾個玩伴也少來往了。

外面是個什麼世界，怕是早已忘了！

匆匆的一番收拾，于阿坤便跟着石管家往城裡走。

石管家笑向于阿坤道：「少爺，你累了半夜，我們走慢些！」

于阿坤道：「老管家只管走，別替我擔心。」

石管家有心試于阿坤，笑道：「既然少爺不累，三十五里路我們快點走！」

于阿坤道：「要過節了，洛城一定很熱鬧，老管家，我們快點走！」

于阿坤敞開大步往前走。

後面的石管家直喘氣！

于阿坤前面已看到城門樓，一回頭，只見老管家還在三里外，等到老管家追上來，老人家臉也白了。

石管家直叫道：「跑壞了！跑岔氣了！」

不料二人剛進得城門，忽見有個年輕尼姑在廣場上打拳賣藝，四周擠滿了不少人在看熱鬧！

于阿坤老遠便見那尼姑忽高忽低，閃掠如飛，不由得拉着石管家擠過去看。

忽然尼姑收住架勢，滿臉俏笑的對四周圍觀的抱拳，道：「貧尼海音路過貴寶地，無非是想化幾個香火銀子，在場諸位可有願意下來玩玩，兩人比劃總比一人打拳要熱鬧多了！」

海音尼姑長得俏，一雙妙目四下裡張望着，可是就是沒有人下場同她較量。

于阿坤一看，立刻挽起衣袖要下場，却一把被石管家拉住不放手。

于阿坤用力掙，石管家道：「少爺，你不能去呀！」

于阿坤道：「爲什麼？」

石管家說道：「江湖賣藝，不少能人，你看這尼姑，雙目噴火，走地無聲，你的武功……」

于阿坤那會聽這些，猛力一

掙，道：「你看我的！」

石管家一把沒拉住，于阿坤已走到場中央。

俏尼姑一看來個少年郎，便笑，道：「喲，你今天頂多十五六吧？」

于阿坤道：「十四歲剛冒個頭！」

俏尼姑一怔……

原來這一年多于阿坤苦練功夫，飯吃得多，人長得壯，看上去宛似個小牡牛般，那會只有十四歲！

「喲！」俏尼姑道：「小施主，你都是學的什麼武藝呀？」

于阿坤冷冷道：「幹什麼？摸我的底細呀！」

俏尼姑一笑，又道：「施主可否通個名？」

于阿坤又冷冷道：「幹什麼？查戶口？」

俏尼姑見于阿坤小小年紀橫鼻子橫眼，又是一笑，立刻比個架式：「小施主，你進招。」

于阿坤也不答話，立刻拉個老鷹抓小鷄的架式出來！

不料俏尼姑立刻吃驚的叫道：「等等！」

于阿坤收住勢子，道：「妳眞囉嗦！」

俏尼姑道：「你怎麼會少林飛龍掌法？」

于阿坤冷然一笑，道：「什麼少林飛龍掌法，明明我這是老鷹抓小鷄！」

他此言一出，四週立刻轟然大笑。

俏尼姑臉色一寒，立刻出掌相迎。

不料兩下裡剛剛撲擊三個照面，那俏尼姑忽又掠出兩丈外，道：「等一等！」

于阿坤沉聲道：「妳又有話說？」

俏尼姑道：「除了少林飛龍掌，你還學了少林的伏虎拳法，你，你……」

于阿坤笑笑，道：「妳又猜錯了，我的第二招叫做母鷄護小鷄！」

一陣哄然大笑，有人唱：「老鷹捉小鷄，母鷄護小鷄，母鷄急得咯咯啼……」

俏尼姑道：「小施主，你師父何人？」

于阿坤道：「怎麼，怕了？要拉關係套交情？」

一邊看熱鬧的人也立刻有人叫哄着：「快比啦！有什麼好說的！」

于阿坤道：「打完了我自會告訴妳！」

俏尼姑道：「看得出小施主求勝心切，一旦再動手必有勝負出現，爲了免傷和氣，小施主，你還是先告訴我你師父的名字。」

于阿坤被迫得立刻高聲道：「我沒有師父！」

俏尼姑搖頭，道：「不可能！」

于阿坤道：「有位大師父敎我的！」

俏尼姑道：「這位大師父叫什麼法號？」

于阿坤道：「沒有法號，他叫飯桶和尚！」

于阿坤此言一出，刹時引得全場哈哈大笑不已。

有的觀衆幾乎笑出眼淚來！

于阿坤沒有笑，俏尼姑也沒有。

拱拱手，俏尼姑說道：「哦！原來是飯桶敎你的，這樣講來都是自家人，不用比了。」

于阿坤正要找人試試自己的武功，突聽俏尼姑說不要比了，那裡會罷手？

于阿坤作勢要打，道：「不行，總得一試！」

四週人羣中又發出吼叫聲：「比啦！比啦！」

俏尼姑本想一走了之，但見于阿坤咄咄逼人，羣衆又在起鬨，遂細聲對于阿坤道：「小施主，如果我認輸了呢？」

于阿坤道：「輸要輸個樣子吧！」

俏尼姑臉上一緊，旋即又笑道：「小施主，你是飯桶和尚敎的，我們一家人，何妨玩幾招，點到爲止！」

于阿坤點頭答應，立刻拉開架式，不等俏尼姑走近，便呼轟着踢打過去！

于阿坤雖然十四歲，個頭不比俏尼姑低，見俏尼姑細皮白肉，灰帽罩頭，胸前的佛珠錚光亮，那像是會武功的人物。

一上來，于阿坤便是一輪搶攻。

俏尼姑見于阿坤的兩招交互運用，也一時不好搶攻，忽然使個身法閃掠出來，她突然不打了！

于阿坤道：「爲什麼不打了？」

俏尼姑笑而不答。

于阿坤突然大吼一聲，身子便隨之旋空而起。

他衣袂震飄呼呼，全身呈寶塔形往空旋！

立刻引得一陣喝采聲。

俏尼姑驚疑的道：「般若杖法！」

言中，于阿坤聽得眞，便立刻應道：「龍捲風！」

噗嚕嚕直往俏尼姑撞去，就在二人即將撞在一起的刹那間，于阿坤旋起的身子猛一衝前，右手直拳便往俏尼姑的臉上搗去！

那眞是雷霆一擊，如被打中，俏尼姑非被搗得面目全非口吐鮮血

不治！

豈料于阿坤的右拳已到了俏尼姑面門，她忽然使個身法，如柳搖曳般的自于阿坤右邊閃掠過去。

就在她閃掠的一刹那，她右掌削過敵人曲池，人已站在兩丈外，臉上仍然笑容可掬。

于阿坤只覺得右手臂像挨了一刀般難以忍受，斜彎着腰，左手托着右肘直叫痛！

俏尼姑笑道：「眞是對不起，碰痛你了，千萬別見怪，你還是個少年，我僥倖勝了你也不見光彩，希望這一次之後，他日我們就是朋友！」

于阿坤額頭見汗，道：「我這一招龍捲風才練不久，如果妳不信，一個月後我們再比鬥！」

他說的沒錯，前兩招俏尼姑就拿他沒辦法，如果于阿坤一直用前兩招，二人打到天黑也分不出高低來。

別看只兩招，招中可以引發出無窮盡的怪招出來，俏尼姑心中最清楚，唯獨這第三招，于阿坤尚未練熟，這才着了俏尼姑的道兒！

石管家立刻跑進場子上，道：「少爺，少爺，你傷得重不重？」

他嘆口氣，又道：「上城裡來辦過節貨的，怎會遇上這種事，回去怎麼得了！」

于阿坤就是能忍耐，他對石管家道：「去辦貨，我慢慢往家裡走，你別管我了！」

他說完便重重的看了尼姑一眼，轉頭便往人羣外走去，直往大皇莊而去！

俏尼姑嘆了口氣，也不收銀子，便也匆匆的走了。

于阿坤的右肘處有似被人釘上釘般難受，他想起大和尚，便也想起抱虎寺，想去抱虎寺去打聽大和尚下落，偏又痛得難受。

于天保見兒子學了武藝出師不利，便叫小六子以後跟定他，不准他在外面惹事生非。

于阿坤的傷養了半個月方才痊癒。

傷癒之後，于阿坤更是下苦心窮練那招「龍捲風」。

＊　＊　＊

半年之後。

一天夜裡，忽見大和尚從莊外走來，于阿坤一把拉住飯桶和尚，當即把洛城受傷之事對飯桶和尚詳細說了一遍。

飯桶和尚猛吃一驚，冷沉的對于阿坤道：「你太魯莽了，怎麼去招惹她？幸虧你提起我的名號，否則，唔，你的這條臂非報廢不可！」

于阿坤怔怔的道：「大師父，我苦學武功，最後連個小尼姑也打不過，你果然是飯桶！」

飯桶和尚一笑，道：「你知道她是誰？嗯，你當然不知道，不過總有一天你自會知道的！」

于阿坤道：「有一天我一定要打敗她！」

又是一聲笑，大和尚道：「好了，好了，我是路過這裡，順道來看你是否在練功，還不錯，你沒放棄，我也就放心了！」

于阿坤道：「大師父又要走？」

大和尚道：「不是要走，而是必須走，于阿坤，我要去找個人家，救人要緊！」

于阿坤道：「救誰？」

大和尚往大路走去，聞言回頭道：「你不用知道！」

于阿坤楞在當場，直到已看不見大和尚，他才自言自語的道：「他找誰？他會問我爺爺的名字，難道……」

這眞是一團霧水，誰也不知道大和尚幹什麼。

于阿坤無精打彩的回到莊後面，他把看到大和尚的事告訴了爹娘。

于老太又是一番告誡：「阿坤，千萬不可說出你爺爺的名字，那會惹麻煩的！」

于天保道：「人都死二十多年了，誰還記得當年商縣的于青天于玄？」

于老太道：「公公當年辦過幾件大案子，難免結有仇家，還是小心的好！」

于阿坤道：「爹娘放寬心，如果誰敢找上門來，看兒子怎樣修理他！」

于老太道：「記住，有人問你爺爺，就說你爺爺叫于大天，記住了。」

于阿坤道：「我就是這麼對大和尚說的。」

于天保嘉許的點點頭，道：「以後除了練功夫，你少往外面跑！」

于老太道：「是呀！過去你只是同孩子們打打架，不會出什麼事情，你現在可不同了，你已是會武的人了，萬一不小心打傷了人，怎麼辦？」

于阿坤道：「人不惹我，我不惹人，誰要欺侮我，我照樣修理人，誰怕誰？」

于老太大驚，道：「你這孩子，眞叫娘擔心！」

于阿坤道：「好吧，好吧！我以後少出門就是了！」

果然，大皇莊的于阿坤不再常往外面亂跑胡鬧了，沒事的時候他便在莊前的場子上使刀弄棒練武功。

附近的幾個少年人知道了于阿坤學了一身好武功，誰也不敢再來招惹于阿坤。

倒是附近青田莊的小胖包太乾，一反過去對于阿坤的惡感，轉而對于阿坤套起交情來。

那包家在青田莊是大戶，包太乾在一羣少年中最是孔武有力，于阿坤不知吃過他多少虧，如今包太乾突然對于阿坤拍起馬屁來了！

包太乾奉承起于阿坤，連所有青田莊的少年們也跟着對于阿坤拍馬奉迎，倒使得于阿坤也不好意思再計較往日雙方的不愉快。

日子一久，于阿坤與包太乾二人倒眞的變成了哥倆好一對寶了！

＊　＊　＊

悠悠時光似水流，眼看着八月中秋就要到了。

大皇莊上，于天保于莊主特別交代石管家，好好過個中秋團圓節，可別像五月節那樣，少莊主于阿坤被尼姑打得一條右臂幾乎斷掉，五月節過得可眞窩囊！

石管家特意拉了匹馬上洛城辦節貨，大皇莊準備大事舖張了。

就在石管家往洛城趕辦東西的時候，大皇莊外來了一批人物，這些人趕着兩輛大篷車，十二個人中間就有四個是女人。

這些人迎着剛出莊的石管家，前面車上坐的老者笑呵呵的道：「借問一句話，這兒是什麼地方？」

石管家看了兩輛大車，道：「這兒是大皇莊。」

車轅上面老者笑笑，道：「大皇莊有幾戶人家？」

石管家道：「零散的住了四五家，眞正有大院圍牆的也只我們于家一戶。」

車轅上另外坐的是個中年大漢，臉皮刮得很乾淨，亮光光的，他雙目一亮，道：「請問你們老莊主大名是……」

石管家臉皮一緊，道：「喂！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怎麼人未進莊就問這問那？」

車上老者哈哈一笑，道：「老兄千萬別誤會，我們一家人，江湖跑解賣藝的，快要過節了，特別往四鄉走動，不過是想多找外快罷了！」

哈哈一笑，石管家道：「原來是江湖賣藝的，那好，各位可以把車趕到莊前麥場上，八月節那天各位的玩意夠看的，我們老爺少不了重賞！」

老者哈腰彎背的道：「謝謝，謝謝！」

兩輛大篷車進了大皇莊，石管家又匆忙的往城裡趕，心中在想着，今年的中秋節可熱鬧了！

不錯，大皇莊就在中秋節第一天，打麥場上五顏六色的旗子插在場邊上，鑼鼓點敲得震天價響，三里外的青田莊上也聽得清！

大皇莊上有玩把戲的，附近鄉人全都擁來了。

青田莊的小胖包太乾聞得鑼鼓聲，便領着一羣少年一大早的趕過來。

于阿坤只一出莊門，包太乾已抖着全身肥肉迎上去，笑得宛如抱虎寺裡的彌勒佛般，道：「好兄弟，今年你們這兒可眞熱鬧，兄弟們趕來捧場了！」

于阿坤道：「小胖，今天就在我們這兒玩一天，一切盡興，我招待！」

這時候只見打麥場上十二個男女已穿起緊身衣褲，足穿薄底快靴，三張方桌疊起來，有個女子沒見使力，腰一挺便上了桌面站定！

有個白鬍子老者在場上吼道：「衆鄉親且先受我陶家班全體一禮！」

姓陶的老者重重的一抱拳，其他十一男女也舉手施禮，桌面上的女子不過二十幾，身材修長，臉貌清秀，她在施禮過後，立刻擺了個架式，在上面打了一路快拳。

忽然，她擰腰施一個倒栽葱，便自桌面上躍落在地面上，氣定神閒的走向一邊。

於是，鑼鼓點敲得更加響亮了！

只見四個壯漢各抄一把砍刀，並肩站在場中央，整齊的舞了一路刀法。

場邊已擠滿了人，小胖對于阿坤豎起大拇指，道：「哇！好棒啊！」

不料于阿坤淡淡的道：「不稀罕，普普通通啦！」

小胖知道于阿坤學過武功，很想見識一下，就是無法開口，心中有些不自在的看着場子中央。

突然，有個中年大漢拿起一根竹竿在肩上，那竹竿橫擔着，他口中大聲吼道：「上！」

就在他的吼聲裡，只見兩個女子各自飛身而起，穩穩的站上竹竿兩端。

大漢雙肩聳動，開始旋轉起來，竹竿兩端的女子却在上面做出各種倒立的姿態。

最令人驚異的，却是三個人齊聲高吼，竹竿上面的女子突然扭身半空，中央大漢拿的竹子一個勁急的半旋，正巧接住空中落下的兩個女子。

那巧勁之外顯然也要具有眞實的本領。

此刻，于阿坤皺了下眉頭，他是行家，就算年紀小，但學過武的人一眼即看出來這些人都不簡單！

另一項令人拍案叫絕的武技，則是陶家班的空中飛人絕技，那不是普通空中飛人。

（未完・三）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上文提要：跟踪展玉翅的女子原來是天府不怕窮的總堂主岳紅花。展玉翅不但沒被其放出的毒蛇所害，反而制住了岳紅花，追問下岳紅花也是受諸葛神挑撥方誤認爲展玉翅欲稱霸武林，目睹展玉翅之君子作風，便釋去誤會，決定日後追隨其左右。展玉翅得知安慶分舵之弟子被諸葛神囚禁，夜不能寐，於深夜捉住了諸葛神的暗探……

人心背向慾難逞　物競天擇大對決

「其實丐幫要合併，亦是受他所迫而引起的……」展玉翅話沒說畢，忽然遠處响起一陣尖銳而又急促的嘯聲。

霍氏兄弟臉色一變，霍長青突然抱拳道：「展幫主，咱們有點急事待辦，明後天有機再請教。」言畢轉身揮手，指揮人蛇撤退。

展玉翅揚聲道：「這個嘯聲來得蹊蹺，在下估計是諸葛神搞的鬼，你可知他爲何在此關鍵時候召你們回去？因爲他們怕暴露目的，你們會棄他而去。」

霍長青身子震了一震，却頭也不回地走了，展玉翅心頭比鉛還重，只覺得前途跟黑夜一樣，江南丐幫人材再多，他展玉翅武功再高，也不能與天下英雄爲敵，他跟霍氏兄弟有點交情，故這一戰打不起來，若換作別人，情況一定不一樣，說不定樂知足還沒出現，他已成爲武林公敵了！這一點，他事先做夢也想不到。

直至身邊風聲响處，展玉翅方霍然一醒，他心頭一動，見蘇義和管飛星都跑回來了，乃問道：「剛才的話，你倆都聽到了麼？」

管飛星低聲道：「聽到了，這些人眞是杞人憂天，咱們丐幫合併，跟他們有什麼關係？他們害怕什麼？」

蘇義語氣則十分沉重。「武林中人疑心特重，這問題不好好解釋，咱們的敵人會很多，其實霍氏兄弟也是屬於好商量的，否則也不會跟咱們說那麼多。」

管飛星道：「不管他們有多凶，咱們合併之行，事在必行，管他娘的，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也沒什麼好怕的。」他頓了一頓方抬頭問道：「幫主，你準備如何應付？」

展玉翅搖搖頭，道：「目前本座也未有善策，咱們之身份已暴露，便不必分開了，找個地方休息吧，今夜還得小心一點。」

當下三人返回客棧，展玉翅躺在床上，毫無睡意，他想得很多，也暗暗佩服諸葛神，此人果然是位難纏的對手，他利用武人的自由，互不服氣的心理，鼓動他們與自己作對，的確是高招，憑你展玉翅有通天之本領，也不敢與天下武林爲敵。

展玉翅突然翻上一個念頭，諸葛神到底長得怎麼樣？他恨不得立即與他一會。

他今夜會來麼？他會讓自己睡個安穩覺麼？

想至此，展玉翅突然跳了起來，推窗翻身上屋頂，他動作如同狸貓，一上屋頂，立即伏在屋脊後，偷偷往四週打量。遠處傳來四更之梆子聲，長街寂靜，不見一道

人影。

展玉翅正想長身回房，突見斜對面小巷裡，閃出三四名大漢，鬼鬼祟祟地向客棧奔來，展玉翅略爲猶豫了一下，便悄悄溜下去。

只見那幾名大漢正提着一隻桶子，往客棧潑洒，展玉翅鼻端聞到一股刺鼻之氣味，暗叫一聲不妙，人即如離弦之矢般，射了出去。

這幾名漢子不問而知，必是諸葛神派來放火的，對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的人，展玉翅出手絕不留情，他速度疾如閃電，最前面那個漢子雙眼尚爲木桶所阻，展玉翅之左掌已印在其胸膛上，同時右腿飛起，但聞「查」地一聲响，伴着骨折聲，水牛般大小的軀體已倒飛出去，潑煤油的漢子則如棉花般軟倒在地。

其他兩位大漢眼一花，兩名同伴已死，只嚇得雙腿發軟，走都走不動，眼睜睜地見展玉翅衝至跟前，還來不及呼叫，已被對方封住暈穴，接着便不省人事了。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展玉翅解決了那四名漢子，先向左右看了一下，未見有動靜，這才解開一名大漢之暈穴，低聲喝道：「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若敢違背或不老實，立取你狗命！」

那大漢雙脚發軟，站都站不穩，却讓展玉翅一把扯住，低聲問：「是誰派你們來的？」

囁嚅了半天，那漢子方期期艾艾地道：「是咱老大派咱來的。」

「你們老大是誰？」

「仙鶴寨的大寨主岳白鶴，命令咱們來放火的。」

展玉翅怔了一怔，想不到諸葛神做事這般仔細，當下問道：「你們老大可有說明原因？」

話音剛落，火光一閃，展玉翅暗叫一聲不妙，手臂一抬，緊接着响起一道撕心裂肺的慘呼聲。

却原來，斜對面有人趁展玉翅分神，用火箭射向客棧，欲利用那煤油，放火燒客棧，展玉翅來不及阻攔，急中生智，將手中之俘虜拋出，火箭射進其身體，是故叫聲在靜夜中特別淒厲。

手中俘虜一拋出去，展玉翅人亦急射出去，那大漢來不及再拔箭發射，轉身奔進小巷，展玉翅心中冷笑一聲：「今夜讓你跑掉，少爺便跟你姓！」他幾個起落，已貼近那大漢，右掌倏地發出一股掌風，襲向大漢之大腿，只見他一個跟蹌，趴倒在地上。

展玉翅一把將他扯起來，沉聲問道：「誰派你來的？」

「是咱老大……」那大漢嚇得上下牙齒碰個不停。

「你們老大是誰？」

「岳白鶴……小的不能反抗，請你高抬貴手饒命！」

展玉翅怒道：「你們只是要對付我一個人而已，何必傷害無辜？哼！岳白鶴跟我有仇？他是聽命於諸葛神吧？」

「這個小的便不知道了。」

展玉翅突然聽到異聲，心頭如同被火灼傷般，扯着那斯轉身往來路跑去。只見客棧已經起火了，展玉翅怒不可遏，猛地發出一道長嘯，奔前兩步，將那斯向火場拋去，道：「讓你自食其果。」

此刻，客棧內的住客，有的已發現着火，便拚命呼叫起來，展玉翅嘯聲不絕，倏地躍上對面平房上，放眼望去，不見有人，遂止嘯喝道：「諸葛神，展玉翅在此，你有種的便出來。」

聲如霹靂，把附近的居民吵醒，可是諸葛神怎會出現？展玉翅回心一想，心中有了計較，正想舉步，已聞下面有人呼道：「幫主！」

展玉翅躍落地上，對蘇義及管飛星道：「咱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到安慶分舵去。」當下三人快步奔前。

蘇義道：「幫主，咱們沒有火種，如何以其人之道？」

話未說畢，展玉翅已斥道：「你們不會去找麼？」

管飛星道：「咱們到民宅內買幾條棉被就行，好歹也得讓他們睡不着安穩覺，只要火勢不太猛，便不會傷及龍侶軍及顧愛他們。」

展玉翅去勢甚快，俄頃，安慶分舵已經在望，就在此刻，展玉翅忽覺有異，他「錚」地一聲拔劍而出，說時遲，那時快，破空之聲而起，他長劍揮舞，如同車輪，由四周射來之長箭，紛紛落地。

武功再强，氣力也有衰竭之時，突見展玉翅長劍稍慢，一枝長箭立即穿過劍網，他左手抓住箭桿，大叫一聲，急忙後退，左肩一歪，撞破一扇木門，閃了進去。

屋頂上之弓箭手歡呼一聲：「展玉翅已中箭受傷，展玉翅受傷了。」

四周點起十多根火把，有人道：「快通知盟主派人搜查！」可是有人反對，首先帶隊衝進那民宅，屋子裡的人正亂成一團。「人去了那裡？」

屋裡的老頭指指後窗道：「由這裡出去了。」那一羣人又紛紛跳窗追出去。外面是條死胡同，展玉翅一定是在上面了，能躍上屋頂的只有兩三個，其他人只能在下面徒呼奈何。

上到屋頂去的人抬眼一望，那有展玉翅的影子，只好問還守在附近屋頂的同伴，他們均說沒有見到有人上屋。那麼展玉翅去了何處？

若非又闖進別的民宅，便是還匿在屋子裡，於是那些人又回頭進屋搜索，可是毫無所獲。

展玉翅去了何處，他是由另一頭躍上屋頂，又悄悄跳到另一條街去了，再繞了半個圈，走至安慶分舵之後面，由於展玉翅已中箭受傷之消息已傳到安慶分舵內，是以諸葛神便帶人出來了，其實展玉翅那有受傷，若是一陣箭雨便能射倒他，他還是展玉翅？他只是眼明手快，故意造成一個假象，以迷惑敵人，實際上，箭鏃離軀體寸許，便被他硬生生抓住箭杆。

長街上光如白晝，展玉翅却擔心蘇義和管飛星之安危，他心念一轉，決定冒險。當下斜飛上安慶分舵屋頂，也許因爲對方以爲展玉翅已受傷不會再犯，所以屋頂上竟然無人把守。

展玉翅探頭望下去，只見院子裡人來人往的，不斷响起下達命令之聲音，展玉翅對安慶分舵之地形甚爲熟悉，他悄悄滑下去，先匿在柱後，再伺機隱進設在院子裡的柴房內。

柴房門虛掩着，但無人把守，展玉翅大喜，晃亮了火摺子，隨即在乾柴及枯草上放火，火勢一成，他便又溜了出去。

只見廳內有幾名大漢在指揮，展玉翅覷得眞切，倏地自柱後射出，這一着，他蓄勢而發，勢如奔馬，其中一位大漢剛聽到風聲，後背已中了一掌，來不及慘叫，便如皮毬般倒飛。

展玉翅右手長劍出鞘，洒下一片白光，旁邊另一位大漢尚在夢中，待劍光乍現，他閃避不及，一條手臂已摔落塵埃，展玉翅再換一個方位，長劍刺向第三個大漢，同時喝道：「展玉翅在此，叫諸葛神來送死。」

展玉翅三個字，就像三道霹靂般在大廳裡炸响，刹那間，廳內院子裡的人全驚呼起來，展玉翅劍掌齊施，出手狠辣，一口氣解決了四五名寨主，直至此刻，方聽他們高聲呼道：「展玉翅在這裡，快通知盟主！」

話聲未落，又聞有人高呼：「不好，柴房失火了！」展玉翅霍地躍到院子中，長劍連殺兩人，守在柴房外，冷冷地道：「你們不是很喜歡放火麼？少爺讓你們也嘗嘗祝融之威力。」那些人那敢走近，只一個勁地大呼。

如此一來，內堂方奔出幾個人來，其中有幾個人展玉翅是認識的：岳紅花、霍氏兄弟、石城、石墩、「山海寨」的楊伯英及李大白。

「哈哈，想不到新知舊雨今日全在此處，眞是幸會幸會。」

楊伯英陰惻惻地道：「展玉翅，你武功雖然高强，但能與天下英雄爲敵麼？」

「展某從來不想跟天下英雄爲敵，但對卑鄙小人、反覆無常、兩面三刀的人，向來心狠手辣，今日展某來此，只想會一會樂知足和諸葛神，無關人等請退後，以免殃及池魚。」

李大白道：「樂知足根本不在此處。」

展玉翅見柴房火勢已成，倏地又躍上大廳，喝道：「那便先找你！」那李大白不待他把話說畢，便忙不迭向後退開，楊伯英一向機詐，此刻躲得遠遠的，展玉翅停住步，目光在衆人臉上一掃而過！「諸位非與我爲敵？」

一個中年女人厲聲道：「展玉翅，你欺人太甚，不是咱們要與你爲敵，而是你不讓咱們活下去。」

展玉翅打了個哈哈：「這位大概是忠義窮不怕幫主陰三娘了，幸會幸會，却不知展某幾時逼過你們？幾時不讓貴幫活下去？」他聲音轉厲：「你們所持理由，全是諸葛神一面之詞而已，有幾家丐幫要合併，與諸位何干？這種事可不是武林第一遭，也不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諸位是來問罪的？哈哈……」

霍長春輕聲道：「展幫主，此處人材濟濟，高手如雲，你單拳赤手，還是速速離開吧！」

忽然背後傳來一道陰惻惻的冷笑聲：「要跑那有這般容易的。」

展玉翅猛一回頭，見大門走進一羣人來，爲首一個面白無鬚，一表斯文，身材略矮，目光凌厲，他一猜也料他是諸葛神，心念一動，倏地斜飛而起：「小爺要走，誰能攔得住。」

諸葛神長身而起，「說來便來，你以爲這裡是青樓酒家。」話未說畢，突見展玉翅足尖在柱子上一點，身子倒飛，再凌空翻身，雙掌猛拍，急奔諸葛神胸前。

這一招乾脆俐落，又出人意料，旁人要協助已來不及，而凌空兩人迅即接近，諸葛神無奈，只好也抵出雙掌，但聞「啪」地一聲輕响，諸葛神身子如皮毬般倒飛，而展玉翅則借力騰升，足尖再在屋瓦上一點，身形已隱沒在黑暗中。「哈哈，諸葛神也不過爾爾，少爺今夜已無興趣。」

諸葛神落地之後，一個踉蹌幾乎一跤栽倒，但覺喉頭一陣甜味，他硬生生地將湧到嘴裡的鮮血嚥下去，想丟幾句門面話，也無能爲力，其他人見諸葛神一招便吃了大虧，心中無不暗自駭然。

展玉翅出了一口氣，心頭舒暢不少，一路發嘯急馳而去，未幾即見小巷中閃出兩個手抱棉被的漢子

來，正是蘇義及管飛星：「幫主，你去何處？」

展玉翅道：「我剛出了一口烏氣，被子不要了，咱們走吧！」三人出城而去，奔了一會，忽又道：「你倆回去告訴香姑娘，請她先派部份人進城。」

管飛星急問：「幫主您要去何處？」

「本座重回城內，有事便到城隍廟處聯絡，速去速去，不必多問。」展玉翅言畢轉身而去。他自另一個方向越牆進城，一路蛇行鼠伏，很快又到安慶分舵附近。

但見大門多了許多荷槍持刀的漢子，鼻端却嗅到嗆人之烟味，三位大漢快步進門，他估計此三人必是進去向諸葛神報告自己行踪的，心中暗喜。他藝高膽大，從宅後躍過圍牆，落在後花園裡，此時他之輕功已到點地無聲之境，除非被人目擊，否則不可能自聲音中洩露行踪。

後花園有人巡邏，但並不仔細，大概他們都認爲展玉翅已經離開，是以鬆懈下來。

安慶分舵地窖面積頗大，其中有個出口在後花園之假山處，展玉翅直奔該處。人剛至，便聽到一個輕微之呼吸聲，他心念一動，伸手在石山輕輕一拍。躲在假山洞裡的守衞忍不住伸頭看個究竟，展玉翅可不客氣，一掌切在其喉骨上，但聞「咯」一聲輕响，那厮已悄沒聲息地癱倒。

展玉翅將其屍體塞在一旁，然後鑽了進去，他伸手在洞壁上摸索，終於摸到一個鐵環，用力一旋，脚旁一塊石頭立即陷下，露出一個僅容一人通過之洞口來，展玉翅毫不猶疑躍了下去！

地道裡隱隱有燈光透出，只見一位中年漢子跑了過來，展玉翅也不管他是甚麼人，標前兩步，舉掌便打。他身在虎穴，必須速戰速決！

那中年漢剛脫口問了句：「誰？」展玉翅右掌已至，他反應也快，左臂抬起擋格，右腿順勢飛踢！

他快，展玉翅比他更快！只見他右手化掌爲爪，五指緊緊捏住其「曲池穴」；左手一抄，又抓住其小腿，那中年漢剛一怔，已被展玉翅提起，緊接着人已離地飛出，頭顱撞在石壁上，腦袋迸裂，人如泥巴一般癱倒在地上。

展玉翅關上出口，便提步踏入地道，地道只有三丈遠，便拐了一個彎，一把鋼刀挾風望其肩處劈來，展玉翅退後一步，長劍出鞘，反削對方手腕。

牆後閃出一名書生模樣的壯年漢子來，長相斯文，但眉宇間却有一股陰騖之氣，令人看後心感難受。

「誰敢闖虎穴，報上名來，區區不殺無名小卒！」

展玉翅長劍不停：「少爺想先聽聽你之名頭，本座若先說，恐怕嚇壞了你！」

那厮倒十分聰明，長劍在身前洒下一道劍網，怪聲道：「你便是展玉翅……展幫主？」

「不錯，閣下何方高人，因何助紂爲虐？」

「助紂爲虐？哈哈……」那厮突然狂笑起來，「區區區伯韜，小人物而已，但求自保，不敢奢求其他！至於誰是紂，誰爲虐，其實閣下心中清楚得很！」

「你只聽諸葛神一面之詞，便認爲本座是紂？笑話！『辣手書生』你臭名昭著，還敢擺出一副正義的面孔？」展玉翅長劍採取後發制人。區伯韜立即覺得守不住，他左支右絀，險象橫生。「你還執迷不悟，就要橫屍於此了！」

就在此刻，他已聽到地道裡傳來一陣急促脚步聲，展玉翅忽然轉身，向來路奔去，區伯韜膽氣頓壯，邊呼邊追：「快來，展……」

他話未說畢，突見展玉翅一個風車大轉身，手臂一直，劍尖已刺進區伯韜之胸膛！展玉翅飛起一脚，將其身體踢飛，再急步奔回去。

只見地道迎面奔來兩位大漢，展玉翅這次再不浪費時間，手腕一振，劍尖分襲那兩名大漢。

那兩名漢子反應極快，一人一對短槍同時掣出，將地道封住，展玉翅要過去，首先便得殺死他倆。「姓展的，咱們裡面還有數十名高手，你殺得光麼？」

展玉翅本想救出龍侶軍、顧愛及典鰲，以免日後受制於人，此刻方知困難極大，成功機會極微，當下道：「兩位可是『風雨神槍』卡氏昆仲？兩位素具俠名，爲何助紂爲虐？」

「你欲獨霸天下，天下武林之士，誰都會與你作對，何謂助紂爲虐？只要你放棄此念，賤兄弟也不爲難你！」

「好，果然有俠義之風！但如若在下告訴你，我本無獨霸天下之心，兩位是否反過來助我消滅樂知足及諸葛神？事實上，有獨霸天下之心者，不是我，而是他倆，只怕你倆不會相信！」

卡玉虎怒道：「你統一天下丐幫，進而要獨霸武林，還敢狡辯！」

「兩位說錯了，敝幫欲與齊魯丐幫、蓋世窮家幫合併，互相支援，使幫內弟子三餐得以溫飽，這跟獨霸武林有何關連！即使天下丐

幫大聯合，敝幫亦無可能雄霸武林，丐幫弟子十居其八均沒習過武，縱有此心，亦無能爲力！」

「你大權在握，豈無野心！」卞玉龍一副不信之神態，卞家之短槍槍法十分綿實，進攻時如暴風雨；防守時又能做到風雨不透，此時兩人一味採取防守，展玉翅一時倒也佔不了多大便宜。「除非你能拿出証據，証明野心者是樂知足或諸葛神，而非你！」

「這種証據何處找？何況即使有，一時片刻也說不清，展玉翅甚感爲難，而卞玉龍及卞玉虎在嶺南一帶，俠譽又甚佳，他實在下不了毒手。

忽然卞玉龍又道：「裡面還有不少人，你是闖不進去的，還是趕緊走吧！賤兄弟也不爲難你，你亦不可令我等爲難！反正若果屆時咱們能証明你不是野心欲統一武林，你那些下屬，賤兄弟保証不會受絲毫損傷！」

展玉翅誠懇地道：「此點在下還信得過兩位，我今夜來，便是欲斷絕諸葛神對我之威脅！」

卞玉虎道：「咱們知道，屆時絕對保証貴下屬安全，而不受威脅，走，快有人來了！」

展玉翅飛身後退，拱手道：「如此在下先謝了！一切拜託！」他轉身由入口出去，至假山洞望去，外面沒有動靜，他遂從容離去。

* * *

三日之後，江南丐幫大軍已齊集，展玉翅率人進城，城內居民早已聽到聲息，都躲了起來，雖是大白天，街上寂靜如死，連飯館茶肆亦掩起了大門。

安慶分舵位處大街，羣豪尚未至，諸葛神亦率人一字排開，一看居然人材濟濟，想不到武林中竟有這許多人受其蠱惑。

展玉翅這邊全是叫化子，僅有青竹門派人來助陣，但他們充滿信心，厲聲道：「諸葛神，你再不放人，咱們可要衝殺進去了！」

諸葛神冷笑道：「眞是痴人說夢話，你問問天下英雄，就算諸葛某肯答應，他們也不會答應！」

龔善貧高聲道：「他們只是受你蠱惑而已，待他們明瞭眞相，屆時你便衆叛親離了。」

齊英明滿腹怒氣地道：「快叫樂知足出來，他率人攻我齊魯丐幫，殺死殺傷我不少弟子，今日非要他給咱們一個公道不可。」

袁小冰接道：「咱們丐幫屢受人欺侮，又向來互爭地盤，無論誰勝誰負，吃苦的都是叫化子，因此咱們幾家決定聯合起來，減少磨擦，却不知這跟諸位有何關係？」

陰三娘冷笑道：「這是你們受展玉翅這小子蠱惑而已，他第一步是吞併丐幫，下一步便是要獨霸武林了，可憐你們還不知道。」

齊英明哈哈大笑：「陰幫主此言大錯矣，要吞併丐幫的並不是展玉翅，而是樂知足，要合併的不是展玉翅提出，而是由在下及龔幫主提出的，爲何要合併？因爲咱們實力薄弱，老受人欺侮，例如樂知足便是一個好例子，聯合起來，不但避免同道相殘，也可防範別人覬覦，你說有何不好？」

「口說無憑，你們有証據麼？」

這次開腔的是石城。「若你能拿出樂知足是野心者之證據，老叫化便立即退開一邊，不管閒事。」

熊老祖冷笑道：「眞是君子可以欺其方，証據也有假的，但他們聯盟欲稱霸武林，却是不爭之事實。」

袁小冰怒道：「放屁！什麼不爭事實，你能拿出証據來麼？」

熊老祖反唇相稽：「你這奪人愛妻的無恥之徒，也敢亂吠，此人如此不堪，由此可見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展玉翅沉聲道：「今日展某來此，只是要向諸葛神及樂知足討回公道，他們殺我弟子，這與諸位無關，請讓開一旁，若有其他事，待丐幫跟諸葛神算了賬之後，再慢慢商討，未知各位意下若何？」

陰三娘道：「不先說清楚，咱們不會袖手不理。」

袁小冰道：「陰幫主，這是人家江南丐幫與綠林之恩怨，咱們最好袖手旁觀，以免造成叫化子與山賊之不和。」

「那你們爲何幫展玉翅？」

齊英明道：「若無別人參與，咱們也會袖手旁觀，諸位都是丐幫，都是伍祖師之弟子，自相殘殺，不但天下武林笑話，祖師爺在天之靈也不安。」

石城及石墩頷首道：「齊幫主言之成理，今日咱們來此，只是爭議展玉翅是否欲獨霸武林，跟綠林可沒瓜葛。」他突然提高聲音：「京師丐團弟子請退後一丈。」

熊老祖道：「石幫主，你爲何出爾反爾？」

「老叫化可沒出爾反爾，我答應來此，只是欲了解展玉翅是否有獨霸武林之心，若有者咱們便全力阻止，並不是來助綠林與我丐幫同道作對！」

龔善貧大聲叫起好來：「這才不愧是京師丐團的老大，請陰幫主及熊幫主三思！」

諸葛神急道：「石幫主差矣，某跟展玉翅作對，其實並無半絲私人怨隙，如此做都是爲了諸位。」

石墩問道：「請問如何爲我等？」

「某取安慶乃爲了煞煞展梟之氣燄，也給大家鼓鼓氣，否則我何苦跟他糾纏。」

展玉翅冷笑道：「諸葛神，你不擇手段欲取綠林盟主之位，展某只因同情陸源，你便懷恨在心，煽動天下英雄爲你造勢，與我爲敵，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諸葛神大笑，「某得同道推選爲綠林盟主，這可不是我巧取豪奪的，乃因陸源做事不公正，自己做大買賣，又要管弟兄們之小買賣，方爲同道唾棄，我何怕他興風作浪？你插手綠林，自有同道指責，諸葛某何懼之有？」

這幾句話可十分厲害，諸葛神身邊的人均忖道：「原來是展玉翅先管人家的家事，難怪諸葛神要報復！」

管飛星連忙叫道：「你別混淆視聽，咱們只是去了一趟雙馬寨，並無干涉綠林的事，是你爲了向樂知足邀功，才犯我安慶分舵！」

郭得勝道：「郭某本來亦是綠林中人，後來才投到丐幫，我之退出與他人無關，只是厭倦了綠林生涯而已，今日在此說句持平的話，展幫主跟陸源雖有私交，但本幫一直限定不涉足綠林糾紛，到雙馬寨只是安慰陸老爺子而已，並非插足其間，老實說，誰當綠林頭子，對叫化子們來說，都是一樣。」

陰三娘冷笑道：「你身份特殊，說的話無人會信服，給老娘閉嘴！」

一直匿在人叢中的盧多財，突然排衆而出，喝道：「陰三娘，你雖是一幫之主，但管不了我丐幫的人，你叫誰閉嘴？你左右不聽人言，大可以說一說，到底想怎樣？今日敝幫之苦口婆心，並不是害怕你，而是不想互相殘殺，不管誰勝誰負，於我叫化子都不利，這個道理你到底明不明白？胳膊不外擰，這個道理又懂不懂得？哼，眞是婦人之見！」

到底是人的名、樹的影。陰三娘儘管讓盧多財搶白一番，居然不敢吭聲，展玉翅沉聲道：「諸葛神，假如今日你肯將敝幫弟子全部釋放，便可獲從輕發落，否則便休怪咱們辣手了！」

諸葛神色厲內荏地道：「諸位聽聽展玉翅之語氣，便知他是個怎樣的人了！姓展的，某家若是怕你不從輕發落，便不會站在此處跟你說話！」

「今日若不使點霹靂手段，天下人都以爲咱們叫化子是專門讓强盜欺侮的了，日後還有咱們討飯吃的地方？」盧多財詞鋒十分厲害：「不過，老叫化還是很佩服你，是以才肯跟你多說幾句……」

他侄兒盧遠景素知其脾性，故意一搭一和。「叔叔，此人分明是無行綠林强盜，枉稱好漢，您爲何佩服他？」

「正是他明明是强盜，居然有本領說服叫化子與叫化子對抗，是不是有幾分本領？奇怪的是，咱們明明是爲了教叫化子過好日子，而他還能唆使其他叫化子來反對咱們，本領是不是更大？愚叔年紀雖大，自信沒有這個本領，你教我如何不佩服他？」

盧遠景點頭道：「聽叔叔這樣說，我也佩服了，但也有幾分慚愧！」

盧多財眼光一閃，問道：「你自慚本領不如他？」

「非也，我因叫化子中居然有這許多糊塗虫而深感慚愧，也因此咱們更應該聯合起來，才不會讓人看扁！」

他倆一唱一和，教對面那些丐幫中人都感赧然，岳紅花低聲道：「幫主，咱們也學石老大，先退開看清形勢再作決定吧！」

陰三娘沒好氣地罵道：「死丫頭，誰教你開腔！」

不料副幫主蒲小玉亦贊成岳紅花看法，陰三娘沒奈何只好下令退後，諸葛神先前還趾高氣揚，待三天前被展玉翅一掌震傷才知厲害，此時見石城及陰三娘都採取「坐山觀虎鬥」之態度，又驚又怒地道：「兩位幫主言而無信，不怕天下英雄恥笑？」

岳紅花道：「敝幫若助綠林打殺叫化子，只怕笑咱們的人更多！」她不由分說，把陰三娘拉後。

盧多財笑道：「諸葛神，你還是面對現實吧！如今再問你一句話，你到底放不放人？」

諸葛神是甚麼人？一聽便知對方投鼠忌器，心情一鬆，打了一個哈哈道：「放人如何，不放人又如何？」回頭對心腹打了個眼色，示意下地窖提人。

郭得勝怒道：「姓諸葛的，別給臉不要臉，你肯放人，咱們下手自有分寸，否則……」

諸葛神大笑截口道：「有分寸也是要死，我何必枉作小人，要幹便幹到底，否則便拉倒！」

展玉翅冷笑道：「拉倒？你說得好輕鬆！今日天下英雄會集於此，能不了了之麼？」

忽聞遠處傳來一道嘯聲，此嘯聲一起，另一道嘯聲緊接响起配合之。先前那道嘯聲霸氣十足，震人耳鼓，後面那道嘯聲比較沉實，但聲勢不低於另一道。

嘯聲越來越近，氣勢也越猛烈，使得在場之人全部翹首而望，展玉翅氣沉丹田，發聲道：「樂知足，出來吧，不要裝神弄鬼了！」他聲音不响，但兩道嘯聲竟然壓之

不住，每句每字人人均聽得清清楚楚。

話音一落，屋頂上突然出現了十多條人影，爲首那人正是樂知足，立其身旁的則是其師弟沈鶴！

樂知足神采飛揚，太陽穴在陽光下，隱隱然有神光流轉，展玉翅及香雪蘭心頭均是一沉，忖道：「不好，這斷莫非已把毒功練至第九層？」

樂知足一抖衣袂，淡淡地道：「諸葛神，你怕甚麼？今天我强敵弱，根本不必再跟他們打迷糊仗，要打就打，有老夫在，管敎他們來得去不得，逆我者死，順我者生，今日將是武林之最後一戰！誰也改變不了！」

樂知足話說得這般肯定，當然是有所恃了。只聽諸葛神驚喜地問道：「盟主，你神功已大功告成了？」

盟主兩字一入羣豪耳中，都是一怔，但樂知足居然大剌剌地道：「當然！眞是老天爺助您，在半個時辰之前才大功告成！展玉翅若在昨天便進攻，你這條小命早就完蛋了！至於老夫嘛，今天我仍會出來爲你報仇，但如今對他來說，已經晚了……哈哈……」

盧多財冷冷地道：「不知你甚麼時候已變成甚麼盟主？」

「當然是武林盟主！那只是遲早間的事而已！」樂知足得意洋洋地道：「你以爲我神功練成還要甚麼丐幫盟主麼？」

盧多財高聲道：「你們都聽到了吧？不過如今後悔還來得及！誰是誰非已不用老叫化再說了！」

樂知足沉聲道：「擁護我的，便站在諸葛神後面，否則便站到展玉翅那邊去！今日只有兩條路，不是榮華富貴便是當場被殺，絕對沒有第三條路！」

下面人羣不由起了一陣騷動，由於不知道樂知足之虛實，衆人一時間都拿不定主意，你望我，我望你，無人行動。

管飛星道：「大丈夫死則死矣，砍掉腦袋不過碗大的一個疤！但死却有名揚千古和遺臭萬年之分！」

石城突然振臂道：「有理！對咱們叫化子來說，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單憑諸葛神誆騙咱們一事，老夫心中便不樂，今日不管是生是死，叫化子們好歹也得在一塊兒！弟兄們，跟我過去！」他手下毫不猶疑，全部跟着他走到對面去！

岳紅花道：「幫主，咱們也過去吧！石老大說得有理……」

陰三娘厲聲道：「你不必多言，本座自有主張！」

霍長春昆仲一聲不吭，率人便走過去，霍長虹竹哨連响，招呼蛇兒過去。樂知足背後有一位禿頂老頭道：「這些長蟲終究討厭，趁他們尚未成勢，先斬掉一些吧！」

展玉翅喜道：「兩位谷主是非分明，在下果然沒有看錯人！」

霍長春抱拳道：「那夜言詞多有得罪，請幫主海量包涵！」青竹門的柳青青哼一聲，把臉別開，她對千蛇谷始終有成見。

霍長虹怒道：「小丫頭，你冷哼甚麼？你那些女弟子愛上敝谷男弟子，他們結成夫婦，甘願長居千蛇谷，可不是咱的錯。叫你派人去看，你又不肯，硬是要跟咱們過不去！老夫年紀雖然較大，但忍耐終究有限！」

霍長春斥道：「二弟，今日先辦正事要緊，跟小兒輩計較甚麼？」柳青青亦自覺今日情況非比尋常，亦以大局爲重，隱忍不發。

樂知足高聲問道：「還有沒有人要過去的？要就快一點！但老夫再提醒諸位一句：這個決定關係你們一生，必須考慮清楚；而走到展玉翅那邊的人，老夫亦苦口婆心再說一遍，你們要跑過來，如今尚來得及，否則將死無葬身之地！」

盧多財嗤之以鼻。「今日鹿死誰手還不知道，你就有膽吹牛皮！」

樂知足冷笑道：「老夫是否吹牛皮，你將第一個得到答案。」他稍頓又道：「老夫喊三聲，三聲過後，立場便已決定……」

他話未說畢，岳紅花已尖聲道：「幫主，你不過去，請恕屬下無禮要先行決定了！」她匆匆跑過去，站在展玉翅背後，蒲小玉略爲猶疑了一下，也跑了過去。

蒲小玉道：「幫主快過來吧！前幾天樂知足爲了練甚麼毒功，殺了咱們幾位懷孕的女弟子，他手段如此毒辣，行事如此乖僻，實不能共事！」她話一說畢，就有一羣女化子跑過去，陰三娘長嘆一聲，只好舉步走過去。

樂知足沉聲喝問道：「還有沒有人要過去的？」綠林好漢及西湖丐幫的弟子，雖然有人躍躍欲試，但始終無人走過去，樂知足大笑。「好，今日涇渭分明，是友是敵已分清楚！展玉翅那邊的人，今日全部都要死在安慶城！」

盧多財亦大笑：「今日在這裡戰死的，恐怕除了閣下及少數人之外，其他人未必會全部死在這裡！」

樂知足臉色一變，沉聲道：「老叫化，你想羣鬥？」

「既然已來此處，相信無人肯讓雙手閑着！」盧多財沉聲道：「今日誰若害怕的，不能怪自己選錯方向站隊，只能怪自己來淌渾水！」

樂知足大笑：「你可知道屋頂上這些朋友的實力麼？咱們不會讓你們有還手之機會！」

香雪蘭冷笑道：「只怕由不得你！」

「我道是誰，原來展玉翅有『西方仙子』撐腰，難怪膽子大得很！」

忽然屋頂上露出一個道人來，道：「貧道早想鬥鬥這魔女，稍候請盟主將她讓給我！」

樂知足大笑：「老夫知道道爺之胃口，我會讓你得逞，哈哈……」

忽然另一邊屋頂上傳來一道怒喝：「狗嘴吐不出象牙，眞是一丘之貉！」

「靜玄師太！」展玉翅脫口而呼，這位出家人平日甚少見面，但每逢有危難時，她必然奮不顧身，爲正義貢獻每一分力量。

靜玄笑道：「展幫主不用擔心，邪魔雖不少，但咱們人多也不弱，青城派的古星道兄、『刀劍合璧』武大俠伉儷、黃河大俠、飛刀杜七、『湘江女俠』雲瀟瀟、『地獄左右使者』，還有一位你想不到的人也來了！」

展玉翅急問：「是那一位高人？」

「武當宿老凌虛道長！」

忽然由另一棟平房上躍下兩個人來，道：「還有咱們兩個！」

盧多財喜極而大笑道：「好好，連『洞庭大俠』及『游俠』兩位也來了，人材濟濟，何懼邪魔不能滅！」展玉翅亦是心頭大定，這個陣容，比之當年惡鬥胡宗廣時，更加强壯和充實！

樂知足冷冷地道：「來得越多，死得越多！你們今日都趕來，那就最好，省得老夫上門找你們！老夫再問一句：你們都要與我爲敵麼？老夫恐你們有人遲到不知老夫神功已練成，是以不厭其煩，提醒你們一下：老夫所練之神功一經施展，方圓十丈之內……」

「游俠」宋高陽截口道：「不必吹牛皮了！今日來此便沒一個怕死的！」

樂知足狂笑一陣道：「師弟，你也介紹一下咱們之陣容，讓他們認識認識！」

沈鶴指着一位身材嬌小玲瓏，看不清年齡之女子道：「這位是『南海仙子』苗小小，她向在南海活動，諸位恐怕比較少見……」

苗小小格格笑道：「聽說你們也有一位稱仙子的，是以本仙子特地趕來一會，希望她不會令我失望！」

「西方仙子」香雪蘭冷笑一聲：「本仙子絕不會令你失望！」

沈鶴又指着一位道人：「這一位諸位……」話未說畢，羣豪已叫了起來：「是衣冠禽獸徐眞人！」沈鶴面露尷尬，徐眞人則氣得鬍子豎起。盧多財哈哈大笑。

沈鶴乾咳一聲，續介紹：「這一位是南海七十二島總島主『南海龍王』龍從海！」那龍從海牛山濯濯，雖來自南海，皮膚却十分白晰，看樣子只有五十來歲，他舉止沉穩，輕哼一聲，算是與天下英雄打個招呼。

「再介紹諸位認識這一對，他們是親兄弟，老大叫哈慶文，老二叫哈慶武，來自塞外，諸位可能比較陌生，不過稍候諸位便知厲害！這一位是田中藝……」

沈鶴話音未落，羣豪已有了反應，「眞是物以類聚！這著名的獨脚劇盜，竟是足下嘉賓，由此可窺主人矣！」

沈鶴只當沒有聽見，再介紹下去：「七星堡堡主『七星無情』徐南星、老相識『雪山飛鷹』鄔大羽、『河西雙槍』穆曉明及穆旭昇父子、苗疆『飛星教』教主納吉……」

樂知足輕輕吸了一口氣，道：「今日武林兩大陣容鼎盛，最後一戰必會精采萬分，爲免躭誤諸位觀戰，老夫提議立即開始，而老夫建議雙方最好單打獨鬥，莫效市井地痞一哄而上！誰肯打頭陣？」

半晌無人哼聲，武夷丐幫袁小冰道：「咱們笨人先打頭陣。熊老祖，當日『恩情』尚未報答，萬望閣下讓在下了却心願……」

熊老祖喝道：「某家也正想找你，你既然不怕死，老子便陪你玩了！」兩人各自提着打狗棒走了出去，恩怨交纏，仇恨塡膺，也不打話，舉棒便打。

徐天從高聲道：「諸葛神，你不放人，姓徐的便領敎一下，也順便替本幫死難弟子報報仇！」

諸葛神尚未答話，不料屋頂上已飛下一道黃影，喝道：「且慢，此仗讓黃某來，諸葛神你殺了我徒弟，今日敎你償命，有種的快出來！」却原來是「黃河大俠」黃北山。當年他徒弟見綠林槍殺無辜，挺身而出，却反讓諸葛神殺了。

諸葛神最怕展玉翅和香雪蘭找他，是以欣然答應，不料他旁邊竄出一條大漢來，喝道：「姓黃的，你殺死舍妹，老子先會會你！」

「你是誰？令妹又是甚麼人？」

那漢子道：「老子是『白蛇寨』寨主馮家建。舍妹叫馮立瑛，三年前在洛水旁……」

黃北山笑道：「黃某記起來了！令妹貌醜嫁不出去，當時抓了一批年輕的村姑，專用刀劍劃花姑娘的粉臉，心腸如此狠毒，既然撞在黃某手中，還會放過她麼？」

徐天從走了出來，道：「黃大俠別管他，這斷有份攻打我安慶分舵，料雙手沾了不少敝幫弟子之

血，本幫怎能放過他？」抽刀而出，首先奔向馮家建。

丐幫「猛虎堂」堂主周通，大吼一聲：「你們這些雜碎，誰有份殺我幫弟子的，都給咱站出來！否則莫怪咱們殺錯好人。」

那邊諸葛神的囉嘍亦紛紛還擊，先是吆喝對罵，再而現身對打。盧多財哈哈笑道：「說了這許多廢話，最終還是要以武會友，誰肯陪老叫化玩玩？」

徐眞人道：「臭叫化子，剛才出言不遜，當然由道爺來收拾你！」他提氣躍下，不料對面屋頂亦跳下一個人來，却是武當派長老凌虛道長。「糟老頭，你行將就木，竟然不求壽終正寢，而要死於非命？」

凌虛道長也不生氣，淡淡地道：「本門出了你這個敗類，貧道不親手收拾你，又怎能安心駕鶴西歸？」他數十年來甚少用兵器，但面對昔日後輩，也不敢大意，言畢即將長劍抽了出來。

徐眞人冷冷地道：「你於我多少有點香火情，道爺今日便助你一臂之力，提早駕鶴！」話音剛落，長劍出鞘，「嗤」地一聲，直奔凌虛喉頭！

凌虛當然不會被他刺中，脚踩七星，長劍一抬，便將對方之劍格開，緊接着，場中便響起一陣密如炒豆之叮叮噹噹的劍刃相撞之聲。

盧多財道：「難道無人肯陪老叫化玩玩？」

獨脚劇盜田中藝挽刀躍下，「別自鳴得意，你能過得田某這把刀再神氣未遲！」他說打便打，鋼刀一招緊似一招，將盧多財罩住。

盧多財不敢輕敵，打狗棒舞得像風車一樣，緊緊守住前身要害，此刻羣豪對田中藝都刮目相看，尤其是展玉翅更感意外，想不到一名强盜竟有此功力。

苗小小自屋頂振衣飛下來，道：「西方魔女，本仙子來渡你成仙！」

展玉翅低聲道：「雪蘭，這婆娘武功不弱，你須小心，也不可阻延時間，速戰速決！」

香雪蘭見愛郎如此關心自己，心頭如同通過一道暖流，也低聲道：「稍候你戰樂知足更須小心，那斯口氣這麼大，必有所恃，千萬不可輕敵！」

「我自曉得！」

香雪蘭道：「此處人多，咱們到後面去鬥如何？」

苗小小格格笑道：「這個本仙不會反對，難道對瀕死的人，還沒半點憐憫麼？」

香雪蘭沉住氣，走到人叢後面站定，苗小小未到便道：「今日是以武定勝敗，不必再說廢話……」

「好！」香雪蘭不待對方說罷，長劍一挽便首先展開攻勢，「今日便看看是你那位仙子還是我這位仙子法力比較高强！」

苗小小太過托大，失去先機，只有挨打之份兒，眞是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

飛刀杜七道：「聽聞七星堡堡主暗器功夫十分了得，杜某技癢，有心領教一下，希望徐堡主不會令我失望！」

徐南星冷冷笑道：「徐某也正想找你，就怕你是浪得虛名之輩！」

杜七一脫手射出三柄飛刀，直取屋頂上之徐南星，徐南星剛好站在樂知足及沈鶴之中間，三柄飛刀臨近，沈鶴長劍一舉，喝聲：「無禮！」正想將飛刀截下，不料那二柄飛刀倏地拐了一個彎，在半空兜了一圈，繞過沈鶴，自側射向其後背之徐南星！

街上羣豪見狀都喝了聲采，石城忍不住讚道：「夙聞飛刀杜七，飛刀手法神乎其技，今日親眼目睹，果然名不虛傳！」

那徐南星標前幾步，向屋頂飛落，左袖一拂，一蓬梅花針已射向杜七！好個杜七，脫手又射出三把飛刀，向凌空之徐南星射去。他待飛刀脫手之後，方揮刀磕飛梅花針。

旁人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忙不迭閃開。那徐南星藝高人膽大，左袖再拂，這次射出的却是鐵蓮子，右袖滑下一柄二尺半長之緬刀來，凌空揮舞，那三柄飛刀載浮載沉，奈何距離短，他終於平安落地。

就在此刻，只見他舉起右手，緬刀護住頭頂，袖管內却「嗤嗤」地射出三枝弩矢，弩矢又急又勁，雖然後發，却幾乎追上鐵蓮子！

鐵蓮子剛被磕飛，弩矢已至！杜七單刀勢盡，弩矢穿過空隙，直奔杜七胸膛！

展玉翅急呼道：「小心！」

杜七若技止此點，還能馳譽武林麼？只見他左手一抬，兩柄小飛刀脫手飛出！「叮」地一聲，將第一枝弩矢撞落塵埃！餘下兩枝弩矢，一前一後，前面那枝在上，後面那一枝在下，杜七手疾眼快，把上面那柄弩矢擋開，跌了下來，剛好撞及第三枝弩矢，刹那間，三件暗器全部落地，四周又響起一片喝采聲！

采聲未了，忽聞徐南星悶哼一聲，却原來剛才那三柄飛刀，直至此時方襲向徐南星後身！徐南星聞得風聲，上身半轉，磕飛上面那兩柄，下面那一柄離地僅一尺，他看不到，恰好釘在他小腿上！

洞庭大俠鐵輿邦一向寡言，此

時亦不由讚嘆道：「飛刀杜七果然技高半籌！飛刀神技，教人嘆爲觀止！」

說時遲，那時快！徐南星袖管裡又飛出一蓬鐵蓮子來，幾乎同時，又有幾個比鴿蛋略大，黑乎乎圓滾滾之東西飛出！

杜七眼尖看得分明，急叫道：「小心，快閃開，不可用武器擋格，這是子母連環彈！」他不敢揮刀，恐誤觸子母連環彈，急促之下，振衣躍飛！

徐南星獰笑道：「你剛才的威風去了何處？」脫手又向他拋出三顆子母連環彈！

就在此刻，凌空之杜七又向徐南星發出兩柄比剛才那兩批飛刀更爲輕小的飛刀。這一次飛刀走勢甚慢，但他動作却甚快，凌空一折腰，越過子母彈，打了個沒頭觔斗翻下！

徐南星見飛乃來勢慢，連忙又發出一蓬梅花針！

這蓬梅花針十分多，廣及丈餘，把杜七罩住！直至此刻，剛才那批鐵蓮子方射到對面牆上「篤篤」地響，子母彈一觸及牆壁，突然爆裂，自內冒出一股烟來，緊接着裡面還有一顆小彈也突然裂開，却射出了一些細如牛毛的毒針來！

千蛇谷的弟子剛好站在那附近，吸到毒烟的立即倒地，還有幾個中了毒針，霍長虹大怒。「要比毒，咱們比你更多！」他將竹棒在地上敲了幾記，又撮唇發出尖銳的哨聲，便見遠處游來許多大小不一的蛇兒來。

徐南星見那兩柄飛刀來得慢，毫不在意，揮刀將飛刀格落，不料刀柄突然爆裂，裡面湧出一股白烟！徐南星虞不及此，讓毒烟進鼻，雙脚發軟，癱倒在地。這眞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

杜七在半空中腰尚未伸直，那蓬梅花針已至，他右手單刀急揮，左手又發出一柄飛刀，直取坐在地上的徐南星！幾乎同時響起一道慘呼，一道悶响！

杜七那柄飛刀正中徐南星心窩，而杜七亦被梅花針射中，跌落地上，立即一動不動！他妻子「湘江女俠」雲瀟瀟怪叫一聲，自屋頂跳下去！

靜玄師太急道：「杜七中的是毒針，你不可搬動他的身子，這裡有一瓶本派的『羅漢金丹』，快先讓他吞服三顆！」說着抛下一白瓷瓶。雲瀟瀟來不及言謝，便倒出三顆黃色小丸，塞進丈夫嘴裡。「七哥，你覺得怎樣？」杜七不作聲，運功療毒。

展玉翅走過去，一把抱起他，讓他坐在屋簷下。「小心看着他！」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仝大夫剖析了他的生存會使白翎等人存在危機，但知機子和蕭寒星仍帶着仝大夫潛水離去，白翎等人認爲不到萬一就不能殺死恩人仝大夫，約好金陵再會後，白翎離去。這時三聖會的人已經追到，天衣大師等三人奮力拚殺明月觀與慕容世家訓練出的武士，江豪亦與明月觀金牌劍手曹飛燕相搏，殺出重圍後又與另一批武士搏殺……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借物遁行緊跟踪　略施小計現原形

但聞一陣慘叫響起，十五個鐵甲武士全躺了下去。

兩個領隊也來不及退走，一樣的被殺倒在地。

慘的是挨刀、中劍處，大都在關節要害之處，鮮血迸流中，忍不住嚎叫呻吟。

這些人都沒被殺死，但却完全殘廢了，給人的震駭和恐怖，比死亡更爲可怖了。

南宮門下武士，就被這一份慘象鎮住，目睹三人離去，不敢出手攔阻。

曹飛燕蹲下身子，仔細查看了那些武士的傷勢之後，心中亦是暗暗震駭，忖道：雖是武功上有段距離，但刀、劍認位之準，出手之快，絕不在我的雙劍之下，所以，殺機起動，只不過眨眼的工夫，十七個武士就全被放倒了。

小桃紅吁口氣，道：「慘哪！比我們明月觀的手法惡毒多了，」回頭看南宮世家的武士，道：「諸位幫個忙，把他們的傷包紮一下。」

雖然還得先解除下身上鐵甲，但人數相等，十七個南宮門下，幫助十七個慕容門下包紮傷勢，經歷包紮傷勢過程，就給人一個更爲深刻、可怖的感受。

慕容門下十七個武士全殘廢了，縱然有名醫、良藥，恐也無法使他們恢復如常，刀、劍刺斬之處，全都是筋脈斷傷。

沒有人驚叫歎息，却把驚凜留在心中，南宮門下武士很仔細的爲傷者敷藥包傷，臉色一片嚴肅，心中却有着唇亡齒寒的悲傷，剛才，如是南宮門下武士，只怕也會是同樣的結局，十七人無一幸免。

這一戰，使三聖會獲得了最大的教訓是，雙方技藝相距得太過懸殊，免强交手，不是對敵搏殺，而且接受屠殺。

小桃紅在二位金牌劍手之前，雖非能夠作主的人，但却受命爲這次行動的領隊，當機立斷，下令南宮門下武士，把受傷者送回姑蘇，才回顧了那身着道袍的梨花女一眼，道：「我們對付的不是普通敵人，而是一流的頂尖高手，他們留下來，似是於事無補。」

梨花女點點頭，道：「對！留下來反而會礙手礙脚。」

對梨花女，小桃紅一直保持敬畏的神態，欠欠身，道：「我們呢？追下去，還是先回去，稟報觀主。」

「妳們回去，我一個人追下去。他們武功高强，飛燕姐姐也只能對付一人，」梨花女道：「我會留下暗記，你們去請示觀主定奪。」

說完話，突然飛身一躍，就那麼消失在夜空中不見了。

小桃紅回顧了曹飛燕一眼，靜候指示。

三姑娘雖然是最受觀主寵愛的弟子，但在兩個金牌劍手之前，擧止仍然十分小心。

當然，這也是她受到寵愛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她去吧！這幾年來她參悟出不少術法變化，」曹飛燕道：「遇上這等大展身手的機會，豈肯放過？」

「但梨花前輩一個人，」小桃紅道：「豈不是孤身涉險？」

「她修練遁術，已有成就，」曹飛燕道：「借物遁形，一眨眼就消失不見，想要困住她，豈是易事，妳已得明月觀技藝眞傳，夜色中可見五丈以外景物，妳是否看出了梨花女是怎麼走的？」

「溶入了夜色之中，」小桃紅道：「如若這一戰弟子能保住性命，回到明月觀中，弟子準備請求觀主讓我改習術法。」

曹飛燕笑一笑，道：「太晚了一些，但可以兼修，妳師父的劍藝、術法，都是明月觀中最傑出的，醫道之精，亦屬上選，她如肯傳妳，就夠你受用不盡了，不過……」

不過什麼？曹飛燕沒有說下去，但聰明的三姑娘感覺得到，今夜一戰，挫傷了曹飛燕不少信心。下山而來的銳氣，也消減不少，小桃紅本身也感覺到敵人個個難纏，十二金釵似是都已派不上太大的用場。

小桃紅已憂心到這場決戰的結局，已經沒有了初下巫山時的信心。

但她知道明月觀中，還有雄厚的本錢，四個下山的金牌劍手，只是明月觀中一部份實力，問題是觀主是否眞要把明月觀中全部實力，投入這一場大決戰中。

「我們也回去吧！」曹飛燕道：「觀主想要的，我們已經得到了。」

* * *

慕容世家寬大的地下密室中，燈火如畫，散花仙子、南宮秋月、慕容長青，都圍在一張很大的木案旁，案上躺着六個慕容世家的鐵甲武士，也就是那些受傷的人。

三個身穿白袍的人，分站在三位會主身側，手中拿着一根小尺子。

六個傷者靜靜的躺着，雙目緊閉，呼吸均勻，睡得很香甜，身側放着他們佩帶的鐵帽、鐵甲，也暴露身上的傷口，原作包紮的布帶，已被脫下，傷口也被拉開，看上去皮翻肉綻，有些嚇人。

不過，六個武士都無感覺，顯然是被藥物迷暈了過去，對疼痛已無反應。

「三位大夫，已仔細的檢視過了他們的傷勢？」慕容長青道：「說出你們的看法吧。」

「傷處全在關節要害，証明了對方是一位認穴高手。」站在慕容長青身側的白袍人道：「下手很重，切斷了筋脈，這些人就算不死，也無法再練武功，和人動手了。」

慕容長青點點頭，目光轉注到另一個站在散花仙子身側白袍人身上，道：「你有些什麼發現？」

「這些護身的甲片，雖有刀傷、劍痕，但都沒被兵刃穿透，」第二個白袍人，道：「証明了甲片、頭盔，都很堅硬，刀劍難傷，如何能擴大保護身體，製造出新的鐵甲衣服？不妨花點心思。」

站在南宮秋月身側的白袍人接道：「是存心毀掉這些武士，手段很毒辣……」

慕容長青擧手一揮，等三個白袍人退了出去，才回顧了散花仙子一眼，道：「聽說是和尚、道士跟江三下的手。」

散花仙子擧手一招，曹飛燕、小桃紅聯袂走到木案前，道：「把經過的情形，說給大會主聽聽。」

「是！三個黑衣人，自稱少林寺的天衣大師、武當門下飛雲子，」曹飛燕道：「一個年輕的自稱江豪。」

「江豪就是在桃花院殺死七師妹的人。」小桃紅道：「我聽出了他的聲音，他也承認了。」

「另外兩個人呢？」慕容長青道：「是不是問出了一點消息？」

「我問過江豪，」曹飛燕道：「是躲在船上，還是藏在水中，事實上我早知道兩個人不在那裏。我是故意問，是希望他們能透露出一點去向，但他們口風很緊。」

散花仙子道：「三個人行向何處？」

「梨花女跟下去了，應該會有消息傳回來！」曹飛燕道：「她術法精奇，可當大任。」

散花仙子目光轉注到南宮秋月身上，道：「賢妹有何看法？」

「他們很高明，也很狡滑，要引誘他入伏，不是件容易的事，看來要改變一下方法了。」南宮秋月道：「要採用非常手段對付他們才行。」

「先說說你們交手的情形如何？」慕容長青道：「慕容門下十七個武士，被殺成殘廢，無一幸免，明月觀中弟子，是否也有傷亡呢？」

「只有我和江豪惡戰一場，交手百招，未分勝負，這也是我出道以來，遇上的第一勁敵，」曹飛燕道：「我以十八連環飛空斬，逼退

江豪，就遇上貴門武士攔截，江豪和道士、和尚刀劍聯手，殺傷了圍堵的武士之後，破圍而逃。」

「姑娘沒有追襲？」慕容長青道：「也無人兜截？」

「也沒有，明月觀的人太少，也沒有勝人的把握。」曹飛燕道：「南宮門下武士沒有出手，可能是守的方向不對？」

慕容長青微微一笑，道：「南宮賢妹，請說說你的非常手段，小兄願爲配合。」

「人命換人命，三個換他們一個……」

「怎麼換？」慕容長青道：「不論是換和尚、道士，還是江三小子，咱們用十個換一個，也不吃虧。」

南宮秋月笑一笑，道：「咱們各派出三組勇敢的武士……」

下面聲音非常低，低得只有慕容長青和散花仙子可以聽到，曹飛燕、小桃紅都聽不到說些什麼。

但慕容長青却聽得哈哈笑了，道：「好主意，好計謀，賢妹深藏不露，但却一鳴驚人。」

「愚者偶有一得，」南宮秋月道：「慕容兄誇獎了。」

「我去選人。」慕容長青帶着一臉笑容，快步而去。

看他神態輕鬆，似是對南宮秋月的計謀充滿着信心。

「面對着毒火焚身之苦，縱然是有必死決心的武士，但眼看毒火焚身之慘，耳聞着疼痛的悲嚎，也難免心生怯意，趦趄不前，」散花仙子道：「這方面，賢妹是否想到了？」

「這是我全程攻擊行動中最弱的一環，也是最重要的關鍵所在，」南宮秋月道：「姐姐才慧超羣，技擬天人，想必有以教我？」

「還有一個辦法，」散花仙子道：「以賢妹的功力，只要一通竅訣，運用當可如行雲流水……」

「仙子姐姐的意思是說……」南宮秋月道：「他們就不怕苦，也不會畏懼不前了？」

「對！我教你手捏一種印訣，擊在他們右肩下面三寸處，」散花仙子道：「就算他們心中仍有畏懼，但却不會有逃避之慮了。」

南宮秋月很快的學會了印訣，右手半握，食指和無名指突出半寸，但要緊靠中指，似是一種特別的點穴手法。

她也是點穴高手，但却想不出右肩三寸下面是一處什麼穴道，這也就無法推斷出散花仙子傳授的這一招，是一種高明的點穴手法，或是明月觀中的奇術？

* * *

天衣大師、飛雲子、江豪，走得很快，片刻間已走出了幾十里的路程。

停下脚步，人正站在一座十餘尺高土崗上，下面就是南來北往的官道，天色還不到五更，正是夜闌人靜時分。

大和尚回過頭，凝神查看，目光在夜色中搜覓。

三個人一起練武，練的是同樣的武功。在藥物輔助下，都有了很大成就，但因基礎上有着很大的差距，反應能力上仍有着很大的不同，天衣大師要高出兩人很多。

「兩位是不是感覺到有人在追踪我們？」天衣大師道：「她來得十分隱蔽，竟然看不到一點痕跡？」

「大師是說來人的輕功尤在我們之上，至少，也和我並駕齊驅了？」江豪道：「所以，才能緊追不捨，我們奔行似箭，仍然擺不脫他？」

這番話有些質疑的味道，但也表現出一份驚訝。

「是眞的，而且，距離我們不遠。」天衣大師道：「但却看不到他的踪跡，以聽得的訊息判斷，不可能避過老衲的雙目。」

江豪回顧了飛雲子一眼，欲言又止。

「不要懷疑大師，他功力深厚，感應能力絕非我們能及，」飛雲子道：「貧道也感覺到，似乎有一個無形之物不停的追踪着我們。」

「鬼！只有鬼是無形、無影的，不過，我江三不相信世上眞的有鬼。可是，除了鬼魂之外，有什麼東西能夠無影無形，却又能緊追我們不捨呢？」

「追踪我們的應該是人，」天衣大師道：「但追踪的方法，不是用飛行絕跡的輕功，而是傳說中的遁術。」

「遁術，」江豪道：「我生也晚，見識不多，但却聽家父提過這門武功，是一種衣物、色彩的極致運用，給人一種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覺，家父說，此門術功，練到上乘境界，深得快字一訣，能像變戲法一般，令人目不暇接……」

「那只是遁術的一種，也就是障眼術法，」天衣大師道：「老衲所謂的遁術，應是屬於一種異術，也就是道家所謂的五行遁術，是一種別走蹊徑的奇能，近乎怪異，不能以常理解釋。」

江豪並沒完全接受大和尚的解釋，也沒直接反駁，淡淡一笑，道：「會不會是我們身上被散花仙子下了十里信香一類的藥物，使我們在感覺中，擺不脫她的追踪，造成的心理幻覺。」

「不是，老衲的感覺是，有一個活生生的人，一直在追踪着我們，」天衣大師道：「我說不出他用

的方法，但一直和我們保持着不遠的距離，這一點絕不會錯。」

要不是老和尚德高望重，技藝超人，江豪的三字經早就罵出口了，這算什麼解釋嗎？一點也無法讓人信服。

江豪苦笑一下，道：「如若他永遠不會現身出來，那就由他追着玩玩吧！」

話說得很無奈，但却相當的尖銳、諷刺。

天衣大師輕輕吁一口氣，道：「老衲舉不出證明，三公子自然可以不信，但望能舉止小心一些，不要在他突然現身時受到傷害。」

「三公子，別忘了明月觀中的人，」飛雲子道：「那是個充滿着玄秘、詭異的所在，你如平心靜氣，凝神締聽，相信你也能感應到一些無法解釋的訊息，只是貧道無法肯定的說出你幾時能夠感應得到，也許要三五日夜，也許在明天就有所得，大和尚的武功、內力，都非我等能及，他一直在精密的觀察，希望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江豪只好點頭了，想一想道士說得對，未經全大夫藥物薰蒸，突破體能限制之前，恐難是道士、和尚十合之敵，近一年時間的同地習練武功，學的也是相同的技藝，看似齊頭並進，技藝相若，但和尚、道士多練數十年的功藝，豈是白練的？拉長一些時間，新藝溶於舊爐，兩種不同的內、外武功合而爲一，和尚、道士的武功，必將突出羣倫，絕非他江豪和蕭寒星能望項背。

當然，白翎受到了全大夫特別的眷顧，練些了什麼稀奇古怪的武功，就完全無法預測了。

但聞天衣大師長長吁一口氣，道：「可惜，白翎姑娘不在此地，也許，她已學會破解遁術的神功，至少，也會指點我們一些來人追踪我們的方法？」

「這麼說來，白姑娘超越我們很多了？」江豪有點黯然，也有點妒嫉的道：「幸與不幸之間，眞是全憑天命了，後天的奮起和努力，全然無用……」突然有所警覺，住口不言。

「各有因緣莫羨人，」天衣大師笑道：「白翎是陰人，適宜練陰柔之技，明月觀中門下弟子多屬陰人，因此，她們習練的技藝，也屬陰柔爲主，在陰暗幽秘之中，練成的技藝，就難免偏向詭異之學了，在各門各派武功之中，它獨樹一格，也脫離了武功範疇，是謂奇術，難學難精，所以，千百年來，很少在江湖上發揚光大，才被列入星、卜、玄秘的修道學問，但尖芒在囊，總有一天，在道消魔長的年代裏，它會破囊而出，全大夫是一代傑出的藥師，才華絕世，胸羅萬有，志在仙業大道，視奇術、武功爲小焉者，不屑投入習練，但却被我們把他拖入了江湖之中，也使他發現江湖上正面臨着一場邪惡的劫難……」

「數百年來屹立於江湖殺伐之外的明月觀，也投入了江湖上爭霸的兇殺之中，」飛雲子接道：「她們以累積數百年的奇術成就，投入江湖爭霸戰中，這一股神秘的逆流，恐將席捲江湖。」

「所以，全大夫不惜以毒攻毒，把他珍藏的秘密傳了出來，老衲猜想，這是個非常痛苦的決定，白翎姑娘也將爲此付出極大的代價，改變了她的一生。」

江豪突然抱拳，對天衣大師、飛雲子恭恭敬敬行了一禮，道：「兩位胸懷博大，想得如此深遠，江三是萬萬難及，但晚輩還有一些思解不透之處，還望兩位指點。」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你說。」

「白翎姑娘是受益最多的人，大師却把她說成一位受害人了？」江豪道：「這一點晚輩思解不透，也不敢苟同。」

「術法的邪惡，首在習練過程中改變了人性，也將面對外魔的侵襲和誘惑，」天衣大師道：「稍一不慎，即將淪入萬劫不復之中，三公子，老衲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現在的白翎姑娘和一年前的白翎，是否有些不同？」

「有！只不過她的抑制能力很强，」江豪道：「很快能把暴發的徵象壓制下去，恢復舊態。」

「三公子發覺到白翎姑娘那裏不對了？」天衣道：「盡言觀察所得，別存顧忌。」

「首先是姿態風情，原本是莊重秀麗，現在却嬌媚橫溢，」江豪道：「稍展即收，即能醉人如酒，如若她放開施展，天下英雄，有誰能逃離一場桃花劫難？」

「昔日在秦淮畫舫之上，白翎是一代花后，不也是嬌媚動人，當者披靡麼？」

「很大的不同，那時，她的嬌媚情態，都是人爲裝作出來的，稍有定力的人，即不難逃避開去，如今展現嬌媚，却是發自內心，」江豪道：「妖媚入骨，風情醉人，江三不小心看到了一次，可眞是驚心動魄呀！幸好一現即收，但已使人心猿意馬，奔放難收，大師，那時刻，她要揮劍取命，我是全無防守之能。」

「這就不是媚態風情了。」天衣大師道：「而是一種武功、術法，明月觀中女弟子，也可能習有此術，日後一旦遇上，可要小心應付。」

江豪呆了一呆，道：「要如何應付呢？」

「老衲從未遇上過這等事情，所以，也無法說出一個具體的應變方法，但應變於心機初動之時，以三公子此刻的身手修爲，應該是還來得及。」

「受教了，多謝大師，」江豪突然放低了聲音，道：「咱們設計個誘敵之法，引她現身如何？」

「試試看吧！三公子和道兄先走，老衲潛隱於此，」天衣大師道：「十里一程，兩位再潛隱起來，老衲再奔行誘敵，看看能不能查出點蛛絲馬跡，但行向不變，直奔金陵，這段遊戲到天亮爲止。」

老和尚很小心，連說話都施用傳音之術。

飛雲子、江豪微一點頭，天衣已飛身而起，消失於夜色之中不見，兩人配合行動，急起直追，夜色中，疾逾奔馬。

這也提供予江豪一個全力施展的機會，竟和飛雲子卯上了。

衣袂帶起的勁風，使道旁垂枝飄動，長草起伏。

一口氣跑出了十幾里路，瞥見道旁一片矮林、荊棘，江豪一伏身，竄入矮林，隱身於荊棘叢中。

轉頭一看，飛雲子就在身側，微笑頷首。

不服氣也不行了，和尚、道士，確比他高了一籌。

「留心觀察，」飛雲子也施展傳音之術，道：「和尚來了。」

江豪凝聚目力望去，只見一團黑影在官道上滾動，有如巨鷹掠地飛行，只聽到微微的衣袂飄風之聲，却草木不動，沙塵不驚，是另一重輕功飛行境界。

但重要的是後續景象，兩個人四道目光，全力注視着官道上的變化。

果然發覺了一股流動的烟氣沿着路側掠過，不見形象，不聞風聲，如非全神貫注，很難發現徵象。

江豪手握刀柄，想要突起發難，劈出一刀，但却被飛雲子及時按着身軀，低聲道：「別莽動，仔細聽。」

烟氣掠過，却微聞喘息之聲。

「還不到全無形跡之境，」飛雲子道：「和尚終於誘使她現出徵象。」

江豪點點頭，道：「不像是一個人在追踪飛行啊！」

「遁術與輕功之別，大概也就在此了，」飛雲子道：「和尚逼得她現身！咱們聽到她喘息之聲，兩個人也可能暗中較過勁了。」

「唉！江湖之大，無奇不有，」江豪道：「遁術果然和輕功不同，但既有徵象，逼她完全現身，該非難事了。」

「這要和大和尚研究一下，設計一個逼她現身的環境。」飛雲子道：「謀定再動，一舉搏殺，先斷去他們的眼線。」

兩人繼續前行十里，天色已亮，只見天衣大師迎風而立，似正在等候兩人。

江豪心中已承認了兩人技藝、智謀，都在自己之上，心中猶生敬意，一抱拳，道：「道長和在下都發覺了一些異徵，只是不能肯定是否是遁術飛行。」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她已追近我的身側，就在這百丈之內隱伏，也許遁術不適合長程奔行，或是她術藝淺薄，略施小計，就可以發覺她的行踪了？」

「逼她現身出來，一舉殲殺，」江豪道：「以斷他們眼線。」

「還不是殺她的時機。」天衣大師道：「還要借重她傳回消息，以成誘敵之計，如何能殺？」

江豪道：「對！誘她到金陵，再殺不遲，血染秦淮河，風月沾血腥，也讓世人多份警惕，妖女也算死得其所，絕不能讓她追我們進入金陵城中。」

天衣大師笑一笑，沒有回答，心中却暗暗忖道：圍殺於秦淮河畔，倒是一處好所在，只是明月觀的金牌劍手豈是好對付的人物？這一戰，恐怕得費番心機了。

不再顧忌有人追踪，三人的行程反而慢了下來，有時還故意繞了一個大圈子，再回到行向金陵的大道，三四天的路程，三個人繞行了八九天才到。

途中發覺了不少三聖會中弟子，快馬奔馳，十分忙碌，但却無人盤詰三人，至多是打量三人幾眼，就放馬而去。

「江南道上，已全爲三聖會所把持，已難見三聖會外的江湖人物！」江豪無限感慨的說：「一天烏雲遮日月，連市面上也少了那份熱鬧氣氛，一片暮氣罩大地，還像什麼世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對！百花競艷始謂春，江南道上已是春盡花落，」天衣道：「眼看就風雪漫天，一片酷寒了。」

「我們動手殺吧，」江豪道：「把三聖會殺一個寸寸斷裂，讓他們首尾難顧，人人自危。」

「暫時還得忍耐，你要到『利人』當鋪去，」飛雲子道：「白翎說得對，我們需要幫手，我相信江老前輩安排的這支伏兵，都是精兵勇將，何況，大師也要去金陵唐家巷，晤見千手飛花唐虹，取得這兩路人馬相助，我們才算眞正有了和三聖會對抗的力量。」

江豪道：「一隱廿年，英雄已白頭，就算眞有這股力量，只怕也難和慕容、南宮兩家的武士對抗。」

「不要太低估了三位老人家的智慧，」飛雲子道：「令尊派隱江南的人，必是精挑細選、能當大任的高才，他們瞭解慕容世家，慕容世家却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習練的技藝，很可能是專以克制慕容世家武士的武功，如若貧道的估算不錯，他們的技藝，可能是得自令尊的親自傳授。」

江豪怔了一怔，道：「有道理。」

「關於千手飛花唐虹前輩，數十年前，已是成名武林的高手，二十年潛隱苦修，成就自非小可，慕容世家尋覓、監視了二十年，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恐怕是受到唐老前輩暗中阻擾。」飛雲子哈哈一笑，道：「今夜放開胸懷，品試一下秦淮風月，子時之後，大師改着袈裟入金陵，三公子也要悄然進城搬伏兵……」

「慢慢慢，殺了追踪而來的明月觀中弟子，」江豪道：「再進金陵不遲。」

「這就不用三公子費心了，我們踏入秦淮賞風月，就是要引她上鈎，」飛雲子道：「只要她上了鈎，貧道一個人就可以對付她了……」

「這件事，能成不能敗。」江豪道：「道長一人，就不如我們三人合擊有把握了，何況，此地遍佈三聖會的人。」

「三公子放心，白翎姑娘已經趕到，」天衣大師道：「明月觀中人，已在她監視之下，說不定也用不着道長出手。」

「原來如此，」江豪有點英雄氣短了，和尚、道士的表現，愈來愈見高明，清楚的拉出了一段距離。

* * *

一抹夕陽照畫舫，佳人敷粉着新裝，秦淮河的畫舫上，已亮起燈火，又一個笙歌不輟的繁華夜生活，即將開始。

所有的畫舫，最豪華的是廣寒宮，但道士、和尚、三公子，却登上另一艘菊花舫。

這名字不夠柔雅，但却有不畏秋風帶霜寒的氣勢。

當然，最好的是它的方位，一邊是寬闊的水面，再無畫舫排列，走起來就方便多了。

三個人都穿着黑色勁裝，一色的黑披風，黑巾包頭，隱隱透出劍鞘、刀柄，和尚手中還提了一個黑色包袱。

菊花舫不很大，一眼看過去，只見到六個艙面。

三個人這身裝着，一眼就看出是準備有所行動的打扮。

但菊花舫上的船孃工人都不害怕，一個三十左右的嬤嬤迎了上來，道：「三位大爺，是那一個分會的？看樣子，今晚上要出紅差呀？」

出紅差就是要出刀殺人，船嬤嬤好大的膽子，把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却說得輕鬆自如。

飛雲子走在最前面，揮揮手，道：「先找個地方。」

船嬤嬤一面帶三個人進入房間，一面笑道：「看三位這個氣勢，一定是堡中直接派出來的高手。」

江豪被囉嗦得有點冒火，想發脾氣了，但轉念一想，秦淮河畔上的畫舫，可能都已入了三聖會的掌握，江南道上，已無其他的江湖人物活動，都是自己人，自然用不着害怕了。

飛雲子道：「今夜的點子很扎手，聽說是由江北過來的，所以大舉出動圍殺他們，雖說人已在監視之下，但他們仍可到處流竄。準備點好酒、好菜，但姑娘只要一個會唱的，要話少一些，舉止規矩一點的，出刀拚命之前，最忌諱亂抓亂摸，說三話四，我們隨時會離開，這裏，別要她亂嚷嚷。」

船嬤嬤聽出事態有點嚴重，點點頭，退了出去，順手還放下門簾子。緊接着送上酒菜。

「她會不會把事報到金陵分會去？」天衣大師笑一笑，道：「那就弄巧成拙了。」

「不理他們，一定會報上去，這麼一搭訕，就不知道是個什麼結果了。」飛雲子道：「重要的是要把那明月觀的梨花女招上來，咱們先約好，我一纏住她，兩位就走，但最好能走得出人意外，使她無法追躡。」

「只怕她不太容易上當，習練術法的人，性多狡詐，」天衣大師道：「但我相信，她逃不脫白翎的監控。」

「其實，我們用不着繞到這裏來的！」飛雲子道：「你們都可以直接去要去的地方。」

「如果把這裏鬧得一片混亂，他們就想不到我們到金陵別有用心。」天衣大師道：「對我們的行動會大有幫助。」

「對！別有用心的人，」江豪道：「絕不會先在秦淮河的畫舫上大鬧一場，引人注目。」

只見垂簾啟動，一個綠衫綠裙的小美人當先而入，身後緊隨一個四十多歲的長衫中年人，左手挽着一把二胡，順手拉過門後一條木櫈子，道：「三位想聽些什麼？喜、怒、哀、樂，隨便點一下，我們父女，就侍候三位一段，我們雖只有兩個人，但却能唱出生、旦、淨、末、醜各種聲音，保證讓三位聽得開心。」

（未完・十九）

傷心小箭

溫瑞安・文
可　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上文提要： 溫柔、張炭、蔡水擇、吳諒都困在風雨樓，王小石不期然碰上何小河、梁阿牛，一齊去救溫柔……狄飛驚終於見到了蘇夢枕，睽別已有十載，而今，雷損已逝，六分半堂仍保存，雷純遵亡父雷損的遺囑，重用狄飛驚，又決定扶植奄奄一息的蘇夢枕來對抗白愁飛，雷損雖然是大奸大惡的人，但却能知人善用……

借刀殺人免後患　迎戰前夕殺親信

雷純凝眸望着他。

「怎麼？」

「蘇夢枕沒有死，楊無邪又在我這兒，這些變化，你不覺得有些微訝異嗎？」

「我既身在武林中，便預算好每天都有驚變；我自跟從雷總堂主，也早有心理準備驚變是常事。」狄飛驚淡淡地道，「對我而言，每天都一樣有驚變，驚變已成了平常……」

他頓了一頓，才語重深長的說：「反而雷動天雷二堂主仍然活着，這才教我有點驚心。」

* * *

「孫魚回來了？」

嘿，他回來了。

竟在這時候回來了。

* * *

白愁飛正值這當兒有許多大事要做的節骨眼上，卻忽然想起孫魚近日做了許多讓他不滿的事，而影響較大的事至少有這幾件：

他派孫魚去暗殺朱小腰，孫魚不但無功而返，而且從萬里望的報告中顯示：孫魚還趁機與王小石敘舊，一聲聲什麼「王三當家的」、「小魚兒」的喊得好不親熱。

孫魚竟帶領王小石到「深記洞窟」劫走了他手上的重要人質：王紫萍和王天六！以致他跟王小石的京華龍虎鬥裏頓失對敵人的一道殺手鐧、一張催命符！

孫魚的做法也使他跟龍八太爺系的人鬧僵，而且失信於乾爹蔡京！陳皮和萬里望還因而給附從「八爺莊」的人狠狠的修理了一頓！

王小石還當衆人之面前救走了孫魚，這等同孫魚向公衆表白他跟王小石是同一路的人！

這些都是不可饒恕的錯誤，但對白愁飛而言，更不可寬恕的罪行，反而不是孫魚的行事，而是他的笑容！

那可惡至極的笑容！

孫魚跟梁何不一樣：

梁何嚴謹、嚴肅、嚴厲。

如果用一字去形容梁何，那就是：「嚴」！

梁何雖然威嚴，但畢竟說什麼都是自己的部屬，在自己面前，只有自己嚴，沒他嚴的份兒！

孫魚則不同。

梁何顯然是嚴肅的看待生命（尤其是生命中所有的戰鬥），孫魚則十分輕鬆。

所以他常笑，至少臉上常掛着笑容，像隻常駐在花瓣上的蝶。

白愁飛覺得他的笑十分難看，且帶着輕蔑。

至少梁何的「嚴」不敢針對他，然而孫魚的嬉謔輕忽、那不懷好意、自以為是的笑，卻是對誰（包括自己）都一視同仁！

為此，白愁飛已痛恨他許久許久了！

這可能連孫魚也不知道，白愁飛白樓主竟然是為了這麼一個理由而暗裏憎厭着他！

因為他看不順眼這什麼都不在乎的笑容！

白愁飛一向不喜歡別人（尤其部屬）對着他時仍能輕輕鬆鬆的笑中這算什麼意思？不認眞？不放在心上？還是沒瞧在眼裡？

他不能叫孫魚不許笑，除非他乾脆殺了這個人。

他不能下達沒有理由的命令，雖然他有權這樣做；可是越是有權這樣做，就越得要節制這種權力，否則，就會予人背叛推翻的口實，這個道理，白愁飛是深為明白的。跟蘇夢枕這幾年，他確學會了不少東西，尤其明白他過去屢振屢敗的原由！

可是他也一向知曉：孫魚是個有用的人，至少，他是個能幫得了自己的部屬！

而且，他有鑑於自己對蘇夢枕的背叛，一直想用孫魚來牽制梁何，至少，也要讓他們來互相制肘，才有利於自己縱控平衡之術。

不過，照目前的形勢看來：孫魚只怕已先憋不住了。

他似乎已發動了。

因為他剛剛又收到一個消息。

消息來自黎井塘……

「托派」黎井塘是蔡京（朝廷）、龍八（官、民之間的「中界人」）、白愁飛（武林）共同遣使的一名爪牙。

事實上，當時在京師方圓千里以內崛起的「十六劍派」，大抵如此，皆成為「蔡系」一手扶植、默許茁壯的江湖勢力。

他自從跟「抬派」智利跟踪楊無邪入「漢唐傢俬店」反給包圍脫逃後，一直就給安排在「神侯府」一路監視諸葛先生與四大名捕系人馬的一舉一動。新興勢力「象鼻塔」也得要派人留意「相爺府」、「六分半堂」、「八爺莊」、「金風細雨樓」等的動靜，像蔡京、白愁飛、狄飛驚這種人若不早已廣佈眼線監視「發夢二黨」、「象鼻塔」，乃至盯死「神侯府」，那才是不可能的事。

黎井塘這次來向白愁飛打的報告，便是他發現王小石把孫魚背到「神侯府」前，孫魚好像還受了點兒傷，四大名捕中的鐵手還特別運內力替他摩搓了一會兒，之後王小石好像還替他開了兩道方子，然後孫魚才千恩萬謝的離開。

當然黎井塘只能遠遠盯梢，無法靠近聽他們說些什麼。

所以這就倍增懸疑：孫魚跟王小石、四大名捕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依所見而論，常理判斷，不管他們之間眞正的關係是什麼，這必都是非常密切。

無論如何，這証據已然足夠，足夠讓白愁飛把他除掉。

他決不容這樣一個人留在自己身邊。

所以他問黎井塘：「他在那裏？」

「他在紅樓候着您哪。」黎井塘涎着笑臉，把一張笑老了；他倒覺得笑老了也好，整張臉不管喜的悲的都是在笑的，以後可不必換另外一張臉了，「他好像還受了點傷，好像有話要跟你報告。」

老實說，白愁飛也討厭這人的笑容，他討厭一切動不動就笑不停的人。但黎井塘的笑容比較可以忍受，因為他的笑容充滿了阿諛與奉承，只不過是個可憐蟲。

這時，王小石剛要進「金風細雨樓」來要人。白愁飛心忖：這還趕得及在出手聲援「象鼻塔」人馬之前把他幹掉就是了。

王小石、四大名捕要是以為放一個孫魚在他身邊當內應就可以解決他，那是白費心機了。

不過，他本有意栽培出孫魚這種人來「接班」，也眞是「白費心機」！

（他白愁飛是什麼人！）

他原名「白仇飛」，但為了不予人有惡感，寧可易字為「愁」，故意給人一種鬱勃不舒的感覺，這樣可以減少對他的敵意；他甚至化了十多個名字以求舒展大志，但總是功敗垂成。他苦忍苦守多年，忍辱忍氣，終於才有今天：孫魚是什麼東西？他以為熬那麼個五六七八年堆了張笑臉配了把寶刀就可以當他是「蘇夢枕第二」而把自己當成「白愁飛第二」，來重施故技坐第一把交椅？啐！這是做夢也休想的事！

決不能讓孫魚有這種機會！

因而他看似漫不經心的吩咐：「叫他等我。」

然後又看似隨意的加了一句：「召梁何帶『一〇八公案』來，告訴他：色本能雄英大偉，流風自士名眞是。」

「色本能雄英偉大……流風自士名眞是？」黎井塘喃喃的重複了一趟，差點沒眞箇問了出口：這是什麼？

白愁飛卻好像是看（聽）得出來他的迷惑，微微一哂，加了一句：「想知道是什麼？倒過來唸吧！」

這句話的意思當然不只是：

唯大英雄能本色；

是眞名士自風流。

它是一句「暗號」。

只要梁何聽到這句話，那就是白愁飛向他下達了一個「命令」。

由他一手調訓出來的「一〇八公案」中的一百另八名死士，就會

立即調度，應付危機！

* * *

白愁飛知道這已到攤牌的時候了，他已把王小石迫出來了！

除了「金風細雨樓」的子弟和一百零八名死士，他略爲估量了一下他手上的大將、高手，包括有：「詭麗八尺門」朱如是、「小蚊子」祥哥兒、「一簾幽夢」利小吉、「無尾飛鉈」歐陽意意……合稱「吉祥如意」，四大護法。原本，梁何、孫魚都是他的好幫手，還有馬克白、萬里望、陳皮、毛拉拉、第七號殺手田七、十一號殺手杜仲……還有「頂派」的屈完、「托派」的黎井塘、「海派」的言衷虛、「浸派」的巴哈等人，都是直接屬於白愁飛調度管轄的手下心腹。還有郭東神——雷媚，這個曾一力助他奪得「風雨樓」大權的女子！

除此之外，他的外援也很強大。「七絕神劍」：「劍神」溫火滾、「劍仙」吳奮鬥、「劍鬼」余厭倦、「劍魔」梁傷心、「劍妖」孫憶舊、「劍怪」何難過及「劍」羅睡覺，還有他們七人的師父棄劍上人陳怒憤。

另外，「鶴立霜田竹葉三」任怨和「虎行雪地梅花王」任勞，以及「八大刀王」：「陣雨廿八」兆蘭容、「八方藏刀式」苗八方、「伶仃刀」蔡小頭、襄陽蕭白、信陽蕭煞、「五虎斷魂刀」彭尖、「驚魂刀」習煉天、「相見寶刀」孟空空……甚至還有龐將軍、禰御史、童貫、王黼等人，都是他的後援。

他最大的「援軍」，是名列「多指橫刀七髮、細看濤生雲滅」當世之大高手中的「雲滅君」葉神油（或作「神油爺爺」葉雲滅）亦已趕到，就在樓裡，合當趕上這一場風雲際會。

既然身邊高手如雲，而王小石身邊有太多只是一腔熱血的烏合之衆，這一戰，他穩勝有餘。

只要放倒了王小石，收拾了「象鼻塔」，他就趁這風頭火勢，聯同龍八太爺那兒的兵力，對「六分半堂」發動全面的攻襲。

他也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擊「六分半堂」，他至少已把狄飛驚唬住；要是他還敢有異動，他就再唬他；唬之不住，他便宰了這個低頭做人的東西！

至於雷純，一個大姑娘家，能幹什麼？能幹得了什麼？何況，他還捏住這姑娘家的死穴、罩門，只要一亮法寶，敢不讓她死心得塌了地教她東去不來西。

「六分半堂」若要抵抗，它憑什麼？就憑林哥哥？魯三箭？還是「迷天盟」的叛徒鄧蒼生、任鬼神？抑或是原叛自「金風細雨樓」的莫北神？

這些么魔小丑，才不堪一擊……白愁飛可沒把他們放在眼裡。

一旦解決了「象鼻塔」，併吞了「六分半堂」，白愁飛就知道自己可以「飛」了。

他有足夠的份量去跟義父蔡京「討價還價」了。

他深知若要眞正的出人頭地，在武林中成爲一方之雄，一派堂主，只怕還是不足以流芳百世、權顯一時。

要眞正的成大功、立大業，還是得要在廟堂裏掌權、朝廷裏任職；可是，像他那樣缺乏背景的江湖人，想要在朝廷裏獲任高職，首先就得要在武林中得勢，江湖上揚名，然後再以此換取功名。

白愁飛可不管。他要成功。

天下只有一種成功：那就是確實的做到自己所要得到的成績。

天底下也只有一種成功的方式：那就是以你自己所喜愛的方式去過這一生。

白愁飛認爲他自己的目標是合理而又可行的，而他又是一個一旦決定了追尋的目標，便會埋首苦幹，不惜冒進，不聽任何人的話，不理任何人的阻止，不許任何人洩他的氣，他絕對是個越過一切困阻，都會達成他的目標的人。

當他成爲「金風細雨樓」的副樓主時，他曾向攏絡他並收他爲義子的蔡京暗示要一官半職，蔡京可不像蘇夢枕（當年白愁飛初入「風雨樓」，便恃功向蘇夢枕要討個副樓主當當，蘇夢枕反而欣賞他的率直坦言，欣然答允），只輕描淡寫的說：「等你當了金風細雨樓的樓主，再說。」

後來可能找補之故，又說了一句：「要是王小石也到我帳下來，你的官位倒好辦多了。」

王小石！

什麼都是王小石！

他算什麼東西？

現在經過長時間的鬥爭，他終於逐走王小石、推翻蘇夢枕了，但當他又向蔡京暗示要個「官銜」時，蔡京沉吟一陣，只說會叫龍八照料此事。

不久，龍八倒眞的給了他幾個官名，要他任選其一，他聽了相當不悅，因爲那種官兒雖對別人而言，正求之不得，但對他來說，這還高不及四品，頭上有千百個指指點點的，座下又不見得有幾個能指揮得動的，還眞不如不當是好。

他果眞就不當那官兒了。

他要飛。他可不要爬，也不想行。

甚至連跑都覺得太慢。

他年紀已不小了，他一開始就至少要跳。

到最後，目的仍是：飛。

想飛之心，永遠不死。

他：白愁飛！

* * *

他現在就要火併「象鼻塔」，拿下「六分半堂」，在京城裏成爲一黨獨大、獨一無二的大幫大派，這才有勢力和實力，在蔡京那兒爭個三數人之下而萬萬人之上的官兒來當！

他在等這一天！

他要等這一天！

他正等這一天！

他就等這一天！

爲了這一天，這個目標，一切都只是他的「機器」。

「機器」是用來發動、幫助工作的。

他要「飛」。飛上青天。直上青雲路。

於是：蘇夢枕、金風細雨樓、象鼻塔、六分半堂……一切都成爲了他往上飛的機器，一切都變成了他要在太空穿梭翱翔的機械！

他要當英雄！

今之英雄，當叱咤起風雲，翻手驚風雨，可以縱橫捭闔，可以經天緯地，能夠運籌帷幄，能夠決勝千里，不怕獨步天下，不惜獨霸武林，贏得起，輸得了，拿得起，放得下。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他做，人做不了的他做來天經地義，從不怕流言閒語，只獨行其是。

就算當不成英雄，他也要當梟雄。

梟雄比英雄更進一步，可以不必理會世間一切情理法則，去獨行他以爲所是。笑臉可以迎人，翻面可以不認人；溫柔如春風，嚴厲便殺人。

他今天便要大開殺戒。

且先從身邊的殺起。

先除內憂。再滅外患！

* * *

他要先殺孫魚！

他在「出迎」王小石前，先到「紅樓」一趟。

他在「紅樓」就見着了正在「恭候」他的孫魚。

孫魚一見白愁飛，就知道他對自己已動了殺機。

他幾乎馬上省悟到：自己這趟來錯了！

大錯特錯矣！

* * *

發生了那麼多事情之後，一向警覺的孫魚，也曾反覆衡量過：到底要不要回「風雨樓」？白樓主會不會誤會自己？

一再思量過後，他仍是決定要回去「走一趟」。

好歹也得走這一趟。

「回去」的原因是：

好歹也「賓主一場」。孫魚雖然深明：「伴君如伴虎」，但他卻有一個希望能遵守的「原則」，那就是「好來好往」。

他跟隨蘇夢枕、王小石、白愁飛，乃至於在「長空幫」時期初露頭角的梁何，都有一段不短的時日了，這使得他明白這些人的特性和好一些「道理」，譬如這些他追隨過的人處世待人進退策略便令他深有啟發：

一，蘇夢枕是個唯「材」是用的人。只要他賞識，他便可以隨意也率性的把人破格擢升，且不管那是什麼人什麼背景甚至有何居心，如果有日連他自己也給他提拔的人出賣或打倒了，他也不以爲忤，他注重的是他自己的「眼光」，而認爲後起之秀能把他扳倒是他自己活該，他決不因此而先扼殺新秀崛起的機會。

像他那麼有信心、豁達的人不多。

孫魚自問就做不到這一點。

所以世上確沒幾個蘇夢枕，現在的蘇夢枕，不是病了，就是死了，活着的也失勢了。人生在世，也沒幾個人能遇得上「蘇夢枕」這種「貴人」的。

二，王小石是個「量才適性」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能當官，但能做大事，他喜歡交朋友，跟兄弟們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又因爲常挺身而出幫人助人保護人，所以難免要當大哥、老大，可是卻自知不是個當什麼幫主教主一派宗主的「大材」。他跟任何人都能平起平坐，也跟任何人（甚至遠不如他的人）學習。他不栽培人，他只把對方的長處激發出來。他不怕人趕過了他，因爲他沒意思要跟對方比。他無所謂。就因爲他不注重、不打緊、無所謂，所以他跟人的交往大都能好來好往、善始善終，江湖上、武林中，對他風評都不壞，這對他每次敗而再成，落而復起，很有幫助。

就因爲他不計較，無所謂、沒機心，別人都樂見他成功，見他登高一呼，都想扶他一把，或放心讓他助己一臂。

孫魚自知沒王小石那麼看得開，放得下。

他記得有次入廟拜佛，遇上位老林禪師，曾如此勸他：「現在的蘇夢枕，不是病就是死，不然就是生不如死。白愁飛忙着殺掉精英，蔡京忙於腐化新秀，方應看忙着收買人命，你要做大事，找識貨的人，還是去試試王小石吧！」善哉斯言！

三，白愁飛是個「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人。誰礙着他，他就殺誰。他是那種就算跨着自己父兄妻兒的屍體，也要前進的人。他的野心顯露太快，鋒芒太露，太易招

嫉，也常予人浮誇的感覺。可是孫魚也是個希望在人世裏走一遭能建些勳功偉業但又沒特別背景靠山的人，他特別瞭解這種心態：因爲心虛，所以恐慌，既要進取，但手上又沒有家底，便輸不起，要人注意，就只得炫耀了。這不是浮誇，而是虛則實之的策略。沒後台則無苦守的實力，只有作急先鋒。蘇夢枕因病，怕不耐久，故處處咄咄迫人，逼使雷損提早決戰，果令雷損終沉不住氣，在「紅樓」盡墨全軍，所以蘇夢枕最是瞭解白愁飛的心思，並盡力培植他，「放手讓他大膽的幹」，可惜白愁飛對一腳踩一個恩人下去的事似已成了習慣，所以似並不「珍惜」這「大好貴人」的扶持之恩。

像白愁飛這種人，無論你幫他什麼或你幫了他什麼大忙，他都認爲是應該的，這是(你)上天欠他的，他頂多只會「感激」一陣子，然後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對不起他或礙着他的事去了。

孫魚自信自己性格中也有這種自私、自大而不擇手段的一面，但要做到白愁飛那麼決絕徹底，那也眞不容易。

(看到白愁飛、王小石、蘇夢枕的特性，孫魚便知道：要成大功、立大業，可是眞正的不容易！一意孤行如蘇夢枕，隨境心安如王小石，大不慈悲如白愁飛，都太難做到！由此可見，要成爲一個絕頂人物，的確是絕頂的難！)

四，梁何令他高深莫測。在「長空幫」尚未式微時，是梁何一手拉他入幫會的。梁何是個嚴肅的人，他絕對服從、聽令。「長空幫」裡的規矩，他都一一遵從。他原很佩服梁何的忠心。可是後來又發現不然。因爲「長空幫」崩垮之際，梁何不但沒出力挽救過，反而只一力保存着他自己的實力，加入了「金風細雨樓」。他在「風雨樓」裡的位置並不低(這可能是因爲他加入時手上連同孫魚在內不少於三十二名年輕高手之故)，但蘇夢枕顯然沒有太重用他。蘇公子曾經語重深長的對梁何說過：「一個人太古板就會白過這一生，太成熟深沉就不好玩了。」但王小石和白愁飛都很看重這個人。梁何對王小石也十分忠誠，這也令孫魚十分崇敬，可是，待王小石爲白愁飛排擠出樓外，梁何馬上向白愁飛表態：他可以把他的部隊直接隸屬(那時，梁何的直屬部隊已增至五十七人了，其中當然包括了孫魚)於正副樓主調度。一位白愁飛也背叛(同時亦推翻)了蘇夢枕，梁何和他的七十八名部屬(這時，孫魚已升爲這集團中的統領，梁何的心腹子弟有不少於一半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蘇夢枕、梁何不但也按兵不動，而且從此只效忠於白愁飛一人。

因此，梁何的地位，不斷穩步上升；他手上的人，也不斷增多。他是那種處變不驚，處驚擅變，但又能在每一次驚變中都取得利益的人。人人都需要這個忠誠的人，但似乎他只對自己最忠誠。

孫魚自覺不比梁何沉着，但他認爲自己比梁何快活。假如一個人的個性很悶，那麼，就算他的權很大、勢很高、名頭很響，還是活得很沒意思、白活了。

(比起蘇夢枕、白愁飛、王小石，梁何還不算很成功，但他一直如竹節步步高陞，前途未可限量，比起蘇夢枕的「勇進」、白愁飛的「燥進」、王小石的「勇退」，梁何卻只是「潛進」，但卻比較講究「情面」，或曰：進退的功夫，虛飾的手段。)

孫魚比較注重「情面」。

他也認爲不到必要關頭，沒需要與人決絕。

人留一線路，佛點一炷香。

他也深明白愁飛的個性，只怕已對自己生疏，只恐更對自己動了殺機，但他還是覺得自己有必要去走這一趟。

不是爲了什麼，而是「好來好往，不枉賓主一場」。

因爲要他反抗、還擊，他辦得到；若要他主動叛逆、出賣，他做不來。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才能、特性。

孫魚的性子便是這樣。

這性情使他已感覺到了危機，但還是回到「金風細雨樓」來。

所以他現在給「請」到了「紅樓」。

一回風雨樓，他已感覺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

然後他終於見着了白愁飛。

* * *

白愁飛一見他就問：「你爲什麼要回來？」

孫魚一聽，心裏一沉，可是他答：「我非回來不可。」

白愁飛問：「爲什麼？」

孫魚答：「這兒是我的家。」

白愁飛：「這兒不是你的家。」

這回到孫魚問：「爲什麼？」

白說：「因爲沒有人會出賣自己的家。」

孫魚心中又是一沉，這回沉到了底。

孫道：「如果這眞是我的家，我又怎會出賣他？」

白道：「他現在已不是你的家，而是你的墳墓。」

孫道：「我不希望我的家變作了墳墓。」

「你現在到那裡去都是墳墓，」

白道，「因爲你已是死人。」

然後他問：「你爲什麼要出賣我？」

孫道：「我……」

白道：「沒有用，你是不會承認的，但我現在也收不了手，寧可殺錯，不能放過。我這問題問了也是白問，你答了也是白答。」

「假如……我並沒有出賣你呢？」

「你這說法，簡直侮辱了我的智慧，白愁飛不再說了，他擰過頭來向梁何說，「到這地步，我已不想再冒險，也不能再相信他，我只有殺了他，但我殺不下手，你來殺吧。」

梁何稽首答：「是。」一點也沒猶豫。

「還有，」白愁飛瞄了孫魚刀鞘和刀鍔上的寶鑽，輕描淡寫的道：「我已查過了，你這貼身的刀，以前是屬於方應看的。至於他的寶刀怎會在你的手上，我已不想聽任何解釋。」

這次，孫魚臉上終於變了色。

白愁飛說罷，就要走出「紅樓」，臨走前向梁何問了一句：「你的『一〇八公案』呢？」

「全召集了。」

「殺了孫魚後，隨時候命，養兵千日，今用得上。」

「是。」

聲音依然堅定無比，絕對聽命，絕對效忠。

白愁飛走出「紅樓」時想：假借梁何之手，除去孫魚，使之自相殘殺，可免後患。

能不當惡人，能不當罪人，還是不當的最好。

同理能夠不動手，能夠不親自出手殺人，還是找別人代勞的最好。

他要對付的是絕頂高手。

要對付絕頂的敵手就得要留待精力、實力和魄力。

一個精神狀態極佳的人，不僅要懂得如何用神，還要知道怎麼留神。

他是個善於運用時間、精力、體魄的人。

所以他養精蓄銳，一擊必殺。

他早已養士——死士。

「一〇八公案」。

這「公案」不是禪機，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手，來爲他促成大志、達成大業、除去內奸、殺掉外敵，只效忠也只能效命於他的一百零八名精兵！

精兵，是打生死攸關的仗時才出動的精英親兵！

* * *

白愁飛走後，「紅樓」裡剩下了兩人：

兩個老朋友。

是「老」朋友，不是「好」朋友。

有的朋友，交情很好，但並不是很「老」；有的朋友，相交甚「老」，但不見得也很好。

梁何跟孫魚相交十三年，從少年到青年，整段黃金時期都一齊共事，絕對算得上是「老朋友」。

但他們的交情卻是好不好呢？

交情老不老，是可以用時間衡量的。

但交情好不好，則要試驗才知道的。

用什麼來試驗？

也許，富貴、貧窮、生死、成敗、權力、名利、女人……在在都可以考驗：友誼是不是眞的能夠永固？友情能否永垂不朽？

* * *

孫魚道：「他命你殺我。」

梁何道：「我聽見了。」

孫魚道：「你要殺我？」

梁何道：「我能不殺嗎？」

孫道：「我們是好朋友。」

梁道：「如果他命令你殺我，你會因『好朋友』三個字不下手嗎？」

「我不知道，」孫魚苦笑了一下，「實際上，我們之間也不像是好到了這個地步。」

「何況，我若不殺你，我就得死；」梁也苦笑，「他會殺了我，你值得我爲了不殺你而自己先死嗎？」

「不值得。」孫魚回答得毫不猶豫，「事實上，你就算爲你家人父母子女，也不會那樣犧牲法！」

「對，你說對了，」梁的反應也十分即時，「因爲你也是這樣的人。」

孫魚嘆了口氣：「我們都是那樣子的人。獵犬終須山中亡，我也難免有今日。不過我卻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

梁何道：「你說。」一個人，在面對死亡時說出來的話，我一向都很注意也很願意聽。」

孫魚道：「他今日懷疑得了我，明日也可以懷疑你。」

梁道：「你的意思是說：他今日下令殺你，難保明日不也下令殺我？」

孫道：「你一向都是聰明人，比我聰明。」

梁道：「你說我比你聰明，單憑這句話，已比我聰明了。」

孫道：「坦白說，咱們相處了這十幾年，人在江湖，難免也有想過，咱們會有今天……只是這一天，未免來得太快了一些。」

梁道：「所以你早已有了應對之策？」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地魔被天狠爪抓中，不敵逃走，幸得一青衫少年賜藥解毒，救回一命。地魔走後，隨即又來了星宿門晏海清奉師命要索回吸星球，厲九娘輕敵，中了他的化功神箭，右臂若廢，狠姑婆在一旁觀戰，領會沒學過的本門的天狠功精髓，即學即用，回擊厲九娘。此役使昔年盜取胎兒眞兒之事大白，接着五大門派商議對付七星會……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以眞冒假狠姑婆　弄虛作實厲九娘

軟轎中響起狠姑婆尖沙的笑聲，道：「免禮，到裏面去說吧！」

小諸葛剛應了聲「是」，直起腰來。突然間，疾風撲面，兩條人影快如流星，一下瀉落轎前。

任駝子沉喝道：「甚麼人？」

軟轎中響起狠姑婆呷呷笑聲，說道：「路五、司東山，你們怎麼又回來了？」

瀉落軟轎前面的兩條人影正是鐵神路五爺和黑風怪司東山，兩人聞言一齊躬下身去，說道：「屬下罪該萬死，還望副總座饒恕。」

狠姑婆在轎內一陣桀桀怪笑，說道：「你們仗着有幾十年修爲，以爲就能運功逼得出體內之毒，呷呷，老婆子下的禁制，如果這般容易就能自行解除，老婆子還會下在你們身上？」

路五爺神色恭敬的道：「屬下一時湖塗，副總座恕罪。」

司東山跟着連連躬身道：「副總座寬宏大量，屬下今後再也不敢了。」

狠姑婆道：「好吧，老婆子姑且饒恕你們一次，以觀後效，如敢再有二心，老婆子就要你們當場七孔流血而死。」

路五爺、司東山同聲道：「多謝副總座。」

狠姑婆道：「走！」

兩個大脚婆子抬着軟轎，當先朝園中奔去。

路五爺、司東山又恢復了他們「左右護法」的職司，等軟轎過去，兩人立即一左一右跟着上去，昂首闊步而行。

小諸葛退後一步，躬身道：「任山主、屠副山主請。」

任駝子也不客氣，舉步走在前面，其餘的人跟在他身後，亦步亦趨，朝花園大門進去。

君簫怕被他們發現，拉遠了距離，但這一幕，他却看得清清楚楚，臉上不覺流露一絲笑容。

他不敢多躭時光，身形掠起，越過一道風火牆，就是光祿堂的後院，悄悄飛落，只見沈功甫還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心中暗暗冷笑：「憑你這點能耐，也來暗中監視我了！」

伸手懸空一推，解開他穴道，隨着飛身縱起，一道淡淡的人影，一閃而逝，已經隱入暗處，穿窗而入。

沈功甫只道自己一時疏忽，打了個盹，急忙揉揉眼睛，打起精神，幸好四週靜悄悄的，一切極爲平靜，沒發生甚麼事兒。

這時君簫早已解衣上床，閉目入睡了。

一宿無話，第二天清晨，君簫猶在夢中，就聽到有人扣門之聲，驚醒過來，睜目問道：「是甚麼人？」

只聽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應道：「雲爺，是小婢小玫。」

君簫跨下床，打開房門，小玫臉含歉意，福了福道：「眞對不起，小婢又吵醒了雲爺的好夢。」

君簫道：「沒關係。」

小玫轉身端了一盆臉水，嫋嫋婷婷的走入房中，放下臉水，說道：「雲爺快請洗臉了，方才沈管事趕來通知，說副總護法要召見你老呢！」

君簫問道：「沈管事呢？」

小玫道：「沈管事去關照小玲了，馬上就會過來的。」

君簫道：「是不是副總護法也要召見那一位雲兄？」

小玫道：「沈管事沒有說，小玫就不知道了。」

君簫輕唔一聲，就自顧自洗起臉來，堪堪盥洗完畢，只聽小玫在門口叫道：「雲爺，沈管事來了。」

君簫轉過身去，只見沈功甫急匆匆走了進來，拱手道：「雲少俠起來了，眞是抱歉得很，一早就來驚擾雲少俠，事情是這樣，早上副總護法忽然面告總鏢頭，要召見二位雲少俠……」

君簫點點頭道：「在下已經聽小玫說過了。」

沈功甫陪笑道：「雲少俠盥洗好了，那就請吧，別讓副總護法等久了，不好意思。」

君簫道：「沈管事請。」

沈功甫道：「在下去看看那位雲少俠好了沒有。」

說完搶先跨出房去。

君簫隨着他跨出房門，沈功甫三脚兩步，急匆匆奔入雲如天的房中去，不過轉眼工夫，只見他和雲如天一起走了出來。

君簫朝雲如天點頭爲禮，含笑道：「雲兄早。」

雲如天只是冷傲的略爲頷首，說了聲：「早。」

君簫心中暗道：「好個冷傲的人。」

沈功甫忙道：「在下替兩位帶路。」

舉步往樓下行去。

君簫、雲如天兩人隨在他身後而行，君簫因雲如天生性孤傲，一路上就沒有和他交談！

雲如天落落寡言，你不和他說話，他也絕不會主動找你說話。

不大工夫，就已進入花園，走到一道花磚圍牆外面，只見圓洞門內，花木假山，佈置得別有洞天。

沈功甫一路行來，却走得很快，但到了月洞門前面，脚下立時放緩下來，回身輕聲道：「到了。」

他領着二人，脚下似乎十分謹愼小心，連身子都微向前弓，一直到精舍前面，才行住足，向階上躬身，謹聲道：「啓稟副總座，雲驚天、雲如天來了。」

只聽屋中傳出狠姑婆尖沙的聲音道：「叫他們進來。」

「是！」沈功甫趕緊低頭應「是」，轉身道：「副總座請二位入內相見。」

他話聲未落，總管馮友三已經急步迎將出來，朝兩人打着手勢，意思是催他們快些進去。

君簫、雲如天隨着他跨進屋內。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佈置精雅的小客廳。

狠姑婆一頭白髮，一張鳩臉，露出兩隻狠牙，似笑非笑的坐在一張高背太師椅上，雙目精光如電，朝兩人投來。

她背後站着兩個蒙了頭臉的黑衣人，全身上下，只露出兩個烱烱眼孔，自然就是去而復返的錢神路五爺和黑風怪司東山了。

狠姑婆左首，肅立着小諸葛諸葛眞，也是一臉虔敬，在這位副總護法面前，顯得十分小心，其實客廳兩旁放着兩排椅几，他硬是不敢坐。

君簫心中暗道：「七星會一個副總護法，就有這般氣勢，可見副總護法在會中地位一定極爲崇高了！」

心中想着，已和雲如天走到狠姑婆面前六尺來遠，就一齊停步，躬身道：「在下雲驚天、雲如天參見副總座。」

狠姑婆朝兩人打量了幾眼，點點頭，呷呷尖笑道：「很好，果然是一對少年俊才，唔，你們坐下來。」

君簫躬躬身道：「副總座前面，那有在下的座位？」

狠姑婆聽得更喜，呷呷笑道：「老婆子叫你們坐，你們就坐下來，老婆子有話要問你們。」

小諸葛在旁道：「副總座賜坐，你們就不用客氣了。」

狠姑婆回頭道：「你和馮友三也都坐下來。」

小諸葛、馮友三都恭敬的應了聲「是」，一齊在邊上坐下，君簫、雲如天也就不客氣，各自在下首落坐。

狠姑婆看看兩人，說道：「老婆子這次奉命出巡各地，還缺少幾名人手，老婆子又不喜歡江湖氣太重的老油條，方才問起諸葛總鏢頭，正好你們兩個還在光祿堂待命，老婆子要問問你們，願不願意跟老婆子去？」

君簫昨晚目覩在小山崗的一幕，及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去而復返，心中暗自一動，立即肅容道：「在下投效聚英樓而來，有何差遣，悉憑副總座決定。」

「很好。」

狠姑婆對他的答覆，表示滿意，轉臉朝雲如天問道：「你呢？」

雲如天欠身道：「在下願意追隨副總座效勞。」

小諸葛道：「二位雲兄記着，在副總座面前，應該自稱屬下才對。」

君簫道：「多蒙總鏢頭指點，屬下自當謹記。」

「好。」狠姑婆點點頭，說道：「那就這樣決定，你們就在老婆子駕前護從錄用……」

突然人影一閃，一個人搶了進來，說道：「副總座，我也要跟妳去。」

狠姑婆目光一抬，只見此人身穿天青長衫，足登粉底快靴，生得眉清目秀，看年歲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這就問道：「你是甚麼人？」

小諸葛諸葛眞早已嚇黃了臉，連忙躬下身去，惶恐的道：「啓稟副總座，她……她就是屬下小姨妹姬紅藥。」一面輕喝道：「紅藥，妳怎好在副總座面前如此胡鬧？」

姬紅藥道：「我要追隨副總座，怎麼能說我胡鬧？」

狠姑婆道：「果然給姬覺迷驕縱慣了。」

姬紅藥喜孜孜的問道：「副總座這是答應了？」

狠姑婆點點頭道：「好，老婆子答應妳。」

姬紅藥喜得跳了起來，說道：「副總座妳眞好，謝謝副總座。」

小諸葛急道：「副總座，紅藥少不更事……」

姬紅藥埋怨道：「姐夫，副總座都已答應了，你還說甚麼呢？」

狠姑婆呷呷笑道：「不要緊，讓她去歷練歷練也好。」

小諸葛也不好再說，只得躬身應「是」。

狠姑婆問道：「鶴壽堂裏還有些甚麼人？」

小諸葛道：「上月有四個人，都已調派到各處去了，昨天有一個叫一品刀祁長泰的，是神鞭李崑陽介紹來的，馮總管懷疑他是武當派派來的奸細，已經把他押起來了。」

狠姑婆道：「他可曾招供？」

馮友三連忙欠身道：「沒有，他一直不肯說，屬下只好暫時把他收押起來，準備……」

狠姑婆一擺手道：「不用說了，還不快去把他叫來，老婆子正有用他之處。」

馮友三愣得一愣，連忙應是，起身退了出去！

不多一會，馮友三領着祁長泰走近廳前，躬身道：「屬下已把祁長泰帶到。」

狠姑婆抬頭道：「進來。」

馮友三回頭道：「祁老哥隨兄弟進去。」

兩人進入客廳，祁長泰慌忙趨前兩步，抱拳道：「在下祁長泰，見過副總護法。」

狠姑婆道：「你就是一品刀祁長泰？」

祁長泰道：「在下浪得虛名，一品刀三字，只是江湖朋友抬舉，在下愧不敢當。」

狠姑婆呷呷笑道：「江湖上人，都是憑能耐換來的萬兒，任何人都用不着自謙，好，你也坐下來好了。」

祁長泰還待謙讓，馮友三低聲道：「副總座不喜俗套，你就坐下來吧！」

祁長泰告了座，才在雲如天下首一把椅子落坐。

狠姑婆問道：「你是李崑陽介紹來的？」

祁長泰欠身道：「是的，在下原在四泰鏢局任事，四泰鏢局收歇之後，李局主因目前江湖上，以九大鏢局爲同業翹楚，故而介紹在下前來投奔聚英樓的。」

「好。」狠姑婆道：「老身奉命巡視各地鏢局業務，你可願在老身手下任事？」

祁長泰欠身道：「副總護法認爲在下尚可差遣，在下極願追隨驥尾，以效犬馬之勞。」

狠姑婆點點頭道：「很好，你是鶴壽堂的人，可擔任老婆子駕前備用護從。」

祁長泰站起身，躬身道：「多謝副總護法。」

剛說到這裏，只見景福堂管事田文海匆匆走入，朝上躬身道：「啓稟副總座，瑞玉山梁山主前來參謁。」

狠姑婆哦了一聲，抬頭道：「請。」

田文海應了聲是，回身退到階前，高聲說道：「副總座有請。」

但見一個黑髯飄胸的青袍老者，緩步從外走入。

這時小諸葛諸葛眞、總管馮友三，都迅快的站了起來。

君簫不知瑞玉山梁山主是誰，但想來大概此人和任駝子的身份相等。（任駝子也是山主身份）眼看小諸葛、馮友三都已站起，也就跟着站起身子，接着雲如天、姬紅藥、祁長泰也都相繼站起。

黑髯老者旁若無人，一直走到上首，才朝狠姑婆拱手一禮，陰聲道：「瑞玉山金牛宮梁子畏參見副總護法。」

口中雖說參見，神色依然甚是倨傲。

君簫心頭驀然一動，忖道：「此人說話的聲音，頗似四川唐門老

當家天殺星唐友欽，連身材也有幾分相似之處！」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梁山主怎麼也和老婆子客氣起來了？」

梁子畏拱手笑道：「不敢，兄弟這金牛宮，本在副座指導之下，此次副座掛帥出征，兄弟有幸，撥歸副座指揮，在帳下聽差，末將是報到來的，到了這裏，自該前來參謁。」

君簫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忖道：「原來他是七星會的金牛宮宮主，他們把宮主叫作山主，大概爲了避人耳目，才改稱的。唔，聽他口氣，七星會極似有甚麼機密行動，但狠姑婆……」

他心中驚疑不定，更猜不透狠姑婆的意圖。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梁山主好說，遠來辛苦，快請坐下。」

梁子畏也不客氣，在上首一張椅子上坐下。

小諸葛諸葛眞連忙趨上前去，躬身道：「屬下見過梁山主。」

馮友三、君簫等人，也跟着躬身一禮。

梁子畏一手撚鬚，陰惻惻笑道：「總鏢頭少禮，姬總管把這裏交給你之後，辦得有聲有色，倒是難得得很。」

小諸葛躬身道：「梁山主過獎，家岳離去之時，這裏已有相當規模，屬下只是蕭規曹隨，守成而已。」

梁子畏頷首道：「九家鏢局，這幾年都經營得很得法，老夫聽說上面本來有意要把令岳調掌獅子山，總壇總管一職，調總鏢頭接掌。但因一時之間，沒有適當人選，可以接替總鏢頭的職務，只好暫時擱置下來，但總鏢頭接掌黃竹峯總管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小諸葛聽得臉有驚喜之色，連忙拱手道：「屬下下駟之材，怎敢有此奢望，日後如有寸進，那是副總座、梁山主栽培的了。」

姬紅藥叫道：「恭喜姐夫，要升總壇總管了。」

梁子畏回頭看了姬紅藥一眼，問道：「她是姬總管的甚麼人？」

小諸葛忙道：「回山主，她是屬下的姨妹。」

梁子畏這一回頭，也看到了君簫，問道：「這小子呢？」

小諸葛道：「他叫雲驚天，是投效本樓來的。」

梁子畏沉哼了一聲。

君簫看到他目光之中，隱含仇視之色，心下暗自覺得奇怪，但也不覺起了一絲警惕之心。

狠姑婆道：「梁山主，老婆子本來今天就要走的，就是爲了等你，才延後一天動身，你來了就好，咱們那就決定明天一早動身。」

梁子畏抱拳道：「兄弟悉聽副總座決定。」

狠姑婆朝小諸葛一擺手道：「你們先退下去，唔，你叫田文海去叫任山主來一趟，就說老婆子有事和他相商。」

小諸葛連聲應「是」，率同馮友三、君簫等人一齊退出。

君簫心中暗暗嘀咕，狠姑婆留下梁子畏，又打發人去請任駝子，自然要商量甚麼機密之事，這可能和明天動身之事有關……

姬紅藥走出月洞門，就嬌聲叫道：「雲大哥，我們到園中去走走。」一面回頭道：「姐夫，我們走啦！」

一手拉着君簫就走。

當着這許多人面前，君簫被她拉着手就走，俊臉不禁一紅，忙道：「紅藥，快放手，妳要到那裏去？」

姬紅藥拉着他的手不放，嬌聲道：「你隨我來就是了。」

君簫拗不過她，只好跟着她走去，不過十幾步路，就有一排花叢，擋住了兩人的身形。

姬紅藥回眸道：「雲大哥，你知道我爲甚麼要跟副總護法去？」

君簫道：「妳不說出來，我如何會知道？」

姬紅藥道：「你不會猜猜看？」

君簫道：「這個怎麼猜得着？」

姬紅藥唉了一聲，佯作生氣道：「你這人，連猜都不會猜，告訴你，我要見爹去。」

君簫道：「那妳就不對了，副總護法是到各地巡視去的，短時間並不回去。」

姬紅藥道：「巡視完了，總會回黃竹峯去的。」

君簫心中暗道：「方才曾聽梁子畏說過，小諸葛會去接掌黃竹總管，原來那『黃竹』二字，是黃竹峯。」一面說道：「妳要去看令尊，不會直接上黃竹峯去，何必……」

姬紅藥咭的笑道：「你說得倒是容易，黃竹峯沒有爹的令牌，你想上得去？」

君簫道：「妳去看令尊也不行？」

姬紅藥道：「爹不讓我們去，連姐夫也不准去，除了跟副總護法同去，甚麼人也休想進得去了。」

她沒待君簫說話，續道：「我本來還當副總座是黃竹峯的副總管呢，那就比爹小了，職位比爹小的人，就不會帶我去的。因爲他不敢在爹面前替我擔當。後來聽姐夫說，副總座是副總護法，副總護法的職位，比爹和十二位山主都高，所以我求她收錄，到了黃竹峯，也不怕爹責怪了。」

她咭咭格格的說得甚是高興，但也在無意之中洩漏了不少機密。

君簫可以從她口中，把聽到的一鱗半爪串連起來，至少已經知道七星會總壇在黃竹峯，總壇有一位總管，權勢很大，另外還有十二位山主，好像各踞一山……

姬紅藥忽然叫道：「雲大哥，你在想甚麼呢？」

君簫哦道：「沒有。」

姬紅藥道：「那你怎麼不說話呢？」

君簫道：「我是在聽妳說話。」

「嗯！」姬紅藥喜孜孜的歪着頭，說道：「姐夫如果晉升黃竹峯總管，我見到爹，就要爹向上面保舉你當九大鏢局的總鏢頭。」

君簫道：「這怎麼可以呢？我剛投效聚英樓，寸功未立……」

姬紅藥道：「這有甚麼不可以？姐夫不是爹保舉他當總鏢頭的？爹可以保舉姐夫，爲甚麼不能保舉你？爹要是不答應，哼，他就偏心……」

她說得認了眞，忽然間連眼圈也紅了。

君簫看她處處把自己和她姐夫比，而且自己儼然成了「妹夫」一樣，心頭有着說不出的尷尬。

姬紅藥是個沒有心機的女孩子，純潔得像一張白紙，她心裏愛怎樣，就怎麼樣，她的一縷柔情，在不知不覺間，縛上了自己，自己能接受麼？

在君簫的心裏，只有一個倩影，那就是生死與共，患難同當，在黃山石室三晝夜中，早已聲氣相通，心靈相綰的李如雲。

他不知她的近況，甚至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不知怎的，他每次和姬紅藥在一起，都會想到李如雲……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陣俚歌：「磨刀溪上水滔滔，磨刀老人專磨刀，歲歲年年把刀磨，替人磨刀磨到老……」

君簫聽到歌聲，心頭猛然一動，暗道：「那不是師叔的聲音，他老人家也到江南來了！」心頭一喜，忙道：「紅藥，快聽，這唱歌的是誰？」

但聽一陣霍霍磨刀之聲傳了過來。

姬紅藥道：「那人好像是在磨刀。」

君簫道：「他這首歌，聽來不俗，我們快去看看。」

姬紅藥對君簫可說是百依百順，嫣然笑道：「那是滄海一粟樓後面的一條小溪，這人一定是厨房裏的人在磨刀了，你要看，我就帶你去瞧瞧。」

說完，分花拂柳，走在前面領路。

兩人穿出花叢，果見一條曲折小溪，水聲潺潺！

一棵老柳樹下，正有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的老人，低着頭，在臨水的一塊大石上磨着刀。

這時另有一名青衣漢子從樹林中走出：大聲吆喝道：「喂，磨刀的老兒，你哼甚麼鬼調兒，這是甚麼所在，你當是荒村野店一般，任你高聲亂嚷得的？」

「是，是！」磨刀老人連連陪笑道：「老漢磨刀的時候，哼慣了，一不小心，就哼了出來，老漢不哼就是了。」

青衣漢子一擺手道：「別嚕嚛，快些磨吧！」

磨刀老人又應了兩聲「是」，低下頭去磨刀，那知才磨了幾下，不覺又哼了起來：「磨刀溪上水滔滔……」

青衣漢子剛走了幾步，聽他又在哼歌，猛地轉過身去，喝道：「喂，喂，你這老兒今天可是吃錯了藥？」

磨刀老人方自「哦」了一聲，姬紅藥、君簫已經走到溪邊，姬紅藥朝青衣漢子冷哼一聲道：「你對這位老人家，怎好如此無禮？」

青衣漢子看到姬紅藥，慌忙行禮道：「小的見過二小姐。」

他小心的陪着笑道：「這裏鄰近滄海一粟樓，時常有貴賓蒞臨，要保持寧靜，這老兒一面磨刀，一面還哼着小調，小的……」

姬紅藥道：「誰規定這裏不能唱歌？是吳萬才？你去把吳萬才叫來，我倒要問問他，他敢亂出主張？」

青衣漢子着了慌，連連躬身道：「小的不敢，二小姐多多原諒。」

姬紅藥瞪着眼道：「你們就只會欺侮老人家，還不給我快滾？」

青衣漢子不敢多說，連聲應是，躬着身，退了開去。

磨刀老人自顧自磨着刀，連頭也沒抬。

君簫看到磨刀老人，果然是師叔，心頭不禁暗暗一喜，裝作不識，走了過去，拱手道：「老人家請了。」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師叔，弟子是蕭俊。」

磨刀老人仿如不聞，只是低着頭使勁磨刀，一面也以「傳音」說道：「孩子，你做得很好，今晚二更，可到三里外龍圖殿見面。」

君簫「傳音」道：「弟子記下了。」

姬紅藥跟着君簫身邊，走近過去，眼看磨刀老人只顧低着頭磨刀，忍不住嬌聲叫道：「喂，老人家，雲大哥和你說話！」

磨刀老人口中哦了一聲，停住磨刀，抬起頭來，看看兩人，陪笑道：「公子，小姐，可是和老漢說

話麼？」

姬紅藥道：「老人家方才唱的歌詞，音節鏗鏘，是你自度曲麼？」

「自度曲？」磨刀老人茫然道：「老漢磨了一輩子的刀，閒着無聊，只是信口哼哼罷了。」

君簫道：「聽老人家唱的歌，一定是一位樂天的人了。」

磨刀老人笑道：「老漢從小就給人家磨刀，只是爲了餬口，老漢只有一個人，磨到那裏，那裏就是家，很多人都說老漢逍遙自在，其實老漢又老又窮，生成的苦哈哈，如何樂得起來？」

姬紅藥眼看磨刀老頭言之無味，不覺說道：「雲大哥，我們走吧！」

兩人默默的走了一段路，姬紅藥舉手攏攏長髮，回頭道：「雲大哥，我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問？」

君簫道：「有甚麼話，妳只管問好了。」

姬紅藥忽然停下脚步，眨動了一下圓圓的大眼睛，才道：「這句話，在我心裏蹩了已經有很多天了，我一直想問問你……」

君簫道：「妳到底有甚麼話呢？」

姬紅藥臉上仍是一片純潔，但一雙清澈如水的眸子，却放射出無限柔情蜜意，緩緩說道：「我想問你，你心裏有沒有我？」

話聲未完，她面頰上忽然泛起了少女羞澀的嬌紅，緩緩側過身。

君簫心頭不自覺的一陣波動，說道：「紅藥，自從我們相識以來，我一直把妳當作妹子看待。」

姬紅藥道：「眞的？」

君簫道：「自然是眞的了。」

姬紅藥看看君簫，輕聲道：「我相信你。」

她輕盈的沿着花徑走去，隨手折了一枝樹枝，一面又道：「雲大哥，你認識那個磨刀的老人？」

君簫心頭暗暗一驚，忙着：「不認識。」

姬紅藥道：「我不相信。」

君簫道：「妳怎麼不相信呢？」

姬紅藥道：「我以前聽爹說過，武功很高的人，都會一種束音成絲的功夫，叫做『傳音入密』，出我之口，入人之耳，第三者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嘴唇微動。剛才我看磨刀老人在我們走近之時，對你嘴皮微動，你也和他動着嘴皮，你們不是在以『傳音入密』說話麼？你如果和他並不認識，怎麼會用『傳音入密』交談的呢？」

別看小姑娘天眞純潔，原來她也漸漸懂得觀察入微了。

君簫心頭微震，笑道：「妳這是多疑，他在磨刀時，不是習慣了唱歌的麼？滄海一粟樓的人，不准他唱歌，他只好唱在心裏，不敢出聲，嘴皮自然要動了。後來我和他說話，他沒有理睬，我心裏在想，要不要和他說一遍？也許嘴皮也跟着在動，只是我自己沒有注意罷了。」

他這番解釋，雖是臨機應變，也可以解釋得過去，姬紅藥眨着眼睛，說道：「雲大哥，你沒騙我？」

君簫道：「我爲甚麼要騙妳呢？」

姬紅藥道：「是啊，你就是和他相識，也沒有甚麼要緊，爲甚麼要騙我呢，那是我多心了。」

* * *

一天，很快的過去。

二更時分，君簫推開後窗，悄悄穿窗而出，施展絕頂輕功，像一縷輕烟，朝東城龍圖殿趕去。

龍圖殿在城東一座小山脚下，殿前橫着一條青石板路，曲折通向城門，雖非出城必由之道，却也算得是條大路。

龍圖殿只有一座大殿，供奉着包青天。

殿前大門也並不顯赫，只有一方被風雨剝蝕的橫匾，匾上「龍圖殿」三個金字，也失去了昔年的金碧輝煌，

門前沒有高大的石獅子，只有兩條青石長凳放在大門左右靠壁處，供來往的人歇脚。

這時已經快三更天了，左首一條石凳上，坐着一個鬚髮皤白，身穿藍布大褂的老人，裝了一筒旱煙，正在慢慢的吸着。

黑夜之中，白銅煙斗裏的火星，一吸一亮，老遠可以看到。

君簫趕到龍圖殿，看到師叔一個人坐在石凳上，大概早就來了，這就趨近身前，恭敬的道：「師叔，恕弟子遲到了。」

說着躬身拜了下去。

磨刀老人噴了一口煙，笑道：「是師叔來早了，孩子，不用多禮，你且坐下來，咱們談正經事兒。」

君簫應了聲是，就在師叔身旁坐下，一面說道：「師叔幾時來的？」

磨刀老人道：「已經來了幾天。」

君簫道：「這兩天發生的事情，師叔是否都知道了？」

磨刀老人笑了笑，問道：「你是說厲九娘那檔子事？」

君簫應了聲「是」。

磨刀老人笑道：「說起這檔子事，老實說，還是師叔一手安排的呢。」

君簫奇道：「師叔……」

磨刀老人不待他說下去，就道

：「師叔不是告訴過你，要你多注意七星會麼？你走了之後，師叔可不放心。尤其七星會延攬了不少高手，憑咱們兩個人，雙拳難敵四手，怎麼也不是人家對手，這就使師叔想到了兩條路子……」

君簫還未發問，磨刀老人已經接着說道：「大師兄一向很少和江湖各大門派有聯繫，也缺少奧援，但要向七星會這樣一個有嚴密組織的賊黨尋仇，至少也要有足夠的實力才能和他們抗衡，江湖上只有五大門派聯起手來，才有這份力量……」

他口氣微頓，輕輕歎了口氣，說道：「但五大門派今非昔比，都存着苟安心理，不可能爲咱們出力，黑道中人，又都已被七星會所羅致，只有狠姑婆和常夫人師姐妹二人，和七星會有着極深的樑子，可以結爲奧援……」

君簫道：「師叔見過狠姑婆了？」

磨刀老人笑了笑道：「自然見過了，前晚的事，還是師叔替她設計的呢！」

君簫道：「那……」

磨刀老人含笑道：「孩子，你不用多問，一切聽狠姑婆的就好。」

君簫道：「弟子謹記。」

磨刀老人又道：「記着，你是查究父仇去的，進入七星會總壇，必須注意每一個人，查出當年毒害大師兄，是個人恩怨，還是七星會的陰謀？在眞相未明之前，切忌衝動，就算打聽出仇人下落，也切不可魯莽行動，一定要先來會合了師叔，大師嫂也會趕來，咱們要名正言順的替大師兄報仇。」

君簫點頭道：「弟子省得。」

「好！」磨刀老人道：「師叔等你的消息，但願你此行順利達成任務。」

君簫問道：「弟子進入七星會總壇，如果查到了眉目，如何和師叔聯繫呢？」

磨刀老人笑了笑道：「師叔給你一個暗記，你只要把暗記留到任何地方，師叔都會趕來和你聯繫。」

當下就把暗記告訴了君簫。

君簫心頭暗自狐疑，忖道：「自己如果把暗記留在七星會總壇裏面，難道師叔也會知道麼？」

磨刀老人看看他，含笑道：「好了，孩子，你可以回去了。」

君簫站起身，躬身一禮，說道：「弟子那就告退了。」

說完，轉身奔行而去。

轉過一重山脚，忽聽身後有人叫道：「雲大哥，你等一等。」

那是姬紅藥的聲音！

君簫暗暗一怔，回頭看去，果見一條苗條人影，在夜色之下飛奔而來，不是姬紅藥還有誰來？脚下不覺一停，迎着道：「紅藥，是妳？」

姬紅藥跑得粉臉通紅，伸手攏攏秀髮，嬌喘着道：「雲大哥，你的輕功眞好。」

君簫皺皺眉道：「妳怎麼也來了？」

姬紅藥臉上起了一陣紅暈，忸怩的道：「我只是一時好奇，跟着你來的。」

她緩緩的走近君簫的身邊，嬌軀緊依着君簫，低聲叫道：「雲大哥，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君簫自然不會生姬紅藥的氣，她刁蠻、任性，但純潔得像一張白紙，何忍深責？只是淡淡的道：「妳都看到了？」

姬紅藥眨動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嫣然一笑道：「看到了，雲大哥，那磨刀老人是你甚麼人？」

君簫道：「師叔。」

姬紅藥問道：「他約你到龍圖殿去，有甚麼事麼？」

君簫道：「沒甚麼，他要離開這裏了，我趕去和他見個面而已！」

姬紅藥道：「你師叔一定是個很有名的人了，怎麼會給人磨刀的呢？」

君簫笑道：「他老人家叫磨刀老人，一直以磨刀爲生。」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紅藥，師叔隱迹風塵，不願人知，你知道了，不可再告訴別人。」

姬紅藥點點頭道：「我知道，你就是不說，我也不會告訴人家的，就是大姐，我也不會說的。」

君簫道：「這樣就好，時間不早，我們該回去了。」

* * *

黎明，晨曦還未升起！

以狠姑婆爲首的一行人，已經出發了。

一頂黑色軟轎，轎帘低垂，由兩個身穿黑色衣袴的大脚婆抬着而行。

轎前是兩個黑布蒙着頭臉的黑衣人，那是駕前左右護法，錢神路五爺，和黑風怪司東山。

轎後則是七星會十二宮雙子宮宮主天駝星任駝子，副宮主屠青庭、金牛宮宮主金牛星梁子畏及門人金傳薪，接着是君簫、姬紅藥、雲如天、一品刀祁長泰。

最後送行的則是九大鏢局總鏢頭小諸葛諸葛眞、聚英樓總管馮友三兩人，他們一路恭送到北城玄武門外，才行辭去。

一行人都是步行，但脚程却比騎馬還快，離開南昌，就一路奔行，兼程趕路。

正因他們行動詭秘，很少在大鎮上打尖，曉行露宿，走的都是荒僻小徑和沒有行旅的山路。

君簫只是跟着大家奔行，根本就不知道狠姑婆率領着一行人要去那裏。

但從南昌啓程，就一路北行，很可能是到北方去的。

狠姑婆不是說過「出巡各地」麼？

江西的北方安徽、山東、湖北、河南，都有可能。

第二天傍晚時分，趕到南林橋，這裏已是湖北通山縣界。

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兩人走在前面，領着大家到了一座山神廟前，軟轎在廟前停下，天色已見昏暗。

路五爺一馬當先，跨進山門，舉目看去，但見廟中既無香火，也無廟祝，只是一座孤零零的破廟，僅有一間大殿，還算完整。

他烱烱目光，一下落到大殿左首角落上，那是一團黑影，好像有一個人踡屈着身子，席地而臥。

路五爺沉聲喝道：「裏面是甚麼人？」

那人睡得好好的，被路五爺一聲吆喝，驚醒過來，只是迷迷糊糊的道：「你管我是甚麼人？」

翻了一個身，又睡熟了。

黑風怪司東山聽到裏面喝叱之聲，也趕了進來，問道：「路兄，廟裏有人麼？」

路五爺道：「大概是過路的，在此歇脚。」

司東山道：「那可不成，副總座所到之處，豈容閒雜人等匿迹於此？」話聲一落，就洪喝道：「喂，甚麼人睡在這裏，快快出去。」

他聲音比之路五爺，就洪亮多了。

那人這下被喝醒過來，怒聲道：「你們嚷個甚麼勁，我幾時礙着你們了？」

司東山洪聲道：「老夫叫你出去，你就得出去。」

那人道：「我不出去，又待如何？你們是幹甚麼的，威風到破廟裏來了，我老頭子可不吃這一套。」

隨着話聲，一骨碌站了起來。

司東山洪笑道：「好哇，老小子，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話未說完，已看清此人面貌，口中低哦一聲，抱抱拳道：「我當是誰，原來是百里雨老哥。」

那人個子瘦小，身穿一件藍布大褂，正是鐵傘天王百里雨！

百里雨目光轉動，冷冷道：「恕我老頭子眼拙，二位是……」

路五爺連忙拱手道：「兄弟路五，這位是司兄。」

百里雨訝然道：「二位來此作甚？」

路五爺道：「兄弟和司兄是追隨副總護法，路過此地，擇定在此落脚。」

百里雨道：「副總護法？你們不是已經離開狠姑婆的魔掌了麼？怎麼又當起她的駕前護法來了？」

司東山不悅道：「兄弟尊重你百里老哥，百里老哥怎好當着咱們二人面前，出言侮及副總護法，這不是給兄弟二人難堪麼？」

「哈哈！」百里雨大笑道：「二位甘願賣身投靠，爲虎作倀，難道不覺得難堪麼？」

司東山哼了一聲，兩個眼孔之中（他頭臉蒙着黑布，只露出兩個眼孔）精光暴射，沉喝道：「百里雨，你不嫌太過份了麼？」

話聲甫落，只聽一聲尖銳刺耳的狠皞般笑聲，起自身後，接口道：「百里雨，老婆子正在找你。」

隨着話聲，狠姑婆已從廟門前走了進來。

百里雨沉嘿道：「妳找我作甚？」

狠姑婆桀桀笑道：「你既已脫出老婆子的魔掌，就該遠走高飛，找個隱僻的地方躲起來，老婆子找不到你，就算了，如今既然碰上了，你想想看，老婆子還會放你過門麼？」

百里雨腰背一挺，一個人登時高了幾寸，洪笑道：「狠姑婆，妳以爲百里雨怕妳，那就想錯了。」

狠姑婆尖聲道：「老婆子並不要你怕，我只要你束手就縛就好。」

百里雨脚下微微後退半步，喝道：「狠姑婆，妳待怎的？」

任駝子跟着狠姑婆身後走入，拱手笑道：「副總座何用和他多費唇舌，讓兄弟把他拏下就是了。」

狠姑婆道：「不勞任山主，老婆子非親自拏下他不可。」

百里雨大笑道：「很好，那妳就來試試看。」

狠姑婆臉有不屑之色，沒有理他，回頭朝路五爺、司東山兩人吩咐道：「你們給我看着，別讓他逃跑了。」

路五爺、司東山躬身應是。

百里雨嘿然道：「狠姑婆，妳把老夫看作何等人？」

狠姑婆露出兩顆白森森的狠牙，雙手一抬，桀桀笑道：「百里雨，我讓你先發招，你還等甚麼？」

百里雨沉笑道：「百里雨恭敬不如從命，妳就接着了。」

人已直欺而上，左掌揮處，立掌如刀，攻到狠姑婆身前。

他一身功力，果然深厚無比，掌勢未到，一股强猛的潛力已然先掌而至，有如浪濤般撞到。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陳恭、柯友德正想揭棺驗屍，被馬逵等人截住，燕子飛、柳青青出面干預，馬逵和青衣人乘機逃竄，一宮裝人被逮，却自斷心脈而死，揭棺後驗屍不是江彪，陳恭、柯友德殺江彪之事大白。從少女青緞帶綉着八條金龍之事，懷疑她和黑帶玫瑰是否有關係。燕、柳赴黑龍會田九段之宴，回來發現一羣黑衣蒙面人血洗坤寧宮……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皇城隱憂堪虞　倭寇逞兇覆滅

柳青青大發雌威，也捷報頻傳，蛟皮鞭八面威風，一霎時便捲走了五件兵刃，絞下了三顆人頭。

陶濤的壓力登時減輕不少，這才有機會開口說話：「燕大哥，你們到那兒去了？孫大人得到消息，倭寇要夜襲坤寧宮，偏偏找不到你們，眞急死人啦，小弟祇好帶人來馳援。」

燕子飛道：「別提了，我們上了人家的惡當。」

見一個蒙面人揮劍攻上來，燕子飛劈面一掌就將他送上西天，順手撈住他的長劍，衝向前去。

又一名歹徒出手擱阻，柳青青發掌相迎，道：「子飛，這兒交給我，快去保護皇后、太子。」

燕子飛仗劍前進，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眼看皇后、太子已近，燃眉之危將解。

孰料，就在這個時候，石大勇親率馬逵等數名大內高手出現在坤寧宮。

對雙方的勝負，皇后母子的死生，似皆無動於衷，祇關心他妹妹石貴妃的下落，一現身便下令道：「把陳恭、柯友德給我抓起來！」

馬逵等人齊聲應命，立與陳、柯鬥在一起。

這一來，孫九峯勢孤力單，處境大險。

一名蒙面人趁虛而入，挺劍向太子的心窩刺去。

另一人更狠毒，揚起蒲團大掌，猛劈孫皇后的天靈死穴。

「找死！」

燕子飛搶救不及，將手中的長劍擲出去。

「住手！」

柳青青的長鞭，像一條活生生的靈蛇竄過去。

蒙面人的劍尖距太子僅三寸之隔，來不及行兇殺人，自己便已中劍穿心而亡。

另一人死罪雖免，活罪難逃，一條右臂被蛟皮鞭纏住，被硬生生地撕下來，痛得他滿地打滾。

燕、柳乘勝追擊，接連幾個縱躍，終於來到皇后母子身邊。

變生倉猝，主客易位，在孫九峯、張鐵虎、陶濤等人的奮力搶攻下，來犯的蒙面人死傷過半，已潰不成軍。

馬逵與數名大內高手，則緊咬着陳恭、柯友德，仍然打得難分難解。

燕子飛橫跨數步，怒冲冲地對石大勇道：「你簡直不明大義，不識大體，置皇后、太子安危不顧在先，又不分敵友，不問時地，亂抓人在後，玩忽職守，莫此爲甚。」

石大勇不甘示弱，理直氣壯道：「貴妃失踪已久，生死不明，欽命要犯怎可逍遙法外，當然要抓！」

燕子飛道：「石總，本俠早已說過，陳、柯二人，孫大人願以身家性命作保，倒是你身膺衞戍皇城重任，有無盡到應負的職責？」

石大勇的嘴巴好硬：「石某堅守崗位，自信負責盡職，無愧浩蕩皇恩。」

柳青青冷笑道：「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我問你，本姑娘與燕子飛曾數度夜入紫禁城，你知道嗎？蒙面人夜襲坤寧宮，你爲何姍姍來遲？」

把石大勇給問住了，怒目而視，悶不吭聲。

場中突然起了變化，陳恭、柯友德以進爲退，一輪猛攻之後，霍地掉頭飛奔而去。

與此同時，來犯的蒙面人殘部，眼見大勢已去，也一窩蜂似的四散奔逃。

石大勇大喝一聲：「那裡跑！」率衆要追陳恭、柯友德。

孫九峯揮劍佈下一道劍幕，擋住石大勇的去路，道：「石大勇，要逮我的兩位師弟，必須先殺掉孫九峯。」

石大勇見他擺出一副拚命架勢，勃然大怒道：「拚就拚，難道我會怕你不成。」

舊恨添新仇，說幹就幹，兩位京畿大員當眞大打出手。

張鐵虎一臉無奈，對陶濤道：「小陶，咱們追下去。」

正欲分頭追捕，燕子飛作勢攔阻道：「窮寇勿追，古有明訓，此刻保護皇后、太子最緊要。」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歹徒早已消失在城頭，追已無及，一旦人手分散，蒙面人倒竄回來，或者另有接應之人前來馳援，事情就嚴重了，是以當機立斷，未敢窮追。

張鐵虎久經歷練，當然明白燕子飛的用意所在，遂打消原意，命人清理現場。

蒙面人清一色全部腰繫青帶，綉有金龍，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可就是沒有一個活口，亦未見黑龍會的人參與。

被柳青青撕斷一條臂的那個人，本未絕命，却被他們自己人補了一刀滅口，手段殘酷，令人髮指。

柳青青在心裡盤算道：「怪呀，莫非黑龍會當眞與青龍會毫無瓜葛？果眞如此，那麼，田九段百般留人，又是爲何？」

石大勇不學無術，身手平庸，豈是將門虎子孫九峯的對手，三十合一過，便招架不住了，祇好吆喝手下上前助陣，馬逵身懷絕技，情勢立告逆轉，孫九峯四面楚歌，隨時隨地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燕子飛怕事情鬧大，忙上前排解道：「在別有天時咱們曾有約在先，刑部捕快、大內護衞、提督府的兵馬，甚至連張總、石總、孫提督本人在內，均歸小弟調遣節制，從現在起，那一位要是膽敢再妄動干戈，可別怪燕子飛翻臉不認人！」

言來慷慨激昂，擲地有聲，石大勇、孫九峯咬一咬牙，退立一旁，不敢再輕舉妄動。

燕子飛餘怒未消，目注石大勇，字字冰冷道：「你剛才的行爲，簡直把皇后、太子的安危當兒戲，太不像話了！」

「那爲何一再放縱人犯，不逮捕陳恭、柯友德？」

「一則罪証不足，再則有人作保。」

「江彪死於血手印，就是鐵証！」

「你錯了，江彪尚在人間。」

「燕子飛，你胡說些甚麼，江兄弟早已入土埋葬，死人如何復生？」

「城東是有一座新墳，可是，躺在棺材裡的人是常不醒。」

「這……怎麼會是他？」

「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多着哩，何不先問問你的親信馬逵？」

弄得石大勇滿頭霧水，瞪着馬逵，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燕子飛劍眉雙挑道：「石總，你準備捲鋪蓋吧。」

石大勇聽得一呆，跳脚道：「甚麼，你要撤我的職？憑你還不配！」

燕子飛疾言厲色道：「配不配等一下便可分曉，我燕子飛今天要是摘不下你的烏紗帽，從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永世不問朝中事！」

拉起柳青青的手，又道：「青青，咱們晋見皇上去！」立即大踏步的往御書房行去。

＊　＊　＊

三天後，嚴元伯身著官服，來到了別有天，對燕子飛、柳青青道：「老哥哥今日此來，也不知是該罵你們，還是謝你們好？」

燕子飛笑道：「嚴老哥，依我看，你既不必謝，也不必罵，人生在世，總該竭盡全力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嚴元伯重重的拍一下燕子飛的肩膀，道：「老弟說得對，老夫正因爲基於奉獻一己心力的初衷，才接受聖上詔命，重作馮婦，不然，垂暮之年，又何必粉墨登場。」

燕子飛道：「嚴總說笑了，戲詞裡有一句話說：『老將出馬，一個頂倆』，老哥乃最佳人選。」

嚴元伯轉對柳青青道：「青青，有一件事我始終想不通，石大勇上任後私心自用，禍事頻仍，陛

下爲甚麼到現在才撤他的職？」

柳青青氣忿忿的道：「還不是沾他貴妃妹妹、太師老子的光，處處爲他遊說撐腰，皇上仁慈寬厚，禁不起枕邊細語，又不忍使元老重臣臉上無光，才延宕至今。」

「這一次怎麼又能如此堅定？」

「此次的漏子太大了，皇后、太子險些命喪坤寧宮，我倆夜見皇上，挑明了再不撤換石大勇，我與子飛馬上離開北京城。」

燕子飛道：「上任三天了，以嚴總的才幹，相信業已理出一個頭緒來了吧？」

嚴元伯頷首道：「不錯，就是因爲一切均已就緒，才特地來向二位報告。」

「老哥言重了，子飛在洗耳恭聽。」

「石大勇引進來的人，老夫都清楚，不難查清，但到目前爲止，除已死的廖松外，尚未發現其他扶桑奸細，倒是玉華宮那邊令人十分躭憂。」

「嚴總是指如意跟馬逵？」

「是啊，以老夫之見，石貴妃失踪一案，這二人關係重大，而且，我懷疑他們很可能也是來自扶桑。」

「不對吧，據說如意從小就跟在石貴妃身邊，怎麼會是扶桑人？」

「這嚴某就不得而知了，也許是如意撒了謊，也許是石貴妃的身份也大有問題。」

柳青青聽得心驚肉跳，暗想假如石貴妃的身份也出了問題，可眞是駭人聽聞之事，必定會掀起軒然大波，道：「嚴總，關於如意和馬逵的事，打算如何處理？」

嚴元伯道：「此來正是想聽聽二位的高見。」

「我跟子飛的意思很簡單，祇有八個字。」

「那八個字？」

「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對，對極了，放長綫，釣大魚，要從他們二人身上將一干人犯全部揪出來。」

燕子飛道：「所以說，老哥，對他們兩個，應一如往昔，行動自由，不加任何限制。但在暗中，則須加監控，確實掌握住他們的一言一行。」

「這我知道。」嚴元伯說：「事實上已經在這樣做了。」

「還有，江彪可能還活在世上，宜特別注意此人行踪。」

「沒問題。」

「皇上、皇后、太子的安全，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此乃嚴某份內之事，已有周密部署。」

「好了，公事已了，咱們該喝一杯了，最近別有天的菜好吃得不得了。」

「怎麼回事？」

「還記得吧，上次金百萬說要送子飛一個厨子，已走馬上任，的確不賴，叫她做幾樣拿手菜來招待嚴總。」

嚴元伯向來盡忠職守，一絲不苟，聞言辭謝道：「不了，食君祿，報皇恩，身在公門不由己，有幾件事還等着老哥去處理呢。」

話畢，當即起身告辭，離開別有天。

剛剛送走嚴元伯，石大勇帶着四名家丁，兩個挑伕，鐵青着臉走進來。

來就是客，燕子飛以禮相待，客客氣氣的道：「石總，你好，請坐。」

石大勇的態度頗不友善，開門見山道：「不必客氣，石某是來取金子的。」

柳青青楞了一下，道：「取甚麼金子？」

「取上次的那五千兩黃金。」

「對不起，收下的東西歉難退還。」

「笑話，受人錢財，爲人消災，貴妃娘娘的下落至今眉目全無，石家當然要將前金收回。」

「案子早已着手辦理，想收回前金，門兒也沒有，他日若是找到你那位寶貝妹子，還要向你收後金呢。」

「你們只關心皇后母子，幾時辦理過貴妃的案子？」

「石大人怎知未曾辦理？」

「如有辦理，請拿証據來。」

「掀常不醒的棺材，發現江彪未死，是証據，跟踪假如意，進出侯府，也是証據，還不夠嗎？」

「當然不夠，我要你們立刻將貴妃救回來。」

燕子飛見他來勢洶洶，一副討債的架勢，不禁心火大發，臉一沉，道：「你那位寶貝妹妹又不是出去逛大街，串門子，或者鬥蟋蟀、打痲將，那有這麼容易就找回來。」

石大勇怒目而視：「辦不到就得退錢。」

「石大人說那裡話來，此事早已着手進行，休再提退錢之事。」

「舍妹到底甚麼時候才可以安然歸來？」

「說快很快，說慢也許很慢，本俠無法打包票。」

「燕子飛，太師府不耐久候，假如三天之內救不出貴妃娘娘，石某堅持非退錢不可。」

柳青青火爆的脾氣又發作了，勃然大怒道：「辦不到！」

石大勇也動了心火，大發雷霆道：「辦不到就砸爛別有天。」

「你敢！」

「石某現在無官一身輕，無法無天，甚麼事都敢幹！」

丟官去職，石大勇記恨在心，正好找到一個發洩的機會，一扭頭，又對家丁道：「給我放手去砸！」

家丁唯主人之命是從，齊聲一諾，蜂擁而出，有的劈桌子拆椅子，有的砸窗戶，撕壁飾，霎時間花廳內桌椅橫飛，門破窗毀，一片大亂。

激起了陶濤的萬丈怒火，暴喝道：「媽的，也不打聽一下這是甚麼地方，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大概是活膩了！」

啪！一個耳刮子就將一名家丁打得七葷八素的翻滾到門外去。

柳青青是何等人物，怎容得下他們如此撒潑，鞭出如刀，快若閃電，口中不停地吼叫：「滾！滾！滾！」四名家丁的衣裳像雪片似的，絲絲縷縷，四散飄洒，人也被逼得節節後退。

挑伕早已嚇破了膽，逃上九曲橋。石大勇死鴨子硬嘴巴，嘴裡雖在瞎嚷嚷，雙脚却不聽指揮，跑得比家丁還快。

柳青青的性子一發不可收拾，除內褲外，將家丁的衣服全部一掃而光，直至逼出花廳，逼下九曲橋，逼出別有天，才意猶未盡的停下來。

不過，她宅心仁厚，出手極有分寸，四家丁不曾受傷。

柳青青雙手叉腰，高高的站在九曲橋上，朗聲道：「姓石的，你聽清楚，拿了你的錢財，我們自會盡力而爲，但請稍安毋躁，別無理取鬧，膽敢再來搗蛋，下次就不會這樣輕鬆了。」

話還沒有說完，石大勇已灰頭土臉的率衆離開。

忙乎了一下午，別有天才整理就緒，晚膳時，燕子飛、柳青青、陶濤共坐一桌，剛吃了半張荷葉餅，喝了三杯女兒紅，忽見情報販子師瑤前大模大樣地走進來。

燕子飛起身相迎，命人添了一副杯筷，請他入座，道：「死要錢，你又打聽到甚麼消息了？」

師瑤前看看在座的柳青青、陶濤，道：「小老兒想先請教，上次的情報準不準？」

燕子飛道：「準，準極了，卡三娘果然是曲敬堂的下堂妻，不過，是誰練成了血手印，至今尚無定論。」

柳青青含笑道：「你現在是否又有新消息？快說呀。」

「是關於櫻櫻姑娘的事。」

「那個櫻櫻姑娘？」

「就是在勾欄院逃脫的那個櫻櫻。」

櫻櫻是個關鍵人物，燕、柳、陶聞言神色爲之一緊。

厨師鶯鶯恰巧親手送來一道菜，鶯「哦」一聲，道：「誰在叫我呀？甚麼事？」

柳青青道：「沒人叫你，是說別人。」

「那位？」

「櫻櫻。」

「奴家就是鶯鶯呀。」

「我們說的是另外一個櫻櫻，櫻花的櫻。」

鶯鶯的臉上掠過一抹異樣的神采，沒再開口。

師瑤前直勾勾的望着鶯鶯，道：「好標緻的姑娘，像極了一個人。」

鶯鶯道：「像誰？」

師瑤前道：「像石貴妃！」

燕子飛猛然想起，勾欄院的老鴇也說過同樣的話，和柳青青對望一眼，滿臉詫異。

鶯鶯却嬌滴滴的笑道：「喲！奴家是天生做飯的命，那能跟人家貴妃娘娘比，這位大爺取笑了。」

燕子飛心念三轉，道：「死要錢，你還沒有說這位櫻櫻姑娘現在何處？」

師瑤前遲疑一下，道：「喬裝成賣花姑娘，離開勾欄花院後，出了一次南門，又去過一次西郊，如今來到了……」

話至此處，乍然發出一聲驚叫，蒙着嘴再沒下文。

柳青青見他指縫間有鮮血流出，拉開師瑤前的手一看，原來雙唇被一根細針釘住，眞個是有口難開。

在座的燕子飛、柳青青、陶濤、師瑤前，再加上站立一旁的鶯鶯，總共有五個人，這針是怎麼釘上去的？沒有一個人看清楚，手法可謂高明到了極點。

陶濤年輕沉不住氣，亂吼亂叫，到處亂找出手的人。

柳青青冰雪聰明，從現場的的情況研判，心裡已經有一個譜兒，望了燕子飛一眼，拔出銀針，替師瑤前上藥，語意深長的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死要錢，有些事情是不能隨便說的，以後可要當心啊，小心禍從口出！今天人家是高抬貴手，沒取你的腦門子，針上也沒有毒，下次再胡言亂語，就不會這麼輕鬆了，恐怕閻王老子也不一定能找出眞兇來。」

把玩一下手中的細針，轉對鶯鶯道：「常聽人說，會做菜的巧婦，針綫活也是一流的，這根針細如牛毛，市上面有錢也買不到，送給妳做個紀念，以後也許會用得着。」

鶯鶯接過細針，再三稱謝而退。

柳青青望着鶯鶯婀娜多姿的背影，扭過頭來，給燕子飛拋了一個神秘的眼色，道：「子飛，想不到別有天居然藏龍臥虎，往後可有熱鬧看了。」

陶濤亂找一通，沒見出手之人，心裡十分不快，道：「燕大哥，在別有天出手傷人，擺明了是衝着咱們來的，你怎麼反而像沒事人似的，一點也不着急？」

燕子飛笑了，笑得神秘而又充滿自信，道：「來人技深若海，神龍現首不現尾，早已離開此地，急有何用？倒是師兄如果還想繼續做生意的話，就請把話說完。不過，有一件事子飛必須先提醒你。」

師瑤前道：「燕大俠有話快請吩咐。」

燕子飛道：「剛才祇是警告，往後可要格外當心，把老命賠上可就划不來啦。」

師瑤前道：「這我知道，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幹我們這一行的，沒有點道行，八條命也不夠賠！」

話完，託詞小解，當他從茅厠返轉時，已經變成一位老態龍鍾、鷄皮鶴髮的老太婆。

爲了愼重起見，燕子飛從厨房那邊瞄一眼，領着師瑤前、柳青青，進入自己的臥房，命陶濤在外小心戒備，然後才說：「死要錢，現在可以說了，櫻櫻此刻何在？」

師瑤前道：「小老兒得到消息，櫻櫻潛入正陽樓。」

柳青青抿嘴一笑，道：「你的情報可信度很高，給你一百二十兩銀子。」

師瑤前乾咳一聲，一雙鼠目瞇成兩條小縫，正經八百的道：「另外，還有一條更重要的消息要向兩位稟報。」

柳青青最討厭裝腔作態，道：「賣就是賣，何必說得那麼好聽，甚麼消息？說呀。」

師瑤前臉有難色道：「這則消息小老兒也是花錢買來的，所以……」

「所以，價碼要高一點，對不對？」

「是啊，將本求利，沒有一百七十兩，就要賠老本啦。」

「好了，少耍心機，眞有價值的話，就湊個整數，全部給你三百兩。」

師瑤前聞言大喜，伸長脖子，小心翼翼地道：「我打聽到一個秘密，貴妃石玉娘根本不是石太師的親生女兒。」

這事非同小可，燕、柳大吃一驚，假如這是眞的，那麼，石貴妃失踪一案，就更加諱莫如深，疑雲重重了，異口同聲道：「你說甚麼？貴妃非太師親生？」

師瑤前的回答很肯定：「此事千眞萬確，一點不假！」

燕子飛道：「此乃機密大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買來的。」

「找誰買？」

「太師府裡的一個老佣人。」

「可知石玉娘眞正的出生來歷？」

「這就不得而知了。」

「爲何不多出點銀子買？」

「那女佣心存顧忌，不肯吐露實情。」

燕子飛斷然決然道：「這樣好了，有機會再去找她談談，價碼隨便她開，本俠加倍給你就是。先去找小陶領三百兩銀子，再預支一百兩金子，好好的辦。」

師瑤前一聽可先預支一百兩黃金，眼睛陡的一亮，精神爲之一振，喜不自勝的道：「好，有錢就好辦，有錢就好辦，這事就包在小老兒身上啦。」

* * *

燕子飛、柳青青手挽着手，步下樓來，準備到外面草地上去散散心，忽見一個年約二十五六，身負重創陌生人，跌跌撞撞連滾帶爬的進入花廳，口中大聲呼喊道：「那一位是燕子飛燕大俠，我要見燕青天，在下是來投誠的。」

一眼瞥見別有天側門之外，何一川一閃而過，燕子飛忙道：「青青，去堵住他，必要時不惜一戰。」

柳青青飛身而出，燕子飛扶陌生人坐下，道：「本俠就是燕子飛，這位朋友剛才說是來投誠的？」

陌生人直着喉嚨喊道：「不錯，在下是來投誠的。」

茲事體大，燕子飛不敢輕忽，道：「請再說一遍。」

陌生人傷勢極重，喘息片刻後才有氣無力的道：「是的，我是黑龍會的七段武士，扶桑名字叫長島一夫，漢名叫張一夫，是來向燕大俠投誠的。」說完這一番話，已是筋疲力竭，進入半昏迷狀態。

聚在別有天的江湖朋友聽說有扶桑鬼子來投降，不禁歡聲雷動，雀躍不已。

厨師鶯鶯也夾雜在人羣中探首觀看。

燕子飛朗聲道：「大家聽着，今日之事，絕對不可向外人言，你們都出去，將別有天全面封鎖，如有可疑之人硬闖，一概格殺勿論！」

羣俠應命四散，鶯鶯回到厨房，柳青青也去而復返，燕子飛道：「剛才那人是不是何一川？」

柳青青道：「是姓何的，沒錯，他行色匆匆，一晃而過，沒在

外面停留，好像還不曉得追趕的人已進入別有天。」

燕子飛道：「他遲早會曉得的，爲了保全這位張一夫張七段的性命，看來不但要鬥力，還要鬥智。」

他說這話時聲音很小，柳青青也輕聲道：「他眞的是來投誠的？」

燕子飛點點頭，將長島一夫抱進樓下的一間房內，放在床上，細一審視之下，發現他腰上果然繫着一條綉着七朶紅玫瑰的黑緞帶，身上共有七處刀劍傷，三處拳掌傷，最嚴重的是內傷，顯然曾經過一番激烈的搏鬥。

此刻，張一夫已完全昏迷，燕子飛取來傷藥，親手替他敷上，又餵服三粒專治內傷的丸藥。

鶯鶯姑娘好殷勤，端來一碗熱騰騰的鷄湯，道：「燕大爺，這位貴客失血過多，一時昏迷，喝碗熱鷄湯會覺得舒坦些。」

燕子飛接過鷄湯，道：「謝謝你，鶯鶯姑娘，大家用過晚飯後，妳也早點回去歇着吧。」

鶯鶯還眞聽話，口中應是，轉身就走。

柳青青拔下銀簪，插入湯中。

不料，燕子飛却推開窗子，將熱鷄湯連碗扔到人工湖中去了。

「子飛，這鷄湯沒問題，你又何必多疑？」

「青青，不怕一萬，祇怕萬一，張一夫對我們太重要了，絕對不能有半點差錯。」

見陶濤就在身邊，燕子飛又道：「小陶，去外面買一碗熱鷄湯來，要快。」

灌了大半碗熱鷄湯，藥力也慢慢行開了，沒多久，張一夫便悠悠甦醒過來。

睜開眼睛，長島一夫第一句話就說：「燕大俠，請救救我的妻子，快救救我的妻子。」

燕子飛道：「你的妻子是誰？住在那裡？你是怎麼受傷的？」

張一夫道：「我的妻子叫愛蓮，也是你們漢人，我倆情投意合，已經相愛了四五年，可是，黑龍會却一直百般阻撓，不准我倆成親，甚至威脅要殺掉我們。」

柳青青道：「他們憑甚麼不准你倆結婚？」

長島一夫道：「黑龍會在中原，負有極重要的秘密任務，不論男女，一律不得與外人通婚，主要的原因是怕洩密。」

燕子飛道：「既然如此，你就該懸崖勒馬，何苦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張一夫的眸中射出一股愛的光芒，一本正經的道：「我倆的愛情，已經到了比海深，比水長，比酒濃，比蜜甜，兩個生命早已至合而爲一的境界，想分也分不開，何況愛蓮的肚子裡又有了孩子。」

燕子飛嘆息道：「先上車，後補票，奉兒女之命，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你們還是結了婚？」

長島一夫含淚道：「是的，我可以沒有妻子，愛蓮可以沒有丈夫，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孩子不能沒有爹。」

柳青青道：「你做得很對，也很勇敢。」

張一夫道：「然而，黑龍會的魔頭不這樣想，儘管我們是在極秘密的情形下偷偷結婚，住的地方也不會告訴任何人，想不到，他們實在神通廣大，不出三天，便被查了出來，立刻要將在下置於死地，就在黑龍會的本部打起來。」

話說太多，張一夫的體力不繼，喘息一會兒後才接着說：「我的功力，自然不是田風、何一川的對手，不出十回合，便中了兩刀一掌，祇好突圍逃走。在下一路狂奔，他們一路追殺，天可憐見，好不容易才逃進別有天，撿回來一條命。」

柳青青道：「他們知道你逃到這兒來嗎？」

「應該不曉得，我是翻牆進來的，把何一川甩掉了。」

「你還沒有說愛蓮住那兒？」

「啊！求你們快去救她，黑龍會一定不會放過她的，她住在東四牌樓的……」

他實在太虛弱了，地點還沒有說清楚便又昏過去。

就在這個時候，張鐵虎神情慌急的闖了進來，見到這般景況，默不作聲的站立一旁，不會言語。

燕子飛道：「張總，是不是又出事了？」

張鐵虎道：「城裡發生一樁命案，是上吊死的，一屍兩命。」

柳青青一怔，道：「一屍兩命？是個孕婦？」

「正是，死者懷有身孕。」

「有人自殺，由地保處理即可，何須張總勞神？」

「柳姑娘有所不知，這不是一件普通的自殺案件。」

「有何可疑之處？」

張鐵虎道：「死者是一位新婚的少婦，已懷有六個月身孕，並沒特別之處，令人不解的是，上吊的繩子赫然是二條連在一起的黑緞帶。」

燕子飛驚呼道：「黑龍會的標誌？」

張鐵虎道：「錯不了，跟以前發現的一般無二，細加察查，更進一步查出是先被人點中『死穴』，然後再掛上去的，是謀殺，並非自殺。」

（未完・九）

上文提要：玄小龍從上島的山洞中救出了八十多個大龍幫的人，搶船出海，並與追來的金申虎、金申豹殺了起來，金申兄弟先後負傷跳海逃走，被金申如玉派人救起。玄小龍命人將船駛向三門鎮補給，却遇到了花滿天等四君子向玄小龍挑戰，他們並且搬來了援兵百忍大師，不想百忍大師與玄小龍的師父王子正是多年老友……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狠子野心漸披露　同仇敵愾待雪仇

「浙東四君子」立刻一齊上了石堤上面了。

玄小龍飛奔到了碼頭邊，只見蘇來揮刀指揮着五十多人在船邊同黃忠馬超人等正在爭吵不休！

黃忠見來了玄小龍、金玉也來了，他立刻大聲的對玄小龍道：「少幫主，你來得正好，這批人要搶咱們……」

玄小龍的出現，令蘇來臉皮也青了。

蘇來知道玄小龍了得，但他也只有硬着頭皮幹！

「好小子，你背叛大小姐，這件事你做得缺德呀，大海上你還反搶咱們的船，回到三門鎮又騙去那堂口的儲糧與被服，說，你如何解釋！」

冷笑連聲，玄小龍道：「做賊的叫抓强盜呀！」

蘇來怒道：「什麼意思！」

玄小龍道：「你少裝蒜！」

蘇來帶來的人中，就有那位漢子在，他憤怒的指着自己鼻尖，道：「是你騙得我好苦。」

玄小龍道：「蘇堂主，我想你大概已經知道我是什麼人了吧！」

「飛鴿傳書，你是玄小龍！」

玄小龍臉皮一緊，叱道：「既知我是一年多以前大龍幫少幫主，你就是我的敵人！」

蘇來大怒，道：「難道大龍幫又由你姓玄的掌管？」

玄小龍道：「十一艘大船被你們掠到上島，這些人和資產原是我大龍幫的，如今才收回一小部份，你却以爲我們搶了你，騙了你，你不覺得可恥嗎？」

這時候從四條船上下來八十多人之衆，比之蘇來的人幾乎多一倍！

但蘇來以爲，這兒是三門鎮，乃是他的地頭上，這口氣他難以嚥下去。

就聽他一聲大吼：「兄弟們，他們是逃犯，船貨更是咱們的，殺呀！」

「殺！」

「殺宰呀，殺！」

雙方立刻就在這碼頭邊堤岸上拚殺起來……

玄小龍憤怒的撲向蘇來，叱吼道：「你是頭不折不扣的猪，你自取滅亡。」

蘇來揮刀直上，吼道：「天下沒有煮熟的鴨子會再飛翔長空，你們就是咱們煮過的鴨子。」

玄小龍冷哼，叫你挨劍吧！

他出手不再留情了！

只見他灑出一片劍芒如電，蘇來就沒有辨清閃過他那斜殺一劍，好大一塊皮帶肉灑落橫飛，蘇來一聲嗥叫，立刻拋刀雙手壓在脅下傷口處，拔身就往外逃！

玄小龍並不追殺，他把劍指向人叢中，修羅神掌帶着劍光的擺動下，殺得來的人冒血閃逃，八十多船上下來的漢子們原是滿肚皮怨氣，如今幾乎與洗劫他們的海盜碰個正着，一時間發了瘋似的狂殺起來！

堤岸邊忽的奔下四個人來，是的，「浙東四君子」奔過來了！

花滿天正迎上逃過來的蘇來，他冷笑道：「怎麼，雙方搏殺，主帥先逃呀！」

蘇來發覺來了花滿天四人，大叫一聲：「我完了，你們要殺便殺，何必羞辱！」

梅冬陽道：「姓蘇的，你要光棍，快叫他們住手，殺到最後，你的人必死絕！」

蘇來也發現有十多人已投入海中了，是死是活不知道，立刻忍痛大叫：「住手，住手，閩浙海運分棧的兄弟們，撤呀……」

果然，二十多個青衫大漢們，拔腿就往三門鎮方向奔去，蘇來就在其中。

堤岸上，玄小龍也喝住他的人。

「不用追了，咱們上船。」

金玉走過來，道：「玄兄弟，何不追到他們分堂，殺他們個片甲不留！」

玄小龍道：「咱們何必驚動官家。」

他發覺堤岸上斷肢十幾個，有幾個漢子踩着鮮血用足踢，把這些斷的肢體與幾個死人一齊踢入海中了。

玄小龍看得心中一緊，這就是江湖，當然他也明白，這些兄弟們滿肚子怨氣，如今稍作發洩而已。

玄小龍見大伙上了船，他對岸上「浙東四君子」道：「四位好兄弟，來日再相謝了！」

花滿天已冷冷大笑起來。

* * *

玄小龍與金玉對坐在大船中艙，指揮這條大船的人乃是黃忠，老人家對玄小龍已經佩服得幾乎熱淚盈眶了！

四條大船已經繞過杭州灣了，那金玉是過門而不入，他一心要去太湖見姑姑。

那紹興府就在杭州灣，而金玉失踪在海上也有兩年多，他實在應該先回家中去叩見金不換老夫妻二人，但這金玉有他爹的脾氣，非找他姑姑爲他報仇不可。

金玉明白，想同大海盜金申之洞對抗，太湖幫有這個力量。

太湖幫的大船不算多，但太湖幫的人多。

就在金玉正在與玄小龍講說着太湖幫之事的時候，老黃忠低頭走進來了。

玄小龍見是他爹的忠實把頭，拍拍身邊，道：「黃大叔，你坐我旁邊。」

黃忠也不客氣，他撐着身子坐下來。

「少幫主，我知道你離開淮上去塞外跟人習功夫，十年來不知幫中事，所以咱們大龍幫的一切，應該向少幫主加以報告。」

玄小龍正是想知道大龍幫的事情，聞言立刻點點頭，道：「太好了，黃大叔你告訴我。」

金玉一看，忙起身，道：「你們說會兒，我出去走走，很久沒看到杭州灣口的風光了。」

他說着走出大艙，抬頭看去，似乎對這一帶海岸頓有陌生之感，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 * *

大艙中，玄小龍很注意黃忠的每一句話。

先是，黃忠以指沾茶在那矮桌上畫，道：「少幫主，淮陰西北方三百里處是徐州，咱們大龍幫便稱這一帶爲淮上，這一帶設有分舵六個，另外還有六個分舵分別設在大的碼頭水旱繁忙之地，那些分舵的舵主都有一身不錯的功夫，也是老幫主的得力大將，分別是南京分舵、無錫分舵、洪澤分舵、鎮江分舵、南通分舵、上海分舵……

「前六個分舵多是走運河，船小只有雙桅，大海船便分別由後六分舵所轄管！」

玄小龍道：「原來上海也有咱們分舵呀！」

黃忠道：「那是『快刀』朱光遠在上海分舵擔綱。」

玄小龍道：「一年多以前咱們十一條大海船出事，帶船的是些什麼人？」

黃忠嘆口氣，道：「總堂派出五大護法，另外各分舵又派出副堂主隨船出海，總堂又有殺手二十四名，這個戰力應是足夠的了。」

玄小龍道：「對付三幾隻海盜綽綽有餘了。」

黃忠道：「大海中遇上大小海盜船五十艘。」

他憤然的又道：「原以爲是一羣捕魚的船，等到接近他們變了，四五條圍上一條，也奇怪，他們大叫着放下刀不殺人。」

玄小龍道：「有計謀的劫殺。」

黃忠道：「咱們當然不拋刀投降，十一艘船貨那是個大數目，大龍幫賠不起呀，於是，殺到後來幾位副舵主戰死了，五大護法也被分了屍，咱們出海一共一百三十八，活的受傷的只有百來人，再殺下去準死光，所以……」

玄小龍嘆口氣，道：「所以我爹引咎被逼下幫主寶座，丘泰來取而代之了。」

黃忠冷冷道：「當時我在總堂口聽差，那幾日姓丘的裝病不問事。」

玄小龍道：「黃大叔，我已在海盜窩中聽到了消息，今天正可以告訴你，你再轉告兄弟們。」

黃忠雙眉一挑，道：「少幫主，你請交代便是。」

玄小龍道：「黃大叔，我是化名包英入了海盜窩，也算機會巧合。」

他心中稍作整理，又道：「先是在上海認識那金申如玉，當時絕想不到她就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寶貝女兒，等到她帶我去了上島，才發現這女子把我當成她的禁臠留在島上，於是，我也在機會中發覺，原來這金申之洞與丘泰來二人之間關係密切呀！」

黃忠忽問：「他們什麼關係？」

玄小龍道：「他們是換帖好兄弟，當年一起在海上做買賣，幹的營生便是海盜行徑。」

黃忠幾乎氣結，玄小龍又道：「這二人的功夫了得，聽島上人言，那金申之洞的武功深不可測呀！」

黃忠聽得臉發青，吼道：「個丘泰來呀，原來狠子狠心呀，十幾年前他製造機會入了大龍幫，還在幫主面前推薦幾名殺手，也確實爲大龍幫立了些功勞，誰知他們原來是有計劃奪權，太可惡了。」

玄小龍道：「黃大叔，你與馬叔也都是我爹的開路先鋒，這一回但望二位大叔公道對待，主持正義。」

黃忠金剛怒目的道：「少幫主，你安心啦，咱們這兒八十多人，誰不是滿肚皮的怨氣難申，咱們找上總舵，非叫姓丘的交出大龍幫幫主之位不可。」

玄小龍道：「黃大叔，你說上海也有分舵？」

黃忠道：「不錯，就在黃浦江岸，那地方我去過，距離一所造船渠很近。」

玄小龍道：「咱們且去瞧瞧這所分舵。」

他想了一下，又道：「誰在那兒當家主事？」

黃忠道：「就是『快刀』朱光遠。」

玄小龍心中唸叨着：「快刀朱光遠。」

黃忠這才小聲問道：「少幫主，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老幫主還好吧？」

玄小龍道：「我爹受了傷。」

黃忠急問：「誰幹的？」

玄小龍道：「我爹被逼下台，姓丘的巧立名目給了他個大龍幫長老地位，唉……」

黃忠怒道：「混蛋，大龍幫從沒有什麼長老的。」

玄小龍道：「我爹暗中把家分散，他老人家獨走塞外，那姓丘的仍不放過，先是派出淮上五虎追殺，又派各路殺手去刺殺，若非……」

他沒有說下去，但黃忠已不再問了。

他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船入太湖嗎？」

玄小龍忽然想到太湖雙嬌，他的心猛一沉，因爲當初他與那改行在鎮江趕大車的船把頭張發旺二人去了太湖，他二人幾乎是偷了小船不告而別，當然不好再去太湖。

玄小龍一念及此，便對黃忠道：「太湖是不去了，咱們只能把金兄弟送到上海。」

黃忠道：「由上海去太湖坐快船最方便。」

玄小龍道：「船在海上行駛，兄弟們多休息，到了上海，咱們先去見見朱光遠。」

黃忠點頭，道：「那是自然。」

＊　＊　＊

就在當天夜晚，四條大海船在老黃忠水道引領下，一路縱隊駛進了黃浦江。

大海船在江中平穩多了，主帆扯下來，前帆與尾帆已帶動着大船疾駛，五浬不到，前面的大船已往岸邊靠過去，隨後三條也貼上去，這時候玄小龍與金玉二人併肩走出艙外來。

玄小龍取出兩錠銀子塞入金玉手中，一笑。

「金兄，僱條快船，你可以連夜入太湖，咱們大龍幫的大海船就不去了。」

那金玉接過銀子，却淡淡的道：「說聲謝就俗氣了，以後用得着我兄弟的時候，叫人來說一聲。」

他還有個兄弟叫金石，那金石早對太湖雙嬌有意思，當然，玄小龍想不到這一段。

玄小龍送金玉下了船，刹時間金玉消失在岸上了。

金玉果然連夜去了太湖，也爲玄小龍惹來痲煩。

＊　＊　＊

玄小龍人在岸上，老黃忠與馬超人二人走過來，玄小龍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交在馬超人的手中，道：「快去辦些酒肉，叫咱們兄弟們快活的吃一頓。」

馬超人哈哈笑了。

他往船上奔去，是的，大伙久沒好生吃一頓了，一年多在荒洞中開挖而不見天日，一日兩頓稀飯，沒被整死在上島，已經算是命大的了。

＊　＊　＊

玄小龍對黃忠道：「走，帶我去上海分舵。」

黃忠手指遠方，道：「少幫主，繞過那片船渠就會看到一所三合院，那兒也是個小小碼頭，咱們的分舵就在三合院中。」

玄小龍一聽，當先往前就走。

老黃忠邊走邊對玄小龍道：「朱光遠這小子的刀快，他在水中出刀更快，少幫主，他只是脾氣爆一點，人是夠義氣的。」

玄小龍道：「朱舵主必然不會認識我。」

笑笑，黃忠道：「朱光遠上海人，他少往徐州走動，但入幫也快十七八年了。」

二人邊說着，前面已到三合院門口，那兒正有個漢子蹲在門口啃吃東西。

這漢子見黑天來了兩個人，他一挺身站起來，才發覺他在啃吃着醬肘子肉。

「幹什麼的？」

黃忠冷冷道：「找你們朱舵主。」

「什麼朱舵主呀，咱們舵主姓王，三橫一豎王。」

一怔，黃忠道：「不是朱光遠朱舵主嗎？」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們找朱副舵主呀，咳，你們來得不巧了。」

黃忠道：「怎麼，朱舵主降級了？他不再當家了？」

那人嗤之以鼻的道：「換啦，去年大龍幫出了事，新幫主上任三把火，舵主交由別人幹，一律撤換了。」

黃忠暗自咬牙，道：「眞狠毒呀。」

那人一瞪眼，道：「你說什麼？」

黃忠道：「那麼，你們的朱副舵主呢？」

那人手一指，道：「過江去，他在興來賭坊，這小子，他天天與賭爲伍，咱們舵主也不管他，便是不幹也無所謂，可是姓朱的天天沒有好臉色，操……」

黃忠一聽，也冷笑了。

＊　＊　＊

玄小龍急忙找了小渡船過了黃浦江，那黃忠一路問到興來賭坊大門外。

玄小龍與黃忠二人併肩入賭坊中，噢，天下就有那麼巧合的怪事情，迎客的是個大姑娘，這位大姑娘一眼便認出玄小龍來了。

玄小龍曾救過她的命。

玄小龍也曾救過另外幾個姑娘，那是金申如玉的大船上下來的海盜，趁天黑擄了她們裝入蔴袋就往大船上扛回去，準備運回去給海盜消遣的，却被玄小龍救下了。

玄小龍就是在那時候認識了金申如玉。

＊　＊　＊

此刻，那女侍上前拉住玄小龍，道：「是你，是你呀，是你救了我們姐妹的。」

玄小龍還眞的吃了一驚。

「姑娘，我不認識妳呀，」

姑娘那吃吃笑了。

「恩人呀，我認識你呀！你曾在碼頭救了我們呀，你忘了我們被海盜們裝入蔴袋的事了？」

玄小龍終於想起來了。

玄小龍就是爲了救幾個姑娘才同金申如玉身邊的四大殺手「黑鯊四大天」幹起來的！

如今的「黑鯊四大天」于化、申屠中、張放與左向前四人隨着老爺子金申之洞押船去了台灣！

玄小龍愉快的拍拍那姑娘的臂，道：「難得你還認得我呀！」

那女的笑道：「你是我們救命恩人，怎麼會忘記呀，一輩子也不會忘，你那麼大的本事。」

玄小龍一笑，道：「姑娘，我是來找人的！」

那姑娘吃的一笑，道：「你少爺找對人了，你只要說個名字來，人我就會帶過來。」

玄小龍看向一邊的黃忠，道：「黃大叔，把咱們找的人告訴她。」

黃忠立刻對那姑娘道：「此人壯壯的，臉皮上有個大黑豆子，他叫朱光遠。」

那姑娘一聽，立刻吃的一笑，道：「我識得，他是老賭客，正在賭單雙。」

玄小龍道：「那就痲煩妳，我們在此等候。」

姑娘大方的伸手拉，笑道：「那有這麼對待恩人的，快到客廳，便是東家聽了，也會趕來向少爺道謝的。」

玄小龍搖搖頭，道：「不，等以後有空來打擾！」

姑娘一看沒辦法，只得無奈的道：「也罷，我這就去把朱先生叫過來。」

這姑娘匆匆往內院中去，玄小龍心中很不平，大龍幫的舵主變成賭徒了，這是誰造成的。

不旋踵間，只見這姑娘帶着一個披頭散髮衣衫陳舊的漢子走來了。

這漢子走到「上海興來賭坊」門口，那姑娘道：「就是這位少爺找你！」

這漢子衝着玄小龍上下看，又瞪眼，道：「你找我！幹什麼？」

黑暗處却傳來黃忠聲音，道：「朱舵主啊！」

那人正是上海分舵的朱光遠。

朱光遠猛可裏看向暗處，道：「誰？」

黃忠走出來了，他的臉上淒

苦，神色黯然道：「朱舵主還認得我老黃忠嗎？」

朱光遠猛的全身一震，他吃吃的道：「天爺，果然是黃老兄呀，你原來並沒死在海上呀！」

黃忠用力拉住朱光遠的雙手，顫聲的道：「朱老弟台，咱們都苦啊！」他老淚縱橫了。

他拉着朱光遠，又道：「快過來見少幫主。」

朱光遠冷冷道：「丘泰來絕子絕孫，他有什麼兒子？」

黃忠道：「他不姓丘，他姓玄。」

朱光遠一聽，嘴巴也張大了。

「什麼？姓玄？」

黃忠道：「老幫主玄劫的兒子，他叫玄小龍，難道你已忘了？」

朱光遠直視着玄小龍，他忽的搶上去單膝跪地，急得玄小龍忙用力把他拉起來。

朱光遠已落下淚來了。

黃忠道：「此地不是說話地方，我們往江邊走。」

三人下了台階，那姑娘反而楞住了。

* * *

朱光遠聽得玄小龍就是少幫主，他幾乎不能自己的直掉淚，他好像一肚子的苦水難以忍受，此刻到了發洩的時候了。

黃忠道：「咱們去江邊一家小酒館。」

玄小龍道：「不去小酒館，咱們回船上。」

黃忠道：「少幫主的意思……」

玄小龍道：「同兄弟們在一起有什麼話當着衆兄弟們的面，公開說明白。」

朱光遠道：「少幫主，咱們大龍幫快完蛋了，各地分舵全換了丘泰來的人馬，老幫主在時的老人馬全都被擠下了台，我……」

黃忠冷冷咬牙，道：「娘的，你知道丘泰來是什麼樣的人嗎？」

朱光遠道：「他是個黑心狠呀！」

黃忠道：「他與大海盜金申之洞是換過帖的好兄弟，他投入大龍幫是有陰謀的！」

朱光遠一聽，驚怒交加，道：「天爺，會有這種事呀！」

玄小龍道：「千眞萬確。」

朱光遠道：「等到他把主要人馬全換成他的人馬之後，大龍幫就是大海盜的幫兇，海運之路便全部落入他們之手了。」

玄小龍道：「你說對了。」

朱光遠道：「少幫主，曾聽總舵傳言，老幫主已叛幫，而且拒不回總舵，這件事……」

玄小龍道：「姓丘的叫我爹當長老吃閒飯，然後找機會殺人，我爹才遠走塞外，不料姓丘的派人追殺，我爹也受了重傷！」

朱光遠咬牙切齒地道：「這賊子可惡啊！」

黃忠道：「問題乃是大權已落入賊子之手，大龍幫中主要人事已受控制，那丘泰來早把他當年的夥伴們按插在大龍幫了！」

朱光遠道：「姓丘的再是作怪搞詭，大龍幫仍有許多忠義之士，兄弟們滿肚皮的痛苦，誰會服氣！」

他指着自己鼻尖，又道：「我就他娘的火大了！」

黃忠道：「朱兄弟，回到船上再計較。」

玄小龍沒再問什麼，他心中可想得多。

玄小龍更想早日見到他爹玄劫，父子二人約定好了的，每逢初一就回去碰個面。

當然，那不只是碰個面表示平安，更重要的乃是把一個月來的所得消息告知他爹玄劫。

玄小龍放心的乃是他已交代船把頭張發旺回去報告了，只不過眼看這第二月初一又快到了！

玄小龍以爲這一個月的經歷太有價值了，他不但把丘泰來的底細摸清楚了，也有了海上打鬥的經驗，更認識了幾路英雄人物。

玄小龍忘不了大海上與東洋倭寇們的拚殺，也忘不了「浙東四君子」，當然，也忘不了金申如玉的隨便與放蕩！

玄小龍如今救回大龍幫八十多名遇難兄弟，那是他這次最高興的事。

被救的人感動，他當然高興，如今他帶來上海分舵的朱光遠，正是要從朱的口中，把大龍幫出事之後，幫中發生的事對大伙說個明白。

玄小龍是在製造同仇敵愾的氣氛了。

這八十多個大龍幫的兄弟們，也正是他爹將來收復幫主之位的本錢。

心中的計劃，有時候是不一定對人說的，此刻，玄小龍正自默默往江邊走着。

三人就快走到船邊了，忽的有人自大船上躍下來，這人邊跳還大聲叫。

「少幫主，可叫我找到你了。」

玄小龍抬頭看，立刻伸手握住那人笑了。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曾改行在鎮江趕大車的船把頭張發旺是也。

張發旺見了玄小龍，高興得嘴也張大了。

「少幫主，自從我二人在此分開之後，我便搖船到無錫，不趕大車我騎馬，一路回到淮上，我

呀……」

他喘了一口氣，但玄小龍已阻住他再說下去了。

「這地方不是說話之地，咱們船上喝酒去。」

四個人上了船，黃忠命人也把馬超人找過來。

那馬超人認得朱光遠，二人立刻抱在一起直唏噓！

這船上也有幾個認得張發旺的，張發旺就在天黑以後，他又到江邊碰運氣，因爲他已來了快十天未見到玄小龍的人影子，他正在焦急，却被大船上的人認出來。

張發旺上了船，也聽了一個令人驚怒不已的故事。

* * *

現在，這五個人一齊上了大船，黃忠已對兄弟們吩咐了。

「難得大夥重見天日重聚首，少幫主交代，今夜船上吃酒慶賀，不可上岸去胡鬧！」

這話傳到另外三條大船去，立刻便是一陣歡呼聲。

玄小龍招呼幾人一齊擠在一個大艙中，他先是問張發旺，道：「我爹他老人家……」

張發旺道：「幫主住在一條不起眼的船上，身邊有董大年老夫妻二人侍候，不知董大年怎麼找的，他把徐州最好的大夫褚甲請去爲幫主醫傷，看情況，幫主的傷似乎還有恢復的可能。」

玄小龍大是安慰，道：「這是我自離開我爹以來聽到的最好消息。」

張發旺又道：「老幫主要我傳話，叫你一切小心行事！老幫主怕你江湖經驗不足，上了敵人圈套！」

他頓了一下，又道：「老幫主很有信心的叫我告訴少幫主，大龍幫中不乏忠義之士，有機會叫你振臂號召起來，重振大龍幫昔日雄風！」

玄小龍聽得雙目一厲，道：「今天面對各位，天助人助，大龍幫是有希望的。」

朱光遠道：「少幫主，上海分舵仍有咱們忠義之士，少幫主一句話，我這就回去宰了劉一台！」

黃忠急問：「誰是劉一台？」

朱光遠道：「接我位子的傢伙，粗裡粗氣的一個大老粗，每天對兄弟們吼吼喝喝的，操那娘的小混蛋一個！」

馬超人道：「對，咱們先收回上海分舵也不錯。」

玄小龍道：「不可以，須知如今姓丘的已把他的殺手分派在大龍幫重要位置上，若無周詳計劃，反而打草驚蛇，令那姓丘的有所準備了。」

黃忠立刻點頭，道：「對，還是少幫主的話對，咱們只拿下上海分舵，當然容易，然而，大龍幫一十二個分舵，再加上淮上總舵殺手羣，實非我等所能抵擋的。」

朱光遠道：「那該怎麼辦？」

「策反！」

黃忠看看各人，又道：「咱們分別到各分舵去暗中把消息告知大龍幫忠義之士，伺機而起，等到時機成熟，咱們再直逼淮上總舵，姓丘的再是狠毒，他也不得不交出大龍幫幫主的寶座。」

玄小龍道：「黃大叔的這個計劃我同意。」

他見有兄弟送來酒菜，便對幾人又道：「咱們的力量全在這四條船上了，我們要珍惜，不能輕易折損！」

玄小龍也許是天才，天生的會領袖羣倫，深知領袖人物最注意的是愛護手下，他這幾句話就幾人感動。

朱光遠道：「少幫主，我明日一大早去南通一趟。」

黃忠道：「你去南通？」

朱光遠道：「那『神箭』尹大明在南通，他也被姓丘的貶了，同我一樣的有功而降職，偶爾他會來上海，我二人一起喝酒駡大街，操那娘的，越幹越窩囊，駡大街也好吐一吐心中怨氣。」

張發旺笑道：「太好了，我這就趕去鎮江分舵，我改行不行船，我在鎮江趕大車，我也常見那『過山虎』杜能，杜舵主也不快樂！」

玄小龍一聽，便自懷中取了銀票交給這二人，道：「你們辦事少不了銀子，拿去吧！」

張發旺與朱光遠收下銀票，心中一陣熱呼呼的不知是什麼滋味。

黃忠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明日去船廠，叫造船的人趕工，把這四條船重新修好，咱們這是打從頭開始，不要海盜們的船梯，我以爲也不要與當今的大龍幫船一樣，咱們重新改造，叫他們摸不透咱們是何來路，這樣一來，行事便方便多了。」

眞是薑是老的辣，經驗還靠老年人，那玄小龍幾人一聽之下齊點頭。

玄小龍拍拍口袋，道：「我爹交我許多銀票，就是等有一天爲大龍幫而花用，就依你黃大叔的，你全權辦妥此事，花多少銀子來找我！」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我也有個要求。」

黃忠等一齊點頭不已。

玄小龍道：「咱們在上海改船，大伙沒事就別下船去，上海這地方好像十分複雜，我不打算在此出事。」

馬超人道：「少幫主的憂慮是

對的，我負責這件事，少幫主只管放心。」

玄小龍放心地點點頭，他對黃忠道：「咱們把船漆成紅桅藍身，另外便是大帆也換成白顏色，誰會猜到咱們是幹什麼的。」

黃忠點頭笑了。

玄小龍又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項，不可忘了。」

大伙一聽，齊目盯在玄小龍身上，就聽玄小龍又道：「休忘了打造刀械，咱們許多兄弟們手中少傢伙，這是少不了的！」

朱光遠笑道：「刀械容易，上海有幾處專門打造刀械的鐵匠鋪，現成的刀械有得是。」

黃忠道：「一切齊備，少幫主，明日就下手了。」

衆人舉杯痛飲起來，四條大船上的漢子們，業已吃得七八成醉，猶覺重新爲人之感，再世爲人之慨。

* * *

一大早，附近的造船大老闆就被黃忠請上船，那老闆在船上看一遍，他也估了價。

玄小龍很乾脆的先付一半銀子四百兩。

船上的兄弟們按規矩由造船老闆帶到船渠附近的客屋暫住，八十多名漢子就等新船了，那朱光遠與張發旺也分頭走了！

* * *

玄小龍送走了朱光遠與張發旺二人，他獨自一人站在江邊上，他也看到了大龍幫的快船自吳淞口駛來，心中冷冷的十分不愉快。

他立刻回身往造船這面走來，見四條大船正自船渠上面的船軌上拖拉，那黃忠與馬超人與一幫兄弟們站在一邊觀望，他便轉身往大街上走去。

玄小龍走在大街上，不意却走到了一處小小花園小門外，他忍不住的抬頭看向花園內。

當他看到園中的那座兩層小樓時候，心中猛的一怔。

是的，那幢小樓的樣子與上島的金申如玉住的暖春閣是同一個樣子。

這兒也是叫暖春閣，閣與樓沒分別，是金申如玉在上海的小公館。

玄小龍心中有所懷念，金申大小姐眞的是浪蕩有致，床上尤物！

玄小龍是有感情的男人，雖然金申大小姐的手段令他不敢領教，但總是玉人懷中抱過。

玄小龍站在街這邊，他心中在冷笑了。

玄小龍的心中想：

「暖春閣，暖者暖房也，與新人同房之謂暖房，閣乃女子閨閣也，把個新識男人帶上暖春閣，春心蕩漾中熱呼，不正是暖春閣嗎，金申如玉啊，妳也未免太過挑剔了吧，拿男人當妳的『搭配』，要最好的呀。」

玄小龍心中及此，他眞爲自己慶幸，自己怎會有時間住在上島兩年呀！

更要緊的乃是大龍幫，便是兩年之內無人勝過他玄小龍，他也順利的娶得金申如玉爲妻，但丘泰來與金申之洞有八拜之交的情誼，這個報仇之事如何下手？

玄小龍搖搖頭，他微微笑了。

他還未走呢，忽的迎面大叫着奔出一個漢子來了。

「喂，少爺呀，怎麼是你呀，咱們大小姐呢？」

玄小龍當然認識那人，他在此住了一天，裡面當然有人認識她。

玄小龍哈哈笑了。

「眞好記性，你還認識我？」

那人也笑了。

那是個門房，門房去拉玄小龍，道：「進去吧，進去吃幾杯。」

玄小龍道：「你如果招待我進去吃頓酒，大小姐知道會殺你！」

他語出驚人，半帶玩笑。

那門房一怔，道：「對了，你怎麼一個人呀，咱們大小姐呢？」

玄小龍道：「我同她已是冰炭不同爐，水火不相容，形同陌路了，你……還請我吃酒嗎？」

門房楞然了。

玄小龍哈哈一笑的拔身便往人多處走去。

就聽那門房喃喃道：「他是怎麼與大小姐鬧翻的？」

他當然還不知道上島已發生大事了。

* * *

上海地方大，玄小龍搖搖晃晃地走着，不覺已是近黃昏了，他這才慢悠悠的往江邊走去。

玄小龍就快走到江邊了，忽的迎面轉出兩個人來，兩個人併肩堵住玄小龍去路。

玄小龍心中一緊，就聽一人帶着幽怨的聲音，道：「包英……不，我們已經知道你不叫包英，你叫玄小龍了，是不是？」

這二人不是別人，乃太湖雙嬌是也。

原來昨日金玉趕去太湖西山，他帶給丁夫人等一陣驚喜與意外。

原來兩年多沒有金玉的消息，丁夫人的哥哥「紹興刀怪」金不換着實痛苦好一陣子，以爲兒子死在大海中了，如今突然見面，便是兩個表妹太湖雙嬌也高興得不得了。

當天那金玉便把這兩年多以來發生的經過說了一遍，只不過當他說出玄小龍化名包英救出大龍幫中被囚的人的時候，太湖雙嬌丁梅與丁蘭姐妹也吃一驚，原來潛離太湖的包英竟然是大龍幫少幫主。

丁梅更是對玄小龍有意思，當時只是與幫主「黑面蛟」君萬年見過一面，又有冷公元的安排，以爲過兩天再見面，豈料玄小龍與張發旺藉機去了上海。

太湖雙嬌當時還找上無錫，因爲張發旺還有大車在無錫，却又是撲個空。

如今聽了金玉說出玄小龍已到了上海，姐妹二人立刻連夜坐快船找來了。

* * *

丁梅看着玄小龍有些嗚咽的道：「爲什麼呀？走了也不打招呼！」

丁蘭道：「也是我們招待不週，包……不，應該說是玄兄，我姐妹趕着來見你，先回太湖吧！」

笑笑，玄小龍道：「我對賢姐妹心存感激，忘了過去我的一切，因爲還有大事等着我去辦。」

丁梅道：「便是再大的事情，我姐妹也能相助你的，你不是當初也助過我們嗎？」

玄小龍立刻想到淮上的丘占魁那可惡的小子。

玄小龍也知道，丘占魁是金申之洞的乾兒子，他父子與大海盜的關係眞的令人吃驚，也難怪丘占魁如此跋扈。

心念間，玄小龍道：「我這大事，想來金玉必已告知你們了，那是別人幫不上忙的，在下謝謝了。」

丁梅道：「看你多客氣，需知我們早已是朋友了。」

丁蘭道：「走吧，去我們的船上，街上說話不方便。」

玄小龍有意拒絕，但丁氏姊妹情誼感人，玄小龍當然不便堅辭。

玄小龍與丁氏姊妹轉到江對岸，那兒果然靠了一條快船，船上人見二位小姐回來，又見一個青年人，便知道她們找到要找的人了。

那丁梅吩咐一個漢子，道：「快去附近酒館叫一桌酒席來。」

船上一共四個人，有個大漢忙點頭，立刻就往街上奔，另一人提茶水，玄小龍頓覺不好意思了。

丁蘭對玄小龍道：「聽咱們表哥說，你人夠義氣，原來是爲了大龍幫失踪的十一條大海船，才會去到海島之上，也救了咱們金玉表哥。」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大龍幫出了那麼大的紕漏，我並沒在淮上，我在塞外。」

丁梅道：「你改名換姓的叫包英，原來你是大龍幫少幫主嘛！」

她抿嘴斜睨的又道：「這話傳到冷二叔耳朶裏，他老人家也同意我們來上海找你。」

玄小龍道：「找我？幹什麼？」

丁梅笑笑，道：「上一回你去了太湖西山，咱們自覺冷落了你，很是抱歉呀！」

哈哈一笑，玄小龍道：「你們待我很好呀！」

丁梅道：「冷二叔要無論如何請你跟咱們回太湖一趟，你不會拒絕吧？」

玄小龍指着江對岸，道：「我想跟二位走也走不了啦，我如今與救回來的兄弟們在一起，只等大船改裝完成，咱們就會趕回淮上，我能走嗎？」

丁梅對她姐丁蘭道：「可怎麼辦？」

丁蘭道：「想想那大龍幫如今是姓丘的天下，他的兒子丘占魁更是陰狠手段毒，上一回若非你出手，咱們怕是遭了狠吻，這件事咱們原是沒向我君大伯細說，才會怠慢了你，玄兄，抽幾天時間去一趟太湖吧！」

玄小龍道：「二位姐妹的情意，玄小龍心存感激，只不過兄弟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我是他們的希望，我走了，他們羣龍無首，怎麼辦？」

丁氏姐妹無法相强，就在這時候，酒席有人送上船，玄小龍這一天未吃東西，見了吃的送來，也不再客氣地大吃起來。

丁梅對玄小龍甚爲愛慕，不時的舉杯同玄小龍吃酒。

三人在艙中吃着，那丁梅忽然問道：「我的表哥金玉回來說，他上了海盜女的當，玄兄，那海盜女也對你好過，是不是？」

玄小龍苦笑，道：「她拿咱們看成吃軟飯的傢伙了。」

丁梅道：「那她必然很漂亮了，是嗎？」

玄小龍道：「如今想起來令人不敢領教，她是很美，但天下最美的却是最毒。」

丁梅道：「玄哥哥，你這話……」

玄小龍立刻警覺，笑笑道：「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了。」

丁梅噗嗤笑了。

三人在這快船上愉快的吃到二更天，玄小龍酒足飯飽地站起來。

「這是在下回來後吃得最痛快一餐，他日有幸，待我收復了大龍幫，必去太湖請教。」

丁梅道：「你要走了？」

玄小龍道：「太晚了也不方便呀！」

丁梅忙道：「沒關係呀，你可以睡在我們船上的。」

丁蘭道：「我妹子誠心留你了。」

玄小龍道：「賢姐妹的情誼我心領了，還是回去的好，我們的人被修船的招待在船渠附近的客房中，大家一齊住，也是同甘苦。」

丁梅道：「你能這樣，當然對你未來有益，只不過你何不過一夜再走。」

玄小龍道：「若明日無事，我再過來叨擾。」

他走出艙門，就聽丁蘭道：「妹子呀，我酒吃多了，妳代我送送玄兄吧！」

丁梅早已陪着玄小龍上了岸。

玄小龍看看天色，他對丁梅道：「我們的人就在對岸船渠，妳留步吧！」

丁梅道：「送你到渡船處。」

玄小龍無法拒絕，便與丁梅二人往岸邊的下游走過去，二人來到渡船台上，低頭看，只見一條小渡船，但上面却無人。

玄小龍往四下裡看去，也不見有人影子，他心中略顯猶豫，是否轉回去丁氏姐妹的船上。

一邊的丁梅笑笑道：「上船吧！」

玄小龍道：「丁姑娘，妳要送我去對岸？太過意不去了，怎好叫妳……」

丁梅道：「上船吧，今夜天色也不錯呀，乘船江上遊也是一樁美事吧！」

玄小龍道：「今夜月黑頭呀，怎說天色不錯？」

丁梅笑笑，道：「什麼樣的天色就配什麼樣的情調呀，咱們江上遊，少了月色更有意思。」

她立刻自岸上躍上小渡船，人已站在船尾。

船尾有搖櫓，丁梅熟練的把繩子套在櫓的上端，再把一端套上船上的固定槽，向玄小龍招手，道：「下來呀！」

玄小龍只有往小船上去，他面對着丁梅坐下來，只見丁梅收起繩索，雙手用力一撥開，那小船往江心漂去。

玄小龍指向對岸，道：「是否送我過江？」

這句話他是無話打話。

丁梅扭臀擺腰，她搖起櫓來也是舞姿誘人，玄小龍的雙目直直地看着她。

丁梅雖然搖櫓，但她的雙目也盯在玄小龍身上，兩個人不時會心一笑。

小船到了江心，那丁梅忽地不搖了，她放下手中的櫓，坐到玄小龍身邊。

玄小龍不會搖船，他也許會划船。

玄小龍自小去了天山湧雲嶺學功夫，當然不會船上操縱技巧。

他看丁梅不搖船，立刻笑問：「怎麼不搖了？你搖船的樣子很好看呀！」

丁梅吃地一笑，道：「你眞以爲我搖得好看？」

玄小龍道：「十分好看。」

丁梅道：「如果你喜歡，我爲你搖一輩子，好不好？」

玄小龍一怔，他明白丁梅開始採取攻勢了。

但他更明白，「幫」難當頭，怎好獨自談戀愛？

然而，丁梅的身子貼得緊，小船已往下游漂，天黑兩岸漁火點點之外，江面上是靜的。

丁梅的表現是落落大方，她一手摟住了玄小龍，口齒飄香地道：「玄哥！」

玄小龍在黑暗中忽見丁梅的俏嘴送上來了。

丁梅又是一聲：「玄哥……玄哥……」

玄小龍心中一動，心神蕩漾，他本來一身仇恨，也有一身的重責大任，那是無法擺脫的，如果他只是單純的一個人，眼前的情形他就不加考慮了。

玄小龍撫摸着丁梅，低聲地道：「丁姑娘，妳對我太好了，我怎會不明白呀，只是……哎……」

「忽」的一下子，丁梅主動地用嘴巴堵上去，玄小龍再也說不下去了。

一個人只有一張嘴，當嘴巴另有他用的時候，別的也不用多說了。

玄小龍還能再說什麼？他此刻只有一件事好做，那就是回吻。

玄小龍從前不懂這一套，什麼叫吻呀，但自從他在金申如玉那裏，由金申如玉教了他如何吻之後，他發覺這動作也蠻不錯的。

他此刻就覺得美妙至極。

玄小龍不但回吻，甚至當丁梅歪過身的時候，他還用左臂抱緊了丁梅的腰肢。

於是小船上似乎是安靜了，實際上在二人的內心却正在燃燒着熊熊烈火，現在只是口中火鳥燃燒。

夜，有人說是代表黑暗，黑暗就是不爲人所喜歡的景況，多少人對黑暗產生着無奈，然而，黑暗也有其一定的價值，多少人因爲黑暗而創造了許多驚人事蹟。

當然，黑暗更給人以方便行事。

黃埔江心的小船上，玄小龍與丁梅二人便是在黑暗中相擁相吻，毫無忌憚。

如果此刻是大白天，如果江上船隻穿梭而過，他二人當然不致抱在一起。

丁梅在上船時就以爲黑夜江上遊會另有一番樂趣。

玄小龍原已喝了不少酒，丁梅也一樣喝了酒，二人在酒的鼓舞下，也不知吻了多久，只可惜這小船只是個擺渡的小划船，便是想躺下來也不能。

丁梅雖然陶醉在玄小龍的懷中，她却不能赤裸面對。

玄小龍心猿意馬，他幾次欲動手，爲了更上一層樓，他却發覺這兒實在不適合，這兒有些無奈的煞風景。

於是，就在更深露重裡，丁梅在玄小龍的懷中睡着了，玄小龍却是趺坐在小船上，他還得抱緊了懷中的丁梅，怕她受風涼。

就在小船忽的一下震動中，玄小龍張開眼睛抬頭看，不由一驚，他發覺小船停在一道亂石堆的石堤邊，遠處灰濛濛的一片汪洋。

原來小船漂到了吳淞口外了。

玄小龍曾坐船到過這裡，那時候他與金申如玉在一起，兩個人肩並肩地坐在大船之上觀風景還有說有笑。

玄小龍忙把懷中的丁梅推醒，指着江面，道：「丁姑娘，不好了，小船漂到江口了，再去就是大海了。」

不料丁梅揉着兩眼，道：「玄哥，就漂吧，漂到天邊我陪你……我們永遠在一起……」

玄小龍道：「別傻了，咱們快搖回去吧！」

丁梅道：「眞想永遠漂在江上，難道你不想嗎？」

玄小龍道：「丁姑娘，我當然想，但那只是想想而已，許多事情都等着我們去面對，妳有姐和娘，我也有大龍幫，妳說是不是？」

丁梅似是無奈地伸直雙臂，站起來，但她忽然又托住玄小龍吻了一下，笑道：「來吧，你的力氣大，我們逆水而上，兩人合力搖，才會快！」

玄小龍笑笑，兩個人站在船尾上，這二人合力搖小船，漂時不覺得，往江中搖還眞吃力又費時。

兩個人把小船快搖到渡船石堤了，忽見晨曦中有個老人正在那兒張望，見了小船，立刻呼叫。

「喂，操那娘的小混蛋，偷老漢的小船去遊玩，還不快靠過來。」

玄小龍立刻明白船主來了。

原來他想由丁梅先送他到對岸，不料此刻有人在石堤上叫罵。

丁梅冷冷道：「靠過去教訓這老傢伙。」

玄小龍一笑，道：「是我們不對，未經許可偷走他的小船，害他吃一驚。」

丁梅嘟起嘴來不出聲。

於是小船靠上石堤了，果然那老人跳上小船要揍人，玄小龍出手更快，半空中握住老者的手，他一笑。

老者一怔間，也哈哈笑了。

「沒關係，沒關係，你們年輕愛玩嘛，再搖到江上玩，我在岸上等。」

玄小龍搖搖頭，道：「不，玩夠了，謝謝！」

玄小龍伸手扶住丁梅，兩個人跳到岸上去了。

身後那老者發出哈哈笑聲，樂歪了。

丁梅在玄小龍懷中，道：「你會法術呀，怎麼撞了一下老頭兒，他就改口不罵了？」她心中在想，武功不錯嘛。

玄小龍只是哈哈笑，丁梅道：「告訴我呀，玄哥！」

玄小龍道：「這年頭還有什麼比銀子的力量更大的？」

丁梅道：「你送他銀子呀！」

玄小龍道：「只不過一塊碎銀子，便打發他了。」

丁梅拖着玄小龍道：「走，咱們到街上去，找家飯館吃一頓。」

玄小龍道：「我以爲應該送你回船上，妳姐必定着急了。」

丁梅道：「不會，不會，我才不回船去吶！」

玄小龍道：「天才剛亮，有地方吃飯？」

丁梅指着大街，道：「這兒就有幾家飯館，走！」

就在這時候，大街上來了五個人，這五個人中有一人玄小龍認識。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陶璐冒充小關殺死了卓布衣與毛翔宇。卓約當着一干高手的面殺死了喬運。白道高手與神蛛會一干人等圍攻關氏父子，當年五洲欲向關庸猖狂進攻時，他的兒子年慶餘却出面向白道高手証明神蛛會確實製造了一個與關永相同之人栽贓害人，年五洲無奈帶人離去。小關與小毛又來到賭場，這次同枱的是一個老年女人……

賭俠

司空羽・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私隱被揭仇人逃　幽會受侮魂魄飛

小毛只在牌上抽了三張放在下面。於是小關發了第一張明牌。

小毛是一張Q。

老女人是一張K。

陌生中年漢子一張8。

小關自己發了一張10。

老女人說話，丟下十萬両。都沒有還價，也無人扣牌，全跟了。

小關發了二張明牌。

小毛是K。

老女人是A。

中年漢子是一張9。

小關是J。

又是老女人說話，她變爲五十萬。

陌生漢子跟了。

小關也跟了。

小毛忽然湊成了一百萬両。

婦人又跟了。

中年漢子看了一會，瞪了小毛一眼，道：「大不了是頂頭Q一對，或K一對，就這麼窮砸！」

小毛道：「該打不打，不久就會後悔！」

中年漢子打了烊。

小關跟了。於是發了第三張明牌。

小毛是J。

老女人是10。

小關是一張Q。

可以說三家都是大順的架子。

小毛是J，小關却是一張Q，小毛要講話，小關道：「你是方塊J，我是黑桃Q，輪不到你說話吧？」

小毛道：「老兄，你的黑桃大一點，可是你也要看清，我可是『同花順』的架子哦！」

老女人道：「好！『同花順』講話！」

小毛道：「湊成兩百萬！」

補順子的人猛砸，這種場面也不能說沒有，但沒有十之八九的把握，是不會這麼硬幹的。

老女人道：「你是不是就怕輸不了？」

小毛道：「這是甚麼話？人身上任何零件都是十分重要的。」

小關向小毛眨眼，一齊技巧地向老女人身後不遠處那個漢子望去。人身上的零件重要，也許此人的更重要。

老女人跟了，小關當然也沒例外。

小關發了最後一張牌。

小毛是一張10。

老女人是Q。

小關是一張A。

到目前爲止，三人都是大順的架勢。

小毛是9、A兩頭順，而且是「同花」。

老女人是嵌J順。

小關是嵌K順。

老女人看看小毛的明牌，道：「你的明牌是QKJ10，9、A兩頭順，第三家打烊的明牌中百一張9，而且正是方塊花對不？」

小毛道：「對！」

老女人道：「同花的9是沒有了，如果只要順子的9，當然還有，方塊A可能還有一張吧！」

小毛道：「對，我就要那一張A。」

老女人道：「只怕你的命沒有那麼大！」

小關道：「我也以爲如此，我就不信，那麼一張方塊A會扣在你的明牌之下，不可能。」

小毛道：「要是有呢？你叫我一聲小祖宗？」

老女人道：「好，你這個同花兩頭順講話吧。」

「當然是梭了！」

老女人瞇着眼又打量了好一會，道：「跟了！」接着就把枱面推了出去。

小關道：「媽的！你能拿到『同花順』？」

「怎麼？你的生辰八字中才有『同花順』的命？」

「我怎麼看，你都不是拿『同花順』的料！」

「我要是『同花順』，你妹子會嫁給我嗎？」

小關抓起枱面上一把銀票，摔了出去。

這麼一摔，正好都摔在小毛的牌上。

小毛的猪眼一瞪，道：「媽的，你找碴？」

小關道：「怎麼樣？要玩就擺上！」

老女人道：「要打架賭完了再打！」

小關這才伸手去把他的一些銀票自小毛的牌上取了回來，當然在取銀票時會碰到小毛的牌。

觀者好像都擦亮了眼睛。

「同花順非同小可，一下子可以進帳六七百萬両。」

兩小都易過容，也都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樣子。

也正因爲如此，有個人應該認識他們却沒認出來的。

三人掀了牌。

小關下面扣了一張K，是貨眞價實的大順。

老女人也是嵌J順的大順。

但以這兩人的大順來說，因老女人的AKQ的花都比小關的大些，算老女人會贏，牌一樣大就要比花。

只不過小毛一掀牌，也是大順。

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同花大順」。

觀者一陣騷動，大叫「絕牌」！能拿「同花順」而且有這麼大的枱面，會被視爲洪福齊天，小毛不像個洪福齊天的樣子，倒像個「齊天大聖」。

老女人在一片鼓噪聲中楞住了。

眼見小毛把所有的銀票都收了過去。

小關把牌收了起來。

在老女人不遠處的漢子，這時才使人相信他是個瞎子，他在側耳傾聽現場上的鼓噪聲。

另外有兩個女扮男裝的年輕人，也在探頭觀望，似乎也是老女人的人，但並沒有任何動作。

老女人似乎輸了大批銀票，並不痛惜。

她似乎只是有點窩囊，大順收不了枱面而已。

同花順當然不會那麼容易得到的。

是小關摔出銀票，覆在小毛的牌上，兩人還互相對罵，就在小關去收銀票時，從中扣了一張牌掉了包。

世上有很多事看來很難，作起來却很容易。

當然，看來容易，若非此中高手，手脚俐落，要在衆目睽睽之下調換一張牌又談何容易？

這一把由毛發牌，因他收了枱面。

他近來跟小關學了很多。學歪的他很在行，幾乎不輸小關了。

第四家的中年漢子道：「小友，洗好了牌之後，放在枱面上發，這樣才能讓大家安心。」

小毛道：「怎麼？你以爲在下弄鬼？」

「就是爲了小友的淸白，才建議這麼作的。」

「這樣也成！」小關道：「而且我建議，各拿各的牌，不須莊家動手。」

大家都不反對。

原因是，都以爲兩小不識，甚至以爲他們敵對。

第一張明牌，老女人是一張8。

中年漢子是一張Q。

小關是K。

小毛自己是J。

小關出了十萬，全跟了。

小關忽然發現老女人的一張銀票太破，一般來說，該到票號去換新，由於面額太大，無人敢要太破的一票子。

「請問，這張票子只怕無人敢接受吧！」

老女人道：「放心！保証能用！」

「如果不要呢？」

「又不一定你準贏！」

「如果我贏了呢？」

「如果你贏了而不敢要這張票子，大不了和這個作莊的小子上一把一樣，以身上零件作賭！」

小關道：「只不過那個零件，要我們隨便選才行，而且包括你的侍從，不一定選誰身上的。」

老女人沒考慮就點了頭。

她似乎以為能要別人的零件，對她是有利的。

因爲她帶來好幾個部下。

她沒有十成十的把握絕對不輸，如果對方也要她部下身上的零件，那些部下是不敢拒絕的。

於是小毛又發了第二張明牌。

老女人是一張9。

中年漢子是J。

小關是10。

小毛是A。

A說話，小毛湊成五十萬。

老女人變成一百萬。

中年漢子扣了牌。

小關跟了。

第三張明牌，老女人是8。已是8一對了。

小關是一張A。

小毛是10。

老女人的8一對講話，湊成兩百萬。

小關跟了，道：「花一百萬兩去釣一張牌。眞貴！」

小毛也打了烊。却發了第四張牌。

老女人來了一張Q。

小關來了一張J。一般人又叫它爲「鈎」。

老女人的明牌還是8一對。

小關是嵌Q順。

打烊的漢子明牌中有一張Q。

老女人第四張明牌也是一張Q。

老女人看了一下，道：「你的暗牌會是Q？」

小關笑笑不答。

小毛道：「Q講話！」

老女人道：「就讓他講好哩！」

小關道：「尊駕願不願意賭個『奥賽』？」

老女人道：「多少？」

「一千萬兩如何？」

「你那麼信任我？以爲我能拿出一千萬？」

「看尊駕的派頭，應能拿得出來，就算拿不出來，也能自很多人的身上摘下許多的零件來！」

「這一點我敢保証！」老女人點了頭，她以爲小關只不過是頂頭老K而已。

小關道：「請翻牌吧！」

老女人一掀，多少眼睛盯住她的這隻手，是三條8。

小關却是扣Q順子。

現場上又是一片感嘆，因爲這次枱面千多萬兩，更絕的還是小關賭得精，眞正作到了「穩、準、狠」的要訣。但事實上是他那句暗語「釣一張牌一千萬兩，太貴了！」這就是「叫片子」也就是牌的暗語，「釣」，當然要用「鈎」，J有人稱之爲「鈎」也就是向小毛要這張牌。

小關把枱面上的銀票往袋內一塞道：「尊駕付甚麼？」

老女人道：「你說過，可以用『零件』賠出？」

「對，在下是說過，但有選擇權！」

這工夫兩個女扮男裝少女走近，似要供應「零件」。

毫不畏懼地圍攏來，還有「末門」的中年漢子也指指他自己的鼻尖，道：「在下也算一個。」

小關笑笑道：「還是由在下來挑吧……」

他突然離座，撲向老女人身後不遠處坐在椅上的盲漢，道：「我就要此人的一個零件。」

這盲漢聞聲一閃，看來還是個練家子。

只不過他遇上的角色不同。

小關再一抓，揪住了此人一臂。

在此同時，三個人幾乎同時撲上來。

那就是兩個女扮男裝的年輕女人，和「末門」那個中年漢子。

這三個人比盲漢可就管用多了。

小關手中揪住了那盲漢，要應付這三個，有點應接不暇，小毛要出手吧！就露出了馬脚。

那不就証明他和小關是一伙了？

小關一手揪住一人，只憑一手和兩腿應付三人。

小毛要上，小關向他示意不要上。

這工夫小關點了盲漢的穴道丟下。

盲漢一倒，小關用了十分管用的招式。

這兩女一男雖了得，還是在十招內一個個倒下了。

兩個女扮男裝的年輕女人是這老女人的貼身侍衞。

她們就是很有點名氣的「南天雙燕」靳氏姊妹。

中年人是她的忠僕閭子威。

這消息是卓約提供的，十分可靠。

小關一拍手，道：「怎麼樣？」

老女人似乎十分吃驚，道：「你是甚麼人？」

小關道：「我是甚麼人似乎沒有甚麼關係。」

老女人道：「你要怎麼樣？」

小關道：「在下不是說過，要來挑個人摘零件嗎？」

老女人游目一掃，道：「小友，清場如何？」

小關道：「為甚麼？」

老女人道：「血淋淋的，不是驚世駭俗了？」

小關道：「好！清場！」

小毛手一揮，道：「非與賭者請出去！」

有的觀者戀棧不去，小毛一脚踢了出去。

關上門之後，老女人道：「你選吧！」

中年漢子道：「奴才願意獻出一個零件！」

那兩個女扮男裝的少女靳氏姐妹也同聲道：「我們也願意。」往小關面前一站，眞正作到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忠心不二。

小關道：「我選的是這一個……」

他走到盲漢身邊。

老女人臉色微變道：「他已瞎了雙目，何必挑上他？」

小關道：「反正他已經殘了，再缺個零件也無所謂。」

老女人道：「你要甚麼？」

小關用脚尖一挑這盲漢的下體道：「就是這個……」

老女人臉色大變，兩少女及漢子也盛怒了。

三人再次出手，小毛大聲道：「你們失信於這小子，我可要打抱不平哩！我也要上了！」

小毛一上，擋住一男一女。

老女人忽然也出了手。

小關一接，心頭一驚。

原來老女人比她的三個部下的總和實力還厲害。

要是由小毛來接老女人，只怕搪不過十五招。

甚至也可以看出老女人的招式很像一個大人物。

這麼大年紀的女人了，臂腿流瀉，猛如鋼鐵，勁風懾耳，行動如風，捷如虎豹狂獅。

這工夫小毛和三人打了個平手。

可以說小毛還落了下風。

小毛這傢伙的歪點子太多，一落下風，就來了邪的，不是抓少女的胸部，就是去摸屁股。

兩個少女氣咻咻地想重擊他却無法得手。

小毛就是惹她們發怒，一怒就會手忙脚亂。

這是因爲兩小已知這些人的身份了。

正因爲知道他們有多高貴或低賤，才會來下三濫的打法。對付君子或淑女，他絕不來這手。

老女人越打越寒心。

她居然不能在五十招內打倒小關，她邊打邊道：「你到底是甚麼人？有此身手我爲何不認識？」

「妳呀！上了床妳只認識那個盲漢，下了床也只認識妳那雙鞋子，井底之蛙，妳認識誰？」

老女人盛怒，手底下却不爭氣，人畢竟是老了。

大約在八十多招上，小關絕招盡出，一把抓住了老女人的「鎖骨」，一脚踏在盲漢的下體上。

「小子，慢着……」老女人慌了。

那盲漢的「老二」是她至寶，怎可損壞？

這工夫老女人道：「你們也不要打了。」

三個部下立刻就停了手。

老女人道：「看來你小子是謀定而後動了。」

「當然！」

「我可以還淸賭債，只要給我兩天時間！」

「現在我只要零件不要銀子了！」

「零件對你有甚麼用？」

「對我無用，對妳却有用處對不？」

小毛道：「你們在說甚麼呀？是不是這個瞎漢的下面零件不大一樣，像牛癀、馬寶一樣的值錢？」

「對，但比那些藥材更值錢。」

「有多值錢？」

小關想了一下道：「我相信，必要時這老女人寧願自斷一指，也不願這盲漢的『老二』被割下來。」

老女人道：「你們三個人到外面去。」

三人不放心主人！

老女人厲聲道：「出去！」

男漢道：「萬一他對主人不利……」

老女人道：「他要對我不利，早就下手了！」

三人出屋而去。

小毛道：「這盲漢的零件居然這麼重要，眞不懂。」

小關道：「看看不就懂了？」

小毛上前伸手要去扯盲漢的褲子。

老女人道：「小子，別缺德好不好？」

小毛道：「看看這個會缺德嗎？」一抓一扯，小毛驚叫了起來，原來這人的「老二」一尺多長，前端比最大的蒜頭還大。

這當然還是軟的時候。

要是勃起，少說也要再長三四寸，粗出一圍，簡直就像騾馬那東西一樣。

老女人臉色十分難看。

因爲這等於揭了她的瘡疤。

卓約所以把這老女人和盲漢在此的消息訴小關，一來是討好他，二來，她被陶璐冒小關之名玩過，他要小關贏老女人(年五洲的庶母)，然後以割其面首「郝三腿」的「

老二」爲威脅，要其交出陶璐來。

卓約以爲，年母一定會答應的。

陶璐雖是她兒子培植的一個殺手，專門誘殺白道高手，但和她的面首比起來其重要性還是不行。

小關對小毛道：「老兄，偏勞你，把這個盲漢的『老二』割下來，我是要定了這個零件……」

「這東西值一千萬兩嗎？」

「在這老梆子來說當然値！」

「你要它有甚麼用？」

「用藥水泡起來當標本，到鄉間去巡迴展覽，每個人看一次半兩銀子，不出一年一千萬兩早就回來了，還大有賺頭呢！」

小毛拔出一柄匕首，用拇指刮刮刀刃，道：「這玩藝一旦削下來，人還能活得成嗎？你贏的只是個零件，可不是一條人命啊！」

「這當然有技巧，我告訴你！」

小毛道：「我只是見証人，怎麼可以由我來卸零件？」

「公証人有義務要對方踐約，況且事成有一份厚酬。」

小毛道：「好吧，要不要把它弄硬了再卸下來，作標本才能保持它的正確尺寸？」

老女人道：「好……好吧！你們提條件吧！不用再消遣我了！」

小關道：「妳眞有誠意？」

「當然！只要你別卸他的零件！」

小毛道：「妳這麼大的年紀了！怎能受得了這麼大的傢伙？」

老女人向他吐了口唾沫。

小關道：「只要能把陶璐交給我，立刻交換！」

老女人恍然大悟，道：「原來是爲了陶璐。」

「正是！」

「這麼說，我猜出你身份了！」

「妳不難猜出來的！」

「你是關永？」

「妳能叫出我的名字，眞是光榮極了！」

「你也不必諷刺我，老娘別無所好，生理特殊，連我兒子都能睜一眼閉一眼，別人又何必嘲笑？我答應你！」

「陶璐在何處？」

「我負責把人交給你，但他不在三十里以內。」

小關道：「這樣吧！我帶走妳和郝龍飛，叫妳的忠僕把陶璐弄來交換如何？」

老女人道：「陶璐身手已非昔比，他們三人只能偷襲，才能制住他，一旦不成，只怕有殺身之禍！」

「依你之見呢？」

老女人在想辦法，小關耳際傳來細少女聲道：「問他陶璐在何處，我去把他逮來。」

小關猜想必是卓約。

在目前的年輕女子中，敢說這句大話的，怕也只有卓約了。小關道：「這樣吧！妳把陶璐的藏身處說出來，我自己去逮他。」

「你行？」

「只要妳說的地點沒錯！」

「你是說你能先放了我？」

「那恐怕靠不住，反正我有辦法，妳說吧！」

老女人想了一下，道：「他在……」

小關一字字地道：「只要妳有一字不實，『郝』的東西一定會被卸下來，卸下來以後，如果肯出高價，再賣給妳作永久的紀念……」

老女人道：「我早就認了！只要你們不整郝龍飛，甚麼我也不在乎。他就在由此往西北十里外，河口鎮上的鎮北一幢小樓房民宅中。」

「眞的？」

「如有不實，連我這條老命也可以送上。」

小關再重復一遍地址，老女人點頭說是沒錯。

小關耳際有女聲道：「小關，我去逮人。你們在此鎮西郊的一片松林中等我，半日可返。」

小關道：「老梆子，叫你的部下回去吧！」

「他們死了也不會丟下我自己回去的。」

「我們也只有把妳帶走了！」

「去哪裡？」

「去逮陶璐。」

小關制住了老女人的穴道，又到外面制住了一男二女兩個部下及僕人，和小毛每人挾住兩個來到西郊松林中。

三個僕人被點了重穴，人事不省。

老女人只點了軟痲穴。

小毛道：「這個郝三腿的東西一旦硬起來會有多大？我要試試看。」

小關道：「小毛，別逗他了，你動『郝三腿』，老女人心痛！算了，反正，這一次也夠他現眼的了！」

小毛道：「老梆子，你會報復我們嗎？」

「不會！」老女人道：「我很佩服你們的賭技以及一些詭計和點子，我很欣賞！」

小毛道：「欣賞？」

「對！我年輕時，也差不多這種作風。」

小毛道：「老梆子，妳說句老實話，妳是欣賞『郝三腿』的人，還是僅僅欣賞他的特號傢伙？」

老梆子也眞坦白，道：「你們可以去猜！」

如果是喜歡郝的人，她一定會

直說的。

要兩小去猜，那還用問嗎？

小毛道：「郝龍飛，人家所喜歡的，只是這一百多斤的身子上的三兩而已，你的價値只有三兩。」

郝龍飛是甚麼滋味？他作何感想？

年五洲睜一眼閉一眼，不問他和老梆子的事。

只不過却弄瞎了他的雙目，使他永遠要倚賴老梆子。

他心中充滿了恨，却又無力報復。

老梆子喜歡的只是他的「老二」，眞是一大諷刺和悲哀。

＊　＊　＊

卓約很快就找到了地頭。

陶璐是「神蛛會」製造的殺手，上面對他很優待，開銷可以實報實銷，不加限制。

陶璐身邊有兩個女人，還都像模像樣。

陶璐左摟右抱，在炕上飲酒作樂。

他對右手的少女道：「齊鳳，妳來裸舞侑酒。」

這少女應了一聲，立刻脫衣。

這小子想齊鳳，就叫這少女爲齊鳳。

又對左手的少女道：「卓約，妳來彈唱。」

左邊少女應了一聲，自牆上取下琵琶。

琵琶彈得不好，舞得也談不上妙曼。

只不過陶璐却以爲自己很風雅，也會享樂。

他不忘卓約，就以這彈唱的少女當作卓約。

當門口出現了一人，而且鼓掌叫「好」時，陶璐手中的酒杯「噹郞」一聲掉在炕桌上打破了。

當然是眞的卓約到了。

「你這個賊還挺會享受！」

「卓姑娘……我知道自己錯了……可是我是因爲太愛妳了，才……才會那麼作的……」

「你這麼瞧得起我，我們祖宗三代都該感激你的。」

「眞的，卓姑娘！」

「陶璐，我的事先不談，你冒小關之名，連續殺人，就萬死不足贖其辜，你說你要怎麼個死法？」

「卓姑娘，人生在世，誰也不敢說不做錯事，只要姑娘吩咐一聲，任何事，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好！很好！你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是不？」

「是的！」

「好，咱們就來証明或考驗一下！」

「姑娘請吩咐！」

卓約指着炕桌上一碗熱湯，道：「赴湯蹈火是指整個身子投入火、湯之中，那大可不必……」

「姑娘要在下怎麼樣？」

「只要你把你那東西放入這碗湯中就成了！」

陶璐臉色一變，道：「這……這算甚麼？」

「這不算甚麼，比赴湯蹈火容易得多了！」

「姑娘換個花樣如何？」

卓約道：「你眞是惡貫滿盈，納命來吧！」

卓約往上一撲，陶璐知道危在一髮之間，連接三招，知道絕對不成，想奪門而出屢試也不成。

兩個少女嚇得擠在一角上發抖。

這時卓約一抓而撕裂了陶璐的肩衣，他打了個踉蹌，椿步不穩，被蹴了一脚。

「好好，且先聽我一句話！這對妳太重要了。」

「我不信！」

「妳應該相信，這關係妳的一個大秘密！」

「我有甚麼大秘密？」卓約停手不攻。

「你和『巫山神君』左道之……」

卓約一驚，這件事他怎麼會知道？

「左前輩看我是個練武天才，就教我武功，有甚麼不對？」

陶璐笑笑，道：「只怕不僅僅是這關係吧！」

「你說是甚麼關係？」

「妳心裡清楚。」

「我心裡不清楚。」

「很多人弄女人不是用傳統的方式，而是以其他動物的方式，尤其是一些老人。」

「甚麼方式？」

「嗅和舔……」

卓約殺機陡起，這事他怎麼知道？這還了得？

「慢着，我知道妳想殺我滅口。」

「一點也不錯。一個人知道的秘密太多，往往招致殺身之禍。」

「妳殺了我，却滅不了口！」

「爲甚麼？」

「因爲這件事還有一人知道，我當然不是指左道之。」

「誰？」

「和小關認識的人。」

「和他認識的人？」

「對，只是我不能告訴妳，除非妳放過我。」

「你作夢！」

「妳殺了我，馬上那秘密就會傳入小關耳中，我知道，你在小關面前早已不受歡迎了。但由於你放過關庸一次，小關感恩，所以對你特別寬容，只不過這件事他如果知道了又會如何？何況妳還向毛翔宇

施襲，使之重傷……」

這一手還眞有用。

卓約不能不吃他這一套。

「是甚麼人？」

「我現在告訴了妳，妳馬上就會殺了我再去對付那個人，所以咱們要談個條件，以策安全。」

卓約內心恨極，却不能不妥協。道：「說！」

陶璐道：「妳放過我，我才能說。」

「好，這次放過，下不爲例！」

「可以，這次放過即可！我在五十步外告訴妳！」

「我會上這個當？如果你胡說八道呢？」

陶璐道：「妳必須冒險姑信這一次！」

「我不信別人知道這秘密，尤其是小關身邊的人！」

「不信也得信，有所謂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

卓約想想，會是誰呢？小關身邊女多於男，一定是個女的，是齊鳳？白嘉麗？卓倩或卓玉？

卓倩知道也不會向小關告密。齊、白兩女則有可能。但她們兩人怎會知道？

除非是陶璐告訴他們的。

或者是喬運未死之前告訴二女的？

總之，冒被騙之險，也要知道這人是誰。

她以爲即使放過此賊一次，要逮他也並不太難。

「好吧！你到五十步處告訴我。」

「我說了之後，妳追不追？」

「五十步的差距，追也追不上。但如明顯地說謊，我還是會全力追逐的！你可要酌量點！」

「當然！絕對是眞的！」

陶璐出屋，走出五十大步。

五十大步，將近百步。

陶璐大聲道：「就是毛……」

說完就拚命快竄。

由於這是在鎭內靠近郊區一帶，岔路多，陶璐未必會馬上往鎭上跑，要找他很難。

所以卓約未追。

她回到屋中問兩個少女，原來是本鎭上的半掩門，一問三不知，當然，這兩個少女也不可能知道甚麼。

是小毛？怎麼會是他？

如果是小毛，他不可能不告訴小關。

只不過卓約却一直想殺小毛。

原因是，她以爲小毛也不會放過她。

毛翔宇之死，卓約難辭其咎，另外有喬運幫忙，但卓約對老父之重傷，雖未動手，却萬分內疚。原來當時她不知老父和老毛在一起。

妙的是，這些事，此刻小毛在暗中都看到了。他去追陶璐沒追上，先回到小關身邊。

他把見到及聽到的一切都告訴了小關。

小關道：「這個女人原來是不擇一切手段學武功！」

小毛道：「要不是這樣，怎會有那麼多的奇遇？」

小關道：「小毛，你眞的知道？」

「那只是陶璐借刀殺人，以便脫身的藉口而已。」

「你爲什麼讓他跑了？」

「小關，你想想看，以我目前這兩套，對付以前的陶璐大概沒問題，可是現在的陶璐……」

「當然，你一定不成。」

「不管是落入陶的手中或卓的手中，我小毛這條爛命都要完，小關，你以爲我就那麼怕死嗎？」

小關點點頭。

不久，卓約回來了。

她十分注意小毛的表情，可是她也不全信陶璐的話。

小毛十分自然，道：「追上了沒有？」

卓約道：「這小子眞滑，又被他溜了！」

小關道：「憑妳卓二小姐目前的身手……」

「你也別小看陶璐呀！」

「若以陶璐目前的身手，的確，光憑妳學了耿淼及費雪的武功是不成的，他爲什麼要怕妳？」

「可能是怕你和小關也追了去。」

「只怕不是吧！」

「不是，那是爲什麼？」

「妳另有奇遇。」

卓約心頭一跳：「什麼奇遇？」

「妳自己說出來是否比較好些？」

「我沒有什麼奇遇，你聽誰說的？」

「妳眞要聽？」

「當然！」

「就是陶璐！」

「陶璐？他迴避你還來不及哩！怎會去見你？」

「他當然不敢來見我，却找人帶來了口信。」

「什麼人帶口信來？」

「客棧的小二，小二傳達陶璐的話，主旨當然是借刀殺人，因爲他怕妳，希望以我們的手爲他除去妳這個大敵，他聽喬運說的，妳和左道之有極爲不正常的關係。」

卓約信了十之七八，以爲陶璐極可能這麼做。

事實上小毛也不大可能知道她和左道之的事。

卓約的臉皮再厚，也抬不起頭來了。道：「完全是惡意中傷，這

個賊子太狠毒了。」

小關道：「只怕還沒有妳毒！」

「我……我怎麼啦？」

「以前齊鳳和白嘉麗說妳害她們，我還半信半疑，現在都已証實，不知道妳爲何那麼毒。」

「你要信那賊的話，我也沒有辦法。」

小關冷峻地道：「有一次卓大叔及毛大叔被襲重傷，其中向毛大叔施襲的就是妳。」

卓約又是一驚。

連這件事他們也知道了，她知道辯也沒有用了。

卓約低着頭往外走，小關道：「妳要去何處？」

「要你管？」

「我是不想管，但看在卓大叔面上，又不能不關心。」

「你少操心！」

「妳曾救過家父，我也沒有忘！」

「那是小事，我做壞事却是大事。」

「難道你做壞事我不說妳就好了？」

「我是個壞透了的女人，你以後別理我。」

「左道之是什麼立場？」

「不要逼我！」

小關道：「難道你不以爲這麼走調，於卓家是一份恥辱？這個妳也不承認？」

「承認！以後我不姓卓，我改姓好了。」

「妳眞是不可理喩！」

「至少我不會爲你丟人，因爲我再也不會不識相一天到晚貼你了。」

「妳能不能等一會再走？妳姐姐一會就回來了。」

「免，她的命好，嫁了你這麼個君子，全是我下三濫，破鞋一雙，沒有人要，所以祇好靠上一個老頭子。」

卓約走了，屋中一片死寂。

小毛道：「我本想找她算帳，她還得理不讓人呢！」

小關沒說什麼。

卓約和他有過一兩次，雖然她太不像話，但看在卓大叔面上，總不免還是要爲她躭心的。

「小毛，對不起，我沒有攔住她。」

「小關，由於他救過關老伯一次，我也不想怎麼樣，況且那次施襲的還有喬運，而且那次我爹只是受了傷而已。」

* * *

年老夫人盛裝艷抹，等待郝龍飛。

有時她的心情好，就會打扮一番。

她近來常常外出。

在「神蛛會」中太礙眼，尤其郝龍飛，進進出出的，那個不知道他是個吃軟飯的人？

爲了保全年五洲的面子，他們經常在外。

只是年五洲很躭心會有人動他們的念頭。

當然，年已派了些心腹暗中保護。

今夜是郝龍飛和年老夫人半月一次相聚的日子，只是這一次超過了一個月。

也正因爲如此，這老女人在「飢渴」之下，才會盛裝艷抹，畢竟像郝這種條件的人是很少的。

大約在午夜左右，郝龍飛到了，還拿了個長條木盒。

今天，郝的神色有點異樣。

他沒有馬上脫衣，却要老女人脫光。

老女人也沒端架子，她有點迫不及待。

生理異常的女人，年紀並不是問題。

她裸着躺下，身上的肌膚並不太鬆弛。

郝龍飛去伸手撫摸她的胸部，這部份當然是鬆夸夸的了，却並不像生過許多孩子似兩個布袋一樣。

他的手到了她的下體時，她雙腿一張。

郝龍飛一臉卑夷之色。

似乎老傢伙迄未發現有什麼異樣。

她只是喃喃地，嗓音顫抖地道：「上啊！快點上啊！難道在吊我的胃口……」

郝龍飛忽然出手逾電，制住了她的穴道。

老女人大驚。

這是絕對的意外。

她以爲郝龍飛就是有一百個膽子也不敢如此。

她望着郝龍飛，似乎到目前爲止還不信。

郝龍飛俯下身子向她的下體上吐了口痰。

這更出乎她的意料。

他怎麼敢如此侮辱她？

然後，郝龍飛取過那個長條木盒打了開來。

老女人躺在床上，當然看不到盒中是什麼。

會是什麼東西呢？

郝龍飛伸手入盒抓出一件東西。

老女人突然間心頭一冷，魂飛天外。

那東西一尺多長，正是郝龍飛的老二。

似乎用快刀切下，切得整整齊齊。

老女人嚇得目瞪口呆。

怎麼會這樣呢？

郝龍飛也絕，一指戳了她的喉部一下，就把那東西塞入她的口中。當然一大半在外。

郝龍飛走了。

盡管有人保護老女人，此刻屋外却沒有人。

郝龍飛一到，必然幹「活」。

那些保鏢人員自不能變成床邊保鏢，以免有「窺春」之嫌，都走得遠遠的了。

所以郝龍飛極易地溜了。

他的「老二」怎麼被切下來了呢？

原來年五洲知道了郝龍飛和華歌兩個女人玩過之事，更知道了郝龍飛又作了「華山聖母」的床上俘虜。

「華山聖母」令狐芝並不住在華山。

她以前來自華山派，華山派在江湖上除名之後，她就飄忽不定，行無定址了，她和年五洲的老娘昔年有仇。

她玩了郝龍飛一次，忠僕給他切了下來。

絕的是，令狐芝在郝龍飛喝了大量的酒之後在黑暗中玩了他，當他發現不是年夫人時，他感到羞愧，一陣狂戳，使這老女人大出血受傷。

令狐芝的忠貞女僕一怒而給他切下。

居然很在行，沒要他的命。

所以郝龍飛養了一個月才好，赴年老夫人之約。

他的右眼並沒全盲，還能隱約看到一點景物。

他恨這些老女人。

反正他已經完了，要侮辱這個老女人一下洩洩氣，然後遠走。

不是這個老東西，他的雙目不會瞎。

不是她，令狐芝也不會找他，然後爲他切下。

那是爲了報復年老夫人。

年老夫人自解了穴道之後，下令追殺郝龍飛。

她絕不能讓這個面首出去胡說八道。

況且，他已經是廢人一個了。

郝龍飛也知道她必然追殺他，已逃得很遠了。

＊　＊　＊

巧的是，郝龍飛被三小遇上了。

而且正在被年夫人的殺手追得走投無路的檔口。

三個殺手被小毛及小關攔住。

小毛道：「郝龍飛，這三個是幹甚麼的？」

郝龍飛非倚靠三小不可，低聲說了一切。

主要是怕卓倩聽到這些不雅的話。

兩小不由一噱，關於這件事，兩小也知道。

小毛道：「小關，如何對付這三個人？」

小關道：「除去！」

「對，要年五洲根本不知道死於何人之手。」小毛道：「然後，我安排一個『進貢』計劃！」

兩人一上，這三個殺手雖然了得，但還是差了一截。

沒出三十五招，全部停止了呼吸。

郝龍飛幫忙掘坑埋了人之後，才詳細說了一切。

小關道：「小毛，你剛才說有個『進貢』計劃？」

「對！」

「甚麼『進貢』計劃？」

「我認識一個不比郝龍飛小的人，叫他去和年老婆子上床，由他來刺探『神蛛會』的動靜。」

「是誰呀？」

「就是我以前的一個玩伴。現住河南開封……」

三小立刻起程去找這個人。

郝龍飛說是要遠走大漠，未能同行。

事實上他在中原也無法立足了。

追殺他的人失踪，年五洲必然會懷疑他的。

＊　＊　＊

這個人子不高，其貌不揚。

小關眞有點懷疑，他的尺碼會有甚麼特殊之處。

這小子叫莊金，和小毛是總角之交。

由於身手太差，沒和小毛一起出走。

老友相見，自有一番親媚。

把卓倩安置在客棧中，小關和小毛兩人宴請莊金飲酒。

吃了一會，小毛道：「小莊，我要你幫忙！」

「小毛，只要你一句話，而我又能辦到……」

小毛道：「這件事非你不可！」

「快別損我哩！小毛，我這塊料子能幹甚麼？」

「天生我材必有用嘛！」

「甚麼事嘛？」

小毛低聲說了他們的構想。

莊金一怔，道：「那麼老的女人還會……」

「對，且非大的不可！」

「這件事總不能毛遂自荐，見了她就把『老二』掏出來讓她看吧？」

「當然不能，但我們會製造機會讓她看到。」

「小毛，這件事……」

小毛道：「小莊，你不會不幫忙吧？」

（未完・十七）